

26

雪  
落  
马  
蹄

上

萧逸作品集



## 楔 子

九华山一角，岳家祠堂。

荒凉、萧瑟、破碎，再也没有什么词儿好形容它了。晴天或是月夜，这祠堂经常是山狼野犬盘踞和蝙蝠出没的地方，如果遇到了阴天，就像今夜这种苦雨凄风之夜，恐怕连野犬和蝙蝠，对它也会失去兴趣。

祠堂的两扇破门，在风雨中时开时合，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半堵红墙，歪斜在风雨之中，当闪电亮时，可清楚地看见墙上的干疮百孔，不过，总算还没有完全倒下去就是了。

一只秃顶的猫头鹰，正由上面拍翅飞来，发出凄厉的喵呜声，令人毛发耸然。

一个身披玄色油绸雨衣的老者，用快捷的身法，来到了祠堂门口，他双手推开破门，向内张望着。过了一会儿，才闪身而入，用苍老但宏亮的声音，向里面发话道：“铜冠叟践约来迟，请朋友们原谅。”说着合袖一揖。

良久，不见回音。

老者不禁后退了一步，目放异光：

“奇怪，莫非他们会忘记？”

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仍不见任何回音。老者白眉微皱，探手入豹囊之中，取出一管状物，迎风一晃，顿时火燃半尺，室内光华大盛。

一座红木的供案，其上积尘盈寸，十数方灵牌，东倒西歪，上面刻有：

“显妣岳门刘太夫人之灵位”“显考岳公讳××官××神位”……

诸如此类，等等不一。可见这岳氏一族，在先朝确是一个极有声威的望族，但如今子嗣不肖，以至门庭冷落。

供桌上有一对烛盏，其上犹有半截白烛，想是多年久置，色已赤褐。老人费了一刻工夫，才把它燃着了。

他收起了火折子，四下观看了一番，不禁冷冷一笑：

“他们不会放过我的！”

说着弯身案下。在供案下，他看见五把发锈的匕首，作梅花状倒插在案底，他口中“哦”了一声，慢慢地伸出了手，把正中的一口匕首拔了下来。

匕首的把柄上，清清楚楚地刻着一个“罗”字。老人不禁喟然长叹了一声，往事把他拉入了回忆之中……

忽然，一阵低沉的笑声，回荡在祠堂大殿之内，陡闻之下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老人侧腰腾身，捷似夜鸟穿林，只一闪，已落身壁角，冷叱了声：

“谁？”

那低沉的笑声，尚没有中止，一个矮小的白衣老人已由窗口出现了，这矮老人白衣红履，虽是在泥泞的雨天，身上并不沾半点泥浆。他右手执着一把黑伞，轻轻一点足尖，如同小儿似的已纵上了供桌，再一飘身，落到了地面，嗓音尖细地笑道：“老朋友，真是信人，恕我来迟了！”

黑衣老者不由面色骤变，可是马上又恢复了原状。他微微一笑：

“原来是白雀道兄，老夫恭候多时了！”

白衣矮叟嘻嘻一笑，双手合揖道：“铜冠叟，你放心，今夕何夕，我们不会忘记的，只是……”

他昂首向门外望了望，细眉微展道：“你催命的好朋友们都来啦！”

铜冠叟哈哈一笑：

“我罗化既敢来此，就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白雀翁，你这话可有些欠妥了……”

就在他这句话方一出口的刹那，两扇破门霍地被大力震开，“砰”的一声，震得两壁泥土都为之剥落。

但见眼前人影一闪，一个长身灰衣的比丘老尼，已含笑站在门前。与此同时，左右两扇破窗也发出了一声巨响，木屑飞扬里，出现了一道一俗。

这同时出现的三个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疾如飞电”，身形一落地，不期然的已和先来的白雀翁，排成了一列，双手合十向铜冠叟一拜，由那老尼发话道：“阿弥陀佛，今夜能与罗施主在此处相会，真是三生有幸，罗施主真君子也！”

铜冠叟面色一寒，随之狂笑了一声：

“好！老朋友们，你们都来了！罗某渴望多时了！”

他边说着话，边把披在身上的一袭雨衣脱了下来。这时，对面四人都不禁面色一怔。

原来，随着铜冠叟的雨衣启处，他们发现这老人背后尚背着一个四五岁大小的男孩，这小孩头上梳着丫角，正用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眸子，打量着四人。他没有开口说一句话，也没有哭。

白雀翁倏地神色一变，桀桀笑道：“罗大侠，我们当初曾说好，除了你我等五人以外，不携任何人来现场，怎么你……”

铜冠叟面色一青，把背上的童子解了下来，抱坐在供案之上，这才回身苦笑道：“罗某有一不情之请，要向四老相商，倘不蒙见允，今夜之约只好作罢！”

后来三人之中，除了那老尼之外，另二人一位是驼背的高大道人，另一位却是身着蓝衫的老儒，他们面上，都罩着一层阴霾，自始不曾有半丝微笑。这时，那老儒却微微一笑道：“罗大侠有话请说当面，我等洗耳恭听就是了。”

铜冠叟罗化朝这老儒看了一眼，已认出了此人是西北道上最负盛名的侠盗，外号“天马行空”，姓晏名星寒，他本有一拜弟“云中鸟”骆奇，却在十五年前，丧命在自己掌下，故此与他结下了深仇大恨。此老擅打“飞云石”，一身轻功提纵之术，更是举世无双，往昔对他，罗化很存有戒心。其他三人虽均是当世赫赫怪杰，却都是他当年手下败将。唯独此老，素昧平生，所以铜冠叟对他，心中最是提防。

此刻闻言，不由长叹了一口气道：“晏兄宽宏大量，老夫至死不忘，只是老夫话一出口，各位如不见允，却会令老夫处于万难之中。今夜之约不得不暂作罢论，而另谋再会之期了。”

这时，那高大的驼背道人狂笑一声道：“铜冠老儿少施拖刀诡计，今夜既来了，岂能轻易放你回去？还不快快作一了断，尽自拖延时间又有何用？”

这道人面上满是虬须，纷纷倒卷而生，再衬上他身上那袭血红道袍，看来真乃画上钟馗也似，尤其是他那一口陕西土音，更是刺耳难听。

铜冠叟冷目看着他，微微一笑：

“我只当十年来，道兄会多少有些改变，今夜一见，依然如故，好不令人失望！”

红衣道人浓眉一挑，面色赤红，厉声叱道：“老儿休逞口舌之利，今夜就是你的死期！五刃相会……哼！哼！你还想逃么？”

铜冠叟不由面色一沉，正要发作，那素衣老尼单手一打问讯，白眉微颦道：“裘道友不必过于性急，我们还是听他说明道理，再定夺吧！”

驼背道人姓裘名海粟，外号人称“红衣上人”，与铜冠叟二十年前有断指之仇，他的内家掌力有真功夫，所练元阳真炁，二十步内可制人于死命，是一个极厉害的人物，一生性躁，瞪眼杀人，虽是三教中人，却戒不掉一个“杀”字。

此时他听了那老尼话后，勉强忍着心中暴怒，冷笑了一声道：“大师一片仁心，恐怕最终要落在这老儿道中，我等十年血恨，岂不又成了泡影？”

老尼闻言微微一笑，摇头道：“裘道友此言差矣！想铜冠叟乃一代武林英豪，怎会使出如此卑下伎俩？再说你我亦非易欺之辈，何妨先容罗大侠交待一番，否则也难免太令好朋友见笑了。”

天马行空晏星寒点首附和道：“大师所见极是……”

他回过身来，目视着铜冠叟冷笑道：“罗大侠有何吩咐，我等也好酌量办理！”

铜冠叟此刻真如同待死之囚一般，面上浮现了一层灰白的颜色，在诸人对话之际，他只是默默地站在一边，像是陷于沉思之中。这时闻言苦笑笑道：

“老实说，老夫今夜既敢来，又怎会心存别念，你们不要误会，我铜冠叟生平一诺千金，从不反悔……”

他说着冷冷一笑，用手指了一下那坐在供桌上的孩子，面色阴沉地道：“我所要与各位相商的，只是这个……孩子！”

灰衣老尼白眉一挑：

“这孩子是施主什么人？”

铜冠叟叹息了一声：

“是老夫一个小孙儿，可怜他两岁丧父三岁丧母，在老夫身前不过年许时光，今夜老夫带他来此，确是含着深意……”

白雀翁翻了一下怪眼：

“什么深意？”

铜冠叟似乎已失去了来时的豪气，他缓缓向各人面上看了一遍，才喃喃道：“这是我罗氏门中唯一骨血，今夜五刃之会，老夫苟能逃得活命，自无话说，否则，恐怕你等定会斩草除根，岂不祸及我这无辜的孙儿？”

四人都由脸色一变，铜冠叟之言，正打入了他们每个人的内心，只是当面他们谁也不能承认。因为这是卑贱阴损的行为，身为大侠客的他们，是不屑为的！

铜冠叟说到这里，见他们俱都不哼一声，不由长叹了一口气，冷冷一笑，心知自己这一猜测，果然没错。他看了四人一眼，冷然接下道：“所以今夜我特意把他带来此处，一方面令他见识各位前辈一下，再方面……”

他咬了一下牙，瞳子里闪着异采：

“再方面是向各位请命，各位俱是当今武林泰山北斗般的人物，老夫只讨你们一言，万一老夫不幸今夜丧生，望你们顾全武林道义，保留我罗氏门中唯一的一点骨血，老夫虽死无憾！”

他说到了这里，面色铁青地后退了一步，冷目瞧着四人，不发一语。

良久，那素衣老尼才叹了一口气，口宣佛号道：“罗施主请放心，这一点我们可以答应你。”

铜冠叟不由面色一喜，长揖至地道：“大师一诺千金，有此一言，老夫死也瞑目，再无别求了！”

红衣上人裘海粟冷笑了一声：

“你这话说得未免太早了一点，也许我四人都不是你的对手也不一定。”

说着他咧开了阔口，桀桀地怪笑了两声，神采至为飞扬。铜冠叟知道他是有意奚落，但自问今夜，自己以一敌四，绝难幸免，当时闻言并不动怒，只淡淡一笑，道：“老夫愿望既了，还是不要多耽误各位好朋友的时间吧！朋友！你们快快划下道儿来吧！老夫无从不从命！”说罢面如死灰，但却无丝毫畏惧之色。

天马行空晏星寒，冷冷地道：“既如此，我们还是早早作了一了断的好。”

他面色霍地一沉：

“铜冠叟！久仰你以一套追风八掌打遍武林，我四人不才，合练了一套小玩意，今夜要向阁下请教一番，你可肯不吝赐教么？”

铜冠叟点了点头，慨然道：“老夫方才已说过，刀山剑树无不奉陪。晏兄请快一点说出来吧！”

白雀翁这时在一边发出了小儿似的一声尖笑，铜冠叟看了他一眼，不悦道：“怎么，足下不以为然么？”

白雀翁一敛笑容道：“晏兄尚忘了交待一句话，我四人如是败在阁下手下，自当血溅当场，可是阁下如不幸落败了，又当如何呢？”

铜冠叟冷哼了一声：

“你当我铜冠叟是贪生怕死之辈么？哈！白雀翁，你也未免太小看我了！”

白雀翁寒着脸，弯腰道了声：

“不敢！”

铜冠叟厉声道：“我已经说过了，以命相赠还不够么？”白雀翁面上阴阴一笑，双手一搓道：

“好，一言为定！罗大侠，请恕我不客气，我这是先小人后君子！”

铜冠叟只是连连冷笑不已。

想不到，这时那供桌上的孩子，忽然娇声叫道：“爷爷！”铜冠叟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一时眶中热泪滚滚而下。他缓缓回过头，佯笑道：“好孩子……你乖乖坐着，不要吵，爷爷事情还没有办完呢！”

那孩子倒也听话，只连连点着头，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在这几个人身上转着，在他那幼稚纯洁的意念之中，何曾想到他这唯一的老祖父，此刻正在与强敌作殊死之争，所能逃生的愿望，微乎其微！

铜冠叟一阵心酸，忍不住纵身上前，紧紧地把他抱了起来，口中喃喃道：“好孩子……好孩子……你……”

这时，天马行空晏星寒发出了一声叹息：

“罗大侠，你何故如此小儿作态，我等不负所托也就是了！”铜冠叟放下孩子，霎时脸色铁青，他跺了一下脚道：“好！”跟着身形腾起，空中转身，四平八稳地落在了四老身边，朗声道：“老朋友们，事不宜迟，老夫这里候教了！”那灰衣老尼姑，这时口宣佛号，念了声：

“阿弥陀佛，罗施主请看！”

这老尼口中说着话，忽然把手中提的一个小袋张开，向外一倒，只听得咕咕噜噜一阵木球滚动之声。这殿堂内地上，立时多了十数个大如鸡卵的木

球，全是红漆所染，十分鲜明。老尼手指着这些木球道：“这是二十个楠木球，我四人想在这二十枚木球上讨教施主的绝艺‘追风八掌’！”铜冠叟注视着地上滚动的二十个木球，每一个都圆如弹珠，滴溜溜在地上转着，人如想着足其上，是极不容易的事情，何况还要在上面较量功夫，更是不可思议了。

可是他因有言在先，刀山剑树也没有不奉陪的道理，此时闻言之后，微微一笑道：“老夫已说过要奉陪到底，只请四位老友上阵赐教就是了！”

白雀翁早似不耐，这时嘻嘻一笑道：“罗大侠果不愧是大侠风度，只是我要再说一句，我四人只要有一人足沾地面，就算输，老兄也当如此。”

铜冠叟冷笑了一声：

“这是自然！”

白雀翁缩头一笑，一捞白色长衫，那矮小的身躯倏地腾起，身形向下一落，红履之尖，已点在了一枚木球上，身形纹丝不动，真可谓之固若磐石，接着他嘻嘻一笑：

“老尼姑你们都别耗着啦！天可不早了！”

那灰衣老尼寿眉一抬，引手向铜冠叟道：“施主请！”

铜冠叟欠身道：“大师请！”

那一边的天马行空晏星寒和红衣上人裘海粟，早不耐这套繁文缛节，双双飞身腾起。

二人身形向下一落，俱是“金鸡独立”之式一站，就像是粘在了木球之上一样。

可是他二人落的地方，却是一左一右，和白雀翁站的地方，远远呈三角状。

俗谓“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他们三人这一飞上球阵，已透着身手不凡了。可是令铜冠叟吃惊的并不在此，而是在他三人所立的地势。

铜冠叟明确地认出了，他们三人足下所立的地方，竟是早已定好的卦位。

白雀翁是“坤”位，天马行空晏星寒是“乾”位，那红衣上人裘海粟所立的却是“生”门，取三面包围之势，如果铜冠叟不明这种事先布好的阵式，贸然纵落其中，那几乎可说是注定要败；若落于“死”位，更是可忧。铜冠叟把这种情形看在了眼中，心内暗暗吃惊，可是他表面上并未现出惊异之色。

这时，那灰衣老尼也合掌把身子纵了起来，身躯往木球上一落，堪称“稳若泰山”，她足下踏的是“巽”门。四人目光全都盯在铜冠叟身上，只等着他身形一落，即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他迫下“滚球阵”去。

可是，铜冠叟这个久经大敌的武林名宿，并不如他们所想的那么容易受欺。他微微冷笑了一声，单手一提长衫，用小腿之力，把身子向前平窜了出去。看来双肩一平如水，平着一晃，整个人已纵了出去。

四人立势，是四个角落，当中空有七八个木球，而铜冠叟却朝最边的一枚木球上落去，反把老尼困在正中。他这种落法，自然是含有深意，同时也令四人吃了一惊！他们互相对看了一眼，乘势随之发动。

白雀翁尖笑了一声，身形自“坤”位上抄起，用“海燕掠波”的身法，向下一落，足尖已点在一枚木球之上，那木球“哧”的一声，直向铜冠叟面前滑去，简直是捷如电闪。不容铜冠叟看清来势，已有一股绝大劲风，迎面袭来。

铜冠叟不由大吃一惊，他本来是想上阵之后，先在各木球之上活一活腿，

顺便把阵式看清一二，以便下脚，却不料对方就此发动，竟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来对付自己。这时，他不禁又惊又怒，一声长啸，大袖向两下一分，已把身子腾了起来，白雀翁排山掌力走空之下，铜冠叟反倒以进为退，踏上了他原先的“坤”门位置。

这一动手过招，严格说来，白雀翁已算是失了先机，如果铜冠叟此刻倒走中宫，白雀翁整个背部，都在敌人掌力之下，他已是危险万分了。

果然，铜冠叟足尖方一点上木球，整个身子刷地一个倒拧，已面对着白雀翁整个后背。他身子向前一抄，要往一枚木球上落去。

就在这时，侧翼“哧”地一声，横劈来了一股绝大劲风，不偏不倚，把铜冠叟即要落身其上的那枚木球，打出了丈许以外。

铜冠叟身已腾起，即将落下，这种情形，可谓险到了万分。

他于疾怒之下，侧目看清了发掌力的是天马行空晏星寒。这老儿身子已自腾起，扑到了铜冠叟身后，他落足之处，正是方才铜冠叟落身的那枚木球。铜冠叟暗贯内力于双袖，霍地向身后一击！

这种“流云飞袖”的功力，毕竟不凡。晏星寒身形尚未站稳，突然被这股内力一撞，禁不住足下一踉，所幸这时由“红衣上人”那边，飞也似的滚来一枚木球。才救他于万一。

晏星寒用“醉倒斜阳”的身法，把身子拔起，落身于这飞驰而来的木球之上。虽说是安然无恙，也由不住出了一身冷汗，浓眉一展，嘿嘿冷笑了一声，不禁杀机顿起。

再看那铜冠叟，却也已化险为夷，由于他双袖后挥之力，身子竟平纵而出了三尺许，正点在了一枚木球上。可是他内心何尝不为之吃惊！

他身后的晏星寒心怀前恨，于此时一声不哼地踢出一枚木球，飞快地滚到了铜冠叟身侧，他本人却如同彩蝶逐蕊一般，跟踪而上，身形往下一欺，并右手二指，照铜冠叟“气海”、“膻穴”上就点！

几乎是在同时，一片红云，当空而下，现出红衣上人裘海粟狰狞的面容，他冷笑道：“老儿！你还想逃么？”

这道人动手过招，一向是手辣心黑，尤其是今夜对付铜冠叟这种大敌，更是丝毫不留情。他口中这么说着，双掌已是托着向外猛地一扬，用“韦陀捧杵”式，直向铜冠叟面门上撞来。

在左右夹攻之下，铜冠叟罗化猛地把身子向下一蹲，右手一分，用“拨云见日”之式，轻巧地把晏星寒的手腕拨开了。

他内心实在是愤怒到了极点，尤其对晏星寒方才那种乘人之危的手法十分不齿。此刻见机会难得，如何肯轻易放过，冷哼了一声，猛一长身，那只伸出的右手，向外倏地一展！这一式“金鸡抖翎”的功夫，用得可是厉害极了。

晏星寒万料不到对方在这种情形下，居然还能还手，禁不住吃了一惊。可是此老一身软硬功夫，确是有极深造诣，究非泛泛之辈，他狂笑了一声：

“罗大侠，你这是狗急跳墙！”

他口中这么说着，身形早已倒翻了起来，这种“金鲤倒窜波”的式子，在此时此地施展出来，就不得不令人吃惊了。

他身子往下一落，正落在那灰衣老尼足前，可是愤怒中的铜冠叟，竟安心不想叫他逃开手下，身形如“浪赶金舟”似的，跟踪而至。

这时他早已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身形一欺近，只见他发眉如针，根根

倒立，一双眸子更是怒凸如珠，冷笑了一声道：“晏师父你慢走一步！”

随着用“进步欺身掌”的招式，向外一抖双臂，直逼晏星寒两肋插去！

可是他竟忽略了那一边的灰衣老尼了，就在他招式方一发出的刹那之间，只听得一声叹息道：“施主手下留情！”铜冠叟情知不妙，当时顾不得再发掌伤人。猛地把双掌往后一挫，右足尖点在那木球之上，倏地一个转身，用“朝天上香”的姿势，合着直向身侧的老尼右肩磕去！这灰衣老尼法号“剑芒”，在华山苦济寺，领有七百多名弟子，分布大江南北，声威极大。她和铜冠叟结仇经过，情节至为曲折，非三言两语可毕。

这剑芒大师，掌中一口“天缺剑”和囊中三十六粒“沙门七宝珠”，在江湖上确是罕有敌手。

此刻和铜冠叟动手进招之下，始终都保持着以静制动的原则，若非铜冠叟自行送到，她仍不愿贸然动手，可是一动上手，就是极厉害的杀手招式。

铜冠叟双掌合着劈到，剑芒大师鼻中哼了一声，芒鞋向外一点，身形疾转，“大鹏单展翅”一分右腕，直向铜冠叟一双手腕子上切来。

她那肥大的衣袖，在空中带起了一阵劲风，如同一只大灰蝴蝶，只是她那一颗光秃秃的脑壳，在烛光影里，显得不很雅观就是了。

铜冠叟此刻以一敌四，虽说这种阵势较敌，不在乎多寡，可是毕竟敌众我寡，精神上先受了极大的威胁，再者和他对手的四人，没有一个不是当今武林中谈虎色变的人物。

铜冠叟虽有一身超凡超绝的功夫，可是在这四人所摆的飞球锁云阵上，也不禁有些提心吊胆，时时战兢着，惟恐他们有厉害的杀手。

剑芒大师竖掌如刀，直劈而下！铜冠叟向回一翘双掌，宽大的袖沿，卷起了半尺许，直向大师脉门上卷去！他这种“卷衣为刃”的功夫，不禁令剑芒大师暗自惊心，当然她知道这种内家真力贯注的衣袖，其效力不下于刀剑刃口，若是被它沾上，自己这一双手可就别想要了。惊怒之下，不得不把发出的招式，硬收了回来。可就在这一刹那间，一白影以“燕子飞云纵”的轻功绝技，从右面“乾”位上，直凑了过来。

铜冠叟认出来人是白雀翁，心中正自吃惊，这老儿足下已踢出一枚木球，把罗化身前“巽”位的一枚木球磕到了一边。

铜冠叟情知不妙，“怪蟒翻身”，霍地一个疾转，正赶上白雀翁也是一个进式，二人几乎脸对脸撞了一个满怀！白雀翁见势将不逞，怪笑了一声：“下去！”

他竟敢在虚滚不实的小小木球上，施出了内家的重掌力，这种“小天星”掌力，在这老儿掌上发出来，可真是足以惊人。

铜冠叟此刻处身形势，可说是险到了万分。另一面剑芒大师的排云袖也同时逼到，都是疾如奔雷飞电、刻不容缓的事。到了这时，他也顾不得许多了，一咬牙，用“闪电手”斜着直向白雀翁肋上猛插了下去。

他安心要与他同归于尽！白雀翁哪能不知道他这一手的厉害，当时长啸了一声，腾身而起。

室内动手，可不比旷野，虽然这祠堂内地势宽大，屋顶也很高，可是要想任意施展身手，却是万难的。

白雀翁身形这一腾起，背脊已将贴近屋椽，可是铜冠叟心中恨透了他，此时见他身子腾起，一声不哼地也腾身而起，在空中突发掌力，直向白雀翁身上击去。

忽然一声：“打！”

铜冠叟身在空中，万万想不到，室内较技，居然还有施用暗器的，可是他却没有时间恼恨，只听见“哧哧”两声尖锐的劲风，由足下飞来。

那是两枚“五芒珠”，一左一右，直奔自己两胯上飞来，铜冠叟厉叱声：“去！”

他那偌大的躯体，在空中霍然一折，一双云履，已把这一对五芒珠点飞一边。

在他身体左下方，红衣上人正以“犀牛望月”之势，随着口中的冷叱之声，再次飞起了五点红星。五粒“五芒珠”呈梅花状，直向铜冠叟五处大穴上打来。

铜冠叟身形正迅速下坠，这五粒五芒珠，几乎把他全身都罩住，同时他还得顾全落脚的木球，否则一脚踏空，就得认败服输。

在这千钧一发之间，他狂啸了一声，一双大袖霍地向两下一分，把数十年浸淫练就的真炁内力，自袖中挥出。

只听得当空一阵叮咚之声，如同狂风吹絮一般，那五粒“五芒珠”，已如石沉大海。

而他已下坠的身子，就如戏波的海鸥似的，点在了一枚木球之上，足踝一拧，整个身子转了个圈儿。这身轻功，就连天马行空晏星寒，也不禁暗自折服。

铜冠叟死中逃生，也禁不住出了一身冷汗，同时探掌由囊内摸出了一掌金钱镖。他的金钱镖，不过就是当时“万历通宝”的制钱而已。只是这种中有方孔的青铜制钱，边缘都加过一番功夫磨制过，十分锋利。

铜冠叟金钱镖在手，目光斜乜，看清了红衣上人庞大的身子正在木球阵上星丸似的跳掷着，看样子像是在熟悉门路。

罗化胸有成竹，口中呵呵大笑道：

“木球锁云阵果然名不虚传，只是暗器手法未见高明，裘道长太以藏拙了！”

他口中这么说着，身形却直向一边的晏星寒飞扑过去，用“贯穴手”直击晏星寒的“肺腑穴”。晏星寒忙向外一翻腕子！可是铜冠叟并不是真心打他，只是一个虚着而已，晏星寒方一回避，铜冠叟却向后一甩手腕子，口中冷叱了声：

“接着！”

只听见铮然一声，一片金光，就像一窝蜂似的，直向那边阵上的红衣上人全身罩去！这种“倒洒金钱”的绝招，在铜冠叟施来，是如此得意。红衣上人裘海粟惊觉之下，这十数枚铜钱，已夹着一片哨声，罩向了他的全身，他不禁脸色猝然一变。

急迫之下，双袖向外一卷，一片叮叮之声，虽为他避开了正面，可是左膀上却一阵疾痛！裘海粟面色一阵发青，口中“吭”了一声，那庞大的身子，在木球上一阵疾抖，眼看着就要翻下阵来。

看到这种情形，那余下三人，都不由惊得面无人色，因为只要他足尖一沾地，那就注定了四人败北的命运。万分危急之下，三人几乎同时动作。

剑芒大师是一掌“沙门七宝珠”，晏星寒是“五云石”，直逼铜冠叟；为防止他下毒手，白雀翁在万分急迫之下，踢过了一枚木球。

这木球如电也似的，滑过红衣上人足前！裘海粟于万分危急之下，向前

一踉，正好站在了那飞驰来的木球之上，总算没有踏空。可是他于惊痛之下，已吓得面无人色，鲜血浸透了他整个一条裤管。这时他总算转过了一口气，一连换了两步，才算把身子站稳。他由不住桀桀怪笑了一声，再看那铜冠叟，此刻却是险到了万分！

原来罗化金钱镖虽伤了裘海粟，可是左右夹击的沙门七宝珠和五云石，这两种暗器在两个名家手中发出，都具有极大威力，一任铜冠叟有再大本事，在这木球阵上，要想同时避开这两种暗器，却是万难了。

铜冠叟猛地一点足尖，身子腾起，一双大袖如云帚似的在天空一阵疾扫，一阵叮咚之声连响，室内就像是下了一阵大雨似的，雨点般暗器全数落地。

可是那飞坠而下的罗化，这一霎时却也是面如土色，足尖一点木球，明显地摇晃了一下，他知道自己已受了伤，再要和四人对手，那可是万万不敌了。

一时间，他忽然狂笑了一声道：“罢了！”

他口中这么说着，猛然奋力地把身子腾起，可是并非是向四人攻击。他那轻飘飘的身子，像一只大蝙蝠似的，伸缩之间，已落在了供桌之上，回过身子一抱双拳，朗声道：“罗某甘拜下风，老朋友请住手吧！”

这时四人俱是一足点在木球之上，除了那红衣上人裘海粟略带勉强形态之外，其余三人无不精神抖擞，八只眸子一齐逼视着他。

天马行空晏星寒双手抱拳，嘿嘿一笑道：“胜负未分，罗大侠何故中途而退，莫非认为我等不堪承教么？”

罗化惨笑了一声：

“我已甘拜下风，晏老师尚要如何？”

晏星寒双臂一振，跟着也飘下阵来，哈哈一笑道：“这么说来，我等是胜之不武了？”

剑芒大师、白雀翁和红衣上人，也相继飘身而下，这一阵比武，显然他们已以胜者自居了。

这一刹那，铜冠叟罗化脸色十分难看，他对四人长揖了一下，慨然道：“胜负既分，罗化死而无憾，只是……”

说到这里，他忽然顿住了，一双眸子在那供桌上的小儿身上转着，目光之中甚是依恋。剑芒大师凄然叹道：“施主请放心，这孩子我们一定不伤他一毫一发。”

铜冠叟在她说话之时，一只手在那孩子头上轻轻抚摸着，此刻闻言陡然抬起了头，正色道：“大师乃沙门有道之人，出家人不打诳语，老夫自无怀疑之理，只是……”

他说着苦笑笑了笑，目光却在其他三人身上一转，那天马行空晏星寒呵呵一笑道：“罗大侠莫非对我三人尚有怀疑么？”罗化苦笑道：

“老夫只此相求，否则死不瞑目。”

晏星寒冷笑了一声，偏过头来，向白雀翁、红衣上人道：“二位兄台之意若何？”

白雀翁唔了一声，慢慢点头道：“我们可以答应他。”晏星寒笑了笑，转向红衣上人：

“道兄之意呢？”

红衣上人用那双布满了血丝的眼睛，狠狠地向铜冠叟瞟了一眼，耸了一下肩膀：

“我没有什么别的意见！”

晏星寒搓了搓手，展眉一笑：

“那么我本人也接受了，罗大侠，你可以放心了吧？”铜冠叟惨然一笑道：“多谢老朋友，我罗化死而无怨了！”他说着竟自黯然神变，回头在那微微发呆的孩子肩上轻轻拍了两下：

“好孩子，你可听见了，他们是不会杀你的，他们亲口答应爷爷的，孩子！爷爷去了！”

他这种声音，竟使那位原来与他有血海深仇的剑芒师太，也不禁为之惻然心动，口中连连嗟叹着：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老尼口中这么念着，一双寿眉遂自搭下，双眸也慢慢下垂，她几乎不忍再看下去了。

铜冠叟说完这几句话，后退了一步，目放异光，正色道：“老夫死后，尸身请就近葬埋……至于这孩子……”

他看了那小孩一眼：

“唉！就任他自生自灭吧！”

剑芒大师竟流下了两行泪来，她正想开口，却为身侧的白衣上人拉了一下，一时不明所以，看了他一眼，裘海粟微微摇了摇头，剑芒大师不由得把到口的话忍住了。

铜冠叟说完了这句话，忽然叹息一声，只见他猛出右掌，照着自己天灵盖上用力一击，一时脑浆四溢，死于非命。

剑芒大师等四人，目睹此状，都不禁神色一变，再看铜冠叟，天顶全碎，脑浆四溅，可是，他的整个身子，却仍是直直地靠墙立着，并未倒下。

剑芒大师不由唏嘘道：“唉！他死得好惨！”

晏星寒也是连连叹息不已。而白雀翁却是低头不语。白衣上人慢慢走过去，以二指在铜冠叟脉门上按了一会儿，冷冷一笑道：“他死了！”

白雀翁倏地一跃上了供台，低头细细看着罗化遗留下的那个孩子。

这孩子以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盯视着他的祖父，他并没有哭，也没有一些伤心之态。

白雀翁不由用手去摸他的头。可是他的手方一伸，就听剑芒大师一声清叱道：“住手！”

她猛地腾上了供台，厉声道：“你想做什么？你……”

白雀翁嘻嘻一笑道：“大师不要惊慌，我不会杀他的。”

他说着微微一笑，飘身下了供台。剑芒大师脸色不禁一红，她长叹了一口气道：“武林中人，一诺千金，铜冠叟既已慷慨就义，我等也算大仇得报，如再要加害这无辜的孩子，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

这时，旁边的白衣上人忽然冷笑道：“大师也未免太菩萨心肠了，俗语云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这孩子今夜不除，来日必为我等大害，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剑芒大师皱眉一挑道：“不行！这孩子你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加害。”

她回过脸来，看着白衣上人苦笑道：“裘道兄，你方才亲口说的话，莫非此刻又要变卦了么？”

白衣上人裘海粟脸色极为难看地笑了笑：“大师你不要意气用事，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论一论……”

他咳了一声，迈动了一下那条伤腿，目光注视着供桌上的孩子，尴尬地一笑，喃喃道：“你们看，这孩子剑眉出颊，鼻梁通天，分明是一极有骨血志气之人，此子不除，日后定必后患无穷。”

剑芒大师冷笑了一声道：“不行！这事情没有商讨的余地。”

红衣上人倏地面色一变，可是随即又吓吓一笑，松下脸色道：“大师，你要想到，逼死铜冠舆的是我四人，并不是你一个人咧！”

剑芒大师寒着脸，点头道：“我当然知道，可是武林中人，最重信义，我们既亲口答应了铜冠舆，此刻如再反悔，实小人作风，裘道兄，谅你也不屑为之吧！”

红衣上人裘海粟连连低声笑着，可是他那一双发红的眼睛，自始至终未离开那个孩子。白雀翁在一边背着双手徐徐走着，此时停下了脚步，尖着嗓子道：“其实裘老哥这话也没说错……”

他动了一下眉毛，继续道：“这孩子根骨质稟无一不是上品，你们看，他祖父死了，他连一滴泪都不流，这岂是一般孩子所能有的现象么？”

晏星寒呵呵一笑：

“他只不过是比婴儿大一些的孩子罢了！老兄，你也未免把他说得也太可怕了。”

裘海粟不禁怒容满面道：“怎么！晏兄你也如此说，你们太感情用事了。”

晏星寒双手紧紧地扭着，发出格格骨节之声，他点了点头：

“你们两个见解固是不差，可是这种有损声誉的事，我们不能为。”

他皱了一下眉，道：“我们宁可养虎为患，也不能叫天下人耻笑。”

剑芒大师抚掌赞叹道：“晏兄之见与贫尼一样，这事情万不可为！”

白雀翁挑动了一下两撇老鼠眉毛，嘻嘻一笑道：“可是眼前只有你我四人知道啊！”

剑芒大师叹息道：“唉，唉！不可以的……不可以的……”

裘海粟一面用布条缠裹着自己的伤腿，一面冷笑道：“如果就这么放这孩子走，我以为断断使不得。”

剑芒大师面色一沉：

“那么道兄之意若何？”

裘海粟脸色红紫不定，吞吞吐吐道：“贫道以为还是除去的好。”

剑芒大师冷笑了一声，正要出言，晏星寒目视眼前形态，大有一触即发之虞，连忙摆了摆手道：“两位不必为此争论，其实这也并不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何不折衷一下……”剑芒大师和红衣上人目光一齐转视向他。白雀翁以手搔头，龇牙笑道：“这还有折衷的办法么？”

晏星寒并不理他，却含笑问红衣上人道：“道兄所顾虑的，无非是愁此子将来长大，学成绝技，与我四人为敌，是也不是？”裘海粟寒脸答道：“自然是如此了。”

晏星寒干笑了笑：

“这就好办了！如果说这孩子将来只是一个普通人，并不会武功，这问题不就可以解决了么？”

白雀翁低低笑道：“废话……”

晏星寒冷眼看了他一眼，对于他说的话，很不欣赏，不悦地道：“这怎是废话？我下文还没说呢！”

裘海粟重重叹息道：“唉！唉！你们两个又抬上了！晏兄，你有何高见，

快快说吧！天可快亮了。”

晏星寒冷笑了一声：

“我的意思是保全这孩子的性命，可是使他至老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既没有武功，又能奈你我何？”

裘海粟点了点头，却又翻了一下眼皮道：“晏兄怎可有此保证呢？”

晏星寒哈哈一笑道：“大师请把这孩子抱过来。”剑芒大师犹豫了一下，把供桌上的孩子抱了过来，皱眉道：“晏施主，你要如何，却不可伤他呢！”

晏星寒哂笑道：“大师放心，我这办法包管皆大欢喜。”他说着，双手把孩子身上的一件外衣脱下来。那小孩仍是不哭不笑，只睁着眼睛看着他。

这时，白雀翁和红衣上人，也都一齐偎了上来。晏星寒把那衣服翻过来，平铺在案桌上，露出淡白绸子的衣服里子，他伸出中指就口一咬，顿时鲜血淋漓，三人都不由怔了一下，心中茫然。

只见他运指在那衣服里子上疾书道：

“任何人如授此子武技，即是我四人公敌，誓必诛其九族！此告天下同道人

晏星寒

裘海粟 同启”

剑芒

朱蚕

天马行空晏星寒这么写完，用口吮着指尖的血，后退了几步。其他三人面带惊异地看着这件血衣，都不禁欣慰地点着头。剑芒大师口宣佛号，道：“无量佛！施主这么做真可说是安生慰死，实在太妙了。”

白雀翁点头叹息不已。红衣上人哈哈大笑道：“好！就这么办！贫道倒要看看，天下还有什么人，敢与我们四人为敌？哈！好！好！太妙了。”

晏星寒在三人赞颂声中，紧紧皱着眉，他叹息了一声道：“道兄也不要太放心了，须知道武林之中，怪人甚多，不过据小弟方才细细推想，倒实在想不出，还有何人能与我一较长短……所以才敢如此托大，三位如无异议，我们就走吧！”

裘海粟呵呵笑道：“晏兄多虑了……固然江湖之中能人尚多，可是胆敢与我四人为敌的，恐怕还不多吧！”

此时，剑芒大师已把衣服为那孩子穿上，又把他抱到供案之上。这孩子想是困了，双目一闭，竟在供桌上睡着了。

剑芒大师轻轻叹了一声，回过头来，却见铜冠叟依然满身鲜血地背墙立着，双目怒睁不闭，她不由心中微动，对着铜冠叟尸身合掌叹道：“施主可安心闭目了，我等去也。”

她的话刚落，马上发生了奇迹，只见铜冠叟全身一阵抖动，二目倏地一合，跟着咕咚一声，全身倒了下去。

四人目睹如此怪事，都不由诧异叹息不已。晏星寒遂以一方绸巾，盖在他脸上，单手把尸身夹起，频频苦笑道：“我们把他埋了吧！”

目视着这位武林耆宿的尸身，四人心中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当下，剑芒大师在前，晏星寒居中，裘、朱二人殿后，朝祠堂外走去。

他们走出了祠堂，天上仍还在下着濛濛的细雨，地上满是泥泞，所幸四人各有一身出类拔萃的武功，他们在泥地上沾足行走，却可以不留下一点足迹。这是“踏雪无痕”的绝技。

一个响雷，结束了这连夜的苦雨，也暂时结束了这幕悲剧。不过，它还有后边的余音呢！

祠堂的最里面，也就在供案的后面，有一间小小的房子，原是搁置香火的地方。这时候，那房子里却有了响动，一个满面尘土、身材枯瘦的老酸丁，打着哈欠走了出来。

他口里嘟嘟囔囔咕咕着：

“他娘的脚！几个兔崽子吵了整整一夜……”

他蹒跚着，边走边扭着腰，走到了供桌旁边，注视着那个熟睡的孩子，看着他圆圆的小脸，掀开厚唇，嘻嘻一笑：

“孩子！你爷爷是该死的……他杀的人太多了，他就是不死在这四个老家伙的手里，也会死在别人手里，所以我没救他，倒是你……”

这老酸丁一个人喃喃自语着，又用手搔了一下蓬乱的头发：

“只是你！小子！你不能死，你要活着，要好好地活下去！”

他把孩子抱在了怀里，像疯子一般的在房子里转着、扭着、哼着、走着！

他又把孩子衣服脱下来，翻过来看了看，笑得前俯后仰，过了一会儿，才又给他穿上。孩子给他弄醒了，哭着闹着。他瞪着眼道：“娘拉个蛋！刚才你倒是乖得很，在我酸丁跟前，你就哭……怎么？嫌我穷！小没良心的！”

他虽然口里这么骂着，却不厌其烦地哄着他。慢慢地这孩子又睡着了。他用一条破布，把孩子背在背上，拖着一双破鞋，离开了“岳家祠堂”。

无数的蝙蝠由窗子里飞进了祠堂，野狗也夹着尾巴进来了。

这地方仍然和过去一样，好似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雪落马蹄

“唉！这小子八成是冻死了……”

一个穿着大皮袄，抽着旱烟的老人，在人群里发出了一声叹息。他用手中的旱烟袋杆子戳了戳僵卧在地上的穷书生的腿。那个倒卧在地上的少年，动了动身子。于是，大伙都乱哄哄地叫开了。

有的说：“还行！还能动弹呢！”

有的却连连摇头道：“可怜！可怜！咱们庄上没有这么个人呀？”

那个穿皮袄的老头咳了几声，吐出一口粘痰，皱着眉道：“我说小伙子！你是怎么啦？这么冷的天，你干吗躺在大雪地里！不要冻坏了吗？”

那书生翻了一下眼皮，看了这几个人一眼，又把眼睛闭上了。也不知他是真冻坏了，还是不愿意答理他们，反正他一句话也没说。

他穿着一件半旧的蓝衫，头上戴着方巾。读书人似乎与文弱永远连在一起似的，因此他卧在雪地里，就更能引起别人的同情。有人叹道：“可怜！看样子他还是个秀才呢！”

老头儿吸了一口旱烟，眯缝着小眼，看了看那书生，龇牙笑道：“不要紧，这儿是晏老善人的门口，他老人家最能行好，我也能跟他说上话，好歹求求老善人，暂时把他收留下来，等天暖和了，再叫他走路！”

马上有人赞同：“黄老爹，你这么做可真是行了好了，你老就快快去见老善人吧！我们可是说不上话的！”

黄老爹被别人恭维了两句，心中十分受用，啐了一口痰，笑道：“要说晏老善人，还真看得起兄弟我，前几天瞧着他在庄子里骑马，还直叫我到他府上去喝茶呢！他老人家就是爱做好事。”说着又皱着眉，低头看着那个书生：

“小伙子，你是哪里人呀？在咱们肃州有亲戚没有咧？你告诉我，我好给你想法子。”

于是，就有人摇着那少年道：

“黄老爹问你呢！他和晏老善人是好朋友，你怎不回他老人家的话呢？”

书生这才睁开了眸子，朝着黄老爹点了点头，张了张口，却是没有说出话来。

黄老爹又皱了一下眉：“许是冻坏了！我说，在肃州你有亲戚没有？”

书生摇了摇头，黄老爹嗯了一声，叹了一口气：

“那这事情就难办了！俗谓君子救急不救穷，晏老善人虽是个爱行好的财主，可也不能老养活着闲人呀！”

旁边的人一听，这语气有点变卦的意思，纷纷央求道：“得了！老爹！你老就伸手管一管吧！人家一个读书人，穷倒在咱们肃州，你能看着他饿死吗？也只有你老爹能和老善人攀上交情，你不管怎么行呢！”

一时七言八语，左一句右一句，又捧又劝。黄老爹本来是故意拿劲儿，禁不住众人一捧，他早就乐意了，一只手摸着胡子，又啐了一口痰，才把旱烟袋往靴筒里一插，漫步向晏老善人大门走去。

要说这晏老善人的府第，可真是够气派，青石头高墙围出去八九亩，红漆大门一丈多高，门上还镶着白铜扣花，光亮亮的两个大门环，嵌在一对老虎头的口里，大门左右各有一个石头狮子，门旁有上马石，门檐上一溜八九个大红纸灯笼，到了晚上点着，八九里以外都能看见。老善人搬来肃州不过

三四年，人缘极好，又爱行好事，修桥补路、岁末施粥，遇有那生病无钱问医的，只要找上他，从没有叫人家失望过。

所以，肃州一地，一提起晏老善人，没有人不翘大拇指说一声“好”的！黄老爹走到了大门口，大声咳嗽了两下，用手敲了一下门环：

“门上哪位当差？劳驾开开门！”

里面答应着，开了一扇小门，走出一个穿大棉袄的小伙子，一眼看见黄老爹，哈着腰笑道：“原来是黄老爹，有事么？”

黄老爹嘻嘻一笑：“老善人起来了没有？请为我通禀一声怎么样？”

看门的小伙子打揖笑道：“你老来得不巧，老善人天不亮就带着小姐骑马出去打猎了！”黄老爹“哦”了一声，很失望地道：“这大雪天打什么猎？”

看门的摸着脖子傻笑道：“东西多着呢！猢狲、狐狸、狼……雪鸡……”

黄老爹叹了一口气，用手指了一下那靠在墙根躺着的书生，皱了一下眉毛：

“你看看这个人，快冻死了，我想……”

才说到此，那看门的忽然笑道：“啊！老善人回来了，老爹你不是要找他么？”

顺着他手指处，只见远处雪地里，飞驰着五六匹高头大马，还拉着雪橇，带起了一天雪花，风驰电掣而来。

那群看热闹的人，也都避站到墙根边，只有黄老爹，仍然站在晏宅的大门口。

人马转眼即至。

众人这才看清了，一共是五匹马、四只狗。为首一匹黑马上，端端正正坐着一个须发银白的老者。

这老者赤红的一张脸，两团雪眉，一双细目，鼻正口方，颌下留有半尺许的三绺羊须，身穿着蓝缎子箭袖丝棉袄，胯下黑马背上，有一个豹皮革囊，内中分插着些羽箭之类。

这老者在寒天，不带出一些萎缩之态，真是好雄壮的一副仪表，老者身后左右，两匹白马上，是两个中年汉子，也都是背弓带剑，神采飞飏，再后面两匹胭脂马上，并肩坐着一对佳人。

左面的女孩，是十六七岁一个小姑娘，一身大红，梳着小辮，一双红缎子棉鞋，想是太冷的缘故，冻得红鼻子红眼的，虽是乖巧伶俐，倒也并不十分出色，可是她身边那个姑娘，可就不同了。

那姑娘二十左右的芳龄，一张红白的清水脸，不染一点脂粉，两弯蛾眉浓淡适宜，就像远处雪线上的天山，那美丽的一双大眼睛，配着松针也似的长睫毛，嘿！就别提有多么俊了。

高高的身材，减一分瘦增一分胖，略往上翘着一张小嘴，当她笑着说话时，露出贝玉似的一口细白牙齿，又齐又密，亮晶晶的，看着真是美！她身上披着一袭银狐的大斗篷，足下是一双兔皮弓鞋，马背上悬着一张弓，一口鲨鱼皮鞘子的长剑。

大伙有那认识的，知道这姑娘是晏老善人最疼爱的掌上明珠晏小真，另外那个小姑娘是她的丫鬟雪雁。两个中年汉子，不是老善人的亲人，可能是护院的师傅。

五匹骏马如闪电似的跑到近前，后面跟着汪汪叫的猎狗，雪橇上满是猎来的狐狸、雪鸡，它们滴下来的血，在雪地上染上了鲜红的印记。

晏老善人看见门口这么一大帮子人，很是吃惊，他拉住马问：“这是怎么回事？”

黄老爹忙上前一拜道：“老善人！兄弟我求你来啦！”

老善人怔了一下，微微一笑道：“啊！是老哥！”

说着他翻身下了马。这时晏小姐和丫鬟等人也都下了马，大门里走出来几个人，把马和狗都拉进去了。

那位晏小姐，并不向这些人看一眼，可是却很注意地看着墙根，当她发现那穷书生躺在那里时，她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蛾眉微蹙着，一双眸子似乎也黯了。

她只向那书生瞟了一眼，就匆匆进门而去，临进去时，拉丁小丫鬟雪雁一下，低低地说了几句，雪雁频频地点着头，一双眸子在那书生身上瞟着。

老善人下了马，哈哈笑道：“黄老哥既来了，怎不到里面坐呢？大门口不是待客的地方。”

说着就去拉黄老爹的手，黄老爹得意地笑着，不时左右看着，像是在说：

“你们看！我不是吹牛吧？”

他干笑着说：“老善人，没有什么大事情，在门口说就行了。”

晏老善人笑道：“什么事呢？”

黄老爹脸红红的，用手一指墙根下那个书生：

“老善人，这个小伙子，快冻死了……大家的意思……”

他尴尬地搓着双手，继续说下去道：“老善人一生救人无数，所以大家的意思，公推兄弟在您老面前求说一下……这书生再不救，恐怕要冻死了。”

晏老善人皱了一下眉，往前走了几步，朝那个僵卧的书生看了一眼，回过头冷冷一笑：

“对不起，我不能救他。”

黄老爹及所有在场的人，都不由一怔，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位晏老善人在当地是最有善名，最富有的人，怎会见死不救呢？

黄老爹不由脸一红，干笑了一声：“老善人，您老人家一向是……”

才说到此，这位晏老爷子一推手道：“不要说了，我可以拿出几个钱叫他走路，可是不能像过去一样，留他住在家里……”

黄老爹先是一笑，随即又皱了一下眉道：“老善人，这书生八成是病了，话都不能说了，您老人家医术通神，何不与他治治呢！”

晏老爷子冷笑着摇了摇头：

“我哪里会什么医术，你不要听人家胡说。”

他转身对门口一个伙计道：“高升，你到后面支十两银子，取一件棉袄，送给那个雪地里的相公，叫他走路。”

他说完又回过头来，对着黄老爹一抱拳，笑了笑：

“老哥进去坐坐吧！”

黄老爹正感到有些下不了台，闻言哈着腰笑道：“不敢！不敢！您老请进去吧！外面风冷。”

晏老善人遂也不再客气，对众人抱了抱拳，就大步向门内走去。

那个小丫鬟雪雁，却皱着眉，慢慢走到了书生跟前，红着眼圈道：“喂！你是哪里来的呀？叫什么名字？我看你已在这里躺了一天了。”

书生只张开眸子看了看她，又把眼睛闭上了。雪雁脸红了一下，正不好意思，黄老爹在一边苦笑了一声：

“小姑娘，他哪儿能说话呀？冻坏了！老善人真变了！过去他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雪雁听了，点了点头，很快地跑进大门里去了。于是大家七言八语地就谈开了，有的说给十两银子也不少了，有的说给钱没有什么用，主要是人家有病。

不多时由门内走出那个叫高升的听差。他手里拿着一大块银子，还有一件蓝布厚棉袄，走到了那书生跟前，把银子往地下一丢：

“呸！老爷赏你的银子，还有棉袄，你穿上走吧！”

说着把棉袄往地上一丢。

那书生却只睁了一下眼睛，仍旧把眼睛又闭上了。

高升冷笑了一声，转身就走了。黄老爹叹了一口气道：“唉！这年头连做奴才的都变了……”

他叹息着，把雪地里的银子捡了起来，放在了书生的袋子里，当他手们及这书生的身体时，不禁大吃了一惊，原来这书生只穿着一件单衣服，他的皮肤，真比冰还冷。黄老爹口中啊了一声，赶快把大棉袄给他盖在身上，心里可禁不住嘀咕道：“这小子八成是活不成了！”

这时那书生却意外地睁开了眼睛，目光在众人身上转着。黄老爹忙蹲下身，皱着眉道：“小哥！你还行么？”

书生竟微微笑了笑，还点了点头，众人不禁大喜。黄老爹叹道：“小哥，刚才我给你求情，大概你也都听见了，晏老善人赏了你十两银子和这件衣服，也算是很难得了，这大雪天，你躺在雪地里，还不要冻死了么？我看……”

他摸着下巴，下了个狠心道：“这样吧！小哥，我家地方虽不大，安置一个人，也还能勉强，如果小哥你不嫌弃，就请到蜗居先盘桓几天。小哥！你看怎么样？”

那书生摇了摇头。黄老爹方自一怔，却见那书生竟苦笑了笑，微弱地开口道：“谢谢老人家！我还是在这躺一躺的好！”黄老爹怔道：“小哥，你疯了么？你不怕冻死呀？”书生微微摇了摇头，又把眼睛闭上了。黄老爹四下望着，直着眼睛道：“你们听听！他是个疯子不是？”

四周的人，听了那书生之言，无不啧啧称奇，可是经此一来，也就不大爱多管闲事了，都当他是疯子，纷纷走了。黄老爹又蹲下来问了他几句，无奈书生却是再也不开口，他只好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也当他是疯子，转身离去。这地方又安静了。

到了晚上，起了风，鹅掌大的雪花一片片由天上飘下来，飘在书生的身上、脸上，就像是堆了一个雪人似的。雪地里有几只饿狼在远处徘徊着，伸着长脖子，发出“喔——喔——”的凄厉的嗥声，所幸这晏宅大门口的灯光很亮，否则那书生怕早要被这些畜生给吃掉了。

忽然，两条人影从晏府的高墙上冒出来，现出白天所见的那一对佳人，正是府里的小姐晏小真和丫鬟雪雁，她们婀娜的身形，由墙上飘然而下，竟没有发出一点声音，然后飞快地向着那个书生奔去。

前行的雪雁，一身翠绿小袄，头系红巾。后面的晏小姐仍然是一袭银狐披风，在雪地映衬下，不注意看，还真看不清楚。她二人很快地跑到了那个书生面前，这时大雪已把那书生整个身子都盖住了。

晏小姐着急地跺着脚道：“糟糕，我们来晚了！你快把雪给他弄下来，让我看看他还有救没有。”

雪雁忙把手中的包袱交给小姐拿着，走过去用手把书生身上的积雪拂了下来，回头招手，小声道：“小姐！你来！”晏小真一拧纤腰，纵到了书生跟前，慢慢蹲下身子，把包袱又交给雪雁，伸出玉手，在书生鼻子上试了试，秀眉微蹙。雪雁焦急地问：

“小姐！还有救没有？”

晏小姐叹了一口气，杏目瞟着这书生，心中似有一种说不出的怜惜，其实她总共也不过看过这书生两次，是骑马出去打猎和回来时扫了两眼，而且父亲都在身边。先时她只是觉得这书生文弱可怜，此刻这一近视，她才发现到，这书生竟是如此英俊的一个少年。

书生的两道剑眉，黑秀分明，挺直的鼻梁，如绳悬玉胆，那英俊紧闭的双唇，即使不说笑，也散发着一股男性独有的俊豪气质。

晏小姐微微怔了一下，心中暗忖道：“可怜的读书人，看他样子，并不似一寒门中人，怎会落得冻倒街头呢？”想着匆匆向雪雁道：“快把水囊给我！”

雪雁由包袱内拿出一个热水囊，晏小姐把水囊打开，小心地往书生嘴里灌了几口水，又等了一会儿，那书生仍不见有任何动作。

晏小姐叹息了一声道：“雪雁！你把他身子扶一扶，我为他活活血，也许他在雪地里躺得太久了。”

雪雁答应着，两只手把书生上身抬起了一些，吓得伸了一下舌头说：

“乖乖，好冷！他只穿着一件单衣裳呢！小姐，你摸摸他身上看！”

晏小姐刚伸出手，却又慢慢收了回来，讪讪地道：“我不摸……”雪雁扑哧一笑：

“你不是还要给他活血么？那可要摸得更厉害呢！”

晏小真一挑秀眉，嗔道：“你……”

随着她又低低叹息了一声：

“雪雁！我们这是救人，俗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可不要胡说！”

雪雁笑着点头道：“是！是！谁说不是呢！小姐，什么是浮屠？”

晏小真白了她一眼：

“浮屠就是宝塔。好了，你别打岔了，我们还得快些回去，等会妈找不着人，又要叫了。”

地上的白雪映照着书生的脸，他仍是紧闭着双眼，死死咬着牙关。

晏小真叹了一口气：

“我愈看他愈觉得可怜，一个读书的相公怎会这么惨呢？”

雪雁也叹了一口气：

“唉！比这惨的事还多着呢！”

晏小真白了她一眼，不避嫌疑地用双手在这书生的前胸推按了一番，当她的手一触及这书生胸脯时，才知对方果然仅仅只穿着一袭单衣，他身上的肉已和地上的雪差不多凉了。

晏小真自幼随父亲天马行空晏星寒学了一身惊人的功夫，尤其是晏老爷子独擅的内家吐纳功夫和一身飞腾的轻身功夫，晏小真已得真传。天马行空晏星寒擅能神医药理之术，武林中人知悉者甚少，可是这个女儿，在这一方面，却已得了父亲传授，只是晏老平素约束甚严，对于这唯一的掌上明珠，更是不令她轻易出门，所以她虽有一身超人的武功和绝妙的医术，却从未有展示的机会。晏小真每想起来，就似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常年的无聊之下，

除了每天偷偷地随父亲练功夫以外，就把那经史子集背诵一遍。闲暇的时候，就传授自己的贴身丫头雪雁几手功夫，她传授雪雁功夫，本来为的是解闷，却想不到这丫鬟资质很高，居然一学就会，这才引起了晏小姐的兴趣，以后遂也认真地教下去。五年下来，雪雁受益非浅。

晏小真对父亲知道得很少，晏老从来也不给她谈过去的事。在她小时候，总是难得见上父亲一面，可是到了十岁以后，父亲却从来没有一天离开过她。

近几年家由凉州搬到肃州，父亲更是绝少出门，除了有时候这位老人家在传授女儿武功时，回想到当年风尘生涯有些感慨以外，其他的时间，他几乎忘了自己是一个身怀绝技的武林名宿了。

晏小真的母亲“俏红线”楚枫娘，三十年前也是名闻天山以南的女侠客，自从她和晏星寒结婚以后，夫妻感情一直极为融洽。

一个风尘里拿刀动剑的女性，一旦回到闺房，作了管家婆以后，俏红线楚枫娘的功夫可就搁下了，可是她并不以为憾，一来她有个好女儿，可继承她及丈夫的衣钵，再者她以为女人总应该像个女人，况且如今丈夫有大片家业，不愁吃穿，更无人敢上门惹事，还要功夫何用？

尽管如此，楚枫娘手底下仍还是相当厉害的。有时候她高了兴，也会把女儿叫来，母女两个比比剑。可是每一次她总输在女儿手里。她最拿手的暗器，叫做“红线金丸”，这“俏红线”三字的外号，也是因此而来。晏小真的“红线金丸”是得自她亲手传授的；另外晏小真还由父亲那里学会了“五云石”。她的暗器打法，确是得兼两家之长。

平静的生活里，有时候会因为一些偶然的小事而引起波纹，就像今天，当晏小真射猎归返时，再次看见雪地里的那个书生，她竟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不安情绪，她满以为父亲定会把他救回家医治的，谁知竟出乎意外，这一次父亲竟没有管。当雪雁回来把晏星寒对那书生的态度，详细告诉她之后，晏小真心中不禁十分难过，同时对父亲这种态度十分不满。

因此在入夜之后，她才瞒着父母，叫雪雁准备了些食物，还带了一床皮褥子，主婢二人偷偷越墙外出。在小真本身来说，是极为纯洁的，她只是想为那书生把寒病治好，再赠他些食物及衣物，劝他离开这里，好到别处谋生。

谁知这时见到了这个可怜的少年，她心中竟似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

她那温润的手指，在对方冰冷的皮肤上揉按的时候，不知如何，她的脸变得绯红了。

半盏茶之后，那书生才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口中长吟了一声：

“好冷啊！”

晏小真急忙收回了手，红着脸站起了身子。

雪雁笑道：“小姐！他醒了。”

晏小真以手按了嘴唇一下，轻轻道：“把褥子给他盖上。”

雪雁点着头，把带来的一床黑豹皮褥子给他盖上。这时晏小真却轻巧地纵身窜上了墙头。雪雁一怔：

“小姐！你别走呀！”

晏小真嗔道：“傻丫头，我不比你，怎能与他乱说话，你等他醒了好好问问他，我先回去了。”

她说着，娇躯扭动，已失去了踪影。雪雁红着脸站着，正想再说话，忽听那书生叹了一口气道：“多谢小姐赠褥送暖，萍水陌路，还没请教小姐芳名如何称呼……小可……”

雪雁红着脸讪讪道：“你……弄错了。救你的是我们小姐，可不是我，我是她的使唤丫鬟雪雁！”

书生翻着亮晶晶的一对眸子，盯视着她，微微怔道：“如此说，小可之命，系二位姑娘搭救了？但不知贵府小姐可还在这里，小可想当面向她致谢！”

雪雁皱眉摇头道：“她走了……我说相公你就不要客气了，我还有话问你呢！”

书生苦笑道：“小可一介寒儒，如今落泊异乡，衣食无着，怎敢承受姑娘如此称呼？岂不折煞……”

雪雁平素很少与文人交谈，一听对方说话如此文绉绉的，有点酸酸的味儿，听得怪舒服，不由笑了笑道：“我们小姐果没猜错，她说你是一个读书人，现在一听你说话果然不错……你也不要客气了，我问你，你现在觉得好点不？”

书生伸动了一下双腿，俊眉轻舒：

“嗯……”

雪雁忙蹲下了身子，急道：“怎么啦？”

书生喘了一口气，喃喃道：“骨头好酸！”

雪雁一笑，杏目连转道：“怎么会不酸？要我在雪地里睡这么久还痛呢！”

书生苦笑着点了点头：

“小可不死之恩，皆贤主婢之赐也！”

雪雁扬了一下秀眉，笑咪咪地道：“这就不要提了，我问你家在哪里？姓什么叫什么？怎会冻卧在这里？你慢慢告诉我好不好？”

书生未言之前，先长长叹了一口气：

“小姑娘，提起来一言难尽，既蒙见问，小可据实相告……小可姓……”

他忽然顿了一顿，又道：“小可姓谭名啸，乃是冀省大名人士，自幼父母双亡，被一远门族伯扶养成成人，不幸我这族伯却在三年前一病归天……”

雪雁揉了一下眼，道：“真可怜！你不要再说下去了，谭相公，你要到哪去呢？”

谭啸又长叹了一口气：

“我……无家可归，不怕小姑娘你见笑，我如今是浪迹风尘，四海为家……”

冻倒街旁的陌路书生，在获得晏府小姐丫鬟的接济之后，不由精神复苏，谈到自己不幸的身世，由不住唏嘘涕零不已，他告诉雪雁他名叫谭啸，自幼父母双亡，这一句也许不是假话，因为他眸子里流露的尽是真情。雪雁不禁为之一掬同情之泪。谭啸简略诉说了一遍自己的身世，雪雁已有点泣不成声了。

她气吁吁地问：

“这么说相公是一个读书人了？相公你进过学没有？”

谭啸叹息了一声：

“自然进过学，说起来我还是个举人呢！”

雪雁吃惊地张了一下嘴，说道：“这就好了！我们府里正好少一个帐房，老爷说要找一个有学问的……”

书生眼睛一亮，道：“谢谢小姑娘！”

雪雁眨了一下眼睛，半笑道：“你谢我干吗呀！我这只不过是说一说罢

了，至于老爷是不是答应，还不知道呢！”

书生不禁失望地叹息了一声，又闭上了眸子。雪雁望着他笑了笑：

“这么好了，你也不要失望，这个事情可是没准，我回去转告我们小姐，小姐要是肯给你说情，大概是没什么问题的。”谭啸倏地睁开眸子，感激地道：“小姑娘多多费心，在下也不多说感谢的话了！”

雪雁叹息了一声：

“你就别谢了！”

说着秀眉微微蹙着：

“只是你老躺在雪地里也不是个办法呀？”

书生抽筋似的道：“小可此刻骨如蚁咬，腰酸背痛，连转侧一下已是不能，还有什么办法？”

雪雁咬着唇儿发了一会儿愣，说：

“我把你扶到墙根下，你把皮褥子垫在底下，先凑合着坐一夜好不好？”

谭啸皱着眉点了点头：

“也只好如此了！”

雪雁伸手去拉他胳膊，不想才一用劲，那书生便剪着眉毛，口中哎哟哎哟叫个不停，吓得她忙松了手，叹了一口气道：“你们读书人，真是不中用。唉！怎么办呢？”

谭啸红着脸，嗫嚅道：“我还是坐着不动，就劳小姑娘用手拉着这皮褥子走就行了。”

雪雁瞟着他一笑：

“也难为你怎么想出来的。好！咱们来试一试吧！”书生强自坐起来，雪雁一只手拉着皮褥一角，试着一拉，果然滑溜溜的，龇牙一笑道：“你可坐好了！”

说着一路拉到了墙根边一棵大松树下面。谭啸兀自不停地道：“小心……小心呀！”

雪雁见他胆小如鼠，不禁捂着嘴直笑，一面把那厚皮袄给他披上。见他靠在墙上，上有松树可遮着落下来的雪，下有皮褥暖腿，也就马马虎虎可应付了。于是，她后退几步，弯着腰道：

“没有办法，你也只有这么凑和凑和了，这里面都是吃的东西！”

她说着把那个包袱递过去，谭啸伸手接了过来，只觉得热乎乎的，他脸上流露出感激的神色，苦笑了一笑：

“在下与二位姑娘素昧平生，平白受此恩遇，真不知如何报答才好！”

雪雁俏皮地一笑，摆了摆手：

“得啦！你就别客气了……天可不早了，我走了！”她说着方要回身，谭啸忽道：“姑娘且慢……”

雪雁回过脸来，慢慢道：“还有事么？”

谭啸尴尬地道：“小姑娘芳名在下已知，可是那位小姐芳名……”

雪雁秋波半转：

“我还当什么事呢！我们小姐叫晏小真……没别的事了吧？”谭啸喃喃道：“哦……没有了！”

雪雁又嘱咐道：“今夜的事，你不要对任何人谈起，否则小姐会不开心的。”

谭啸频频点首。只见那小丫鬟扭动小蛮腰，已经纵上了高墙，遂自飘身

而下。书生注目良久，直到眼前没有一些声息，他才微微冷笑了笑，自言自语道：“晏星寒！任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既找到了你，岂能轻易放过？”

他那抖擞的精神，如电的目光，何曾像是一个冻饿待毙之人？不过，他对于晏老善人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那种态度，十分敬佩。他知道自己此刻的身份已令他疑心了。他警惕着自己，必须要在这第一个回合之中，制胜对方，当然，那要用无比的坚忍之力。

他静静地靠在墙边，打开了晏小真送来的食物，慢慢咀嚼着，对于这位好心的小姐，他并没有存下一些感激的意思，因为他的内心，早已被“仇恨”这种东西，装得满满的了！

远处雪地里，慢慢走来了一只饿狼，它是被谭啸袋中的食物味道引来的。当它走到离书生身前五丈左右的地方，蹲下了后腿，静静地瞪视着这个书生。

它喉中发出极为低微的鸣声，馋涎欲滴，可是那书生丝毫不把它看在眼里，仍然慢慢地啃食着手中的鸡腿。

忽然，他抬起头，把口中的鸡骨一吐。这动作本极普通，可是五丈以外的那只恶狼，却发出了一声悲嚎，猛地掉头落荒而去，红红的血，由它头上流了下来。

书生晒然一笑：“好不识趣的畜生！”

他的耳朵随时都在听着附近的任何动静，现在他确知一件新奇的事情来了，他把手中的食物，很快地埋在雪地里，又把附近的足迹，用手掩了掩，侧身躺下，回复到他白天的那种姿态，他的体温，也在迅速地减低着。

不久之后，一个瘦长的人影，随着一阵微风，出现在他的身前。

那影子就像是一个幽灵似的，行走竟没有带出一点声音。可是在白雪的映照之下，他没有办法隐蔽自己，那是一个清瘦的老人，他穿着一袭宽大的皂色长袄，腰干挺得很直。

这老人慢慢地在雪面上踏行着，不一刻便到了谭啸身前，然后他站住了脚。

白雪映着老人死板板的一张脸，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西北风掀起他银灰色的长须。

他冷冷地注视着这个雪地里的少年，良久不发一语。忽然他向前跨了一步，伸出一手，在谭啸的鼻边试了试，他所体会到的，是对方微弱的鼻息，这时他的两道搭下的眉毛，才微微地向当中挤了一挤。

于是他轻轻蹲下了身子，又伸出一手，按在了谭啸的左手脉门之上。

这一次，他的眉毛皱得更紧了，他站起了身子，冷冷地笑了笑，心里在说：“奇怪！莫非是我多疑了？可是，他来得太奇怪了……太令人怀疑了。”

他又开始端详着他的脸，把这张英俊的脸，和十七年以前岳家祠堂的那张孩子的面孔拉在一起，两者之间，似没有什么太相似之处，可是也没有什么不像的地方，主要因为这张脸太陌生，而那张脸，事实上自己已经淡忘了。

谁能把十七年之前，一面之缘的一张孩子脸孔，保留在记忆之中，直到如今不忘记呢？

他后退了几步，目光如炬，仍然在这书生身上转动着，凭着他几十年的江湖经验，他绝不会轻易去相信一件事情的。他知道偶然的疏忽，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代价很可能是自己的生命。

忽然，他纵身到了谭啸身前，猛地扬起双掌，作势劈下，那凌厉的掌风，使那看来软弱的书生，发出了一连串的咳声。老人收回双掌，翩然退身，那瘦长的躯体，伸缩之间，一缕青烟似的冒上了墙头。

他口中发出了两声叹息：“唉！唉！”跟着就消失了……

一切静寂之后，那书生动了一下身子，又徐徐坐了起来，他脸上荡漾着微笑：

“晏星寒，你是不会发现什么的……最后你终究要认败服输……”

“哼！哼！”

他用那双锐利的眸子，在地下搜索着，鼻中发出冷笑。可是这并不能掩

饰他战瑟的内心，甚至于惊吓之态也已经由他的目光之中表露无遗。

那平整的雪地上，方才老人站立的地方，几乎和先时一样，没有留下一点足迹。

这种“踏雪无痕”的功夫，固然武林中不乏其人，可是所谓无痕，事实上仍是有痕的，只不过深浅有别，可是眼前的这种功夫，才真正令谭啸感到心服口服，他轻轻地趴在雪面上，用手指去比着，那足迹，仅仅只有他小指的三分之一厚薄！

他收回了手，摇头叹息了一声，现在他才晓得，为什么当他下山时，师父要一再地关照自己，果然这是一个极为棘手的老儿。

他紧紧地咬着牙，这一瞬间，他几乎感到有些气馁了，他默默地想道：“晏星寒、朱蚕、剑芒大师、裘海粟……”

而这么多人，自己才仅仅遇到了其中一人……

“任重道远”该是一句很适合他的话，也是一句可以勉励他的座右铭，他似乎觉得自己天生就不是一个弱者，否则十七年之前，祖父就不会留下他了，晏星寒等四人也不会放过他了。

唉！当一颗心和另一颗心，从根本上就开始作对时，那是任何力量也不能分开的。

晏老善人今天起得特别早，他在院子里背着手走了一转。一切和平常一样，包括他自己和这整个的家，和过去一样，没有任何改变。可是不知如何，他自昨夜归来后，心中竟感觉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慌感觉，他是一个不相信预感的人，可是他对这种莫名的烦躁与恐慌，竟是不可理解。

他曾把他这种心理和那个雪地里的少年连在一起想过，可又觉得那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晏小真由回廊里走出来，远远地看着父亲，欲言又止。晏星寒不由笑了笑：“今天起得真早！”

小真姗姗走近，她内心思索着，如何向父亲开口。晏星寒顿了顿，又问：“我叫你为我写的几张贴子，都写好了没有？”

小真笑回道：“都写好了，今年是你老人家八十大寿，应该多请几个朋友才对！”

晏星寒呵呵一笑：“用不着，只这几个已经够了。”

小真皱了一下眉道：“爹，那个剑芒大师可是一个尼姑？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呢？”

晏星寒微微怔了一下，含笑道：“不错！这位大师，和白雀翁朱蚕、红衣上人……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他仰头想了想，眼角叠着皱纹：

“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借着这个机会，见见面岂不有趣？”

晏小真雀跃道：“那她一定很有功夫罗？”

晏星寒哼了一声，看着女儿，点了点头，微微笑道：“我方才所说的三人，任何一人武功都不在我以下，如果你能得他三人指点，真可谓受益不浅。”

晏小真由不住笑了笑，忽然皱眉道：“可是他们三个人，怎么都没有住址呢？”

晏星寒微微一笑：

“你只把帖子交给我，我自然能差人送到就是了……因为像他们这种武林奇人，住处是不轻易让人知道的。”晏小真心中一动，趁机进言道：“爹！

那位苏先生走了已半年了，你老人家不是早说要再请一个，怎么不请呢？到时候客人都来了，谁招待他们呢？”

晏星寒不由怔了一下，一只手摸着下巴，点了点头道：“嗯！我倒是忘了……是要找一个人……可是一时却也不容易找到！”晏小真杏目微转，道：“最好找一个学问好一点的……”晏星寒皱了皱眉：

“那就更难了，等一会儿我到城里去一趟，那位方知府倒给我说过有这么一个人……”

晏小真秀眉微蹙，极想推荐一个人，可是却又说不出口，她脸色微微一红，到底大着胆子说道：

“爹，倒在咱们门口的那个人……”

晏星寒晒然笑道：“我知道，你是看着他可怜是不是！”晏小真点了点头。晏星寒以手摸着下颌，银眉微皱，良久才道：“江湖之中太险恶了！孩子，这个小子的根底，我们毫不知道，这种人怎可贸然往家里请呢？”

晏小真笑了笑：

“你老人家也太小心了，想他一个读书人，怎会是……”天马行空晏星寒一耸眉尖：

“你怎会知道他是个念书的人呢？”

晏小真不禁粉面一红，讪讪道：“看他那个样子还不是么？要不他头上戴什么方巾呀！”

晏星寒吓吓一笑，叹息了一声：

“既然你们都为他说情，就把他唤进来吧！”

晏小真不禁芳心一喜，可是她却不敢把这种喜悦之情，露在表面上，她笑道：“只怕他还走不动呢！”

晏星寒昨夜探查之后，对那个书生的疑心已去了不少，可是内心并没有完全放心，他想了想：

“你叫雪雁通知高升他们，把那个人抬进来，放在堂屋里，我有话要问他！”

小真答应了一声，转身而去。晏星寒一个人在雪地里走了一转，紧紧地互握着双手，他开始用否定的心，把这不着边际的怀疑打消了一个干净。

他默默地想着：

“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可是十七年前，那血腥的一幕，铜冠叟的死……至今仍盘留在他的脑子里，每一想起来，他都会深深地叹息。

“如果那时候，依着红衣上人和白雀翁的话，把那个孩子也结束了，那么现在就不会有什么烦恼了……唉！裘海粟当时的见解，是多么的正确啊！”

他脑子里这么不停地想着，对于往事有着不可谅解的后悔……

雪雁走出了走廊，远远地请安道：“老先生，那个路上的年轻人，已经抬在堂屋里了。”

“老先生”是他关照家里的人这么称呼自己的，他最怕听老爷这两个字，他觉得老爷这两个字太迂腐了，其实老先生又能好多少呢！总之人是不能老的，其实万物都是一样的，只要一接近“老”这个字，多少总会带点消极颓唐的味儿。

晏星寒点了点头，直向前厅而去。

堂屋里站着不少人，七言八语乱哄哄的。

老善人一走进来，立时鸦雀无声了，晏老爷子咳了一声道：“那个人呢？”

高升用手指了一下：

“在那里！”晏星寒走进房内，挥了一下手：

“你们都下去！”

高升等鞠了一个躬，都退了下去。

晏星寒这才看见太师椅上，半躺半坐着那个雪地里的少年，他那苍白的脸色，确实显示他是曾经过一番生命挣扎的。那书生看见晏星寒走进来，张开了眸子，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

晏星寒皱了一下眉：

“你姓什么？”

书生轻微地回答道：“小可姓谭名啸。”

晏星寒哼了一声，点了点头：

“不是姓罗吧？”

书生内心一惊，可是却装作发怔道：“小可是姓谭，言西早的谭……”

晏星寒又哼了一声，他打量着谭啸道：“你的亲人呢？”“老善人……他们不幸已作古了……”

书生说着，目眶之内蕴含着泪水。晏星寒怔了一下，徐徐问道：“那么抚养你成人的又是谁呢？”

“是小可一个远门的族伯！”

“你的祖父呢？”

谭啸流泪道：“他早就死了……”

“怎么死的？”

“是死在仇人手里的……”

“嗯？什么……”

晏星寒大吃了一惊，可是谭啸却接下去道：“那是为了家乡的一块水田，先祖本有旱田百亩，水田五十七亩，后来乡里来了一个恶霸，此人觊觎先祖那五十七亩水田，百般设计霸占不成……”

晏星寒听得直皱眉，真有点后悔自己多此一问，忙伸手制止道：“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谭啸抽搐了一下：

“老善人，先祖死得好惨！他老人家是活活被四个奴才逼死的……”

说着用袖口揩着眼角的泪。晏星寒心中不知如何觉得很不是味儿，他问道：“四个奴才……你祖父是为四个人逼死的？”

谭啸点点头，咬牙切齿地道：“一点不错，那是四个宰狗的……”

晏星寒怔了一下，待他认为和自己的想法完全是两回事时，不禁呵呵笑了。

忽然，他发现自己似乎不该大笑，又马上闭上了嘴，他点了点头道：“我知道啦！谭啸，你今年多大了？念过书没有？”

谭啸在椅子上有气无力地道：“小可今年二十五了……曾进过学，永乐庚子年进省并曾中过举人！”

晏星寒不由大是出乎意料，当时抱了一下拳道：“真是失敬了……老弟！你既有此学历，就该继续求进步，以期名列官门才是，怎会落到如此地步？”

这一问，那谭啸不由长叹了一声，断断续续说了一大篇理由，反而听得晏老爷子连连点头，不胜同情之至，最后他笑了笑：“老弟台，既然如此，

你就留在我这里吧！我绝对不屈待你。”

谭啸苦笑道：“小可蒙你老人家如此恩待，已是感愧十分，怎敢再……”

才说到此，晏星寒挥手笑道：“小兄弟！你就不要客气了，你是读书人，老夫绝不能错待你，舍下正好少一个帐房先生，如果阁下肯屈就，那是再好也不过了。”

谭啸感激地抱拳苦笑道：“既蒙台爱，敢不从命，只是晚生才疏学浅，怕作不好，岂不有负老先生一番推爱？”晏星寒呵呵笑道：“客气！客气！阁下举人老爷，老夫真是请还请不到呢！”

谭啸忽然站起身来：

“既如此，东翁在上，请受晚生一拜！”

晏星寒方自摆手，谁知那谭啸方一弯腰，却由不住口中“啊哟”一声，跌坐在地。老善人吃了一惊，忙上前道：“谭相公怎么啦？”

不想那一边的小丫鬟雪雁，却扑哧一笑道：“老先生，他是冻得太久了，身子吃不住……”

晏老回头愠道：“不可无礼！”

雪雁脸一红，仍低着头在笑，她不时地瞧着谭啸，心中乐不可支，暗忖道：“这一来这小子可抖了……”

谭啸在地上挣扎欲起，一面含愧道：“这位姑娘说得不错，晚生正是受寒太深……无可奈何，这见面礼只好免了，尚乞东翁不要见责才好。”

晏星寒哈哈一笑：

“老夫是粗人，没有那么多讲究，以后你只管好好在这里住下吧！难得你是个读书的相公，以后少不得尚有些文墨之事，老夫要时常麻烦你呢！”

谭啸正色道：“晚生既受东翁知遇，救性命于陌路，又蒙礼待，本应为府上分劳，这细微小事，又何足挂齿。东翁有事只管分派，如有文墨信件，现在交下即可。”

晏星寒对这书生完全改变了观念，他笑得目成一线，连连摇头道：“用不着！用不着！老弟台，你现在还有病，老夫微知医术，这就为你看脉开方，不出三天，定可见愈，老弟！你好好养息吧！一切事情，我们以后谈。”

他说着双手把谭啸扶了起来，只觉得这书生身上冷得厉害，而且身子还在微微颤抖着。

他皱了一下眉：

“老弟！你坐好了，张开口我看看。”

谭啸只好张开了嘴，伸出了舌头，晏星寒很奇怪地注视着他的脸道：“奇怪，以你舌苔上看来，并无受寒之状……”

他又伸出了二指，在谭啸脉门上按了一会儿，觉得对方脉道跳动得很不规则，快快慢慢，也是有违常理。他按了一会儿，站起了身子，道：“没有别的大病，受了些风寒，算不得什么……我这就去给你开方子……”

他说着回头对雪雁道：“你小心地扶着谭相公，到偏院的静室中去……需要什么，只管问太太支去！”

雪雁答应着，晏星寒回头笑向谭啸道：“小兄弟！你不要客气，要什么只管招呼一声！”

谭啸忙站了起来，做了一个想欠身行礼的姿态，只是好像腰痛，弯不下去，反倒受了老善人一礼。等晏星寒走了后，雪雁捂着嘴一笑道：“嗨！真是好德性！”

谭啸窘笑道：“小姑娘不要取笑我了。唉！你们老爷，想不到竟是这么一个大好人。”

雪雁一面扶着他慢慢走，一面巧笑道：“我真为你着急，昨晚上你不是千恩万谢地拜托我为你说话么！怎么这会儿在老爷面前，又假客气，千推万谢……要是他真不客气，不是糟了吗？”

说着斜着眼看着他，谭啸叹了一口气道：“这就是所谓满遭损，谦受益了，子曰……”

雪雁忙打岔道：“好了！好了！我可就是怕子曰子曰……真是酸得叫人受不了……”

谭啸心内暗笑道：“我可抓着你这丫头的毛病了，以后你没事给我罗嗦，我就给你来这一套。”

想着走着，再看自己这副尊容，真由不住想笑，又由不住想哭。

可是，他告诉自己说：

“你已经走进了你不共戴天的仇人家门了，你要怎么进行下一步行动呢？”

想着，他几乎忘了自己是在雪雁扶持之下，竟不由自主地走了好几步。雪雁不由笑道：“咦！你自己能走了？”

谭啸一怔，腿一软，又马上不行了，他道：“勉强走两三步还行，走多了就吃不住劲了！”

雪雁好在身上有功夫，扶着他丝毫不觉得累，慢慢走过了一条走廊，来到了一溜厢房，那为首一间房子，在冬青树环绕之下，门前还有整齐的一条小碎石道，两旁都是花圃，十分美观，雪雁指着这间房子道：“好了！到了，这一间就是。”

谭啸跟着雪雁走进了这间房子，见室内窗明几净，一张大木床，上面铺着厚厚的被褥，十分整洁，窗沿两边，挂着翠绿色的帘子，看来很是舒服。

雪雁扶着他上了床，一面笑道：“这本来是苏先生住的房子，他走了，一直空着。”

谭啸躺在床上，长长地吁了一声。雪雁扑哧一笑：

“这倒好，你什么东西也没有，我也省得整理了。”

室内有一张大写字台，还有一个枣木架子青瓷大火盆，雪雁看了一眼：

“我去给你弄火去！”

谭啸想把她叫住，因为他最怕热，可是一想自己此刻的情形，只好不吭气了。

雪雁领着一个小厮，拿来了一铁皮炭火，另外还提了一篓子黑炭，房子里立刻暖和了。

那拥被在床的谭啸，想是太舒服的缘故，竟自沉沉地睡着了。

雪雁本还想跟他聊聊，也只好算了，她轻轻把门带上，回房而去，把这情形细细地告诉晏小姐，小真十分高兴。

谭相公的病，在晏府上下细心地照顾之下，总算是好了，恢复了他翩翩的英姿。

老善人正式跟他谈了一次，委任他为这府里的帐房兼文案，每月束脩纹银五十两，这数目在那时候是相当大的一笔了。

晏老爷子叫了一个裁缝来，比着谭啸身段，给他制了春夏秋冬四季的服装，本来这笔置装费，老善人是要奉送的，可是谭啸却非要由自己第一个月

薪水中扣除不可，争执了半天，老善人无奈，只好依了他，这一笔置装费竟花去了四十五两银子！

这位新来的文案兼帐房先生，的确是一个少有的人才，晏府的帐，本是一团乱麻，好几年从来就没有清楚过。前任帐房苏先生，也是一个糟懒虫，在他任内，只求欺上瞒下，伪处甚多，晏老善人既不查究，他也就乐得得过且过。

新来的这位谭啸，作风可就大大的不同了。三天之后，他把过去的帐本重新作了一番整理，收帐用黑字，支出用括号说明，至于虚伪不明的亏蚀，都用红笔标明，精细的缮写，令人一眼就可明白，然后把这本帐簿，送给晏老善人过目。

晏星寒大为赞赏，叹为奇才，由这帐本上，他才知道，那苏先生在任两年，实实在在地贪了自己一千七百两银子，莫怪他不干了呢！

晏星寒十分震怒，由此对这位新来的帐房先生更是礼敬有加。

晏府上下共有主人三人，丫鬟三人，男佣八人，厨房上手下手四人，合计十八人。老善人把他们一一为谭啸作了介绍，并慎重地关照他们，以后一切都要听谭相公的指示。

谭相公的大名，很快地就在晏府叫开了，人人都知道，来了一个谭相公，是老爷的心腹，谁不敬畏三分？

在以后的半月之内，谭啸更显示了他超人的才华，他能诗擅画，一笔蝇头草书，很有点王羲之的味儿，至于笔下的工笔画儿，人物花卉，老善人更是叹为观止。

晏府的大客厅，粉墙多已脱饰，新粉之后，这位谭相公自告奋勇，用画笔在壁上画了一幅丹青，人物画的是“吴王后宫”，把西施、郑旦等美女，画得栩栩如生，大有脱壁而下之势，至于溪边浣纱，七巧楼轻歌曼舞，更有传真之妙。

他这一手妙活，真把晏府上上下下，全都震住了，就连那一向少出门的晏夫人楚枫娘，也惊异得赞为奇才！

晏夫人本也画得一手好丹青，可是见了谭相公这两手之后，却是打心眼儿里折服。

她和女儿晏小真，在谭相公登梯作画之时，常常静坐在一边作壁上观。谭相公画美人头发的时候，用细笔勾，勾得真巧，晏夫人为此指着告诉女儿：

“瞧！谭相公这一手，为娘自叹不如，你应该好好学一学！”

他画西施穿的鞋，鞋面瘦窄，还加着双朵绒球。晏小姐给母亲撒娇道：“妈！我也要这种鞋，你给我做……”

天真之态，溢于言表，可是晏夫人却不去说她，因为她母女自心眼里，已把这位谭相公当成自己人了。

这一幅壁画，虽是日夜加工，可也画了整整二十天。等到画完成了，晏老爷子特地备上了一桌上好的酒席，为他贺功。

酒筵间，晏氏母女各着盛装出席，老善人席间起立，举杯含笑道：“相公文采妙笔，老夫叹为观止，曾蒙劳苦经月，这一幅“吴王后宫”，足使蓬筚生辉，只怕这甘肃一带，再也找不出第二枝如相公这般妙笔了……来，老夫敬你一杯！”

他说着一仰脖子，把杯中酒干了，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这位谭相公，却是滴酒不沾。他含笑道：“多谢东翁赞赏，晚生只是自幼喜画，并无真实

功夫……晚生不擅饮酒，请东翁自用！”

老善人怔了一下，皱眉道：“相公少饮一点也不行么？”

谭啸尴尬道：“晚生少饮即醉……实在是……”

他这种样子，立刻获得晏氏母女的同情，尤其是晏小姐，连忙为他辩解道：“爸！人家是读书人，你老人家少叫人家喝酒……”

说着，明眸有意无意地向着谭啸一瞟，可是谭相公却连正眼也不敢看她。

老善人皱眉笑道：“你不要为他挡驾，今天是为他贺功，他不喝酒怎么行呢！你说读书人不喝酒，古来多少骚人墨客，饮酒赋诗，他们喝酒的名堂，可是更多呢！你莫非没听过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故事么？”

说着他又举了一下杯子，呵呵笑道：“谭相公，你说对不对？来！少喝一点！”

谭啸微微一笑：“东翁所说不假，的确文士爱酒自古皆然，只是晚生却是别有原因……请东翁原谅！”

老善人与夫人以及晏小真，不由全是一惊。老善人脸色微微一红，哦了一声，含笑问：

“原来如此，这又是为什么呢？”

谭啸苦笑道：“晚生在先祖父去世那年，就发下誓言，如不能手刃仇人，至死不饮滴酒……故而多年以来，从不曾饮过……”

老善人不由面色一变，啊了一声。

他不自然地笑了笑：

“相公，人死不能复生，相公能有今日之成，也算对令祖有所交待了。依老夫看来，这种仇恨之心，也不必深深放在心中，那是有碍健康的。”

谭啸淡然笑道：“东翁所说固是有理，只是人孰无亲，灭祖之恨，不共戴天，晚生只怕有心淡忘，也心不由己……”老善人又怔了怔，才点了点头：

“相公有这番孝心，真是难得。”

谭啸淡然一笑：

“再者，晚生平素也不擅饮酒，有此双重原因，故不敢从命，非晚生自命清高也，东翁万乞海涵！”

这一霎时，晏星寒似乎减了先前的兴头，他勉强点头微笑道：“当然，当然，这是不便相强的。”

他又和蔼地举筷道：“那么我们吃饭吧！”

谭啸欣然首肯：

“谢谢东翁盛情，今天的菜太好了！”

晏星寒笑道：“实在不成敬意，相公请尽量多吃点，不要客气！”

谭啸倒也真不客气，很欢喜地随着他们进餐，方才的一点隔膜，很快地就消失了。

菜过五味，俏红线楚枫娘频频含笑道：“谭相公，老身有一事请求，不知相公可肯迁就？”

谭啸欠身道：“夫人请说！”

楚枫娘笑着看了女儿一眼，又回目谭啸道：“我夫妇因钦慕相公文采、书法及丹青，很想令小女追随相公学学画儿书法的，不知相公可肯赐教么？”

晏老善人也拈须微笑点首。谭啸是豪爽个性，可是对晏夫人这一句话，却一时难以置答，他微微怔了一下。

晏小真脸色微红地笑瞧着他道：“谭相公肯不肯教我呢？”

谭啸忙欠身道：“姑娘休要如此，小可怎敢如此冒失托大？况且姑娘聪明才智俱高上小可数倍，小可实在不敢……”

才说到此，老善人已呵呵笑道：“谭相公何故如此客套，我们实在是没有把相公当成外人，才冒昧有此请求，相公要是如此说，岂不是太见外了么？”

晏小真更是粉颈低垂，羞涩地苦笑道：“想是我太笨了，谭相公才这么说呢！”

谭啸脸色一红道：“姑娘千万不要误会，我实在没有这个意思……”

楚枫娘嘻嘻笑道：“好了！就这么说定了。从明天起，就叫她过去向相公请教吧，至于束脩另外再算。”

谭啸忙正色道：“晚生与姑娘互相讨教一下功课原无不可，只是束脩一项，却不敢愧收……”

楚枫娘还要坚持，老善人大笑道：“这是小事，不要争了。说起来，谭相公比小女也大不了几岁，自然不愿以师尊自居，我看这样吧……”

他点了点头，对女儿道：“谭相公虽比你大得有限，可是学识却比你强得太多，你要敬重他，以兄长称之！”

晏小真微微窘笑了一下，点头道：“我知道了……”

这一霎时，谭啸不知为何，像触动了内心的隐疾一般，有些神不守舍，他望着桌子微微发着呆，晏小真扑哧一笑，他才惊觉，不禁脸色微窘，小真望着他浅笑道：“谭大哥，你吃饭呀！”

谭啸猛然心中一动，发现她对自己已改了称呼，不禁面色一变，勉强地点了点头，笑道：“哦，我已吃饱了……”晏氏夫妇冷眼旁观，觉得这位谭相公今天有些古怪，只是他们也想不到其它方面，只以为他是触及祖父的仇恨所致，彼此对看了一眼，没有多说什么。

老善人为了把气氛转变一下，不得不改换了话题，转话到书画方面。不想那谭相公仍然是问一句答一句，并不多说。晏星寒正感乏味，忽听谭啸嘬嘬道：“晚生久仰东翁，身负奇技，不知可是真的么？”

晏星寒皱了下眉，半笑道：“谁说的？我又会什么奇技？”谭啸怔了一下道：“外面人都这么说的……晚生入府之后，又每见东翁行动诸多奇处……也许他们所说是真的。”晏星寒微笑不语。晏小真却娇笑道：“大哥你莫非不知，爸爸是有名的老侠客，人称‘天马行空’……”

才说到此，晏星寒看了她一眼：

“不要胡说！”

晏小真突然停住，仍然转着一双明眸微微笑着。谭啸忙由位上立起，瞠目变色道：“如此说来，晚生真是大大失敬了。”晏老爷子长叹了一口气：

“相公请坐吧！”

他随着苦笑笑道：“不瞒你说，老夫过去数十年，在江湖中倒也薄有虚名，也很作过一些侠义的事情……”才说到此，谭啸忽地咳了起来，把晏星寒这句话打断了。晏老爷子一皱眉头：

“相公你怎么了？”

谭啸红脸道：“没……没什么！”

小真笑道：“大哥是噎住了，喝口汤就好了。”楚枫娘白了她一眼，愠道：“别胡说八道。”

晏小真只是抿着嘴笑，经此一来，晏老善人前面的话就断了，他耸了一

下白眉，接道：“相公！武林生涯，犹如刀口舔血，那是不值得向往的，还是读书好……”

说着又叹息了一声。

谭啸微笑道：“晚生对武学却心存向往已久，自恨不该幼读诗书，以至如今……”

说着连眼圈也红了，老善人呵呵一笑：

“相公错了，请看武林中人，又有几个有好下场的。老夫至今能如此，若非急流勇退，尚不知会如何呢！唉！后悔的应该是我啊！”

谭啸轩眉道：“晚生如有一身功夫，也不会落得今日下场了，又何愁不得报杀祖之仇？”

晏星寒最怕听他这一句“杀祖之仇”，每一听到这话，总不由一阵心惊肉跳。

他嘿嘿一笑道：“如果你真喜欢练武，以后老夫倒可以教教你，只是……这玩艺儿也不是一夕见功的……”

晏小真浅浅一笑，注目谭啸道：“如果大哥真想练功夫，用不着爹爹，小妹就可。”

楚枫娘看了她一眼，笑斥道：“你这孩子真是的，今儿个是怎么啦？”

谭啸佯作吃惊道：“怎么，姑娘也会功夫么？”

晏小真妙目转向父亲，晏老善人微微颌首笑道：“武学是我晏家家学渊源，她怎能不会呢？”

谭啸一抱拳道：“如此晚生更是失敬了。”

晏老善人此刻为谭啸一捧，不禁豪兴大发，又干了一大杯酒，道：“谭相公，要说书本上的功夫，我是不如你，可是谈到武技方面……哈哈！”

他双手按在桌沿上，在他的笑声里，整个桌面竟瑟瑟地颤抖了起来。

“武林中，凡是老一辈的人物，提起我‘天马行空’晏星寒来，可说是无人不知……”

谭啸插言道：“如今东翁莫非与从前一班武林朋友，都没有来往了么？”

晏星寒苦笑着摇了摇头：

“早就没有往来了。谭相公，老夫如今已完全脱离江湖生涯了。”

谭啸不由面色一阵苍白，他勉强笑了笑，用笑容掩饰了他失望的情绪。

老善人并没有看出来他的变态，他舒展着脸上的皱折，凝思道：“过去的朋友，如今也没有几个了。”

谭啸不由得又是一阵变色，他讪讪地道：“你老人家是说，那些朋友，如今都物化了么？”

晏星寒目光视向他：

“虽不一定全死了，可是多半都退隐山林了……”

说着耸肩一笑：

“谭相公，你对这些倒很感兴趣啊？”

谭啸微笑道：“晚生实在醉心已久，今日难得一闻，东翁如不见外，可否再多谈一些呢？”

晏星寒笑了笑：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只是往事如烟，一时却难以忆起罢了，以后有的是工夫，我们再细谈如何？”

谭啸本想问一问关于剑芒大师等三人的事，可是想来想去，总觉得这种

话不宜出口，要是为他看出了隐秘，大是不佳，想到此，他笑着点了点头。

晏小真明眸掠了父亲一眼，微笑地看着谭啸道：“父亲的生日快到了，到时候有很多武林中的朋友，都要到甘肃来，大哥那时候就可以看到了，他们都有一身好本事。”

谭啸不由心中一喜，张目道：“姑娘所说是真的么？”

晏小真看了父亲一眼：

“谁骗你……不信你问爹……”

她转脸问道：

“是不是啊？爹！”

晏星寒望着自己这个小女儿，也是自己最心爱的女儿，她虽有两个姐姐，可是都已出嫁了，一个嫁在四川，一个嫁给了迪化的商人，眼前这个小女儿，最得他夫妇俩欢心。晏老夫妇二人，把一身功夫都传给了她，那是她两个姐姐所不能梦想的。

晏星寒虽没有儿子，可是这个小女儿，却继承了他的功夫，有时候老善人一想起来，倒也心安了。

他看着天真娇气的女儿，眼角不禁浮起了鱼鳞笑纹，这时谭啸含笑问道：“东翁，这是真的么？晚生到时候也要与你老人家祝寿呢！”

晏星寒呵呵大笑道：“还早呢！到时候少不得还要你为我分劳一下，因为来的朋友太多，老夫一人怕照顾不过来呢！”

谭啸含笑道：“这是我应该代劳的，东翁何须托嘱！”

老善人今天太高兴了，喝了不少的酒，虽然谭啸滴酒不沾，他自己一人却是独斟自饮，酒到杯干，一直吃到玉兔东升，才尽欢而散。

谭啸谢了叨扰，一个人转回房中去了。

他出了这间饭厅，冷冷的夜风，直刺入到他的衣服里面去，天上的月光虽然皎洁，可是十一月的天气，在这西北地方，也是极为寒冷的。

他独自踏着月色，回到那间目前属于自己的房间，他把火盆里的火弄熄，脱下丝棉袄，怅怅地坐在书桌边，心中似有一种说不出的忧郁。

来到晏府已有一个多月了，尽管晏星寒对他那么好，那么亲热，可是由于“仇恨”二字的作祟，他一直如坐针毡似的不安，感到有点“为虎作伥”的味儿，这是他想来就深深感到痛苦的事情。今天更痛苦的事又降临在他身上了。

对于晏小真，他始终不敢动念，有时候偶尔想到她，他也会立刻把她的影子逐出念外。平素见了面，他也是尽量地躲着她，他实在不愿意，在自己如今的立场下，和这个有着特殊身份的女孩子，在感情上有所牵连，即使是普通的感情，他认为也是不必要的。

这并不是说，谭啸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也并不是说晏小真达不到他理想的程度，事实上，这个姑娘除了是晏星寒的女儿以外，在任何一方面，都可谓之是女中翘楚，如果换了一个立场，那是求之不可得的。

谭啸是一个斩钉截铁的人物，他做任何事，都不会拖泥带水。他有冷静的头脑，明锐的眸子，这些都帮助他对于人生的认识，并且告诉他，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

离开了“岳家祠堂”之后，他随着那个救他而去的老儒“南海一鸥”桂春明，在珠江梨花洲，住了整整十个年头，桂春明把一身惊人的功夫，统统传授给了他，并且带着他在大江南北闯荡了整整五年，这五年来，谭啸获得

了极深的阅历，熟悉了武林中一切情况。

南海一鸥桂春明，不但有一身惊人的功夫，而且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博学之士，诗书琴画，无所不精，因此谭啸也在这些方面有了极深的造诣。

等到这个年轻人在桂春明的眼中已经完全强大之后，有一天，桂春明唤他至身前，这个怪异的老头子，拿出了一件小孩的衣服给他，简单地告诉他道：“现在你报仇的时候到了。孩子！你牢牢地记住这件衣服上的每一个人的名字，他们就是当年杀害你祖父的仇人。”

谭啸大吃了一惊，十数年来，他对自己的出身，一直是一个谜。桂春明从来没对自己说过，每次问他，他总是摇摇头，再不就告诉他说以后自会得知。久而久之，谭啸也就不问了，想不到今日，师父竟会突然说出这种话来，他怎会不大惊失色呢！

他当时战兢兢地打开了那件衣服，细读了衣上的字迹，仍有些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南海一鸥”桂春明这才长叹了一口气，把十五年前的那段往事详述了一遍。谭啸听后，直如晴天霹雳，一时泪如雨下，当时就要别师，去手刃亲仇。

可是桂春明却冷冷笑道：“孩子！你可知这四个人，如今都已不在武林中了么，你到哪里去找他们？”

谭啸不由怔道：“师父，他们都在哪里？”

桂春明冷笑了一声：

“莫说我也不知道，即使是真找到了他们，孩子！你别以为你功夫不错了，可是在这四个老人面前，嘿嘿！你还差得远呢！”

谭啸面如枯木死灰：

“你老人家这么说，弟子的仇就报不成了？”

桂春明哼了一声：

“我以为这些年，你已很老练了，如今看来，你仍然嫩得很……看来，你还不是他们的对手……”

谭啸不由脸色通红，垂头不语，可是内心却一百二十个不服。南海一鸥冷冷地道：“对付这种强大的敌人，有时候并不能完全靠武力，当然武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但你必须要运用冷静的头脑……万万不可大意，否则你非但仇报不成，本身只怕也要性命不保呢！”

谭啸略为会意，道：“你老人家的意思是说要用智谋取胜吗？”

桂春明笑了笑：

“话是这么说，唉！我怕你斗智也不是他们对手啊！”谭啸不由剑眉一挑，忿忿不平道：“你老人家只告诉我他们的住处就行了！”

南海一鸥桂春明笑了笑：

“你不要不服气，你是我徒弟，我难道不希望你给我露脸么？”

他龇牙一笑：

“可是话可不是这么说，我不得不先告诉你一下，这四个人可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尤其是近几年来，江湖上已经没听说过他们的踪影了，所以你这个仇……”

他说着皱了一下眉。谭啸不由忿然道：“弟子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他们……”

南海一鸥一翘大拇指道：

“行！这才是我的好徒弟，你既然有这种志气，我可以告诉你！”

说着他眯着一双细目微微笑了。谭啸一时不禁有些糊涂了，他问：

“你老人家怎么说？”

桂春明嘻嘻一笑道：“你要是为难之色，我这话就不说了，难得你还很有志气……”

他把眸子眯成了一道缝：

“我这么苦心传授你功夫，又是为了什么？孩子你能不明白么？”

谭啸不由怔了一下。桂春明冷冷地哼了一声：

“老实说，这个仇你要是报不了，你也就不必再来见我了。”

南海一鸥桂春明说到这里，铁青着脸站了起来。谭啸这才明白师父先前的话语，是在试探自己的决心，不由暗暗庆幸，幸亏方才没有说出泄气的话来，否则以师父脾性，当时就会拂袖而去，与自己脱离师徒关系，想着犹自惊兢不已。

他定了定心，咬牙道：“你老人家放心，弟子定能手刃亲仇！”

桂春明秃眉一扬：

“好！那我可以告诉你，那剑芒大师五年前退隐浙江，纤衣上人更是行踪如萍，白雀翁朱蚕远居天南，这三人为师曾用了许多苦心，都不能访出他们确切住处，只是那天马行空晏星寒，却因家产庞大，又有妻女，所以数十年来，足迹未离西北，他在肃州甘州都有极大的马场，你只需到那里一问，不难查出他的行踪……”

桂春明顿了顿，又接下去：

“只是此人，可是一个极为厉害的人物，据我所知，十数年以来，还从没有一人，敢轻犯其纛的！万一你找到了他，却要特别小心。”

谭啸不禁流泪道：“师父苦心造就出弟子一身武功，倘能报得这血海深仇，我谭氏列代祖宗，也定会于九泉之下，感激不尽。师父，你老人家请受弟子一拜，我这就去了。”

桂春明长叹一声：

“我几乎忘记告诉你了，你不姓谭，而是姓罗，你祖父铜冠叟罗化，原也是我道中之健者，只因为当年杀孽太重，才至有后日之结果，罗化与我，当年曾有数面之缘，可是并无深交，我之所以救你，乃是本着武林道义！”他微微愤怒地道：“我如今已是他四人的仇敌了，可是我并不在乎他们，我还有力量与他们周旋！”

谭啸深深一揖道：“师父对弟子的大恩，没齿不忘，只是先祖血仇，弟子必要亲手湔雪，不便假手恩师，弟子此刻忧心如焚，想立刻就走！”

桂春明冷笑了一声：

“我已经告诉你了，这事情千万不可鲁莽从事，千万要冷静。你只要记好了，就去吧！”

谭啸敛泪道：“弟子既是姓罗，又何故改姓谭，尚请师父明告，以开茅塞！”

桂春明点了点头道：“这点，我是应该告诉你的，你父母皆早亡故，令堂姓氏我亦不知，但令祖母谭心仪，当年也是一成名女侠。我所以令你从她姓谭，主要为避免那四个老儿，对你注意。以我之意，今后你仍以谭啸之名出现为好。”谭啸流着眼泪听着，等桂春明说完缘由之后，他默默记在了心里，就此离开了“南海一鸥”。

心怀仇恨的谭啸，终于找到甘肃，他在这宽广荒凉的地方，流浪了整整

半年，足迹遍过天山，布隆吉河，也曾在祁连山下的大草原飞马驰骋过，这个广阔的地方，的确有一番博大的气概。

天山白皑皑的雪，库穆塔格水草沙漠，漠线上驼影，美丽的仙人掌和盛开的水仙花……这是内地的人民所很少得见的，谭啸在接近西域的边沿路上却都一一见识了。

可是他仍是一个沉郁的人。

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读书人，一直找到了晏星寒的大牧场，可是晏本人却住在肃州，很少到甘州这地方来。

晏星寒的大名，在此地果然是无人不知，因此，谭啸也就很容易地找到肃州来了……

窗口的冷风，嗖嗖地吹进来，谭啸默默地想着这段往事，内心浮上了一种莫名的痛苦，按说他既得到了晏星寒如此信赖，正可惜此把红衣上人等三人下落问出来，然后就可下手复仇了，这不是一件很值得欢喜的事情么？可是他又为什么如此忧伤呢？

这种感觉的确是令他想不通的，他自从踏入晏府的第一天，已对自己发下了重誓，如不能把这个大家庭弄得家破人亡，他绝不走出晏府的大门。

这种恶毒的誓言，时刻如同虫蛇一样的咬噬着他的内心，他现在才发现，这是一个极难的任务。现在，晏夫人竟把她的女儿，交到了他的手中，更令他愈发感到棘手了。

有一个很微妙的趋势，他发现自己的在不知不觉间，决心已有些动摇了，尤其是晏小真的天真妩媚，常常令他感到困扰。他默默地想：

“如果有一天，这个可爱的女孩子，丧失了父亲，她将会如何？她对我会如何呢……”

谭啸苦笑了一下：

“她一定会恨死我的……”

可是他的软弱突然又改变了，他坚定地嘱咐自己：

“你必须永远与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你脑子里要时刻想到亲仇……”

这么想着，他那看来已动摇的心立刻又坚硬如铁石一般。

窗外淅淅沥沥飘着细雨，这种雨在甘肃地方是不多见的，这里冬天常见的是风雪，雨很少，即使是雨季，比之内陆的雨量也差得远。

人们利用天山上终年不断的雪水，开沟成渠，灌溉良田，那种田地，此地人称之为“圳子”，至于饮用，仍以“井水”为主。

所以谭啸对于这阵雨，感到很新鲜，他熄了灯，步出了房门，在走廊里，负手看着夜雨。这所大宅子，竟静得没有一点声音，只有内宅里有些灯火微微闪耀着，谭啸忽然心中一动：

“那天马行空晏星寒，此时在做什么？我何不暗暗去窥他一窥！”

想着，他不再迟疑，把头发挽了挽，仍然穿着一身单衣裤褂，慢慢走到走廊尽头，冒着细雨，把身形纵起，起落如狂风飘絮，直向后院飞纵而去。

晏星寒的住室，在平日他早就打探清楚了，所以毫不费事就找到了。

那空花的格窗里，透着淡青的灯光。

这么寒冷的天，窗口并未加上幔帘，窗子也敞开着。谭啸伏身在瓦面上，身上为雨水淋得湿淋淋的，雨水从头发上一直淋下来，顺着他的脸一滴滴往下滴着，他眸子里散放着凌人的异彩，脸色更是冷得怕人，心中的仇恨，使他根本就忘记了寒冷。

若非他心中仍还记着师父的嘱咐，他真不敢断定，是否会冲进去，然后……

可是他毕竟是一个冷静的人，他的一时冲动，很快地就在细雨之中消失了。

他很清楚，此刻的冲动，非但于事无益，恐怕连自己这条命也会赔上的。再说那红衣上人等三人的下落，至今还是一个谜，这种种的因素，都说明了自己必须要坚忍下去，小不忍则乱大谋……

他伏在冰冷的瓦面上，丝毫不敢乱动，因为他知道，少许的动静，都有可能被晏星寒发觉，在未有确切的了解他的武功之前，自己万万不可大意。

如此过了好一会儿，由窗外看去，室内的灯光没有一丝动荡，证明室内的人，确是安息了。

瓦面上的谭啸心中不禁为之一动，他略微活动了一下几乎快要冻僵了的身子，用“燕子穿帘”的轻功绝技，起落之间，已踏在了晏星寒的窗檐之上，这种身手施展得可是太大胆了，也只有像谭啸这种身手的人，才敢这么施展。

在南海一鸥桂春明的轻身功夫之中，有一手绝技唤作“倒垂海棠红”，这种功夫施展时，只需以一只脚的脚尖，微微找着一点附着物的边缘，然后全身即可倒垂着，任意曲、扭、弯、挺！

现在，谭啸正用这种功夫，向窗内窥视着，他一眼看见在一个大书桌之上，用白瓷盘，分点着八盏油灯。

这八盏油灯，灯捻子都很细，可是光线却十分清亮，每一盏都发着微微带着绿白的光华，而且奇怪的是，它们列在桌案上的形式，竟是散放得极不整齐，东一盏西一盏，把一张大桌子全都占满了。

谭啸心中一惊：

“这是为什么？”

可是他的怀疑，马上释然了。

正对着这个窗口的里面，有一张极大的铜床，床上铺着很厚的豹皮褥子，一个白发的老者，正盘膝跌坐在大床上。

不用说，这老人自然就是这大宅的主人晏星寒。他身上穿着一件宽松的茧绸便袍跌坐着，露出光着的一对膝盖，一双眸子似睁又闭，闪着炯炯光彩。

只看到此，谭啸心中已吃惊不小，暗自欣慰，今夜总算没有白来，正可看看此老功力到底如何。

晏星寒这种姿态，分明是正在练着一种极为厉害的内功，他的天灵盖上，不时冒着蒸蒸的热气，显示出他体内的劲热！

他这么坐了好一会儿，谭啸已有些感到不耐了，才突见他双目猛地一睁，那铜床竟似对他突然加上的重力不堪负荷一般，发出吱吱的声音，晏星寒交握着的双掌，慢慢伸了出来。

他慢慢地在空中抓着揉着，就像是在玩一个大球似的，这种动作，虽然看来并不十分费力，可是他的头上却已是涔涔汗下如雨。

谭啸看在眼内，虽是暗惊，却也并未十分在意，因为他知道，晏星寒所练的这种功夫，是内功中的一种“按脐力”，练功时，必得要气压丹田，这种功夫，如用以伤人，往往可把人腹内五脏全都震碎，昔年桂春明也曾传授过自己，自己对于这种功夫，也曾下过一阵子苦功，所以此刻见晏星寒用功，并未十分在意，心中仍在想，他练这种功夫，干吗还点这么多灯呢？他心中正这么猜想着，却见晏星寒忽地收回了双掌，目光直直地逼视着桌面上的灯

盘，倏地把口一张，由丹田内哈出了一口气，那声音很像是一只小牛的叫声。

桌面上的灯光，在他这声吐息中，刹那全熄。谭啸心中大吃一惊，正自猜疑，却见灯光遂又大明，而床上的老善人，此刻却正凹腹吸胸，作着一个吸的姿势，八盏灯光，都拉长了灯焰，似弯腰鞠躬似的，一齐向老人坐处弯着。

随着晏星寒再次吐息发声，那灯光一如前状，又是突地暗了下来。由是一明一暗，一暗一明，就像是荒郊鬼火一般，乍明乍亮，看来甚是美观。

谭啸虽不知这是一种什么功夫，可是却知是一种极为厉害而不常见的绝技。

天马行空晏星寒，一心注意练功，意不旁属，似此吸吐着灯光，快慢由心，先是慢慢运行，到后来却是愈练愈快，那灯光更是时明乍灭，大有应接不暇之兆。至此，也就更显出练功人的功夫了。

起先灯光是明灭一致，可是后来，明时不一，暗时却是三三五五。谭啸知道，晏星寒这种功夫，只成了七八成，并未到十分的火候，否则灯光不会如此。

看到此，他心中掩不住惊恐与失望的情绪，也不想多看了，而且这种窥视的方法，早晚会为对方发现，自是不妙。

想着，他慢慢蜷身上上了瓦檐，只觉得全身水淋淋的，甚是难受，只好又循着来路，返回自己房中。

当他轻悄悄地由走廊内往自己住处走来时，不由微微一惊。

他明明记得，自己出来时，是熄了灯的，可是这时却见窗内散出一片灯光来，谭啸微微皱了一下眉，随即悄悄走到门前，不想方至门边，却见门启处，雪雁探头出来笑道：“小姐耳朵真尖，谭相公回来了！”

谭啸面上一红，讪讪道：“怎么……你们……”

雪雁跳出来道：“得啦！小姐等了你半天了，这么大雨，相公上哪儿去了？”

忽然，她双目发直地道：“咦！相公你身上……”

谭啸不由随机应变地叹了一口气：

“我只顾观赏后院草坪中的地春花和水仙，竟不知不觉地淋了一身雨……唉！唉！都湿透了……”

雪雁不由用手一捂嘴，噗的一笑：

“真是书呆子……”

她这话声音说得很小，但谭啸已红了脸。他进到室内，只见那端庄大方的晏小姐，正含笑坐在一边位子上，见他进来，忙站起来，脸色红红地道：“大哥，请恕小妹来得冒昧……”

谭啸忙躬身道：“姑娘不要客气，如此夜深，莫非有什么……”

晏小真一双大眼睛滴溜溜地直在他身上转着，现出无比的惊奇之色。

因为她见谭啸竟穿得如此单薄，尤其是全身，由头至脚竟全被雨水淋透了。

“大哥，你这是……怎么了？”

雪雁格格一笑，瞟着谭啸道：“谭相公在花坛里看地春和水仙呢！”

说着又笑了两声。晏小真不由怔了一下，秀眉微扬道：“真的么？大哥你不怕冻坏了……”

谭啸双手在火上烤着，连连战抖着：“是有点冷……我只顾去看那地春、

水仙，还有走廊头上那五棵老梅花……啊！真是太美了。”

晏小真想笑没笑出来，因为她内心的同情多于嘲笑。她秀目微转，轻叹道：“大哥快到里面换换衣服吧，冻坏了可不是玩的，大哥要是喜欢水仙，叫雪雁插些在花瓶里就是了。”

谭啸抹着脸上的雨水，红着脸道：“谢谢姑娘，只是好花天生泥中长，如果把它们强自移到室内，那韵味就大大减色了。”

他说着欠了欠身，就拖着一身湿衣转到里面去了。这里雪雁还一个劲抿嘴直笑，晏小姐瞪了她一眼，微嗔道：“你愈来愈不像样子了，干吗老笑个没完呢？”

雪雁伸了一下舌头，小声道：“我早给小姐说过，他是个书呆子，你还不信，今天你可信了吧？”

小真又瞪了她一眼。

这时，红幔启处，身着直裰头戴方巾的谭相公，又翩翩出来了。

他腰上扎着一条杏黄色的丝绦，足下是黑面丝履，端的好一个美书生。小真忙由位上站起，谭啸弯腰道：“愚兄方才失礼处，万乞贤妹勿怪！”

小真含羞浅笑道：“大哥说哪里话，我才失礼呢！”

谭啸欠了欠身，遂自落坐，他那一双深郁的眸子，始终不敢在晏小真身上多留，但是他态度极为从容，毫不拘束地笑道：“贤妹深夜来访，有何赐教？”

晏小真脸色微红，自翠袖中抽出了一个纸筒儿，道：“小妹敬慕大哥画得一手好画儿，今夜特来请教，尚请大哥不吝赐正才好。”

谭啸微微一笑，目光视向那个纸卷：

“贤妹画得好快……”

晏小真微微一笑道：“这两幅画是早先画好了的，只是一直没给人看过就是了。”

谭啸正襟危坐，笑道：“如此说，愚兄倒是首瞻墨宝，眼福不浅了！”

晏小真低头一笑，她双手玩着那个纸卷儿，抬起头眨着那双大眸子笑道：“大哥！可不许笑我，我画得不好。”

说着遂递了过来，雪雁不待吩咐，掌烛而近。谭啸轻舒长臂，把这张画展了开来，是一幅山水，看来挺秀苍郁，极具腕力。谭啸端详良久，微微一笑。晏小真娇羞扬眸道：“大哥请多指教。”

“唔！”

书生晒然一笑：

“春山融澹如笑，烟云连绵；夏山嘉木蓊郁，苍翠欲滴；秋山疏薄明净，树木扶落；冬山暗淡昏霾，彤云四合。贤妹所画这幅早春残雪，虽着墨、着笔俱见功力，可惜气韵稍欠不足。”

晏小真玉面绯红，但心中十分折服，她笑了笑：

“大哥所说极是，只是这气韵又如何方谓之足呢？”

她笑视着这位才子。

谭啸以寸许长的洁白指甲，轻轻指点着画面，淡淡道：“气韵有发于墨者，有发于笔者，有发于意者，有发于无意者……”

雪雁格格一笑道：“又来啦！”

小真白了她一眼，嗔道：“少多口！”随即含笑向谭啸道：“大哥请说明白一点，这意思似乎太混了，到底应如何取法方为之上呢？”

谭啸点头道：“姑娘既问，愚兄敢不明说。据一般而言，发于无意者为上，发于意者次之，发于笔者又次之……发于墨者下矣……”

晏小真不由玉面绯红，当时强笑着，转着眸子道：“这么说，小妹这幅画儿简直是最下最次罗？”

她说着真有点连声音都抖了，可是那冰冷的谭啸，竟丝毫没有怜香惜玉之心，只淡淡一笑道：“那倒也未必……”

晏小真眼圈微微一红，遂把这幅山水卷起。谭啸却并不自觉道：“所谓发于意者，走笔运笔，我欲如是，而得如是；所谓无意者，当其凝神注想，流盼运腕，初不意如是，而忽然如是也，谓之为足，而实未足，谓之未足，则又无可增加，独得于墨趣之外，天机之勃露也。”

他直目看着晏小真，徐徐道：“姑娘应取法此二者，方可期之大成。”

说着后退一步，拉袖欠身，晏小真于失望之中，淡淡一笑：

“大哥果不愧个中高手，小妹折服万分。那么，请看小妹这另一幅……”

说着她又展开另一纸卷。

谭啸见这一幅画的是一株梅花，蓓蕾如珠，点点斑斓。他本是画梅老手，注目良久，已观出其中疵处。晏小真渴望他的一句好评，可是谭啸却摇了摇头：

“这一幅较那一幅又差多了……”

晏小真鼻子一酸，差一点想哭，飞快地卷了起来。

谭啸晒然道：“姑娘既学画梅，则画梅歌诀不可不知，请问姑娘这歌诀如何诵之？”

晏小真苦笑道：“大哥莫非是指的一丁二点、八结九变么？”

谭啸摇头道：“非也！”

这书生那种狂态，几乎令晏小真受不了。她娇躯微微颤抖着，直想哭。谭啸怎会看不见，怎能不痛心？可是这少年因胸有城府，生恐一上来就陷泥足而不可自拔，故此意示冰寒，以保退步。

他莞尔一笑道：“画梅有诀，立意为先，起笔捷疾，如狂如颠，手如飞电，切莫停延，枝柯旋衍，或直或弯，蘸墨浓淡，不许再填，遵此模样，应作奇观，造物尽意，只在精严，斯为标格，不可轻传。”

他笑了笑道：“姑娘，梅花是花卉中最难画的一种，如不假以时日，是很难见功的，姑娘这梅花，还在学步阶段，差得远呢！”

才说到此，忽见晏小真两手一分，“哧”的一声，已把手中两幅图撕成了四片，重重往地上一掷，秀眉一扬道：“你……”

说着双目一红，泪珠已点点而下。谭啸一怔，正想发话，晏小真已转身匆匆夺门而出。

谭啸如同木人似的，对门痴望着，雪雁也怒气冲冲地把灯往几上一放，哼了一声道：“相公你对我们小姐也太不客气了。”

谭啸佯装苦笑道：“怎么！我有什么地方失礼了？”

雪雁冷笑了一声，双手插着腰：

“小姐好心好意，来请相公指教，可相公怎么说，这不好、那不好，莫非一点好的地方都没有了？”

谭啸惊讶道：“这么说，我是说错了？”

雪雁见他如此，只以为是言出无心，不由气消了些，但仍然气得怪声哼着。谭啸叹了一口气道：“子曰……”

才说到此，雪雁已重重跺了一脚，气恼道：“子曰个屁呀！人都气走了！”说着也扭身跑了。

谭啸望着她的背影，耸肩笑了笑，心想这一来，自己正可少了不少麻烦，尤其是和那晏小真脱了亲近机会，自己以后也可放手行事了。

他想着不由微微笑了笑，可是晏小真方才那种楚楚动人的姿态浮上眼帘时，他又禁不住轻轻叹息了一声，自己有意的奚落，在一个姑娘面前，似乎太过分了，试想那晏小真素日是何等娇嗔自负之人，今日当着丫鬟，这么损她，只怕她一辈子也不会理自己了。

想着谭啸竟有些双目发直，直似若有所失，老实说，晏小真那两幅画，虽然如他说的稍欠功力，却绝不似谭啸损贬之甚。

他弯下腰，把那撕成四片的画拾了起来，然后扶灯走到案前，小心地又合拢起来，叹息道：“好一个锦心绣手的姑娘……这画儿撕了太可惜了！”

想着遂坐下来，小心用宣纸贴补了一番，用镇纸压在桌上，站起身来，又仔细端详了半天，愈看愈觉笔力挺秀，仿佛身入画中一般。

谭啸不由感喟了一阵，晏小真娉婷的情影，不自觉又起自念中，睹物思人，他禁不住又叹了一口气，遂又频频摇头道：“使不得，使不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偶然……”

想念之中，径自抽毫一管，在那幅补好的梅花上，运笔疾书：

“春雷不解情，梅残心亦残。”

写下了这诗句后，他不由凝目其上，默默惊念道：“哦！这……我这是怎么了……”

想着忙掷笔屋角，匆匆把这两幅画卷起，置于案边画斗之内，一时俊面通红，心中通通直跳，他恍然失神似的坐下身来，自惊道：“谭啸呀谭啸……且不可种此情因，这万万使不得，使不得……”

想着他双手紧紧抱住头，让心灵咀嚼着痛苦和不安，他对目前这个环境实在是太厌恶了，可是复仇的责任，使他非但不能摆脱，却还要继续地深入，他要在那个杀死他祖父的大仇人面前谦卑、微笑，直到有一天，达到复仇的目的为止。

这种虚伪的表情，实在是太难表演下去了。谭啸由位子上站起来，慢慢踱到了窗口，让扑面吹来的寒风拂打着自己，以冷静一下沉痛的思潮。

正在这时，忽然一条人影如海鸟掠空似的，由正面琉璃瓦檐上飞窜而下，现出一个长发高个的姑娘，她像是极其惊慌地后顾了一下，不管三七二十一，猛地扑向谭啸室前，夺门而入。

谭啸方自一怔，却见瓦面上飞星曳地似的，又落下了一条人影。

来人竟是晏小真的母亲红线女楚枫娘，只见她一脸怒容，手执一口明晃晃的长剑。谭啸心中正自不解，却闻得身后一阵碎步之声，十分疾促，他倏地转过身来，只见方才所见高个子姑娘，正惊慌失措地站在自己背后。

谭啸惊怔了一下：

“你……你……”

这姑娘匆忙摇着手，遂又轻步藏向谭啸卧室去了。谭啸不由急走上前，正想招呼她出来，却听见门上有人轻轻地敲着：

“谭相公还没有休息吗？”

谭啸方答应了一声，却见那个姑娘由帘幔内伸出了头，带着紧张俏皮的笑，皱着眉，匆匆向自己摆了摆手，马上又把头缩进去了。

谭啸弄了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忙走前几步，把门开了，却见楚枫娘剑已入鞘，脸上带着勉强的微笑：

“相公方才发现什么不对么？”

谭啸本想道出，但念及这个姑娘和自己无冤无仇，何苦害人家。当时一怔，佯作惊异地道：“没……没有呀！夫人发现什么不对了么？”

晏夫人一双眸子在室内转了转，鼻中哼了一声，才笑道：“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方才在我住处发现了一个女贼，偷了我一点东西。我刚要和她动手，不想这丫头精得很，知道宅内能人多。转身就跑。我一路追过来，到了这里，却不见了！”

说着两道灰白的眉毛，往上挑了挑，冷笑了一声。谭啸不由“啊呀”叫了一声，一时全身发抖道：“什……么？女……贼……哦……”

晏夫人见他竟吓成了这样，一时反倒很后悔，当时笑道：“相公不必惊怕，这贼多半是跑了，她已经尝过我的厉害，八成是不敢再来了……”

说着她含笑道：“天不早了，相公请安歇吧！老身真是打扰了。”

谭啸一面欠身送客，脸色犹自红白不定，楚枫娘看在眼里，心内暗笑不已，当时回身拧腰，冒着细雨，穿脊越瓦而去。

谭啸目送着她的背影，心中暗暗惊叹不已，忖道：“这楚枫娘也有一身好功夫啊！”

想着才又突然想起房内的姑娘，忙把室门关上，又把窗子合上，这才正了一下衣襟，正要开口，却见幔帘启处，那姑娘已笑咪咪地迈步出来了。

她那种奇怪的装束，立刻引起了谭啸的好奇。

只见她身上穿一件鹿皮背心，露出两截雪白的袖管，下身一袭墨绿的大裙，一双天足，穿着一双怪样的翻毛短靴，腰上束有一条宽厚的皮带，配有皮囊、鹿角、水壶等零碎东西。

这姑娘头上梳着一条极长的辫子，又黑又粗，红头绳扎着辫梢，在如玉的颈项上绕了一圈，由右肩头垂下来，高鼻子，柳叶眉，海也似深沉的一双活泼的眸子，白中透红的肤色，是中原难得一见的奇葩……

她那亭亭玉立的身材，乍看起来，真像是一尊女神的塑像，她这种奇装异服，也是谭啸很少见过的。他断定，她一定不是汉人。

这姑娘对着他，眨着眸子，甜甜地一笑：

“谢谢你，先生，你真好！”

谭啸微微平静下来，皱眉道：“姑娘，你怎么这么冒失呢？你贸然地闯到我这房间里来，要是被别人看见……”

说着他顿了顿，脸有点热，可是他看着那姑娘纯洁而充满稚气的一张脸，马上发现自己有这种卑鄙的念头，是多么可耻。

于是他伸了伸手：

“姑娘请坐。”

这姑娘脸上立刻带出一片明朗的微笑，她伸手指了指椅子，又指着自己心口，俏皮地笑道：“你要我坐下？”

谭啸点了点头，姑娘奇异的音调，是那么动听，那娇柔刚脆的嗓子，是适合任何音调的……

她见谭啸点头同意，不由笑得如一朵花，左手拉着大裙子，一迈玉腿，已到了椅子旁边又慎重地摸着心口笑道：“请我坐……是不是？”

谭啸看着她滑稽的样子，不由把先时仅有的一点拘束也抛开了，敛眉轻

舒道：“是的，姑娘……请坐。”

得到了这句话，这姑娘才重重地坐了下来，然后把一只腕子搁在扶手上，左右顾视着，好奇、真挚化成的微笑，把她那微微俏皮的嘴角拉开了，露出晶细雪白的一口贝齿。

“有没有茶呢？先生！”

谭啸皱了皱眉，有点啼笑皆非的感觉，这姑娘似乎忘记了她此刻的身份和处境。

但是，他仍然遵嘱走到一边，为她倒了一杯热茶，双手捧过去，这姑娘笑着伸出一双玉手，把杯子接过去，她的视线，只注意着这杯茶。

她没有道谢，到手后先呷了一口，烫得伸了一下舌头，忙放下杯子，这时目光才转向谭啸，发现对方正好奇冷静地看着自己，她的脸不禁蓦然红了。

谭啸徐徐道：“我想，现在你可以把你的来意说明一下了吧？”

“啊！是的。”

她抬了一下腿，开始笑答道：“先生！你真好，那个女人追我，是你救了我，我应该谢谢你……啊……”

她走下位来，拉着谭啸一只手，猛然往自己脸上贴去。谭啸不由大吃一惊，猛然抽回了手，吓得离位而起：

“你……”

“咦……先生……”

她睁大了眼睛，像海似的深，海似的美，而只有在如此美丽的眸子里，才会令人分辨出真情与虚伪，迷惑的谭啸竟不自觉地又伸出了手，任那姑娘，用她那温玉似的脸，在他的手上贴着挨着。他知道，这多半是某些民族的一种致谢的礼节。

谭啸收回手，禁不住有些面红耳赤。

谭啸一向是一个持重而冷静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极少因为感情而使自己冲动或是不安的人，可是这一霎时，他竟明显地感到不安了。

他微微喘息，红着脸讷讷道：“姑娘，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

“哦！先生，你不必害怕……”

那陌生的异族姑娘，像一朵水仙花似的笑了，她眨着那双似会说话的眸子，上下打量着这个看来比自己更害羞的相公。这种观念在她来说，的确是很新鲜的，因为她所知道的男人，包括那些官员在内，几乎没有一个人，像目前这书生这么文雅。而像他这种穿着打扮的那些男人，对于调戏妇女，几乎认为是一种乐趣，在布隆吉和乌龙泉这些地方，她甚至还看见过，那些头上缠着布的男人，抢他们民族的姑娘，就像是拉牲口一样的野蛮和无理。

那么，这个华服的汉人，为什么会如此礼貌而温雅地来对待女人呢？尤其是自己还是一个贼！

她对眼前这个少年，已产生了空前未有的好感，而她的这句“不必害怕”，已使这个少年陷入了尴尬的场面。他微微一笑道：“我为什么要怕？姑娘你错了，我只是问你，你大概是一位哈萨克姑娘吧？”

“为什么不是呢？我以为你应该早就知道了。”

这姑娘口中这么说着，笑得更是可爱了，樱口乍启，露出编贝似的牙齿。

谭啸点了点头，暗惊于这个姑娘伶俐的口齿，他用铁钳把炭火翻了一下。那姑娘本能地伸出手，在火上烤着，她瞟了谭啸一下：

“先生！你来到这里很久了？”

“不，没有多久。”

谭啸这么答着，显得很不自在，因为他觉得发问的应该是自己，而不应该是她。

那姑娘听他这么回答，又天真地笑了，她那种直直盯视的眼光，几乎令谭啸不敢逼视，她笑道：“怪不得呢！我从来没见过你。”

“从来？”

谭啸惊奇地问：

“莫非你时常来这里么？”

这姑娘害羞地笑了笑：

“也不是时常来，只是有时候……先生！那晏老头儿是你什么人？”

谭啸顾视了左右一下，确信这附近不再有任何人，才回答道：“他不是我什么人，我只是这家的一个客人。”

他爽朗地笑了笑，认为自己该问她了：“好了！你先不要打听我了，我应该先问问你，你一个大姑娘家，深更半夜，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还有……那晏夫人，又为什么要追你？”

姑娘的脸红了一下，低下了头。

“不要紧，你告诉我，我相信你绝不会真的是一个贼吧？”谭啸微微笑着这么说，他知道，对一个少女，是不能不留些余地的。

“我……我……”

“不要紧，你说。”

“你不会告诉人家？”

“绝不会，姑娘！”

“好吧！”

这姑娘叹息了一声，才探手到那束在腰上的鹿皮囊内，摸出了一个小口袋，还有一双绣花鞋，她讷讷道：“我只是拿了这么一点点东西，而且我还送了那女人一小袋沙金……”她翻了一下眸子，羞涩地道：“先生，我不是贼！”谭啸本以为她偷了什么值钱的东西，此时见状，不由噗地一笑，那姑娘羞涩地翻着长长的睫毛：

“先生你笑了？”

谭啸收敛了笑容，摇了摇头道：“你要一双鞋干吗呀？”他一面说着，遂把那另一个小袋打开，这一次他却怔住了。原来那袋中，是满满一袋发着金光的小弹丸，每一枚，都有一道血红的红线印槽绕着。

这种奇异狠毒的暗器，谭啸虽是第一次见着，可是他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正是楚枫娘仗以成名的“红线金丸”，他笑了笑道：“你要这个做什么？”

那姑娘含着笑，以二指自袋中捏了一枚，俏皮地笑道：“先生你看！”她微微弯曲二指，谭啸会意，正要阻止，“哧”的一声，一缕金光，接着“波”的一声，那一边几头上的一个杯子，已粉碎了。

谭啸口中“哦”了一声，倒不是为那杯子的破碎而惊异，而是为这姑娘熟练的暗器打法而震惊，因为她这种曲指、弹法，一切都太美了，想不到边

疆一个哈萨克姑娘，竟会有此绝技，怎不令他惊异呢？

那姑娘嘻嘻笑了笑，又要伸手去拿第二枚，谭啸吓得后退了一步。

“啊！不要再打了，我已经看见了。”

他仔细打量着这个姑娘，心中充满了迷惑，那姑娘也被他看得很不好意思，笑了笑，睨着他道：“你可看见了，多好玩！”谭啸笑着点了点头：

“这种打法，是谁教你的？”

“咦！没有谁教我呀！”

那姑娘这么说着，嘴角微微上翘，显得很是得意。谭啸淡淡一笑道：“那我知道了，你是常常来偷看她们练功夫的是不是？”

谭啸果然猜对了，少女娇羞地笑了。她点了点头，目光微微朝着他转了一瞬，显得很不好意思。

谭啸追问道：“所以你就偷了这东西……”

“不是！我留下了沙金，这不是偷！”

谭啸微微一笑，他认为有纠正她错误观念的必要：“姑娘！这种行为，在我们汉人还是认为偷的……”他接下去说：

“没有得到人家的允许，拿人家的东西，那就是偷……”他举了一下手，制止了那姑娘急于想发话的动作：

“……虽然你留下了钱，可是你怎么知道人家愿意卖呢？”那姑娘头低下去了。谭啸见她不好意思了，也不便再说什么，咳了一声：“你也许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吧！”姑娘抬头，惊奇地看着他，谭啸脸色微红道：“因为我们总算有一面之缘。”

哈萨克的大妞儿，羞涩地扭着裙角，虽然她一度是那么大方天真，可是当人家问到她名字或是年龄的时候，她显然是很不自然了。

在这一方面，姑娘家大都是如此的，并不仅限于这些哈萨克或维吾尔的姑娘。

她扭动身子笑了笑，露出雪白的牙齿：

“你答应不要告诉人家，我才告诉你……好不好？先生！”先生这两个字，常常令谭啸很不自然，可是在礼貌上，却又没有纠正的必要。

他不知如何，竟觉得脸很热，也不知怎么，竟又点了点头。这姑娘妩媚地笑了笑，道：“因为拔荡和西里加告诉我，叫我不要把名字随便告诉人……可是先生，你是好人……”谭啸尴尬地笑了笑：

“拔荡和西里加是你什么人？”

年轻姑娘瞟着他笑道：“先生！拔荡就是爸爸，西里加……”她笑了笑，秀眉微蹙道：“怎么说呢？西里加……哦，是老师！”

谭啸笑着点头道：“我明白了，是你父亲和你老师说的，那么，你还是不要告诉我好了。”

“不！”

年轻的姑娘说：“你是个好人的，我可以告诉你，只是你不许对人说，好不好？先生！”

谭啸现在已觉得，和这个陌生的哈萨克姑娘谈话，非但不觉得困难，并且很有兴趣。

自从他来到了晏府之后，整天都是独自呆着，看书、画画和写字，这只能暂时给他一些精神上的安慰，但人们对这种安慰，显然是不会满足的。

那么在这愁苦的雨夜，能和这个年轻的不矫揉造作的异族姑娘谈谈话，

那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

矜持的谭啸不再矜持了，他怀着喜悦好奇的心，重新坐下来，微笑道：“好！请你坐下来，慢慢告诉我关于你的一切，我很乐意听。”

那姑娘甜甜地一笑，又坐回到原来的位子上，眼睛微微眯了眯：

“先生，你的名字是不是也可以告诉我？”

“当然可以。”

谭啸微微皱了一下眉，半笑道：“不过，是我先问你的！”那姑娘又笑了，张开樱口，用很小的声音道：“依——梨——华——”

说完后红着脸笑了笑，瞟着他：

“你听到了没有？我可不说两次！”

谭啸总算听清楚了，他欠了欠身：

“依姑娘！”

依梨华不由抿着嘴笑了：

“那么你呢？先生！”

谭啸微微皱了皱眉，笑道：“我名叫谭啸，今夜能和你见面，感到很高兴！依姑娘，你家就住在附近是不是？”依梨华仍在重复念着“谭啸”这两个字，好像觉得很有趣，她抬起头谦虚地道：“那么，我该叫你谭先生了？拔荡说，有学问的汉人，就是先生。”

谭啸微微一笑，对她这种称呼，倒也并不反对。她只管用一双黑亮的眸子，在谭啸身上转着。谭啸忽然发觉，和这个陌生的姑娘已经谈得很多了，可是又不便下逐客令，他便道：“姑娘你住在……”

依梨华笑道：“衣马兔！”

谭啸怔了一下，想不出会有这么一个地名。依梨华眨着那双美丽的眸子道：“我们家本来是在乌鲁木齐河的，后来那里被缠回占了，拔荡就带着我们搬到了甘肃。”

“于是就住在了一个叫衣马兔的地方？”

“是的，离这里不太远。”

谭啸微微一笑。

“你回去太晚，没有关系吗？”

“啊！谭先生，那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放心。”依梨华率直地笑着说。谭啸反倒微微有些发愁了，因为现在外面雨声已小了，通常这个时候，是常常有人来为自己送点心来的，要是这个场面，被雪雁或是别人发现，那就不知会如何谣传出去了。

他想到这里，心中不禁动了一下。

这时，依梨华正在试穿那双绣花鞋。

那双鞋可能是晏小真的，所以她觉得小了一点，可是仍然穿进去了。

她含着极其喜悦的神色，低头看着脚上的这双鞋，不时地翘起放下，玩了一会儿之后，她才问谭啸道：“这双鞋，我可以带回去么？”

谭啸皱了一下眉，他想也只有如此了，否则自己是没有办法处理这双鞋的，于是点了点头：

“不过，我希望以后你不要再这样。因为你是一个美丽的姑娘，要是被人家捉到了，那是很难为情的，人家会叫你贼，一个女贼。”

依梨华微微一笑，遂低下了头，当她再抬起头来的时候，谭啸不禁吃了一惊，因为一刹那之前，这姑娘还是满脸笑容的，可是这时，她的眸子内却

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姑娘你……哦！”

谭啸笑了笑：

“我只是给你说着玩的，你不要伤心，其实，每一个人，都会作一些错事的，何况你这种事，算不得……”

依梨华打断了他的话，颤抖道：“不要说了……”

水晶似的眼泪，由她那美丽的眸子里落下来，这使谭啸不禁更惊诧了。

依梨华站起来：

“我本来以为你很喜欢我……可是现在，我知道我错了！先生！你很生我的气吗？”

她弯腰鞠了一躬，黑长的辫子，如一条长蛇似的，垂荡了下来，然后她吸了一下鼻子：“谭……先生，我错了，我以后再不会拿人家的东西。今天……”

她把已经放在袋中的那一小袋暗器，摸出来放在桌子上，一只手用力地去脱脚上的那双鞋。

“依姑娘，你千万不要误会，我实在没有责骂你的意思，更不会生你的气。”

依梨华已脱下了鞋子，重新穿上她自己的翻毛短靴，用白莹如玉的手，揉了一下眼睛。“谢谢你，谭先生！这两件东西，你为我代还给她们吧，我走了。”

她说着转过了身子，慢慢往门边走去，谭啸长叹了一口气：“依姑娘……”

依梨华回过身来，答应了一声，一面仍吸着鼻子。谭啸反倒不知说什么好了，他勉强地微笑着道：

“没有什么……不过，这两件东西，你还是带回去好了，因为我也不知怎么处置它才好！”

他说着回过身来，把两件东西又拿过来，微笑道：“只要以后你不再如此就是了，我很相信你，你拿去吧！”依梨华还是摇头，可是她看着谭啸那沉着目光，却感到有点怕他。谭啸再一劝她，她也就收下了。她低头问：

“那么，你不会怪我了？”

“不会的，我很相信你，尤其是你年纪轻轻，有这么一身好武功，更令我钦佩。”

依梨华听到后来，情不自禁地笑了：

“真的？”眼泪还垂在睫毛上呢！

谭啸轻叹道：“真的，我很佩服你。”

哈萨克姑娘感激地微笑着。

“那么，我……我走了！”

说着娇躯微扭，已腾身纵起，轻轻向前一抄一起，已点足在屋角尖上，回眸一笑，伸出玉手招了招，谭啸不自禁地举手挥了挥，就见那姑娘一哈腰，直向前院飞纵而去，转瞬之间已失去踪影。

谭啸怔了一下，心中感叹不已，他轻轻念道：“唉！真是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啊！”

今夜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想不到会有如此一番遇合，方才还在为晏小真而伤感的谭啸，此刻却又带着一番别样的心情，在为自己作安排了。

对于这个哈萨克姑娘，虽还是一个谜，不过凡是由她口中说出的话，都

还是真的，他确信她是一个诚实的姑娘。可是——也可能就到此为止了，这姑娘来得是那么突然，走得又是那么干脆，今后……

谭啸对自己笑了笑：“睡吧！天下怪事多的是……她永远不会再来了……”

谭啸这么想着，一个人转回到卧室之内，经过长时间的独处，他的感情已如同是一口古井，再不会轻易泛起波纹来了，除非是有人往里面扔石头，不过那井口常常是盖着盖子的。

一连过了三天，这三天全是平静的日子，他发现自己对于晏小真的态度果然有效，因为这三夭她没有再来请教自己画画，他内心微微感到些轻松，却也有一点内疚。

他以为自己已完全摆脱干净了，另一面，复仇的火焰，也更猛烈地在他内心燃烧着。

自从那晚上，他目睹了晏星寒的功力之后，他更不敢轻举妄动了，他只是眼巴巴地守望着一个机会，一个能一网打尽四个元凶的机会。

这个机会不久果然来了。

五天之后的一个傍晚，他正在伏案看书，忽然雪雁在门口轻轻叩门道：“相公！相公！”

自从那天得罪了晏小真，也就等于得罪了这个丫鬟，这几天谭啸很少看见她，此刻闻声，不由惊奇地走下座来，开了门。

雪雁匆匆道：“老先生请相公即刻去一趟！”

谭啸怔了一下：

“有事么？”雪雁淡淡地道：“大概有事吧！在客厅里。”

说完请了个安，转身就走。谭啸忙唤道：“雪雁！”雪雁回过了身子，挺不耐烦地皱着眉毛：

“相公！小姐那边还有事情呢！”

谭啸见她竟变得如此冷淡，知道那天的气还没消，当时很不好意思地窘笑了笑：

“既如此，你去吧！”

雪雁皱着眉毛看着他，也显得不大好意思，半天才道：“你有事么？”

谭啸怔了一下，突有所悟似的摇了摇头：

“哦！没有什么。”

雪雁白了他一眼，就转过身子走了。谭啸等她走后，暗暗自责道：“唉！你怎么啦？这段情是没办法谈的呀！”想着就进到房内，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戴上方巾，还拿了两张宣纸，一支画笔，因为他想晏星寒八成又是要他去画画的。

可是当他匆匆走到客厅门前时，他仿佛觉得客厅里有人在谈话，晏星寒宏亮的嗓门不时发出喜悦的笑声，使他奇怪的是，这宏亮的笑声里，还夹着一种极为刺耳的笑声，听起来很不顺耳。

他微微犹豫了一下，遂举步入内，只见晏星寒正和一白衣老人对面坐着，当时不及细看那白衣人，只朝晏星寒微微欠身道：“东翁相召，有何见教？”

晏星寒含笑站起道：“相公不必多礼，快请坐，我为你介绍一个老朋友。”

说着用手向那白衣老人指了一下笑道：“这位是朱老先生！”这时谭啸才有机会看清这位朱老先生的样子，他不由惊得打了一个寒颤。

这位朱老先生，身高不过三尺四五，大概高矮不及自己胸部，银发银眉，

一双眸子微微眯着，上眼皮过于下垂，看来是一双标准的小三角眼，只是开合之间锋芒毕露，令人只看一眼，已可判定此老有一身惊人的功夫，尤其是内功方面。

他身上穿着一袭白袍，长短只及膝头，膝盖以下是高筒白袜白履，一白如雪，不染纤尘，配合着他那瘦小的身材，看来倒是满相称，只是这种老人童相，看来很是好笑。

谭啸忍着心中的惊疑，欠身施礼，这矮小的老人，尖笑了一声，声如童音道：“谭相公，不要客气。”

他伸了一下手：

“请坐！”

好像这是他的家一样。晏星寒微笑着点头附和道：“相公不要客气，我和朱兄是六十年的老朋友了。”

他脸上带着兴奋的颜色，这句话显然是真的了。谭啸遂坐下来。那白衣老人嘻嘻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谭相公，老夫方才正在和晏老哥谈到足下呢！足下这一手画，真令老夫叹为观止！”

他站起身来，背过身打量着墙壁上的“吴王后宫”，背着手，叹息道：“画得太好了……太好了！”

谭啸浅笑道：“幸蒙谬赏，实在是不值一笑！”

白衣老人回过身来，眨了一下三角眼：

“相公你太客气了……”

他一面说着，目光在谭啸身上上下下转着，他龇牙一笑道：“小兄弟！你的功夫也很不错吧？”

谭啸不由心中大吃一惊，可是他近来的生活，已能令他顺应突然的惊变，他假作不懂地怔了一下：“什么功夫？”

晏星寒却在一边呵呵笑了，他代答道：“老朱！这一次你照子可空了，谭相公是标准的读书人，他可从来不知道我们这一行……哈哈……”

说着仰天打了个哈哈。白衣老人后退了一步，闪着那双三角眼：

“不可能吧？”

谭啸心中暗暗佩服他的眼力，只是表情愈发装得漠然了，只张着一双眸子，不时在二人身上看着。

晏星寒拍了他肩膀一下：

“请坐吧！哈哈！”

他又对那姓朱的小老人道：“你看，你把他吓住了。”白衣老人微微皱了一下眉，坐了下来。晏星寒笑看着谭啸，点头道：“在我初见他时，看法也和你一样，可是后来，我才发现，那完全是错了。”

他说：“只是凭双瞳和太阳穴去评断一个人，是靠不住的。”白衣老人仍带着些惊疑的神色。他耸肩一笑道：“我确是不行了，尤其是这两年，这双照子已不如当年锐利了！”他笑着点了点头，对谭啸道：“相公既是读书人出身，我们老粗说话，你可不要见笑。”

谭啸欠身道：“岂敢，还未请教朱老先生台甫……”晏星寒呵呵一笑道：“谭相公，这位朱兄，正是数十年前，名噪三浙的白雀翁朱……”

白衣老人哈哈一笑，一摆手道：

“得了！老哥哥，还提那干吗呀！”

可是这几个字，就如同是十几支钢针似的，猛地刺进了谭啸的心里，他脸色猛然一青，打了一个寒战，所幸二老没有注意到他这种表情，否则也定会大吃一惊的。谭啸倏地一抱拳：

“原来是朱蚕老先生，晚生真是失敬了！”

他这几个字，说得很勉强，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般，听着怪不舒服。

白衣老人怔了一下，用双眼乜斜了晏星寒一下。晏星寒也微微皱了一下眉，半笑道：“咦！谭相公，原来你知道朱兄的大名？”

谭啸暗责自己太冒失了，他随机应变地一笑道：“东翁你太健忘了，不是你老人家那天亲口告诉我的，竟忘记了？”

晏星寒张着大嘴啊了一声，遂自大笑了起来，他频频点头道：“是的！是的！是我告诉你的，我都忘了，那天我喝得太多了！”

白雀翁朱蚕面色这才缓和了下来，他尖声笑着道：“这么说，老哥哥，你倒是真心记挂着我这个老朋友了？唉！”

他摇了摇头，不胜感慨地道：“小弟哪有你这种清福好享？这多少年虽退隐深山，日夕仍不得不为着生活打算盘，哪里像你老哥，这么坐享清福，唉！我是太羡慕你了。”

晏星寒微微一笑：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老朋友，你羡慕我，我何尝不羡慕你！你知道在这种穷地方呆久了，连人味都没有了，一些旧日的老友，也都疏远了！”

他翻了一下眼皮，看着他的老朋友说：

“警方说你，若非是我亲自下帖子，你会来这鬼地方么？所以，老朋友，你不要再羡慕我了！”

朱蚕冷笑了一声，用他惯于刻薄人的一张嘴，哼道：“得啦，老哥哥！你是怕我们这些穷朋友找上你的。其实说真话，这一次要不是看在你八十整寿的份上，兄弟还真不想来呢！”晏星寒微微一笑：

“老朋友！那是为什么？我并没有得罪你呀？”朱蚕嘻嘻笑了一声：

“十五年没有音信，只一张帖子，却令小弟跋涉千里，老哥哥，你算算，由衡山到你住的这肃州，要走多少路？”他说着哈哈笑了一声，那声音真像是小孩啼哭一样的难听。他接道：“老哥哥！若非是你，我真不知谁有这么大面子！”晏星寒红着脸吓吓一笑：

“所以这才显得我们交情不浅呀！”

朱蚕小眼一翻，看了一边的谭啸一眼，龇牙笑道：“好了！不要提这些了。老哥哥，我想老尼姑和裘胡子也快来了吧？”天马行空晏星寒微笑着点头道：“应该是快来了。唉！老朋友们快二十年没有见了，朱兄你这些年可好？”白雀翁朱蚕苦笑频频，他看了一边的谭啸一眼，道：“你是知道的，岳家祠堂事后……”

晏星寒脸红了一下，很快地打断他道：“过去的事还提它干啥……唉！老朋友，我已经把那件事忘了。”

谭啸心中不由大大地震动了一下，愈发注意地往下听。这时只见朱蚕一只小眼往上翻了一翻，冷冷一笑：“我可没有那么健忘，这事情我一直牢牢地记挂在心里。”晏星寒不由皱了一下眉，突然问道：“怎么，你莫非有什么发现么？”

朱蚕龇牙一笑：

“那倒没有。不过，我内心总好像有个预感似的，尤其是每当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孩子时，我总会去加以注意……”他笑了一下，用手一指谭啸：

“就好像这位谭相公，他的岁数不是和那孩子很接近么？要是他有一身本事，那就不得不令我们注意了。”

晏星寒睨着谭啸微微笑了。谭啸尽管心中紧张万分，表面却丝毫不敢带出来，尤其是朱蚕的话，更不能不令他特别小心，只要有一丝异态，恐怕就逃不开这个危险人物的眼睛。因为他发现到，白雀翁朱蚕始终很注意着自己。这时，朱蚕又转过脸微笑道：“谭相公，府上也在甘肃么？”

谭啸摇了摇头。

晏星寒叹了一口气。

“谭相公身世可悲，现在已没有亲人了。”

白雀翁灰白的眉毛敛了一下，口中嗯了一声，细目半瞟着谭啸，微笑道：“是么？”

谭啸不得不小心地掩饰自己，因为他发现，这个老儿太多疑可怕了，他苦笑道：“晚生身世可怜，晏老先生所言非虚。”

晏星寒叹了一口气：

“他一个读书的孩子，漂落到这荒僻的地方，虽有一身抱负，一手文章，却也无用武之地。”

朱蚕耸眉笑了笑：

“不过，谭相公，怨老夫多话，足下如此人才，中原地大人多，莫非还不能一展抱负么？如何要跑到这荒凉的地方？先前听晏老哥说，足下还是一个举人呢！这是……嘻嘻！谭相公莫非还别有企图么？”

谭啸心中暗骂，好个奸猾的老儿，你休想套出我半句真话来，于是表面上愈发装得一片茫然，低头叹息了一声：

“晚生来甘肃，本是想投奔凉州城的一个表叔的，可是来此以后，我那表叔却不知去向了，晚生盘缠用尽，寸步难移，落得冻倒街头，若非……”

他深沉地看了晏星寒一眼说：

“若非晏老加以援手，此刻……”

言下颇有唏嘘之意，只是那眸子里的眼泪，却始终也落不下来。但如此已经颇能引起晏星寒的同情了，他苦笑道：“那是不错的，相公，过去的事不提也罢！”

朱蚕睁着一双小眼，却是很注意地听着，他听到这里，淡淡一笑道：“可怜！”

谭啸自忖着，这样盘问下去，可难免就要露马脚了，当时窘笑了一下，对晏星寒道：“东翁见召，是否还有别的事呢？否则晚生想告退了！”

朱蚕尖笑了一声：

“谭相公也不是外人，何妨多聊一会儿，是嫌我这野老头子太失礼了是不是？”

谭啸欠身道：“晚生怎敢！只是老先生与晏老久别重逢，我这局外人颇不宜置身其内。”

他说着，不待晏星寒同意，自行站了起来，双手朝着晏老一揖，当他正准备向朱蚕抱拳为礼时，料不到白雀翁朱蚕忽然由位子上跳起，口中嘻笑道：“相公不必多礼，老夫不敢当！”

他口中这么说着，却猛然伸出双手，直往谭啸双腕上推去，看来似乎是

要阻止谭啸下揖一般，殊不料他这一双手，方一触及谭啸双手，谭啸就觉得有一股极大的内力，由对方双掌掌心内传出，他不由大吃了一惊，方一提气，忽然想到了此老用意，不禁往后一连退了七八步，口中“啊哟”一声，扑通一交坐在地下。

白雀翁朱蚕不由怔了一下，他没有料到，对方竟是如此不济。

当时老脸一红，忙上前双手扶起他来，连连赔笑道：“对不起，对不起！唉，老夫真太冒失了。相公摔着了没有？”谭啸装作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半天才苦笑道：“还好，还好！老先生你好大的力气呀！”

白雀翁怪笑了一声，一只手摸着脖子，那一边的天马行空晏星寒，似乎颇不以为然，他冷笑了一声：

“老朋友，你也太多心了，你应该知道，他如是我我心中之敌，又怎会逃开我这一双眸子，我还会容他到今日么？”朱蚕更加羞惭地红着脸直笑。这时晏星寒才含着微笑，对着谭啸一揖道：“谭相公请不要见怪，我这位朋友想是老酒多吃了几杯，我看他真有些糊涂了。”

他很关切地皱眉道：“怎么样，摔着了没有？要是摔坏了，老夫可真是罪不可恕了。”

谭啸一面拍打着身上的衣服，连连苦笑道：“东翁放心，晚生没有摔着……晚生还有一篇文章没有写好，不得不告退了。”说着又朝朱蚕揖了一揖。这一次，老头子可不敢再冒失了。二老目送着这位文雅的相公，一拐一跛地走出了客厅。晏星寒在目送他走出以后，看着他这位老朋友微微一笑：“你太冒失了，这地上若非铺有地毯，这一下岂不要把他摔伤了！你不想想，我这主人如何下台呢？”

朱蚕在他说话之时，却只管睁着一双小眼，看着墙壁发呆。晏星寒皱了一下眉道：“咦！你怎么啦？”

朱蚕这才惊觉，微微笑了笑：

“没什么，也许我太多心了。不过……”

他皱了一下眉：

“老哥哥，有一点我还是想不通，你可知方才我出手的用意么？”

晏星寒微微一笑：

“这怎么会不知呢？你试他有没有功夫。哼！你这一手我早试过了，不过，我可比你高明多了。”

朱蚕嘿嘿一笑，一面点头道：“不错！我承认看走了眼，只是有一点，我方才出手是想拿他手腕子的，却被他后退着避开了两腕穴门，这……”

他挤了一下双秃眉：

“他虽是跌了一交，可是避得倒是真巧，我总认为有一点蹊跷。”

晏星寒呵呵一笑：

“算了吧，你大可放心，这小子是一个读书的人，手无缚鸡之力，你别把他看得太高了。”

朱蚕眨了一下小眼，叹了一口气：

“唉！就算我多疑了吧！不过凡事小心点好……尤其是这人分明来得奇特，对这种人是应该特别加以调查考验的。”

晏星寒付之一笑，不再答理他。二人遂又畅谈起别后的情形，不再把那少年书生放在心上。

谭啸带着一身冷汗，出了客厅，暗暗庆幸自己方才总算没有露出马脚，

那白雀翁老儿，真是太厉害了，他怎会如此留意自己呢？

想着他紧紧地互捏着双手，又恨又惊，尤其是目睹着杀害自己祖父的两个元凶大恶，却是莫可奈何，非但如此，还要极尽谦卑，他内心的愤怒火焰，几乎要从一双眸子里喷射出来。他暗暗地嘱咐自己道：“快了，再忍耐一会儿吧！没有多久，那个尼姑和道士也快来了，振作一下吧！”

他当然知道，这四个对手，是如何棘手的人物，当初祖父铜冠叟尚且不是他们的对手，自己若不用智巧胜他们，他就不用想报这个仇了。想着，他紧皱着眉毛，内心就像是压着一块石头似的难受。他匆匆回到了自己房中，把灯光拨亮了些，才坐下来，就听见房门“吱呀”的一声，被人推开了，一个娇脆的声音道：“先生！我可以进来么？”

无疑，那个哈萨克姑娘又来了，这个声音他已很熟悉。他由位子上一跳而起：

“是依姑娘么？请进来。”

一个亭亭玉立的影子进来了，她穿着一身雪白的怪异衣裳，那是她们族人的衣服，看来是那么美丽合体，尤其是在她美玉似的娇躯陪衬之下，就像是画上的月里嫦娥。

谭啸心中本在为方才的事而烦恼，这姑娘的到来，却给他带来了一些清新的快感，他含笑道：“姑娘请坐！”可是这时依梨华脸上却丝毫没有笑容，她那密密的睫毛上，似还挂着一粒晶莹的泪珠。谭啸不禁心中一动，他由位子上站起来，剑眉微轩：

“姑娘你哭了，为什么？”

依梨华秀眉微皱，讷讷道：“先生，我来了很久了……”“哦！对不起，因为晏老先生找我有点事情……”他随即一笑：

“就为此，使你不快么？”

依梨华摇了摇头，低下了头：

“哦！先生！我看见了一个人……一个人到你房子里来了……”

谭啸微惊道：“谁？谁来了？”

依梨华抬起了头，蠕动着嘴唇：

“是晏小姐！”

她目光直直地看着谭啸，像似要探测些什么秘密似的。谭啸先是一怔，随即淡淡一笑：“她到我房子里来了？”“是的……”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这个看来似乎很失意的姑娘接下去说：

“我看见她坐在你位子上……先生，她很美是不是？”谭啸不禁恍然大悟，现在他晓得这个姑娘伤心的原因了，他不由脸色微微一红，眸子里闪出异样的光彩，那是综合着惊喜、忧愁、新奇的神采。

望着这姑娘天真美丽的眸子，谭啸淡淡笑了，露出他藏在那薄薄有力的嘴唇内的整齐发光的牙齿，他端详着这个羞涩的姑娘，沉吟道：“也许是吧。”

“那么你……喜欢她么？”

依梨华单刀直入地问道。谭啸避开了她的目光，叹息了一声：

“姑娘你不要这么说，你应该知道，我在此仅仅是一个客人！”

依梨华含情脉脉地道：“可是，她却到你房里来……先生！为什么？”

谭啸吃了一惊，因为这种瓜田李下的嫌疑，他不得不解释一下，他尽可

能地放轻松些道：“姑娘，你不要误会，大概她是来向我请教功课的，我受她父亲嘱托，教她画画。”依梨华默默垂下了头。

“难怪呢！”她说，“我看见她手里好像拿着一卷东西，而且在你桌子上写了些什么……先生……”

她微微笑了，在这梨花似的微笑里，先前的一些阴影，已不翼而飞，她走到一张太师椅前，慢慢坐下来，弧形的嘴角，引逗得那一对浅浅的酒窝，更加迷人了，她瞟着谭啸：“我现在放心了！”

“那么，姑娘请喝茶吧！”

谭啸说着端上了一杯茶。依梨华抿着嘴笑了笑，接过了茶杯：

“谢谢你！谭先生，你高不高兴我来找你？”

她说着话，头又低下去了。对于这突然的一问，谭啸一时反倒僵住了，因为他知道，一句不算太多情的话，对于一个多情的姑娘，是很能起作用的。依梨华笑了笑又接道：“拔荡说，一个女孩子是不能出来乱跑的，可是先生……”她脸色微红道：“这七八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因为你又不能来找我……所以……”

这个坦诚而丝毫不隐饰的姑娘所说的话，确实深深感动了谭啸。她这种坦率的美德，是中原女儿所没有的。他正色道：“姑娘，我很高兴你来看我，其实，我也很愿意去看看你，如果你父母喜欢我。”

他脸红了一下：

“我也很愿意和他们做朋友。”

依梨华猛地抬起了头，那是一种极为欣喜的表情：“真的？先生！”

谭啸微微一笑。

“姑娘你记好了，以后不要再唤我先生。”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只是我觉得听不大习惯，你可以直接喊我的名字：谭啸。”

谭啸爽朗地一笑，又露出了他整齐的牙齿。依梨华惊奇地看着他，点头笑道：“好，我就叫你谭啸……可是你也不要再叫我姑娘了，我也有名字呀！”

谭啸哈哈一笑：

“好！那么以后我们谁都不要客气了，好不好？”依梨华笑着点头，一只手在小茶几上支着，微微嘟了一下嘴：

“可是我对你知道得却这么少。”

谭啸笑着看着她：

“我对你知道得也不多。”

那美丽的姑娘，作了一个令人难以觉察的微笑，瞟着他：“你们汉人真会说话，我不和你说了。”

“可是哈萨克姑娘，像你这么会说话的人，实在也不多。”“拔荡说，女人会说话讨人厌。”

谭啸不由噗的笑了，他说：

“你爸爸知道的真不少啊！其实不管是男是女，话多了都不太好，所以你看，现在我和你一样了！”

依梨华笑着睨着他，她确实觉得，这个年少俊秀的汉人，已深深打入到自己心坎里去了。

远处寺庙里传来了晚课的钟声，门忽然开了，雪雁托盘而入，当她的目光一和这个哈萨克的姑娘接触时，她就像一座石像似的呆住了。

依梨华也不禁有些惊慌失措，可是谭啸倒显得比往常更为镇静，虽然他内心确实也很紧张。

他走过来，由雪雁手中把托盘接了过来，微微笑道：“雪雁！你没有见过这位姑娘吧？”

雪雁脸色微微变了变，不待谭啸解说，猛地转过身来就跑了。

谭啸不由怔了一怔，依梨华却红着脸笑了笑：“我认识她，她是晏小姐的丫鬟，她也认识我，我们还打过架呢！”

“打过架？”

谭啸可有些吃惊了，依梨华抿嘴一笑，颌首道：“她和晏小姐，两个人打我一人，还是被我跑掉了。”

谭啸暗忖：糟了，雪雁一定去告诉晏小真了，她们既打过架，那晏小真还不马上就赶来了！

这么一想，不禁吃了一惊。依梨华也想到了这一点。她匆匆站起来叹了一口气：

“我走了，那丫头一会儿一定会再来！”

谭啸心中正想着对策，依梨华又微笑道：“可是，你可不许……”

说着她羞涩地又低下了头。谭啸脸一红，就听见门“砰”一声霍然大开，雪雁疾装劲服地走进来，她一只手往依梨华一指，回头尖声道：“小姐快来，她还没走！”

谭啸情知不妙，忙一拉依梨华道：“快走！快走！”可是依梨华反倒从容地一笑，双手往胸前一抱，后退了几步，睜了一瞟道：“我倒看看谁敢把我怎么样！”她这句话方一出口，一声冷笑传进来：

“无耻的贱人！”

跟着走进来一个蛾眉杏目的姑娘。谭啸惊道：“晏姑娘！”晏小真含笑对着谭啸一躬：

“大哥！我想你无意介入我们之间的事吧？”

谭啸红了一下脸：

“哦……当然！当然！”

依梨华张大了眸子：

“什么？她叫你大哥！哦……那我也叫，大哥！大哥！”然后她又后退了一步，双手仍然互抱着，这个哈萨克姑娘所采取的报复态度，竟是如此的奇特，以至于令小真和谭啸都吃了一惊，尤其是谭啸被弄得真是狼狈极了。

他频频苦笑道：“你们有话慢慢说好不好？我想……”“大哥，这不关你的事，你刚才已经答应了，不管这事的……”

晏小真明眸闪闪，放着锋利光芒。谭啸讷讷道：“是……是！不过……”

这时雪雁上前拉了一下他的袖子，皱着眉小声道：“相公，这不关你的事，你请坐吧！”

谭啸苦笑着坐了下来。雪雁插着腰，冷笑了一声：小姐，哪有这么多话好说，今天晚上看看她身上长翅膀没有？哼！”

依梨华用手紧着腰上的带子，越发显露出她那纤细的腰。这是一场暴风雨的前奏。

晏小真看着她，脸色微愠道：“我不知道你居然认识谭大哥，可是我知道你是一个女贼！”

依梨华嘻嘻一笑：

“女贼？我偷过你什么东西？你说出来听听。”

雪雁在一边小声骂道：“不要脸！还好意思说！”依梨华回过头看着她，雪雁挺了一下腰：

“怎么样？你没偷我们小姐一双鞋？缎子的。”

依梨华脸红了一下：

“我留下钱了……”

才说到此，她面前“叭嗒”一声，掉下了一个小袋子：

“拿去！”

晏小真指了一下：“这是你留下的臭钱，我们不要！我只是来与你比一比功夫，而且问问你，你凭什么老跑到我们家里来？”

依梨华挑了一下眉毛，用脚把那钱袋往一边一踢：“我也不要！”

谭啸双手连摇道：“你们可不要打架呀！有话好说……”晏小真看了他一眼，冷冷地对依梨华道：“你敢出去么？”依梨华笑了笑：“笑话！拔荡说过，哈萨克人，是不拒绝人家的挑战的！”

她说着娇躯一塌，嗖一声已站在了窗台上，回过身来对谭啸媚笑了一下，似乎对于眼前这种场面，很不放在心上。晏小真冷眼旁观，心中更是充满了怒火。雪雁这时转身由门口出去，一面说：

“我先出去看着她，她跑不了！”

晏小真忍着气，含笑对谭啸道：“大哥请恕我无礼，这不关大哥的事，请你还是安静地待在房里吧！因为刀剑是没有眼睛的……”

才说到此，依梨华的声音，已由窗外传进来：

“咦！你把我叫出来，你自己却在里面说话，好没羞！”谭啸不由脸一红，晏小真清叱一声：

“臭丫头，你真是找死！”

她口中这么说着，身子却如同一只大雁似的霍然腾起，足尖一踏窗口，翩若惊鸿似的已翻了出去。谭啸方一挺身，忽然想到了自己怎可展露功夫呢？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当时匆匆夺门而出，只见草坪中，两个姑娘已打作一团。晏小真是一口霞光耀眼的长剑，依梨华却是一支二尺左右的绿色短杖。

这种兵刃，谭啸还是首次看见，不由十分惊奇，这短杖长有二尺左右，通体深绿，看来非金非玉，一头蟠着一条青蛇，蛇口张开，舌吐二寸；另一端是一个如意把柄，粗如核桃，舞动起来，绿光闪闪，煞是好看！

晏小真早已经见识过她这兵刃，所以动手很是从容，一口剑白光耀眼，吞、吐、点、挑，扎、崩、斩、一招一式，都极见功夫。

谭啸来晏宅已两三个月了，虽然心知这位晏小姐身怀绝技，可是始终没有见过，此刻这一近看，不禁暗暗惊心：女儿如此，父亲可想而知。他心中不禁为自己复仇之事，隐隐发起愁来。

雪雁手握凤翅刀，杏目圆睁地站在一边，时刻防备着依梨华再度脱逃，一只手还紧紧抓着一把铁莲子，只要依梨华一有逃意，就老实不客气地赏她一把！

可是她想错了，今天晚上，这个哈萨克姑娘，非但没有一丝逃意，反而处处卖弄绝招。

二女几乎怀着同样的心情，都想在谭啸面前展露一下自己的本事。

晏小真展开的是一套“越女剑”，施展得得心应手，那森森的剑气，如一条银蛇似的，舞上盘下，时如闹海银龙，时如奔雷疾电。她的长处是身剑

合一，剑到身到，每一招剑尖点处，必是依梨华全身三十六处穴道之一。

可是这哈萨克姑娘也不是弱者，她掌中这一管绿玉杖，所施出来的招式，多是怪异无比的手法，身形飞舞，起落轻盈，杖头上点、挑、砸、崩、扫，带起了呼呼的风声，足以令人想到，她这支绿玉杖，确实得过高人传授！

七八个照面之后，她们彼此都知道了对方虚实。这时晏小真娇躯向下一塌，冷芒的剑刃用“秋风扫落叶”招式，直向依梨华双腿斩去！

依梨华整个身子一个轮转，掌中绿玉杖用了一招“盘打”之式，呼的一声，直向晏小真当头打下。可是二人招式方一发出，各自也都知道不理想，因为这是两败俱伤的招式。晏小真一声清叱，倏地一拧掌中剑，“怒剑狂花”，剑尖上点起一朵银花，直向依梨华面上点来。

谭啸不由吓得口中“啊”了一声。

可是依梨华早有防备，所以当晏小真剑尖快点在她脸上的刹那，这姑娘霍地向后一倒，掌中绿玉杖“长虹贯日”，两般兵刃一交接，发出了“呛”的一声，黑夜里清晰地看见激出的数点金星。然后两人又像彩蝶似的，倏地分开到一边去了。

谭啸惶急地扑了过去，双手连摇道：“哎呀！可不要再打了，这太可怕了……”

晏小真银牙一咬，一跺小蛮靴道：“大哥你闪开！”

依梨华脸上带着薄怒，用清脆的嗓子道：“你不要叫，我是不怕你……”

晏小真一腾身，已由谭啸头顶上掠了过去，向下一落，已到了依梨华身前，掌中剑“秋水试寒”，直向依梨华腹上扎去。依梨华“凤凰单展翅”，向外一扬，绿玉杖猛然往对方剑上磕去。

二次动上了手，可要比先前更厉害了，晏小真安心是要把依梨华折在手下，以雪她连番来宅窃物戏侮之耻，当时把掌中剑一紧，施出父亲秘授的一套“残阳十七剑”，一起式，“紫焰穿松”，紧压着剑刃向外一抖！依梨华收身不及，“哧”的一声，裙角竟为剑尖划开了半尺长的一条大口子，幸未伤及皮肉，可是这已够她吃惊了，不由吓得惊叫了一声，倏地向外一挣。可是晏小真这丫头也真狠，她决心不叫依梨华逃出手去。

依梨华向外一闪，晏小真冷笑了一声：

“你还想跑么？”

她口中这么说着，左手剑诀一领，右手长剑“玄鸟划沙”，跟着依梨华身形向外一展，剑光一闪，依梨华再想逃开她剑下可真是万难了。

旁观的谭啸看到此，不由大吃一惊，当时想不出如何解救，只急得出了一身冷汗，而在此千钧一发之间，忽然当空一声长笑：

“小女孩不可伤人！”

惊魂未定的依梨华，本来是抱定同归于尽之心，掌中绿玉杖正施出救命招术“西天一雷”，她知道这一招，必能给对方带去同样的命运。只见她玉腕一抖，绿玉杖已脱手而出，直朝晏小真面门上飞来。

她们彼此距离不及一尺，任何一方，要想从容避开对方的招式，都将是万难了。

可是当空这声长笑的同时，一个灰衣人挟着极大劲风，已如同大星殒沉似的落了下来！

这人用左手的袖沿，把晏小真的剑锋卷开，右手只向外一伸，又把出手的绿玉杖接在手中。

二女都不由大吃了一惊，目光一齐注定在这人身上，这才看清，来人竟是一位年已耄耋的老尼，黄焦焦的一张素脸，颧骨高耸，两道细眉八字形地分搭在眼皮上，露出了细目一双。

这老尼一身肥大灰色尼衣，腰系丝绦，颈上的那一串念珠，每一粒都有蚕豆大小，红光闪闪，非金非玉，虽是这么大岁数了，可是腰干笔也似的直挺着，丝毫不显伛偻之态。

她先朝着晏小真一笑：

“姑娘，晏星寒是你什么人？”

晏小真不由一怔，听老尼口气，自不敢失礼，当时欠身道：“是家父……”老尼呵呵一笑，翘了一下大拇指道：“好！强将手下无弱兵。”依梨华见来人竟是对方朋友，心中方自惊怒，有心想跑，奈何师父的绿玉杖，却在来人手中，正感无奈的当儿，这老尼一颗蒜头脑袋已转向了她，先望着她笑了笑，又低头看了看手中的绿玉杖：

“小姑娘！你是北派天笠门下弟子吧？”

依梨华面色惊异地怔了一下，点了点头：

“是的……你怎么知道？”

老尼哈哈笑了两声，目光向一边的谭啸和雪雁扫了一眼，自语道：“我怎么知道？这话多妙！”

她又回过头来，翻了一下眼皮：

“太阳婆是你什么人？”

依梨华睁大了眼睛，惊道：“那是我西里加！”

老尼一展细眉哈哈笑道：“是了，西里加就是师父，那就更不是外人了。”

她把手中绿玉杖向外一丢：

“拿去！这是你师父随身的玩意，大概是送给你了，是不是？”依梨华忙接了过来，满面喜容地道：“谢谢！”

老尼这才含笑向晏小真望了望道：“你们应该是朋友，为什么打架呢？”

晏小真仍在生着闷气，一句话也不说。依梨华笑了笑：“我也不知道，是她要找着我打……不过，老尼姑，我和她不是朋友。”

谭啸在这老尼陡一现身，已猜出了来人是谁，不禁大吃一惊，愈发装作无可奈何似的，在一边看着，此时听依梨华竟脱口唤她老尼姑，不由差一点笑了出来，一方面却也为她担心，因为剑芒大师已是成名多年的武林前辈，那是不会受人轻侮的。晏小真本来微低着头，此时也不由一怔，那老尼先是皱了皱了一下眉，遂又嘻嘻一笑：

“小姑娘，你大概不是汉人吧？你师父太阳婆，对我也要礼让三分……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依梨华耸了一下眉毛，正要开口，却见谭啸微微对她摆了摆手，当时不由望着这老尼姑直翻眸子。此刻晏小真向老尼拜了一拜道：“尚未请教大师法号？弟子也好见礼！”老尼慈善的的笑了笑道：“还是你有礼貌，走！带我见你父亲去，我是由千里以外来为他祝寿的。我是剑芒老尼。”晏小真不由惊喜道：“哦！原来是剑芒老前辈，我父亲天天都在念叨你老人家呢！白雀翁朱老前辈已经来了。”剑芒大师微笑着点了点头：

“如此说，你快带我去吧！”

她说着目光往旁边扫了一扫，却落在了谭啸身上，笑问晏小真道：“这是令兄么？”

小真脸一红道：“不是……这是谭相公。”

谭啸不得不忍着内心的气愤，勉强欠了欠身道：“大师！”剑芒那双锐利的眸子，在他脸上转了转，立刻皱了一下眉，心中暗忖道：“咦！好熟的一张脸，我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呢？”她含笑合掌道：“少施主不要客气，晏施主乃贫尼方外至交，故此贫尼托大了些，施主贵姓大名……”

谭啸微微一笑：

“晚生谭啸，在此忝任方案工作。”

剑芒大师颌首笑了笑，她脑子里仍在追忆着这张熟悉的面孔，可是一时却不易想出，当时欠身笑了笑，目光视向依梨华：“小姑娘，见了你师父，代我问候一声，我和她也是多年未见了。”

依梨华点头道：“我知道！”

老尼这才执起晏小真一只手，微笑道：“好孩子，我们走吧！你几岁了？”

小真目光羞涩地瞟了谭啸一眼，害羞地道：“十九了……”

这时，那边的雪雁，仍然插着腰看着依梨华，频频冷笑不已。依梨华啾了一下嘴道：“你不要这么看我，我走还不行么？我是来看他的，要不然，哼！我才不来呢！”

说到“他”字时，还用手指了指谭啸一下，剑芒大师本来已和小真转身而去，闻言后，回头笑了笑，目光又在谭啸身上转了一转，才又拉着小真去了。依梨华隐隐听到，晏小真在说什么贼呀贼的，气得她往地上直跺脚。

她看了谭啸一眼，又斜眼望着雪雁，故意装成笑脸道：“谭大哥！我先走了，过两天我还会来，我还要请你教我画画呢！”

然后她望着气得脸发红的雪雁，格格一笑道：“怎么样，气死你！”

她又用尖尖的手指，指了指雪雁一下，咬着牙发狠地说：

“你这个鬼丫头最坏，专门找我的茬儿，有一天，我叫你知道我的厉害！”

雪雁气得往前一纵，落在了她跟前。依梨华一挺腰道：“怎么样？”

雪雁这丫头倒也真精，知道连小姐还不一定打得过她，自己一人，更是别想了。当时不由吃了一惊，马上退后了好几步，依梨华娇笑了一声，身形一拧，已腾身上屋檐，又格格笑了两声，向着谭啸招了招手：

“再见了！大哥！大哥……”

说着一只手反插在腰上，在瓦面上扭了好几步，又回头睨着雪雁扮了个鬼脸。

雪雁气得直想哭，跺了一下脚，大骂道：“不要脸，野丫头……我打死你……”

说着猛然抖腕，把掌中铁莲子全数打了出去。依梨华正在扭腰作态，忽然吓得怪叫了一声，猛然纵身腾起，一路疾如电闪星驰般的翻了出去。

雪雁那一掌铁莲子，叮叮咚咚全数打在了瓦面之上，因为用劲过大，大概打碎了不少瓦，哗啦啦直响，她一面还哭着骂道：“不要脸，有本事不要跑！”

可是那哈萨克姑娘，早跑得没有影子了，雪雁愈想愈气，一时气得呜呜哭了起来。

谭啸见依梨华在瓦上扭腰摆臀，那种天真之态，本忍不住好笑，可是这时见雪雁哭，又觉得不大忍心，当时上前劝道：“好了雪雁，别哭了，何必呢！”

“何必！何必！”

雪雁抬头看着他：

“你明明相顾她，欺侮我，还当我不知道呢！我真不明白你，好好的相公，怎么会喜欢一个女贼，我们小姐哪点待你错了？你……谭相公，好没良心！”

她说着捂着脸就跑了。谭啸不由一时愣在了当场。良久，他轻轻叹息了一声，转身回到了自己房中。他的心情很是沉闷，并不是为着晏小真和依梨华给他带来的不安，而是剑芒老尼的来到，令他感到眼前的任务，似乎应该开始了。

他目睹了这个老尼姑，身手是那么的矫健，当她那奇异的眸子在自己身上转动时，谭啸真担心她锐利的目光，把自己的一切伪装都看穿。

他紧紧地用手撑着头，闭上眼睛，内心痛苦地叫道：“爷爷！你为什么留下这么强大的仇敌，要我来为你报仇！在他们四人面前，我是多么的渺小！我又有什么能力，完成这个任务呢？啊！……”

爷爷，您的仇，看来我是报不成了……”

想到这里，这可怜的少年，眼泪连成一线，由他的手指缝里成串地滴了下来。忽然，他的耳边，响起了一阵苍老的声音：“孩子！你能为我报仇的，只要你有决心……记住，最重要的是不可轻举妄动……”

谭啸吓得由位子上跳了起来！那个响在脑子里的声音立刻消失了。

可是他案头上的灯光，在这一刹那，竟变成了绿色，那灯焰似较平日大了一倍还要多。

谭啸虽有一身奇技，可是目睹着这种情形，也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吓得后退了一步，口中叫着：

“哦……爷爷……爷爷……”

“孩子……我来了……”

那个声音又开始响了，谭啸听着那声音，直觉得全身毛骨悚然。

他发觉案头那个灯芯，愈来愈变得愈大了，绿光莹莹，映得全室青濛濛的。

谭啸只觉得双腿一软，扑通一下坐在了当地。

“孙儿！别怕……爷爷来看你了……”

“爷爷……”

谭啸哑着嗓子叫道：“你有什么事，交待孙儿？你快说吧！”那苍老的声音，如同一只震动翅膀的蜜蜂，在他耳边继续响着：

“好孩子！注视着那盏灯，爷爷就要出来了……”谭啸只觉得，这一刹那头脑几乎要涨开了，他目光本能地视向了灯芯！

千真万确，他看见一颗大大的怪头，在绿色光圈的当中出现了。

那是一个满布皱纹的苍老的人头，七孔满是鲜血。谭啸不由吓得大叫了一声。

可是他张着嘴，却一点也听不出自己的声音，他神情恍惚，就像是吃醉了酒似的。现在，他只能听见那个老人的声音了。“记住！”那个人头说，“你不可轻举妄动，眼前不是时候，速速迁地为上……速……速……速……否则大祸将临……”谭啸吸了一口冷气，口中“啊哟”了一声，身子由不住向前猛然一栽，正在这时，大风吹开了窗子，案上的灯光也随之熄灭，室内立刻一片黑暗。

“哦……鬼……鬼……”

谭啸由地上猛然爬起，大声地叫着。

当他又听到了自己声音的时候，他才突然感到一切的恐怖都已过去了。他跑到窗前，只见一天星月，洒下了满地如银的光华，何曾有什么风！惊魂乍定的谭啸，长长吐了一口气。

“哦！太不可思议了……太可怕了……”

他回过头来，又喊道：“爷爷！爷爷！”

他所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不再有那个可怕的声音了。谭啸踉跄地走到了桌旁，又重新点上了灯，他用手摸了摸正出着冷汗的额头，暗忖道：“这不是个梦吧……啊！不！不！我并没有睡着呀？”

他呆呆地又坐了下来，让头脑充分地冷静了一下，不由自主地想道：“莫非我那可怜的爷爷，竟是死得这么惨么？莫非方才就是他的灵魂？”

想到这里，他觉得眼睛有些酸酸地，不知何时，眼泪已流出来了。

“那是什么意思呢？眼前不是时候……迁地为上？哦！爷爷你错了，我好不容易来了，岂能这么就走！不！不！那是绝对不行的！”

他怔怔地站了起来，跺了一下脚：

“不行！我是不能轻易离开这里的，除非……”

他痴痴地又坐了下来，方才那可怕的声音，令他回想起来犹自不寒而栗，他疑惑地想道：“那只是一个幻觉吧？是的！是的！这个世界怎会有鬼呢？太不可能了！我绝不能因为只凭这个幻觉，就动摇了我来时的意志和勇气！”

想到这里，他立刻振作了一下，仔细地盘算着那个复仇的计划。

剑芒大师有一对深邃的眸子，锐利的目光，其实这些都不足为奇，最令人吃惊的是，这老尼姑的记忆力，几乎可说是过目不忘。

当然这句话的意思，包括她对于一生之中所见过而需要记忆的任何一人，凡是一经这尼姑认识而放在脑中之后，哪怕十年二十年，甚或终身，都不会忘记的。

她一面蹒跚地随着晏小真行着，脑子里仍在努力地追忆着方才她所见过的那个少年的熟悉面孔，可是她所要捕捉的这张面孔，距离现今实在太远了，而且一个孩子长到成年，脸型五官上多少总是有些变化的，因此剑芒大师尽管搜索着枯肠，亦难以猜出一个结果来。她忍不住问身边的晏小真道：“那位谭相公，已经来了很久么？”

晏小真不由脸一红，任何人在她面前提到谭啸，她都会有这种感觉，也说不不出个道理来，她讷讷道：“嗯！不太久，大概两个多月！”

“才两个多月？”老尼皱了一下眉：

“可是他并不是本地人呀？”

晏小真心内暗暗奇怪，她不明白这老尼姑怎会这么去打听一个陌生的人，她看了大师一眼：

“是的，他不是……”

“那么，他的家也不在此了？”

“大师，谭相公身世很可怜，他没有家……”小真回答着，谭啸昔日冻卧雪地的影子，不由自主地又浮上了她的眼帘，她叹了一口气，继续说：

“他是一个可怜的读书人，有一天冻倒在我们家门口，天上下着大雪……啊！大师，那时候他真可怜，已经快冻死了……”她忽然红着脸看了老尼一眼，尴尬地笑道：“大师！你不愿听这些吧？”

“不！”剑芒摇了摇头：

“你说下去，谭相公不是一个平凡的人！”

晏小真微笑了一下，耸了一下眉毛：

“是的！他是一个才子，写一手好字，画一手好画，能文能诗，只是……”她笑了笑：

“只是手无缚鸡之力，如果他再会武功，可就真是一个全才了！”

剑芒笑了笑：“你父亲对他好么！”

晏小真点头笑道：“怎么不好呢？只是谭相公在这里并不快乐！”

“啊！那是为什么呢！”剑芒突然站住了脚问。

晏小真心想：

“真怪，我怎么会知道呢！”

当时皱了一下眉道：“我不知道。”

她看了眼前一下，用手一指前面那间亮着灯光的大厅道：“大师！我爹爹正和朱老前辈在里面说话呢，我去通禀一声吧！”剑芒呵呵一笑道：“不必通禀了，你领我进去就是了！”晏小真点了点头，领着她推门入内，厅内燃着一排十支明烛，天马行空晏星寒正和白雀翁面对面地坐着谈话，闻声一齐举目望来。剑芒大师双手合十，念了声：“无量佛！”微笑道，“二位老友，还认得我这老尼姑么？哈！这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晏、朱二老，不由惊喜地由位子上跳了起来。晏星寒慌张地跑过来，欠身道：“大师何时来的？怎不通知一声呢！未曾远迎，这太失礼了。”

剑芒目光在他面上扫了一转，微笑道：“老朋友了，还客气什么？”

他转向朱蚕手打问讯道：“朱施主也来了，幸会，幸会。”白雀翁朱蚕嘻嘻一笑：

“老尼姑还是当年老样子，一点也不显老，我可是老多了！”晏星寒微笑道：“大师远道而来，一定累了，快请坐吧！还未用过晚膳吧？”

他一面说着，一面扭头对晏小真道：“你快去关照一声，为大师备素斋一份。”

剑芒摇手笑道：“不用！不用！我早已经吃过了。”

她说着遂大步进入厅内，忽然她觉得眼前一亮，目光立刻被墙上的壁画吸住了，她吸了一口气，赞美道：“啊！太妙了！太妙了！晏施主，这壁画画得太好了！但不知出自何人手笔？”

晏星寒欣慰地一笑，看了朱蚕一眼道：“你们倒都有同爱。哈！这人待明日再为大师引见吧！”

晏小真却小声道：“大师，这画就是方才那位谭相公画的。”

剑芒老尼口中啊了一声，当时走至壁边，细细地观赏着，赞不绝口。晏星寒奇道：“怎么，大师已经见过谭相公了？”

剑芒回头颌首笑道：“贫尼来时，在前院已经见过了。哦！真想不到他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才智。”

晏星寒不由微笑道：“这孩子还能写一手好字，倒确是一个人才。”

剑芒微笑着坐下身来，下人献上了香茗，她捧起来呷了一口，用那双深邃的眸子，看着二位老朋友，感慨地叹了一口气：

“二位施主一向可好？我们快二十年没见了，若非晏施主投帖相邀，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面呢？唉！时间太快了。”

晏星寒搓手笑道：“老夫贱辰，本不敢劳动几位老友大驾，只是想借此机会，与老朋友握聚一番，互道别后经过，再者……”

他笑了笑，又说：

“此处虽地处偏僻，却清静安宁，如老朋友们高兴，寒舍倒有静室数间，亦可作长时居住，故人话旧未始不可大慰生平。”

剑芒垂眸微笑道：“如此岂不太打扰了？”

忽然，她那双半垂的眸子，猛然一翻，目视窗外道：“窗外哪位朋友？”

晏星寒、朱蚕同吃一惊，双双按几腾身，往窗前一落，却见月色下，谭啸正背手吟哦，他口中低低念着：“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夜风飘起他那袭湖青色的直掇，看来真是不胜单寒，言中更不胜唏嘘。晏星寒看了朱蚕一眼，微微一笑。可是，朱蚕小眼睛里却充满着疑惑之色，骨碌碌地转着。

晏星寒出声招呼道：“谭相公还没睡么？”

谭啸作惊觉状，回身一怔，欠身道：“今晚夜色很好，晚生不觉信步至此，却打扰东翁！”

晏星寒呵呵一笑：

“相公何妨进来一谈，剑芒大师也在座。”

谭啸微笑道：“不敢！晚生不便打扰。”

说着遂转身自去。晏星寒看着他微微一笑，才一回头，却见剑芒大师不知何时已站在身后，这老尼姑一双眸子，正惊奇地看着谭啸背影，神色仓惶地道：“哦！这相公好一身轻功。”晏星寒不由一怔道：“大师为何作此说？他……他……只是一个读书人啊！”

朱蚕不禁冷冷一笑：

“如何？老晏，你是看走眼了……此子大不简单！”晏星寒不禁面色突变。这时剑芒大师单手微提灰衣，纵身上了窗台，抬头往上一看，伸二指摸了摸窗框上一支极细的支栏，口中笑了笑：

“这就是了！”

说着飘身而下。

#### 四

晏星寒打了一个寒颤，他后退了一步：

“大师的意思……”

剑芒大师嘻嘻一笑：

“谭相公是一个身负奇技之人，这是很明显的，老朋友你受骗了！”

她微笑着，指了一下那窗上的横栏：

“请看！方才他就是在这支横栏上栖身的，他有惊人的轻功，这是断断不会错的！”

晏星寒大梦乍醒似的张大了嘴：

“哦……哦……不可能吧？”

剑芒微微笑了笑，温和地看着晏星寒道：“方才我已看出了此子不凡之处，现在果然不错，他实在已引起了我的兴趣。来，把他的情形讲出来听听吧！他为什么要这么伪装自己呢？”天马行空晏星寒不由神色陡变，他看了睁着大眼睛的女儿一眼，挥手道：“小真！你先出去，我有事与你两位前辈商量。”晏小真带着疑惑的神色，低低地答应了一声，转身而去。晏星寒待她去后，把门关上，背过身来，面色一片铁青。剑芒皱了一下眉：

“怎么回事？你何至于如此严肃？”晏星寒走到二人近前，紧张地低声道：“莫非这孩子是铜冠叟……”

才说到此，就见剑芒面色一阵苍白，倏地自位子上站了起来，她张大了眸子，讷讷道：“啊……是了……是了，一点不错。”她口中念了一声佛，又道：

“这一笔冤仇，果然应在今日！”

白雀翁耸动了一下眉毛：

“大师认为他就是……”

“不错！他正是那个孩子，贫尼第一眼就看出了有些面熟。晏施主如此一提，一切就像天上星月一样明亮清楚了……阿弥陀佛……这笔血恨要到何日方休？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晏星寒十指紧紧地互握着，发出了一阵喀喀骨响，冷笑了这才是上天有路他不去，入地无门自来投，也怪不得我们要斩草除根了！”

白雀翁嘻嘻一笑，翻了一下三角眼：

“大师，这话怎么说呢？想当年我和裘道友，早已料到有此一日，所以才主张斩草除根，是你二人百般阻挠，立意放虎归山，嘿嘿……至今可又如何解说？”

剑芒和晏星寒都不由面色一红，那老尼姑笑了一下，伸手摇了摇道：“且慢动怒，容贫尼再仔细想想那孩子面容，或许不是也未可知。”

可是晏星寒却叹息了一声：

“大师不必再苦思了，这孩子正是罗化后人，一点也不会错了！”

剑芒大师怔了一下：

“你有何凭证？”

晏星寒紧紧握拳，讷讷道：“他言词之间，时时透露出他有杀祖之仇，只是他把他祖父说成一个乡农，是为争水田而死，唉！唉！我当时竟这么笨，会没有想出来。”

朱蚕目射凶光道：“这更不会错了！哼！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能

再插翅飞逃！”

他站起身子道：“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我要亲手去把他除了。”

剑芒微微一笑，摆了一下手道：“朱施主请坐，你还是遇事过急的老脾气。”

朱蚕一翻小眼不悦道：“大师，事不宜迟，一旦被发觉，那可就讨厌了。”

剑芒冷目一扫，唇角带着不屑道：“我们怕的是不知其底细，既然知道了，这事可就好办了，让我等再从长计议，须知凡事欲速则不达。”

晏星寒点头道：“大师之言极是，朱兄稍安毋躁，先坐下吧！好在敌明我暗，这一次他是再也逃不开了。”

他口中这么说着，一面搓着双掌，恨声道：“好大胆的小子……你真是吃了熊心豹胆了！”

白雀翁朱蚕坐下身来，显得很不安宁。老尼耸了一下银眉：

“可怕的倒不是此子，而是那个胆敢传他功夫之人，才是我等劲敌。”

她翻了一下眸子，冷笑道：“晏施主，你忘了你在那孩子内衣上留下的字了？”

晏星寒怔了一下，讷讷道：“是的！是的！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白雀翁朱蚕咬牙切齿道：“天下还真有这种硬骨头的人，我们有言在先，对于此人却不得不依言而行了。”

剑芒大师冷冷一笑道：“所以贫尼才劝你稍安毋躁。”

晏星寒怅然道：“那么大师的意思是……”

剑芒脸上飘过一层微笑，目光炯炯道：“此子能乔装卖痴潜入此宅，定也安有深心，所幸我等窥破先机，否则敌暗我明，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为今之计，贫尼以为……”

她说着目光向窗外一转，白雀翁一按桌沿，已如怪鸟似的落在了窗前，向外顾视了一番，回头道：“大师放心说吧！没有人。”

剑芒大师含笑点了点头，她说：

“一待我等察明此子真是那罗化后人，说不得……”

她说着两手互握着，那原本很慈祥的脸上，浮上了一层阴霾：

“唉！说不得只有狠心对付他了，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把这孽障除了……”

说到此，微微冷笑一声。晏星寒点了点头，微带疑惑地问道：“可是他师父是谁，我们却不知道。”

剑芒目光扫了他一眼，长叹了一口气：

“施主此言差矣！此子一除，其师自来。”

朱、晏二老仍带着三分不解，剑芒嘻嘻一笑道：“还不懂么？他死之后，我等可散布消息，说其已被擒遭囚，那时他师父如闻消息，不会不来，只要来了，以我四人之力对付他，定不令其脱逃手中，那时，何愁大患不除？”

白雀翁朱蚕小三角眼一翻，笑道：“好计！好计！我看事不宜迟，现在就下手吧！”

晏星寒叹了一口气：

“你怎么这么急？你不知道凡事欲速则不达么！一次不成，打草惊蛇，再想下手，可就不容易了！”白雀翁冷笑了一声：

“他一个毛孩子还有什么难对付的？我们三个人要是连他也除不了，干

脆也就别活了！”

剑芒连连摇头，微笑道：“朱施主，话可不是这么说的，你只看他能潜伏此宅数月，在咫尺间瞒过晏老友耳目，只此一点，岂是一般人所能作到的？这事情不可草率，有了安排，除他不难！”

朱蚕失意地坐了下来道：“我看你们真是小题大作，一个毛孩子也值得大费周章？”

剑芒只淡淡一笑，不再去理他，晏星寒在一边低头盘算着心事。

客厅里顿时显得十分静寂。

晏星寒猛地抬起头来，目光如炬：

“我看这事情，就定在明晚下手吧！那时裘道长可能也来了……”

朱蚕附和道：“对！先用酒灌醉他！”

晏星寒摇头道：“他是滴酒不沾的。”

说到这里，他不禁突然想到了谭啸为什么不喝酒的原因，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剑芒大师点了点头：

“好！就定在明天，为免惊俗骇众，还是晚上下手为妥。倘使我佛有知，他会不会宽恕我这个出家人的阴损呢？正在这时，厅外有了声音，晏星寒站起来，去开了门，来人是府内的仆人高升，他向晏星寒行礼道：“稟老生生，门外有一老道士求见！”

晏星寒不由大喜道：“快请！”

剑芒大师和朱蚕都站了起来，三人一齐步出了客厅，向厅外行去，待走出前院时，已见那高大的红衣上人，正自穿廊踏步而来。

他仍然穿着一件血红的大肥道袍，面上的虬须就像海狗似的倒卷着，可已是全都白了，眉毛就像两团棉花球似的，猛然一看，倒真不容易认出他了。

他右肩上斜背着一个长形布袋，大概有随身衣物，露出一个剑柄，显得满面风尘之色，晏星寒老远就叫唤道：“是裘道兄么？”

红衣上人怔了一下，向前看了看，才看出三个老朋友全到了，当时声如洪钟似的大笑了一声道：“是老晏么？哈！好家伙，你们全来了。”

说着连忙大步上前，和晏星寒紧紧地握手。这时白雀翁朱蚕也赶上了两步，和裘海粟紧紧握手寒暄不已。剑芒大师在一边手打问讯道：“道兄别后可好？”

裘海粟慌忙还礼道：“多谢大师关怀，贫道这多年来，倒也一切粗安，老健不死。”

他边说着边自大笑，目光在晏星寒身上转着，用很羡慕的语气道：“老晏！你倒还是从前那个样子，一点也不显老。”

说着国光又瞟着朱蚕道：“朱矮子可老多了！”

晏星寒呵呵一笑：

“你也不怎么显老呀！来！老朋友，我们进里面谈去！”

朱蚕嘻嘻一笑，缩了一下肩膀：

“等会儿还有好消息告诉你，保险叫你舒服！”

红衣上人呵呵一笑，看着他道：“真的？什么好消息？”

晏星寒苦笑道：“听他胡说，什么好消息！走！我们到里面谈去！”

红衣上人由每个人神色上，似乎体会出一种莫名的伤愁，他心中不由十分惊奇，只是才一见面，也不好问，当时随着三人进入了大厅。

这老道永远是一副不在乎的劲儿，吊儿郎当的，笑道：“喝！还是老晏行，这么大的家当都置起来了，我那红衣观的观门破了都没钱修！”

晏星寒微笑道：“别说笑话了，凭你裘海粟，想要钱，多少钱没有，到这里来叫什么穷？又没人要向你借钱！”

红衣上人大大叫道：“厉害！厉害！晏胡子这张嘴还是不减当年！”

说着就随三人进了客厅，一进门，他立刻就被壁上的五彩壁画惊得怔住了，口中连连叫道：“哟！好家伙，这是谁画的？”

白雀翁缩头一笑，看着晏星寒：

“那话儿来了！”

晏星寒本来遇此情形，乐此不疲，可是此刻闻听人家这么赞许，反倒脸色一红，讪讪笑道：“你先不要问，一会儿就知道了。”

红衣上人目光向剑芒一扫，却见大师正自闭目念着：“孽缘！孽缘！”

他再一看白雀翁朱蚕正对着他频频苦笑不已。裘海粟立刻发觉到事情不妙，不由怔怔地道：“喂！晏胡子！后天可就是你八十大寿的日子了，你怎么不大带劲似的！到底有什么事？你们都怎么啦？”

说着睁大了眼睛，在各人脸上望着。天马行空晏星寒淡然一笑：

“说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在小弟贱辰之日，有些事未免扫兴而已。”

裘海粟翻了一下眼皮急道：“到底是为什么？怎么不说呢？”这时剑芒大师在一边口宣佛号道：“阿弥陀佛，这事情是贫尼当年一念之仁留下的结果，裘道兄听后尚请不要动怒，好在如今补救，并不为迟，唉……”

裘海粟疑惑地笑道：“这更令贫道不解了，大师何出此言？”晏星寒知道事情不能瞒他，当时长叹了一口气：

“道兄！你可知罗化的孙子如今找上门来了么？”

这一句话，就如同一根针似的，猛刺了裘海粟一下，他不由动了一下身子，口中“哦”了一声，一时目如铜铃似的瞪着晏星寒，脸色一片铁青。

多少年来，他对这件事一直没有放下过心，总觉得当年事情处置得不大妥当，想不到今日竟成了事实，他讷讷问道：“这是真的？找上……来了？”

白雀翁冷笑了一声道：“那还假得了！”

裘海粟桀桀一笑道：“好得很！叫他来吧，他现在在哪里？”朱蚕尖声笑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不要慌，早晚你就能见着他，你不找他，他还要找你呢！”

裘海粟翻了一下眼皮：

“矮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说近在眼前，莫非他在肃州？”朱蚕嘻嘻一笑道：“要是在肃州也就不叫近了。老实告诉你吧，那小子就在晏老哥的家里！”

裘海粟张了一下嘴：

“开什么玩笑！”

朱蚕矮小的身子，由位子上跳而下：

“谁给你开玩笑？这是真的！你看这墙上的画，都是他画的，他不但有一身好功夫，而且人长得俊，字写得好，画画得好，学问也好！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小冤家！”

红衣上人皱了一下眉：

“你说些什么，我一句也不懂！他怎么会……”

朱蚕龇牙一笑道：“你当然不懂，任谁谁也不懂！”

裘海粟没头没脑地听得直翻白眼，晏星寒这才一五一十把谭啸如何倒卧雪地，自己如何试探，进了府内之后，表现如何，详详细细他说了一遍。非但红衣上人裘海粟听得暗自惊心，就是先来的朱蚕和剑芒大师二人，也不禁听得直如大梦初醒，纷纷点首叹息不已。晏星寒说完了经过，望着裘海粟冷笑道：“我们已商量好了，明日午夜下手，道兄之意如何？”

红衣上人吓吓笑了两声：

“这事情我早就料到了，却想不到此子有这么大胆子，既是他送上门来，那是再好也不过了！晏老哥，你和大师再没有什么意见了吧？要是当初……”

朱蚕一摆手：

“过去的都别提了，先顾眼前要紧，要依着我，不如现在就下手，免得夜长梦多，心里疙瘩。”

红衣上人一向是大牛脾气，可是这一次倒能平下心来。他皱了一下眉，徐徐道：“可能错了也说不定，我总想这小子没有这么大胆子。”

剑芒点头道：“道兄之言，贫尼甚以为是，这事情还是留待明日细细看他一看再做决定较好！”

裘海粟点头附和，白雀翁朱蚕却冷笑道：“你们死了这条心吧！我保险你们当面是一点也看不出来，这孩子真有股子装劲！”

红衣上人冷笑了一声，站了起来：

“晏兄，此子在何处？我们何不现在就去一趟，看看此子真面目？”

白雀翁点头道：“对！看看他在房子里干些什么，要是验明正身，就下手把他除了岂不是好？”

晏星寒目视剑芒，似乎想看看她有何见解。这位沙门中动了“杀”念的老尼，脸上带着一丝轻蔑的浅笑，目光看着白雀翁，徐徐道：“朱施主，你不要把此子看得太不中用了，他既擅摄精敛锐，内功定有非常的造诣，我们不可草率行事，要事先有一个详细的布置策划才好下手，否则一击不成，后患无穷！”

裘海粟赞同道：“大师所言极是，那么我们就定于明夜动手好了。总之，决不能叫他溜了！”

晏星寒星目半睁，阴森森地一笑，点了点头道：“这事情我已想过了，事情由我而起，自然由我来了结，下手的任务就由我来负责好了，三位俱是远道而来，现在请休息吧！宅内已为各位备有住处，午夜之后，俟三位用功完毕，老夫再趋前造访，商讨明夜对策。总之，绝不能因为他的突然介入，而败坏了我们的兴头。来！各位老朋友，请随我来。”

三人听他这么一说，知道此老一向是心思深秘，他既如此说，定然胸有成府，俱都把这事搁置一边，相继含笑而起。

天马行空晏星寒带着三人，步出客厅，穿过一条窄廊所通的月亮洞门，来至一梅花园内，园内有精致厢房一排，另有一朱漆六柱小亭，置梅树之中。亭边六角，各悬一面大红纸糊就的风灯，被夜风吹得晃来晃去，照得这附近光亮十分。北地酷寒，百十株老梅多已盛开，红白相间，累累蓓蕾，给这萧条的小院，带来了无上的高雅气氛。

风尘仆仆的三位老人，乍看见如此情景，禁不住都同声夸赞了起来。

晏星寒手指那排厢房道：“我暂陪三位居住于此，三位老友，你们可喜欢这地方么？”

剑芒大师连连抚掌道：“太好了！太好了！”

白雀翁朱蚕却眯着一双三角眼，打量着那些梅花道：“唔！白的我知道是梅花，红的是桃花吧？”

晏星寒笑道：“红的也是梅花，只是红梅较珍贵，本不易植，故市上多以桃花充数，非内行人不易看出！”

朱蚕脸色微红地笑道：“我是老粗，不懂得赏花，不过，我总觉得桃花、梅花都差不多，白梅、红梅也一样！”

晏星寒道：“兄弟！你又错了，白梅和红梅也有分别的，白梅较瘦，蕊氏，红梅较肥，蕊短，这几株红梅，是我好不容易托人弄来的，你如果喜欢，走的时候可带两株小梅回去栽栽！”

朱蚕摇头笑道：“那可犯不着，一路上弄两棵树多别扭呀！”

二人说笑时，剑芒老尼同红衣上人，散步于花丛之中，互相指评欣赏着走了过来。裘海粟呵呵笑道：“晏胡子清福不浅，能找到这么一个好地方养老送终也不错，等我回去以后，也把道观搬到这里来……”

晏星寒笑了笑：“欢迎之至，来！老朋友，请看看我为你们准备的住处如意否？”

说着引导三人至那一排厢房之中。一共是五间净室，每室之内都有一几一案，一张红木床和一个大大的蒲团，地上都铺着五色斑斓的西藏地毯，几上古瓶内插着白梅、红梅，阵阵清郁，令人神清气爽，一盏琉璃灯散发着清白光华，雕花的窗格两边，杏黄色带穗子的窗帘，半拢半垂着，一派静雅，予人一种安适感觉。

红衣上人裘海粟不由笑道：“有了这地方，我真不想回去了……唉！老晏，我们之中，你顶会享受，羡慕！羡慕！”

晏星寒微笑答道：“我特地准备好，就是招待你们的，你们如喜欢，就在这里住个一年半载，我天天陪着你们好不好？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欢聚的日子实在也不多了！”

说着遂唤了两声司琴，就见由一边一间小房里，跑过来一个十六七的小僮，笑道：“老先生，客人来了么？”晏星寒指着三人道：“这不都来了？我叫你准备的点心和茶，都备好了没有？”

司琴朝着三人弯腰行了一礼，一面笑道：“都备好了，老先生，你看我剪插的梅花好不好？”

白雀翁嘻嘻笑道：“好极了！你几岁了？”

司琴弯腰说：

“我十五了！”

他一面说着，一面上下打量着朱蚕，好像暗奇他那矮小的身材，神情想笑又不敢笑，样子十分滑稽。朱蚕立刻发现了，不由一翻小眼道：“是笑我矮是不是？”

司琴红着脸摇头道：“不……不是……道爷！”

朱蚕哼了一声，引得三人都笑了，那僮子也不禁低着头笑了。晏星寒笑道：“不要淘气，小心道爷揍你！你下去吧！把点心送来。”

司琴弯言道：“要不要弄火？”

晏星寒摇头道：“不用！我们都不怕冷，快献茶来！”司琴鞠了一个躬，正要下去，剑芒大师含笑道：“小施主，我要松子茶有没有？”

司琴连道：“有有！”

红衣上人吓吓一笑：“我要菊花茶！”

司琴又答了声是，方转过身来，朱蚕的左嗓门尖声道：“我要普洱茶，滇南的！”

司琴回过身来翻着眼皮，讷讷道：“什么普洱茶？”晏星寒笑向朱蚕道：“抱歉，这种茶没有，你再换一种吧！”朱蚕脸色一红道：“那么杭州龙井总有吧？”

晏星寒方点头微笑。司琴却笑道：“正好没有，道爷一定要喝的话，我可以骑马到镇上张回回铺子里买去！”

朱蚕摆手道：“算了，算了……你随便泡就得了！”

司琴嘻嘻一笑道：“那么我给道爷沏一杯四川来的砖茶吧！”

众人都不由笑了。朱蚕一翻小眼，晏星寒挥手笑道：“去！去！给道爷沏一杯铁观音去吧！”

司琴这才笑着出去。白雀翁叹了一口气道：“人长得矮，到处都吃亏，你看他就不敢与你们闹！”

红衣上人不由笑道：“你倒真有闲心，不瞒各位说，我自从听说那孩子来了，心里可一直没有松下过，明天晚上一个拾掇不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要知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要是安心想报仇，往后可够讨厌的呢！”

晏星寒冷笑了一声：

“裘道兄，这一点你大可放心，明晚此时，就在这小院之中，我定叫他血溅梅园！”

这种杀人的勾当，他们四个近二十年来，可都生疏了，晏星寒这一句血溅梅园，不禁令各人都打了一个寒颤，剑芒大师不禁连连念着佛号。

晏星寒闪亮的眸子，看了三人一眼，微微一笑道：“这梅园四面皆有高墙，素日没有兄弟关照，宅中不许任何人出入，所以这里下手最好，不愁消息外泄。”

这时司琴托着茶盘，由廊下过来，晏星寒把话停住，等献好茶退下，他才继续道：“到时，我只以赏梅为由，诱他来此，即可合力对付他，三位只在侧防他越墙逃避，兄弟一人，已足够索他性命，不愁他插翅飞逃！”

裘海粟哼了一声道：“好！就这么办吧！我们四人要是连一个孩子也除不了，那才叫笑话呢！”

白雀翁呷了一口茶，皱着眉毛道：“他要是不来呢？”

晏星寒微笑摇头道：“不会，以赏梅为由，他不会不来。”

他说着站起身来道：“你们远道而来，我不打扰你们了，等一会儿司琴送点心来，各位如需别物只管吩咐他就是了。”

说着即回到隔壁一室。白雀翁和红衣上人，也各自归到另一房中。短暂的几句话，似乎已经决定了那个可怜孩子的命运，看来谭啸真是凶多吉少了。

心猿意马的谭啸，这两天显然感到有些不安，那是一种大难将临的预兆，尤其是今天——红衣上人裘海粟来到的次日。

晚饭之后的谭啸，怀着满腔的忧怨，在书房内来回踱着，内心的莫名惶恐，更令他益形烦躁，他走到窗前，看着沉沉的夜幕，心中暗暗想道：“我的仇人都来齐了，该是我下手的时候了，我应该怎样对付他们呢？”

他记得临走时，师父对自己的诫言，只可智取不可力敌，确是如此，他自问敌人之中，任何一人，都非自己所能对付，更何况四人合力了，自己要想一个办法，分散他们，离间他们，叫他们自相火并，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

可是，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条计策啊！想到此，他不禁又发愣，昨日和那老尼见面时，对方那双深锐的眸子，在自己脸上扫视时，那种搜索的神色，似乎已在疑心自己的身份了。

“唉！这四个人之中，真是没有一个容易对付的，那红衣上人更不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想到这里，不禁剑眉微皱，重重地叹息了一声，方转过身来，却听见门外传来晏小真的声音：

“谭大哥在么？”

谭啸赶忙去开了门，欠身谦让道：“姑娘请进！”

晏小真神色黯然地走了进来，她穿着一身黑色衣裙，脸色很苍白，秀发微嫌蓬松，进门之后，一双光亮的眸子注定了谭啸，满面惊疑之色，讷讷道：“大哥……大哥……你……”谭啸怔道：“姑娘有何吩咐？”

晏小真脱口道：“你原来会武功啊！”

谭啸不由大吃一惊，神色一变：

“姑娘你说的什么？我……不懂！”

晏小真见他如此失态，更知所料不差，只是当面又恐羞恼了他，遂不再逼问，只叹了一口气道：“大哥！你能把你真实的来意告诉我么？”

谭啸莞尔一笑：

“姑娘今夜是怎么了？怎会有此一问呢？”

晏小真目光转向地面，伤感地道：“我知道你是不会把实话告诉我的，可是我却不忍心看着你……看着你……”谭啸内心怦怦跳着，表面仍带着微笑：

“看着我如何？哈！姑娘，你太多心了！”

小真叹息了一声，抬起了头，苦笑道：“但愿是我多心，否则……”

她匆匆顾视了一下左右，进一步道：“大哥！今夜你答应我，不要……”

才说到此，却听见门外一小僮的口音道：“谭相公在里面么？”

谭啸不由一怔，小真更是神色大变，她口中“啊”了一声，忙后退了一步，站在壁角。谭啸转身去开了门，见是府内书僮司琴，不由笑道：“司琴！有什么事么？”

司琴请了个安，笑嘻嘻道：“老先生在梅园之中，请相公前去赏梅，那几株红梅都已开了！”

谭啸窘笑了笑道：“哦！可是现在是夜里，怎看得见呢？”司琴笑道：“梅园之中，已加了十几盏灯笼，看来更是美，老先生还说请相公带着纸笔，要请相公画事几枝梅花呢！”谭啸不由笑着点了点头：

“好！请你回去，我马上来。”

司琴鞠了一躬道：“小的领相公一块去吧！老先生交待的。”谭啸想了想，点头道好，遂道：“那么你在门口等一等吧，我换件衣服，拿了东西就来。”

司琴道了声“是”，退身而出。谭啸心中动了动，暗忖：“我正好借此机会，摸一摸他们的底。”

想着走进房内，小真忽地迎面走来，她脸色更苍白了：“是爹爹请你么？”

谭啸微微一笑：

“在梅园，唤我去赏梅画画，令尊真雅人也！”

小真不由抖簌簌地道：“大哥……你去么？”

谭啸心内虽有些不解，可仍没想到其他，当时淡然一笑道：“怎么不去呢！姑娘，你有什么？”

小真苦笑着摇了摇头，当时唇角微颤，似有话要说，却又不便说的样子。

谭啸转过身来，在桌子上收拾着画笔纸张，忽然他发现上次小真所画的那张梅花，一半展开在抽屉里，不由抽出一看，脸不由红了红，回头道：“谢谢姑娘赏赐！”

小真不由面上更是讪讪，她笑了笑，急把头低下了，原来那张画，本为小真撕成了两片，经谭啸贴补好后，另题了一首诗在其上，遂搁在画瓶之中，此刻却在抽屉中发现，而且上下款题着：

“谭啸大哥法家雅正晏小真敬赠”

谭啸羞于自己诗中心意，已为对方看破，更不敢在此多留，匆匆卷好了画，转身一揖道：“姑娘如想作画，请随意留此，令尊见召，我这就要去了。”

说着匆匆向室外行去。晏小真不由颤抖地唤道：“大哥……”

谭啸已行至门口，又回过身来，却见晏小真秀眉浅蹙地走前几步，她手中拿着那赠予自己的梅画，苦笑道：“大哥把这个带在身边，不要为人看见了！”

谭啸接过插入袖中。小真忽然秀眉一扬，抬起了头，苦笑道：“梅园之中四面高墙，惟独假山石后有窄门，直通后面桑园……大哥！你去吧！”

谭啸不明不白地点了点头，含笑道：“姑娘不去赏梅么？”

晏小真轻叹了一口气，苦笑道：“我不去……”

这时门外的司琴叫道：“相公换好了衣服没有？快点呀！”

谭啸答应道：“来了！来了！”

遂朝着晏小真欠身揖了揖，转身出门而去。晏小真呆若木鸡似的望着他的背影，口中讷讷道：

“只怕你这一去，再想出来是不容易了……”

想着她匆匆夺门而出，亡命似的直向桑园奔去，在那里，可由半堵矮墙内，隐隐偷窥梅园的一切情形。

谭啸随着司琴一路走着，想到了小真方才的举动，不由暗暗生疑，忽然他心中一动，忖道：“莫非那晏星寒等，已经看出我本来的身份么？”

想到这里，他不禁打了一个冷战，顿时停步不前。司琴不由好奇地望着他，眨着瞳子道：“相公是忘了东西吧？”谭啸没有回话，心中不禁又想到，自己太多疑了，试想昨夜他还亲热地向自己打招呼呢！怎会于一夜之间，就有所改变呢？再说自己一向谨慎，掩藏锋芒，他绝不可能看出什么来！

这么想着，不由又随着司琴继续前行，一面笑问道：“老先生另外还请有什么人么？”

司琴笑道：“一个矮老头，一个老尼姑，还有一个满脸大胡子的老道。相公！这几个怪人，都是哪来的呀？”

谭啸暗惊道：“是了，那红衣上人也来了，今夜，我要好好观察他们一番。”

想着遂答道：“我也不知道，他们大概都是老先生早年的朋友吧！”

司琴皱着眉道：“那个矮老头子最难侍候，夜里还要打水给他洗脚，他喝茶热一点不行，冷一点也不行，又要茶泡开，还又不许水太烫，相公，你看那个老头子不是成心找我麻烦么？可是老先生倒很听他话，他说什么，就听什么，今天早上就为他要喝真正杭州龙井，竟让我骑马给他现买去。”

谭啸微微一笑道：“小孩子跑跑腿有什么关系？”

司琴嘴里仍自一个劲咕哝着。说话之间，已到了梅园，谭啸见正面砌有一堵高墙，一个月亮洞门开在正中，上面刻着“梅园”两个篆字，一条圆石头铺成的蜿蜒小道，由洞门直伸了进去，无限风光，映入眼帘，那羊肠小石道蜿蜒深入，道边每二十步左右，插有一个圆团团的灯笼，照着园内盛开的梅花，乍看起来，真有点置身仙境之感。

谭啸爱梅成癖，此刻见状，一时几乎得意忘形，脱口赞了“好美的梅花！”

司琴率先跨入洞门，招手道：“相公请进！”

谭啸迈步入内，这才看清这条弯弯曲曲的小道，直通到一个六角小亭，亭边悬着四盏红纸灯笼，随风摇来摇去，景致更是迷人。

司琴指着小亭道：“他们都在亭子里呢！”

谭啸点了点头，遂加快了脚步，远远见亭中似置有酒菜，晏星寒正陪着白雀翁朱蚕和剑芒大师，及一个高大的红衣道人，在亭边谈着话。

谭啸远远道：“有劳东翁久候，晚生来迟了！”

晏星寒这才发现他来了，哈哈大笑道：“谭相公才来呀！快来！快来！”

谭啸加快足步，行抵亭边，对着晏星寒及剑芒、朱蚕等弯腰一揖道：“晚生谭啸，给各位请安。”

白雀翁嘻笑道：“啊哟！谭相公不要客气，不敢当！不敢当！快请起来吧！”

谭啸含笑上了亭子，此时司琴尚侍立一边，晏星寒忽然怔了一下，咳了声道：“司琴，这里没事，你可以退下去了，我们可能要在这里呆上一夜呢！”

司琴弯腰道了声“是”，转身离去。晏星寒回头对谭啸一笑道：“相公请稍候，容老夫把门关上，以免别的人贸然而入，破坏了清兴。”

谭啸微笑欠身道：“东翁请自便。”

晏星寒遂自去，谭啸这时才看清了那红衣上人的真面目，不由含笑欠身道：“这位道长法号是……”

红衣上人声如洪钟似的大笑了一声：

“谭相公，贫道姓裘名海粟，道号红衣上人；对于谭相公大名已是久仰了！”

他慢慢走过来，目光炯炯有神地看着谭啸，又吓吓笑了几“相公画得一手好丹青，贫道真是拜服不尽，故此才请求晏老哥务必邀请相公一见。”

谭啸见这道人说话时，一双眸子闪闪生威，再衬上他那半截铁塔似的伟岸身材，看来真有些怕人，当时淡然晒道：“道长夸赞了，其实晚生只是随意涂鸦，哪里有什么深奥功夫？倒令道长见笑了！”

红衣上人目光迟迟地在这少年身上转着，暗暗惊赞着，这少年好一副丰神秀质！不由一时默默地呆住了。剑芒大师走近一步，微微叹息道：“适才听晏老友谈起，原来少施主身世甚为悲惨，贫尼不胜悲感！贫尼佛门中人还要奉劝一句：凡事自有天定，不可人力强为之。相公，你以贫尼之言为意么？”

谭啸不由脸色一红，他目光很快地在三人脸上扫了一转，并未看出什么不妥之处，才黯然地苦笑了笑：

“大师有所不知，灭祖之仇不共戴天，晚生只要有三分气在，此仇务必雪报的。大师，晚生谢谢你的好意相劝了！”

剑芒大师不由面色一沉，目光很快地在朱、裘二人身上转了一转，朱蚕面上微微带出了一丝冷笑，可是这丝冷笑很快就消失了。

他抖了一下长仅及膝的短袄，嘻嘻一笑道：“相公乃文质彬彬之人，想报仇谈何容易？”

谭啸冷笑了一声，全身热血为之沸腾，面对着这三个杀祖大仇家，他实在很难再保持镇定了，他脸色极为难看地苦笑道：“今日为晏老先生暖寿，晚生家门不幸，还是不提的好，否则……”

他觉得全身打了一个冷战，忽然身后冷笑了一声：

“谭相公，你也太会藏拙了！”

谭啸不由吃了一惊，猛一转身，不知何时，晏星寒已进得亭中，只见他此刻脸色极为难看，一双瞳子，更是凶光毕现，一扫他素日神色。

谭啸一时尚不明他言中之意，窘笑道：“东翁何出此言？”

晏星寒上前几步，呵呵大笑了两声：

“谭相公！俗语说，光棍眼中揉不进砂子，老弟你装得虽像，可是到头来仍露了马脚！”

谭啸不由打了一个冷战，手中画笔落地，他装着不经意地弯腰把笔拾了起来。这一霎时，他似乎已预感到一种大难来临的前兆！

“谭相公！你的仇人，现在可都在你的眼前了，你还不下手对付么？”

谭啸后退了一步，尴尬地笑道：“东翁何必开玩笑，这玩笑开得太大了……”

晏星寒哼了一声：

“是的！谭相公，你这个玩笑，未免开得太大了……”

说到此，这老人头上青筋毕现，猛地厉喝了声：

“说实话，罗化是你什么人？”

红衣上人裘海粟嘿嘿一笑道：“老哥哥，这还用得着问么？”

谭啸心中不由大吃一惊，后退了两步。可是，白雀翁朱蚕那矮小的身于，却如一只怪鸟似的，腾身而起，正落在了谭啸身后丈许以外。

谭啸往左跑了两步，红衣上人比他更快地飘出亭外，哈哈大笑道：“谭相公，当年我们手下留情，今夜却不会再留情了！”

谭啸倏地转身，那素衣的剑芒老尼，正自双手合十，面对而立，口中讷讷道：“少施主，今夜就是你解脱的日子，不必再妄想逃跑。”

谭啸面色一阵惨白，口中“哦”了一声，一直退到一根亭柱旁边，喃喃道：“你……你们原来都知道了？”

晏星寒狰狞地笑了一声，进逼了一步：

“这么说，你承认了？”

谭啸心中暗暗叫道：“此番休矣……”他挺了一下腰，朗声道：“不错，我正是十八年前，被你们逼死的那个铜冠叟的孙子！晏星寒，你们要怎么样？”

天马行空面色一沉，嘿嘿冷笑道：“你承认了？很好！小子！你胆子太大了，我不得不佩服你的深谋远算，可是，小伙子！你仍还是落在了我们手中，今夜你必须死了！”

他又逼进了一步，阴森森地笑道：“听到没有？像你爷爷当初一样的死。小伙子，你有这个种么？”

谭啸只觉得由脊椎骨间向外丝丝直冒冷气，面对着这四个大敌，他一时失去了主张，可是他那好强的嘴，有力的膝盖，绝不会允许他向敌人屈膝求饶。

这一霎时，他作了一个明智的考虑，知道自己只有死命一拼了，如能侥幸逃出晏宅，或许这条命尚能保全，否则简直是不堪设想了。

想到此，他冷笑了一声：

“我还不想死，晏星寒你们以众凌孤，岂不可耻？”

天马行空厉声叱道：“小子！你休想再逞诡计，就算是以众欺寡，以大压小，今夜你要想逃得活命，是难比登天！”

他说完这句话，身形向前一伏，轻轻地一抄，已来到了谭啸身前，双掌向外一递，用翻天掌势，照着谭啸“心坎”、“肺腑”两处大穴上打去。

谭啸容得他双掌指尖已堪堪逼近身前，口中冷哼道：“晏老贼休得欺人太甚，谭啸并不怕你！”

他口中这么说着，右腕一抬，用南海一鸥桂春明亲传的分翅手，向外一分，中、食、拇三指，如鸡啄似的，直向晏星寒“曲尺”穴上拿去。

晏星寒心中一惊，向后一拂双袖，闲云野鹤似的飘出丈许以外。所谓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谭啸只一递招，四老都不禁暗吃了一惊。

晏星寒冷笑了一声，二次腾身。蓦地，一边闪出了剑芒大师，她轻叱道：“且慢！”

晏星寒陡然在空中一折腰，轻飘飘落了下来，奇道：“大师有何吩咐？”

剑芒大师身形一晃，已来到了谭啸身前，口中念着佛号：“阿弥陀佛！相公如能将令师之名道出，我等或可网开一面，不一定致相公于死命，如何？”

这老尼说着，一双凤目精光四射地注定着谭啸，面上冷若冰霜。谭啸面色苍白地后退了一步，苦笑道：“老尼姑，你想错了，谭啸并非怕死贪生之辈，卖师求生，恕不为之。”

他一边说着，一边慢慢往后退着，陡然长啸了一声，拔身而起，直向梅林丛中纵去，可是他身形方一落下，一边的白雀翁朱蚕，已如同蝙蝠似的窜了过来，这矮老头子，冷叱了一声：

“你还想跑？”

随着他翩翩的身势向下一飘，正好够上了部位。白雀翁在同道之中，素以心黑手辣著称，此刻更不会手下留情，一出手即是最狠毒的分心掌，斜兜着直向谭啸心窝上打来。

谭啸身处在这几个高手之间，自问实难幸免，可是要他俯首待毙，却是万万不能，白雀翁掌到，他不得不抖擞起精神小心应付，当下双臂交叉着向外一分，用“进身逼虎退”的绝招，一屈左膝，十字叉手已临朱蚕两肋之下。

朱蚕怪笑了声：

“你还真敢递爪子？”

这小老人确实有一身惊人的功夫，只见他一举双手，双足轻轻跳起，复往下一挥两腕，整个身子已由谭啸头上掠了过去，足尖一落地，刷地一个疾转，已到了谭啸身后。这老儿狞笑了“打！”

双掌齐出，用“小天星”掌力向外一抖！他这种落身、拧腰、抖掌、现力，几乎是一气呵成，尤其厉害的是快如疾雷奔电，绝不容你稍缓须臾。

谭啸只觉后心一阵发冷，对方掌中劲力，已侵衫而入，他怎会不知厉害？

当时猛地向前一踉，身形向前一伏，拧身现腿，“秋风扫落叶”！这一腿挟着强烈的劲风，直向朱蚕双腿上扫去！谭啸五岁随南海一鸥桂春明习技，

十五年的浸淫苦练，可说是已登武功堂奥，举手投足之间，满是真实功夫，这一腿实有扫断三根柏木桩的功力，老智如朱蚕者，岂能有不识之理？

他不由冷笑了一声，向外一翻，错出七尺，正好躲开了谭啸一腿，他回头冷笑道：“晏胡子别看着啦，早一点拾掇了他算了！”

晏星寒应了一声“好”，由旁边陡然拔起。可是谭啸自知远非四人敌手，时刻转着逃走的念头，晏星寒身方拔起，他即用“八步赶蝉”的轻功绝技，嗖！嗖！嗖！三个起落，已逼向了梅园右首，正在打量眼前地势，忽听左侧一人朗笑道：“你死了心吧！”

跟着红影一闪，一条高大的身影，正由第七杆灯笼梢上猛扑而下，现出裘海粟长满虬须的一张丑恶面目。

这道人，更是手狠心毒。只见他大袖向外一甩，以袖沿斜扫谭啸面门，此举意在投石问路，谭啸方一闪身，裘海粟第二式“金风送爽”斜着左掌直劈而下。

谭啸虽有一身惊人功夫，可是面临这四个强敌，也不禁有些惊慌失措。

红衣上人铁袖拂面，他方自闪开，却料不到他第二式来得如此迅疾，一时惊叱道：“你敢！”

他猛然转身合掌，向左一拧，可是究竟还是慢了些，裘海粟如刃的指尖，已经扫在了他的肋边，只听见“嘶啦”一声，一件缎质的直裰，被撕开了尺许长的一条口子。

谭啸口中“哦”了一声，蹒跚出去五六步以外，裘海粟五指的长指甲，已在他左胸肋处，划了五道半寸深的血槽，一时鲜血淋淋，痛彻心肺，谭啸忍着痛，一哈腰，又纵出三丈以外，可是眼前一条人影，飞星殒石似的落了下来，谭啸还没有看清来人是谁，这人已用“乾元问心掌”，猛力向外一推，口中叱了“去！”

鲜血淋淋的谭啸，自问今夜是跑不脱了，面临着这四个强敌，他又如何能闯出重围？

他奋力纵起身子，当空又落下一人，这人的“乾元问心掌”挟着十成功力，直向他前心逼来，谭啸咬着牙向左一旋，对方掌势走空。来人是银发皓首的晏星寒，这老儿此刻正在盛怒之下，发眉皆立，他满以为以自己四人对付谭啸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么，却想不到对方武技绝高，几次三番地逃出掌下，一时恼羞成怒，誓必手毙谭啸而后已。

此时掌势走空，他冷笑了一声，挫身勾足，以“海底灯”之式，右足尖直点对方“生死窍”，谭啸此刻全身是血，双目已红，竟忘了逃命，见对方如此心狠手辣，誓必杀己而后快，不由厉吼了一声：

“老儿！我与你们拼了！”

他向后一坐，想用“老子坐洞”之式，来避开晏星寒来势，可是身形方一后坐，只觉得背后一股劲风劈到，谭啸倏地向外一滚，可是仍为这阵尖锐的风力，扫着肩头而过。

顿时，左肩头如同火焚似的热烫，他此刻真是狼狈透了，强忍着全身伤痛，一个“鲤鱼打挺”，由地上窜了起来，头上方巾，也在滚动时，掉在了地上，乍看起来，真是如同鬼魅似的，他再也不敢恋战了，知道自己和四人比起来，差得太远了，这条命葬送得太没有意义了。

可是进逼的四老，岂能容他脱逃？谭啸未及腾身，眼前灰衣一闪，那个唯一没有动过手的老尼姑，忽然现身而出。

她面上没带出什么表情，身形一落，双掌合十向外一推，谭啸忽觉迎面一股极大劲力，几乎令自己为之窒息，由不住呛得连声咳了起来，整个身子一连向后退了三四步，当时双臂一交叉，用“十字手”反向外一崩，直奔剑芒双腕。

剑芒大师身形疾转，并二指，向谭啸“气海穴”上就戳！谭啸怎敢与她恋战？见老尼点穴手到，凹腹吸胸，把肚腹吸进了半尺，就势一拧腰，用“野鹤窜云”的身法倏地拔了起来。

可是他这种举动，早在剑芒大师意料之中，他这里方自腾起，陡闻大师一声低叱道：“下来！”

这老尼左手一抄尼衣下摆，整个身子，如弹丸似的倏地弹起，正好赶在谭啸背后，她口中冷笑了一声，双臂一抖，十指已合在了谭啸后胯两面大骨之上。

谭啸打了一个冷战，向外用力一挣，可是老尼已把内力贯足双掌，向外一抖，喝声：

“去吧！孽障！”

谭啸不由自主，随着她双掌抖势，直飞出了丈许以外，“噗”一声，元宝似的摔了出去，一时双腿骨阵阵奇痛，几欲折断。

可是到了此时，他也顾不得这一双腿了，双掌用力一按地面，身形再次腾起，他头上发束可全都散开了，黑长的头发，散在两肩，看来真和厉鬼差不多，他用全力挣扎着向外一纵，眼前是一块极高的假山石，谭啸正想纵身上石，那要命的晏星寒，却在这时，倏起倏落，飞纵了过来。

他口中厉叱道：

“谭啸，你还不纳命来么？”

随着他这种口音，双掌已按在了谭啸后背之上，当下心一狠，掌心向外用力，只听见谭啸一声惨叫，整个人直腾出了七尺以外。

他身子向下一落，“噗”一声趴倒在地，可是这年轻人，竟能再次跃起来，他用沙哑的喉咙道：“好！晏星寒……”“哧”一声，一口鲜血，由他口中血箭似的喷了出来，他知道自己已受了致命的内伤，只要再喷出第二口血，这条命可就算完了。

谭啸铁青着脸，一阵踉跄，他忽然哭叫道：“爷爷啊！这个仇孙儿给你报不成了！”

他口中这么说着，猛然用出全身之力，直向那块大假山石上撞了过去。

他这种举动，不禁令左右暗侍的四老全都一惊，就连谭啸自己也没想到，他身子已整个快撞上石头的一刹那，由石后倏地伸出一只胳膊，巧妙地拉着他一只手，向外一扯。

谭啸整个身子都跌了出去，他因用力过猛，身上又有致命重伤，顿时双目一黑，人事不省……

也不知什么时候，他苏醒了过来，只觉得自己全身似为一人横托着，向前疾驰，自己全身百骸俱酸，尤其是气息奄奄，随着这人轻快的脚步，几乎呼吸也感到困难了，他挣扎了一下。

那人似发觉他醒了，低头流泪道：“大哥……千万不要出声，我是小真，我救你出去。”

她说着，热热的泪都滴在了谭啸的脸上，谭啸惊怔得打了一个寒颤，可是现在他连说话的力量也没有了。

眼前情势，似在一个漆黑密林之中，真可说伸手不见五指，谭啸感觉到头和脚擦磨着枝叶，而晏小真足下，更是发出喳喳枯叶的声音。

他忽然想到，自己临去梅园之时，晏小真所交待自己的话，原来其中竟含有深意，自己真个糊涂，如果早想起来，何至于落得如此模样，此时虽蒙她救出，要想活命，只怕是无望了。

这么想着，不禁悲从中来，落下了几滴泪，尤其是他感到口渴得唇舌欲裂，满嘴腥苦，禁不住干呕了几声。

晏小真又俯下身来，贴着他耳边小声道：“大哥！千万不要出声，我爹爹及他们都在后面呢，要是让他们发现了我们，我二人都得死！”

她头上的秀发，在谭啸沾满了血汗的脸上拂动着，一张樱唇，更是几乎贴在了谭啸的脸上，可是这些腻情，谭啸此刻是无法消受了。

果然，晏小真身后不远，有树枝折断及践踏枯叶的声音，晏星寒愤怒地叱道：

“朋友！你报个万儿，你与我们为敌，对你是没有好处的！”

白雀翁更是尖声骂道：“他妈的，你小子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你不打听打听，我们是干什么的！”

晏小真一言不发，快步向前潜行着，这条路她因有见于先，所以记得很熟，七转八转之后，已把身后的父亲等人，拉下了一段距离。

眼前现出了月光，惊魂未定的晏小真，可丝毫不敢怠停，她仍然托抱着谭啸，亡命似的转过了一条小河，河边老槐树上，拴着一匹黑马。

她气喘吁吁地把谭啸抱上了马鞍，还没有死的谭啸，内心明白，现在自己已经承这个姑娘救了出来，今后就是自己挣扎生死的时候了。

他双手扣紧马缰，终于说出了几个字：

“姑娘……谢谢你……”

晏小真趴在他腿上，哭道：“大哥，我只能救你到此了，否则父亲回去见我不在，我这条命也保不住了……大哥！你伤很重，千万不要说话，肃州你也不能呆了，快离开……愈远愈好，也许天可怜你，还能保全你一条命……大哥！你快走吧！”

她一面说话，一面回头看看，神色至为仓惶。谭啸在马背上只觉得天昏地暗，摇摇欲坠，可是小真的话，每一句他都听讲去了。

他咬紧牙关，热泪由脸上一滴滴和着血滴下来，他只能用点头来表示他的决心，来表示他的感激。

“快走吧……大哥！今后也许我们还能见面。大哥！我本来有很多话要问你的，可是现在来不及了，马鞍子里有我放的钱，还有你的几套衣服……”

这时，谭啸只觉得肺部被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眼前金星乱冒，恍惚之中，听着晏小真断肠般的声音。忽然，晏小真抡掌在马股上击了一下，那匹黑马遂拨开四蹄，朝着眼前一片空旷的荒野飞逝而去。

马鞍上的谭啸，在这匹马才一起足之时，差一点翻身跌下，可是生命之力，常是那么的奇特，而垂死前，一个人更有超人的求生之力，那是不可理喻和不可思议的，谭啸竟能扑抱着马颈，一任那匹骏马，在无边的大块水草地上，拼命地驰骋。

这匹黑马，想是也知道背上的主人是在作生命的挣扎，足下丝毫也不敢迟缓，一径向有人居住的附近部族驰去。

黑夜之中，天上有星月，映着祁连山的背脊，像条大鱼似的，还有万里

长城伸缩的蛇影，这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物，到了此处，已是终点了。

可是这些，谭啸已没有能力去欣赏了。

他只是喘息着伏在马背上，两膝紧紧地扣紧马腹，因此马蹄践踏而起的水珠，弄了他一身一脸，他张开嘴，让那些水珠溅射到口腔里，否则，他真会渴死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地上的水没有了，他的手触着马颈，觉得全是热热的汗。

可是那匹疾驰的马，仍是如箭一般的飞驰着。慢慢，这匹马慢下来了，同时他耳边似听到有乱哄哄的人声，可是可怜的谭啸，已经连抬起头的力量都没有了。

他听到身侧有人怪声叫着，可是那是自己听不懂的话，并且另有马匹由后面追来。

马终于停下来了，他最后的感觉，是那匹马鼻子“噗噜噜”的打着喷嚏，人声喧叫之中，他知道自己总算遇着人了。

心情一松，血复上冲，随着“骨碌”一声，他由马背上翻了下来。

一个头上缠着白布，长着络腮胡子的人，拨开他的眼，他只说出一个字：

“水……”

然后，他便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

和煦的阳光，由祁连山的边沿穿过来，照射在这十户哈萨克游牧民族团聚的部落里。

清晨有牛马羊的乱器器的叫声，暖湿的风夹着浓厚的水草气息，还有牛马粪便的味道，在一张半吊着的绳网软榻之上，谭啸终于苏醒了过来。

他已经昏迷了整整一夜，现在他喉中发出低低的呻吟之声，他仍然要求道：“水……水……”

一个高大的，披着黑熊皮袄的老人走过来，低下头和蔼地笑道：

“你醒过来了！很好！很好……”

谭啸点头苦笑道：“老先生你是……我是在……”

老人手中有一支长长的旱烟杆，他龇牙笑了，用很生硬的汉语道：“小朋友：你大概是被仇人所伤吧？伤很重，有死的危险，不过，我女儿救了你，她说你就是她认识的那个姓谭的汉人……”

老人用黑壮的手，摸了一下脸上的胡子：

“现在，你可以放心休养，你的伤，我们会给你医治……”

在他说话时，谭啸鼻中嗅到了一阵极为强烈的牲口粪便的味道，而且身上湿热热的十分难受，他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上身早已脱光了，整个上身全为一种黑糊糊的东西所包住，那浓厚的粪便之味，就是由这种东西上发出来的。

他不禁皱了皱眉，想动一下身子，可是稍微一动，五内俱感痛楚难忍，他不由又微微呻吟了一声，老人忙走上前来，皱眉道：“怎么！还痛么？”

谭啸露出感激的微笑：

“谢谢你老人家，这么说，老先生是依梨华姑娘的尊翁了？依姑娘她……”

老人吓吓笑了几声，用力吹了一口烟管，把灰烬吹了出来，一面点着头道：“不错……不错……要不是她，我是不愿管这种闲事的……你看！”

他用烟管指了一下屋角，那里放着两个大盆，盆中全是污秽的粪便，另

有一个大炭火盆，燃着熊熊的烈火，怪不得这室内丝毫不冷呢！老人说：

“这盆子里是马和骆驼的粪便，另外有一种祁连山出产的刺草，我们把刺草烧成灰，然后混合两种粪便，糊在你身上，要一个时辰换一次……”

说着他笑了两声：

“这种活是很讨厌的，我已经守了你一整夜了！”

谭啸不由感动得热泪浸枕，在这无情边地，竟会幸遇着这么好的父女，不用说，自己的命又是绝处逢生了，他感激地点头，讷讷道：“谢谢老伯……依姑娘呢？”

他的脸在说完这句话后，微微红了一下。老人叹了一口气：

“我倒不怎么累，要谢你应该谢她……唉！她骑着马上了祁连山，来回一夜去给你割刺草，两只手全被刺扎破了……今天天一亮，她又骑着马走了。”

哦！谭啸惊愧地吁了一口气，那大方、天真、直率姑娘的脸盘，不觉浮上了他的眼帘，他真有说不出的愧疚，想起来，自己这一条命，竟是被两个姑娘所救活的。

听着老人的话，他一时反倒不知要说什么了，所谓“大恩不言谢”，这恩惠太大了，自己一辈子也报答不了，口头谢，又算什么呢！

想着，他不禁微弱地对着老人点了点头，正要说话，老人已含笑摇着手道：“相公，你不可说话，你受了很重的内伤，要静养。你可以放心，这是我们祖传下来的方法，对于内伤很有效，你只要小心静养，一定会好的！”

谭啸不禁感激涕零，只好遵言慢慢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实在忍不住口中的干渴，又睁开了眼睛，见依梨华的父亲正坐在火盆旁边抽着烟，一面烤着火，他轻轻道：“老……伯……我要水！”

老人站起来，叹了一口气道：“本来是不能给你水喝的，不过我看你实在渴得厉害，这么吧，你少来一点吧！”

他说着由身后拿下来一个水囊，走到谭啸床前，谭啸张开了嘴，半天才觉得有一种甜甜的微带膻味的汁液，滴在他的嘴里，只滴了十几滴，老人就放下皮囊，含笑道：“够了！够了！不能再多了！”

谭啸不便再求，只好点了点头，又重新闭上了眼睛。

这时，窗外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在唤着：

“拔荡！拔荡！”

老人站起来，挤着眼睛笑道：“她回来了。”

说着转身而出。

谭啸用振奋渴望的目光，向门外搜索着。果然，那个可爱的姑娘——依梨华，出现在室内。

她穿着草绿色的大裙子，脸色红得像熟透的苹果似的，这么冷的天，她的发鬓和眉梢却沁着一粒粒晶莹的水珠，那可能是雾，也可能是汗珠。

从她起伏的胸膛里，可知她跑了很多路，她飞快地跑到床边，像小鸟似的跳着：

“哦！哥哥，你醒了……你醒了！”

谭啸不再为她这亲密的称呼而惊奇了，他兴奋地看着这个救自己活命的姑娘，讷讷道：“谢谢姑娘！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姑娘！我不知如何来感谢你！”

依梨华收敛了脸颊上的笑涡，微微嘟了一下小嘴，伸出一只白雪似的嫩

手，轻轻地按在他唇上，然后杏目半转，嗔笑着说：

“不要说这些话，我不要你谢我，知道么？”

她俯下身子，吹气如兰地道。谭啸微微点了点头，事实上，他也不能开口了，因为嘴还被对方冰冷的玉指按着呢！

依梨华松开了手，回头笑着对她父亲说了几句什么，那老人含笑拿着烟袋出去了。

这房间的格式很怪，谭啸已观察很久了，还是没弄清楚，它的屋顶是圆形而突出的，可是室内却是方形的，由半支的窗户望出去，对面有一排排的房子，全是老羊皮连缀成的，房顶也是尖锥形的，于是谭啸猜想自己这房子，一定也是那样，那是典型游牧民族的羊皮帐篷，很易拆建，迁移十分方便。

依梨华搬过来一张小凳子，放置在他床边，轻轻一推那绳网编就的吊床，这张床遂轻轻地摇荡了起来，她笑着问：

“舒服不舒服？”

谭啸微笑望着她，那是深情的微笑。依梨华含情脉脉地望着他，轻轻叹了一口气：

“昨天晚上，可把我吓坏了，你的马跑在对面回族部落停下了，那些人也不管你死活，还想抢你的马，正好我骑马回来，天呀！一看原来是你，我也顾不得他们笑话，连马带人给拉回家了。”

她脸色红红地问：

“你是怎么了？我看你全身是血，当时吓得哭了。拔荡出来，我就给他说了，幸亏他老人家过去给人家医过病，说不要紧，就用这个土法子给你治，我连忙上祁连山给你去找刺草。”谭啸仔细听着，不禁眼圈红了，直想掉泪，可是他不愿在女孩子面前哭，苦笑道：“姑娘，谢谢你……”依梨华小嘴一撇：

“瞧！又来了！”

她低下头，拉长了声音，娇声道：“以后不许再说什么谢不谢了，好不好？只要你伤能好，我就开心了。”谭啸微笑着看着她，她那长长的睫毛，深如大海似的一双眸子，亭亭如玉树耸立的身材，一切都显示着女性真挚的美。谭啸微微叹息了一声：

“姑娘！我的事一言难尽，等我伤好了以后，再慢慢地告诉你。”

依梨华扭了一下身子，妩媚地笑道：“不要紧，你慢慢地告诉我好了。”

然后她蛾眉一挑，杏眼泛威：

“我一定替你报仇，这个人好狠的心！”

谭啸苦笑了笑，没有说话，他怕说出来之后，依梨华真的去了，那可是飞蛾扑火，自寻死路。

依梨华又笑了笑，道：“你的马，我已经拴在我们的槽上，衣服和银子，我都给你收起来了，还有一张画！”谭啸怔了一下，微弱地道：“什……么画？”

依梨华笑着跑到一边，在一张桌子上找了半天，找出了一个卷着的纸卷。谭啸不禁面上一热，依梨华笑着打了开来。“看！是画的梅花，真美！”

谭啸正想叫她收好，却见她低头细细看着画上的字，口中念着：

“春雪不解情，梅残心亦残！”谭啸闭上眼，轻叹了一口气。依梨华不解其意地皱眉道：“大哥！这是什么意思？”

谭啸讷讷道：“没有什么……意思……”

依梨华终于发现了题在下款的名字，她脸色倏地一阵苍白：

“晏小真敬赠。哦……大哥！这是晏小真送给你的？是她画的？”

她的手有些发抖。谭啸张开了眸子，和颜悦色地轻喘道：“姑娘，晏小真是好人，你不应该恨她……我这条命，还是她救的呢！”

依梨华后退了一步，颤抖道：“怎么会呢？”

谭啸苦笑道：“姑娘你坐下，我本来想过几天再告诉你，现在看来，是非现在告诉你不可了……”

依梨华走过来，轻轻拉着他一只手，秀眉半蹙地苦笑道：“啊！不！你身体要紧，我不问就是了。”

谭啸微笑道：“没有关系，我慢慢说，你听着就是了。”

依梨华坐下来，皱着秀眉道：“那你小声一点，我听得见。”

于是，谭啸慢慢地一字一泪地叙说了一遍经过，只听得依梨华目瞪口呆，后来听到他如何为晏星寒诱至梅园，四人如何围击，以至谭啸身负重伤，依梨华不禁咬着下唇，热泪一滴滴淌了下来。

谭啸也忍不住伤心气愤，闭目休息了一会儿，才又继续说下去，也就是晏小真如何救自己的经过，依梨华听完后，半天不语。

谭啸叹息了一声道：“姑娘，你现在应该明白了？”

依梨华怔怔地低着头，半天才抬起头来，对着他甜甜地一笑，道：“我真气晏小真，她爹爹这么坏，她为什么这么好？大哥，从今天起，我不再恨她了，以后就是她再打我，我也不还手，要不是她救你，大哥，你真的……”谭啸觉得一只手还在她软玉似的手中，十分滑腻，只是她那只手微微有些抖，不由惊道：“姑娘，你怎么了？”依梨华先是一笑，可是终于一头趴在床边，呜呜哭了起来。谭啸不禁急出了一身汗，他喉中发出沙哑的喘息之声，这声音使这可爱的哈萨克姑娘，吓得不敢哭了。

她抬起头来，泪珠儿尚还吊在睫毛上呢！她娇哼道：“我没有事，你不要难受！”

谭啸苦笑道：“姑娘，你为什么哭？莫非我……”依梨华抹了一下眼泪。

“我是怕……怕你以后只想着晏小真，而忘了我，大哥，那时候我怎么办呢？”

谭啸忍不住为这姑娘的真情逗笑了。“你还笑……”

“姑娘，我笑你真是小孩子……”

谭啸长叹了一口气，目光之中闪着泪痕：

“姑娘于我恩同再造，我怎么会如此忘恩负义？姑娘你太轻视我了！”

依梨华扭了一下娇躯，半嘟着小嘴，娇哼道：“晏小真对你也有救命之恩呀？”

谭啸流泪道：“可是她父亲是我的大仇人，这个仇，我早晚是要报的！”

依梨华怔了一下道：“那怎么办呢？”

谭啸苦笑了一下：

“所以，我和晏小真的父亲还是敌对的，他们也一定不会放过我！”

他说着，前胸不停地起伏着，显然为未来的冤孽而激动着，上天把如此矛盾、有悖情理的一项任务，交给他去完成，那实在是痛心的事。

依梨华看着他，着急道：“大哥你不要难受了，你的伤还没好呢！唉！都怪我，我不该问你这些的。”

谭啸摇头道：“这不关你的事……姑娘！你父亲说我身上的伤要紧么？”

我真想快一点好，我要报仇。”

依梨华轻轻握住他的手，小声安慰道：“拔荡说你心肺受了伤，另外还有好几处外伤，流血太多，最少要半个月，才能走动，要半年之后，才能完全复元。”

谭啸不由吓得呆住了！依梨华见他如此，不由娇笑道：“半年也很快，这半年，我天天陪着你，早晨我们上祁连山看日出，傍晚我们到沙漠上去骑马，你的身子很快就好了。”

谭啸不由望着她的脸，微微笑了……

“姑娘……你……真的……”

依梨华耸了一下鼻子，忽然帘子揭开了：

“这位相公，该换药了，时间到了！”

依梨华的父亲含笑走进来。

依梨华站起来，半笑道：“没办法，你得忍着痛，要受一点罪。”

谭啸望着依梨华的父亲，感激地点着头，这老人走到墙边，调制着这种奇特的药。

依梨华用手把谭啸身上已经干了的药块揭下来。

谭啸立刻感到松快了不少，他笑道：“这种药真灵，我已经觉得比昨天好多了。”

依梨华的父亲听见这话，回头吓吓地笑道：“很好！再有三四天，大概你就可以下地了。”

然后他又对女儿咕哩咕噜说了几句，依梨华过来扶着谭啸坐起来，微笑道：“拔荡说叫你不要嫌臭。”

她说着“噗”的一笑，用手在鼻子上扇了扇。谭啸苦笑道：“为了救命，臭有什么办法，唉！倒是老伯为了我……”

依梨华笑道：“不要说这些好不好？再说我要生气了……”

老人提着一个木桶走过来，笑了两声，就开始换药，他用一块木板，由桶里挖出黑烂膻臭的药，一块块抹在谭啸白皙的胸脯上。

那浓厚的味道，使谭啸由不住咳了起来，依梨华忙用一把扇子，在他脸前轻轻扇着，自己也皱着鼻子。忽然，一阵乱器之声，由他们附近传过来，老人皱了皱眉，比了个手势，依梨华轻轻扶着谭啸躺下。老人放好了桶，揭开帘子走了出去。

## 五

谭啸似乎预感到，不幸的事情又来临了，依梨华悄悄走到门边，却见老人正由外匆匆走进来，一进门就气喘吁吁地道：“谭相公！事情不好了！有人找来了，我们要先把你藏一藏！”

谭啸不禁剑眉一挑，可是突然又想到，这是在人家里，不能连累人家，只好叹息了一声。依梨华气呼呼地叉着腰道：“晏老头子也欺人太甚了！”

她说着回头望着谭啸，苦笑道：“你只好暂时忍一忍了，让我和拔荡打发他们回去！”

哈萨克老人急急比着手势，口中用族语说了几句，二人把谭啸软床解了下来，一人提头一人提脚，转到了侧边一间极小的堆着干草的房子，把谭啸轻轻搁在干草堆上，又拉过了一张大羊皮，盖住他上半身，下身轻轻掩了些干草，就在这时，一阵急骤的拍门之声传了进来，一人操着陕西口音道：“老头在家么？”

跟着有脚踹门的声音，依梨华忙拉着父亲走出去，门已被踹开了，呼啦进来了七八个大小伙子，头上都缠着白布，为首一个矮个子，手上拿着一对铜锤，直着眼道：“老头，鹅（我）们是马场里的人，鹅们主人是肃州城的晏老善人，这个你大概也知道！”

依梨华看得有气，她父亲却装作不懂他们的话，咕哩呱啦地比着手势，那个陕西人回头骂道：“他妈的，谁说他懂汉语？老九，你给他说明，问他把那个人藏到哪去了？”

立刻走上来了一个脸上抹着鼻烟的小子，对着哈萨克老人，说了一大套哈萨克语，大意是问他，有没有看见一个年轻受伤的汉人。

依梨华的父亲，名字叫做依梨伽太，是一个很老练的哈萨克人，听了这话后，连连摇着手，一面用族语说了一大套，那个懂得哈萨克话的老九，翻译给那个陕西人道：“这老头说，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一概不知！”

陕西人合了一下手中的铜锤，发出“当”的一声，大骂道：“娘个舅子！人家都看见那小子是来这里了，他怎么说没有？妈的，你问问他，是他的头硬，还是鹅的铜锤硬！”

抹鼻烟的老九，正要翻译过去，一边的依梨华，实在忍不住，走上一步道：“你这人怎么开口就骂人？我爹不懂你们的话，我懂。”

陕西人本来全部注意力，都在依梨伽太身上，此刻闻言，不由向一边的依梨华瞟了一眼，立刻发出一阵尖笑，口中嚷道：“哟！还有个大妞在这里呢！鹅进来了半天，怎么没看见？”

说着就转过身来，对依梨华挤着眉毛笑道：“大姑娘，你会说汉语很好，鹅刚才说的话，你大概听见了，鹅们是雅儿河马场的，鹅们的东家是甘肃头一块招牌大马行空晏星寒晏老善人，这个大姑娘你大概也知道吧？”

依梨华忍着气，点头道：“这个我知道，那你们马场里的人，也不能到处欺侮人呀！”

陕西人尖着嗓子大笑了一声，就手一翻一双铜锤，把锤柄双双插在了腰带上，眯着一双小眼道：“好说！好说！大姑娘不要误会，鹅们怎会欺侮人？鹅们都是刮刮叫的好人！”

他往地上啐了一大口痰，一面用脚去搓，一面笑道：“大姑娘你真行，这衣马兔地方，你去问问，还真没一个人敢在鹅铜锤罗跟前耍横的，大姑娘

你真行，鹅算服了你了！”

依梨华薄嗔道：“少废话！你们事完了没有？我们还有事呢！”

铜锤罗怪笑了一声，一面拉着袖子道：“完了没有？哈！大姑娘，你是说笑话了，鹅是真心问你，那个汉人小子，你们藏到哪去了？听说他身受重伤，还能插翅膀飞了不成？”

他口中一面说着，一对黄眼睛珠子满房里乱溜，走过去拉开房间的帘子，往房里面看了看，脸上带着奸笑。依梨华要是在以往，对这种人，早就不客气了，只因现在为谭啸着想，才不敢轻举树敌。

她冷笑了一声道：“你们不信，就查好了，反正就这么大一点地方！”

铜锤罗口中学着女人的声音：

“反正就这么大一点地方！嘻！真嫩，鹅说大姑娘，你今年十几了？”

依梨华不禁大怒，清叱了一声：

“你们这群狗东西，都给我滚出去！”

铜锤罗一翻小眼睛：

“哟！怎么啦？滚出去？”

他边说边走到依梨华跟前，伸出一只手，往依梨华脸上摸去，口中嘻嘻道：“大妞！你可真厉害呀！”

不想他这里手才伸出来，还没挨着人家的脸呢，自己脸上倒先开了花，“啪”的一声脆响，铜锤罗大嚷了一声：

“唉哟！唉哟！”

头上的缠布，也被这一巴掌打掉了，露出鸭蛋似的一个大光头，他往边上一跳，大嚷道：“好个娘们，你是要造反了！”

他口中这么嚷着，身形一转，已到了依梨华跟前，一抖双手，朝着依梨华两边肩头上就抓！可他做梦也没想到，眼前这个哈萨克的姑娘，竟是技击中的高手，她怎会把铜锤罗之类的人物看在眼里？

铜锤罗双手方自抖出，只见对面姑娘娇躯一晃，已经不见了影子，铜锤罗方自一惊，倏觉得后跨上被人用力踹了一脚，顿时“扑通”一声，一个狗吃屎摔倒在地。总算这家伙平日还会几手花拳绣腿，他猛地由地上爬了起来，顿时头上青筋暴露，双目赤红，一伸手，把腰上的一对铜锤抽了出来。

只见那姑娘正远远叉着腰，对着自己冷笑。铜锤罗闷吼了“鹅看你往哪里跑？”

他口中说着，一个箭步跨到依梨华身前，手中锤一上一下，用“仙人担”的打法，直向依梨华头上、当胸两处要害上捣来。

这两把铜锤眼看捣上了，人家姑娘只一伸手，噗的一把，不偏不倚，正抓在了铜锤罗的一对铜锤杆柄之上，铜锤罗使劲向外一夺，口中哼道：“你撒不撒手？”

依梨华跟耍孩子似的，一抬腿，口中道：“对了，看谁撒手？”

铜锤罗顿时又被踹了个屁股墩，这一下可把他吓住了，虽然身上没受什么伤，可是人家功夫比自己强多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眼看着黄澄澄的一对铜锤，在对方白嫩的玉手里把玩着，对于自己连正眼也不看一眼。

铜锤罗的脸可是丢大了，偏偏他带的几个人，全是废物点心，躲得远远的，大眼瞪小眼地对看着，竟没有一个敢下手的，铜锤罗气更是不打一处出，他由地上翻身爬起来，点着那颗光头，狞笑道：“很好，想不到这衣马兔地

方，还真有能人，鹅铜锤罗今天是认栽了，大姑娘你的大名是……”

依梨华冷笑道：“我叫依梨华，像你这种本事，也敢出来欺侮人？你差得也太远了。”

铜锤罗面色红得就像紫茄子似的，他一面把地上缠头的布拾起来，一面道：“这么说，那个汉人一定是你给藏起来了，不要紧，你今天打了鹅，算你神气，可是过几天，把鹅们当家的晏老善人请来，你要是真有种，就去斗斗他，你要能逃过晏老善人的手法，鹅才算真正服了你！”

依梨华冷冷一笑道：“我管你什么鹅不鹅，你把鸭子找来我也不怕！”

铜锤罗先还不懂这是一句挖苦他的话，怔了一下，喃喃道：“什么鸭子……”

接着他脸一红，算是想通了，重重地往地上跺了一脚，大叫道：“好！有你的！走！鹅们走！”

说着回身对众人一招手，那几个跟来的伙计，早已吓得不知所措，巴不得有此一溜，当时回过身来一拥而出。依梨华想不到来人如此容易对付，不由宽心大放，当时晒然一笑：

“喂！铜锤罗你回来！把你这打石头用的两个家伙拿回去，怪沉的！”

说着一抖手，把手中一对铜锤，砰砰两声，摔在了铜锤罗的脚跟前。

铜锤罗不禁吓了一跳，要不是跳得快，这一对铜锤就碰在脚上了。他口中“哟”了一声，当时忍着气，冷笑着把这一对铜锤拾了起来。这一对铜锤，往日不知出了多少风头，今天居然被人家说成是“打石头的家伙”，就这一句话，铜锤罗就够丢人的了。这陕西人脸都气紫了，频频冷笑着，扭头就走，依梨华一直跟他们到了门口，见门前停了不少的马，这几个人气冲冲地上了马，依梨华冷笑道：“下次要是再来，可别怪我不客气了。”铜锤罗气得连声哼道：“好说！好说！姑娘！至迟一个月，鹅铜锤罗一定还要来拜访！”

说着抖动缰绳，策马向前奔去。依梨华追上一句：“我劝你还是不要来了……”

铜锤罗气得用脚上马刺，拼命在马肚子上磕了一下，率先驰骋而去，他身后的几个人，也都抖马追上，不多时就消失在远处路头了。

依梨华目送着他们走远了，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她本是一个十分单纯的姑娘，素日结交，也多是直率个性的族人，从来不知江湖中的险恶，以及仇杀的可怕，事情过去了，也就不再放在心上。

当时兴致勃勃地回到房中，却见依梨伽太正呆呆地坐在位子上，见她返来后，不由叹了一口气，用哈萨克话说了几句，大意是怪她不该显露身形，生恐大难将临等等。

依梨华非但不以为然，反倒怪父亲太多心了，当时并不答理，只笑嘻嘻地跑到后面堆草的房内，匆匆把覆在谭啸身上的老羊皮揭开，笑道：“哥哥！他们都被我给打走了！现在可以出来了！”

依梨伽太这时也走过来，父女二人又把谭啸的吊床解下来，抬到外面敞间，一切就绪后，谭啸才微弱地道：“他们是为我来的么？”

依梨华眼珠于一转，笑吟吟地道：“不是！是找错人了，那个头子，叫什么铜……铜锤罗的还想欺侮人，结果被我几下就打倒了，哥哥你没看见，才好玩呢！”

谭啸心中本来有些担心，可是眼见依梨华这种满脸稚气的样子，他忍不住笑了。

他叹了一口气，目光视向依梨伽太：

“老伯，我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心里真是不安得很……”

依梨伽太摇头笑道：“不要紧！不要紧……”

说着回过身来，对依梨华咕哩呱啦地说了一大套，依梨华马上笑态可掬地道：“拔荡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吐鲁番被蛇咬了，幸亏在沙漠里遇见一个汉人，才救了他的命，所以他现在很高兴来服侍你！”

谭啸感动地在枕上微微点着头，他忽然苦笑道：“姑娘！你们这个地方，我想一定很美，等我伤好了，我真愿和你们住在一块。姑娘，我可以跟你们赛马！”

依梨华高兴得一跳，拍手道：“啊！太好了……”

她低下身子，张着微微带着海一样颜色的眸子：

“哥哥！你说的是真的？”

谭啸伤感地道：“我如今已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承蒙姑娘你们父女这么对待我，你们能允许我暂时在这里住些时候，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我还有什么不愿意？”

他说着话，声音显得有些抖，脑子里不禁又憧憬着梅园之中，四老设计围杀的一幕，不禁恨得咬牙切齿，热泪夺眶而出。依梨华大吃一惊，当时趋前，紧紧地握住他一只手，摇晃着道：“哥哥，你怎么啦？”

谭啸忙收敛了流出的泪，佯笑道：“没有什么，姑娘你们对我的大恩，我真不知如何来报答，总有一天……”

依梨华一只手用力地握了他一下，嘴唇嘟了一下，娇哼道：“你看，你又来了……”

然后她把白嫩的脸，凑得都快挨到了谭啸的脸上，小声地说：

“只要和你在一块，我就高兴死了……哥哥，我不要你离开我，好不好？”

谭啸脸上被她散乱的发丝摩得痒痒地，尤其是这么脸对脸，对方樱口吹气如兰，就是铁打的汉子，到了此时，也没有个不动情的。

谭啸一时不禁感到面上讪讪地发起烧来了，他几乎不敢这么直着看这个姑娘，她那双剪水瞳子里，所散发出的光焰，真像能把人融化了，而她那蜜也似甜的声音，能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只要你与她谈话，她准能牢牢地吸引住你。

可笑的谭啸，在这一方面来说，真可说是太没有经验了，他只觉得脸阵阵发烧，他想笑，可是笑得又那么不自然。

他茫然地点着头，眸子里所散发的是羞、是喜、是伤心……而这么些不同的色彩，点缀得这清秀英俊的少年更美了。依梨华不由娇哼了一声，一头埋在了他的臂弯里，懒散娇妩地说：

“哥哥你真好……”

谭啸眸子很快地向一边的依梨伽太瞟着，面色十分尴尬。那个少年时曾一度风花雪月过的老头子，目注着这一对年轻人的情景，非但不以见责，反倒高兴得笑了起来。他们族人，不论男女，是有资格坦露他们感情的，他们以为感情的本身是纯洁美丽的，只是因为人的意念、妒嫉加了上去，才会使有些感情变成丑陋的，那是可悲的！

他笑向依梨华说了几句，就转身出去了，那懒散的姑娘脸红红的，热热的……

“你爸爸说什么？”

“他说……他说……”

然后她把红红的小嘴，贴在他耳边，半哼半娇地道：“拔荡说，今生只许我爱你一个人……”

谭啸心中一惊，讷讷道：“啊……那……”

依梨华粉颈低垂：

“因为我已经爱上了你，我们哈萨克女人，是一生只能爱一个人的……”

说到这里，她的脸更红了，就像树上吊着的熟透的苹果一样。谭啸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他问：

“要是我死了呢？”

“那我也死！”

依梨华毫不犹豫地这么回答，然后露出脸上的酒窝，凝视着这个她所深爱的男人，她是那么的得意。世上又有何事，能够比在恋人的怀抱里更美，更甜，更满足呢？

孤独了长久岁月的谭啸，在自身受到爱情的滋润后，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他仰视着这个高身材白如玉的姑娘，也暂时为自己编织着快乐的幻梦，而对“仇恨”这个字眼似乎有些厌倦了。

他相信，一个人是绝不能长久生活在仇恨之中的，因为善良原是人的本性。

幸福的年轻人谭啸，他的伤在爱人的照拂体贴下，很快地，痊愈了。

现在他已经能够轻松地行动了，清晨，他和依梨华并辔在水草地中驰骋着，迎着日出，远远地看着那像巨蛇似的万里长城，嘉峪关的缩影，引逗着他们雄壮的幻梦，依梨华常常在马上遥指着，说她的家是在城门的另一边。

她说那里有沙漠，有骆驼，有青草，有水，怎么都好。谭啸告诉她说：

“有一天，我会带着你，从那里出去的。”

然后他们就在疏勒河的沿岸，并辔纵马驰骋着，牧羊人的螺笛声，带着湿露的晨风，给他们披上青春的晨衣。谭啸确信在他以往的岁月里，从来也没有这么畅快过，他的身体渐渐恢复了。

现在他已开始慢慢温习着自己的功夫。闲暇时依梨华常偎在他的左右，他教依梨华看书赋诗、绘画写字，他们确信，目前他们是平安和幸福的。

可是，天下事常常是出人意料的残忍，“木秀风摧”更是一句不变的格言，快乐的时间往往是短暂的。

谭啸现在已能在草原上和依梨华比练轻功，只是每当他深呼吸或是奔驰用力时，前胸的内伤还会隐隐作痛。这时不禁又令他记起了那笔血海深仇，他立下了大誓，自己今生主要的任务，就是复仇，他是为复仇而生的。

依梨伽太这所羊皮棚舍，本来是三大间，他们父女各住一间，一间当作饭厅侍客之用，现在谭啸来临，他们不得不在客厅旁边，另外又搭了一间，好在这种房子不费什么事，东西现成，一圈就行了。

他们这所帐篷，和一般人家稍有不同，就是还用篱笆围了一个院子，院子里种着水仙花，还有十数株仙人掌和牡丹，小小的院子被花占得满满的，看起来十分美观。

衣马兔是在疏勒河的中流地带，附近除了由关外维吾尔、哈萨克族迁来的百十户人家以外，几乎被清一色缠回住满了，此类回人，以白布缠顶的居多，他们秉性蛮狠好斗，所以外族人很少招惹他们。

依梨华一家，非但和这些人没有来往，就是本族中人，他们也很少往来，他们不求助人家什么事，人家也很少找他们，尤其是前些时日，他们得罪了马场的铜锤罗之后，人家更是再也不敢答理他们了。

依梨华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和她的娘家人，每年有一半的时间，要聚集在一起，参经诵典，虽然伊斯兰教风靡当地，可她们仍然虔诚地信奉她们的佛教。

依梨华有一个哥哥，名叫依梨般若，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出家从佛去的。

依梨伽太是一个酷爱自由的人，他和女儿依梨华不信奉任何教，因此难免和她们母子二人有些格格不入，所以他们常常是分开两头住的，依梨伽太带着女儿，过着自由流浪的生活，而他的太太却常常住在儿子的庙里，或是投奔娘家人参佛诵经，目前正是过着这种生活。他们都把分离看得很淡，想见面时，只须托过往的驼商带一个信，那老哈萨克女人就会来的。至于依梨伽太，却是不愿再回吐鲁番，他受不了长途跋涉之苦，除非他认为自己要死了，否则他是不愿回老家去的，这正应上了我们一句俗语：“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虽然他已经老了，可是他却坚信自己仍有足够的生命活力，离死还有一大段很长的距离！

依梨伽太养有一群羊，每年他把羊贩给回商，他就有相当的资本从事其他事情，他从来没有为生活而发愁过。他老，但是很健康！

懒洋洋的疏勒河，静静地流着，红红的彩霞，像是一大捧山茶花，洒在了蔚蓝的天上。

远处的风，吹压得野草一倒贴地，牧人赶着牛羊牲畜往回家路上踱着，这情调儿，正应了人们熟悉的句子：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河边并骑徜徉着一对年轻人，谭啸的秀逸英俊，依梨华的艳若天人，尤其她那美丽的大彩裙，为风吹拂着，就像是翩翩起舞的仙女，他们慢慢地勒着马，一任它们低头嚼食着河边的青草。

这对漂亮的人物，立时吸引了远近人们的目光，尤其是对于谭啸这种装束的汉人，更是纷纷猜测着。人们永远是好奇的。

谭啸看了一下天色，微笑道：“我们再跑一程如何？试试这畜生的脚力，我总觉得它前面的右蹄子不大对劲。”

依梨华微微笑道：“我知道你是不服气，其实这也不怪你，你这匹马虽也不错，可是到底没有我这匹马好，比来比去还是你输，多没有劲呀！”

谭啸微笑道：“那也不一定，刚才是马太累，现在已经歇了半天了，我们再试试看，你也许就赢不了啦！”

依梨华睨着他，抿嘴一笑道：“好！那我们就试试看，我们往家那边跑，看谁先到门口！”

谭啸点了点头，当时一拎手中缰绳，这匹马陡地扫尾向前飞驰而去。依梨华小蛮靴一磕马腹，随后疾追而上，她口中笑嚷着：

“不算！这次不算，你先跑了。”

转瞬之间，这两匹马已驰出十数丈以外。谭啸哪里肯停，一路伏身松辔，任坐下黑马放蹄疾驰，可是尽管如此，等到了依梨华家门前时，仍被依梨华的马超过了半身，两匹马身上都冒着热气，噗噜噜打着喷嚏。

依梨华回头笑道：“怎么样？服气了吧？”

谭啸脸色微微一红，尴尬地笑道：“还是不服气，赶明儿，我们换两匹

马再来比比看！”依梨华方自塌身下马，忽见门前人影一闪，不由怔了一下，正要回身招呼谭啸时，却见两匹灰马，由篱侧疾出，一径向前路飞驰而去。

马上坐着两个头缠白布的回人，没看清他们的脸，只看见他们的背影，一闪即逝。

依梨华忽然叫了声：

“不好！”

她猛地跳上马背，正要追去，谭啸一拉她衣服笑道：“穷寇莫追，让他们去吧！”

依梨华皱了一下眉毛：

“我怕他们是晏老头子派来的……”

谭啸微笑着，轻松地道：“不会！我们进去再商量吧！”依梨华下了马鞍，仍然皱着眉道：“莫非他们发现你了？”谭啸这时也下了马，冷笑道：“要是如此，我就不得不另作打算了，我已经在他们手上吃了大亏，这一次可不能再落在他们手中了！”

二人说着进了门，把马拴好，进入棚舍。依梨华紧张地拍着谭啸的手道：“这么说，你要走？”

谭啸见她如此，不由笑了笑，轻轻地拍着她道：“你坐下，我们慢慢谈。”

依梨华眼圈一红，仍是站立着道：“不！我不要你走……”谭啸叹了一口气，苦笑道：“那我们都得死！”

依梨华坐下身来，泪汪汪地看着谭啸：

“他们就真的这么厉害？”

谭啸苦笑了一下，温柔地望着她道：“你怎会知道，姑娘，不是我说一句妄自菲薄的话，他们四人之中任何一人，都可致我于死地，更何况四人联合下手。”他想起自己身受的一切，不禁打了一个冷战，紧紧地咬了一下牙：

“姑娘！无论如何我必须走，我更不能害你及你爸爸，敌人是手狠心毒的。”

依梨华怔了一会儿，才点了点头：

“好！那我们一块走！”

谭啸一惊道：“你也要跟我走？那这个家呢？依老伯呢？”依梨华苦笑了一下，笑道：“拔荡早就给我说了，说有一天你要走，就叫我跟着你……拔荡自己可以把妈妈接回来……”谭啸不由心中一喜，他望着她惨然地笑道：

“那太委屈你了……姑娘！跟着我出门，是很受罪的，你知道，我们不能往内陆去，要处处防备着晏星寒等四个人。”依梨华点着头笑道：“是呀！可是这有什么呢？”谭啸怔了一下又道：“我们要出嘉峪关……”

“是呀！”依梨华打断了他的话，扳着玉指接下去道，“我们要经过沙漠，还要过九沟十八阪，才能到安西，再往西北走，要十几天不见草木，一路上连水都没有一滴，有水都是黄色的卤浆，人不能吃，可是我们可以自己带水……”

她笑着，翘着嘴角，瞟着谭啸道：“这也没什么呀！这条路，我熟透了。”

谭啸反倒听着惊心，他怔怔地道：“这么苦呀？”依梨华笑道：“你看，你根本连路都认不清楚，这一下更是非我去不行了！”

谭啸呆呆地望着她一笑：

“那我们什么时候走呢？”

依梨华皱了一下秀眉道：“今天我们准备一下，明天就可以上路了。只

是，可怜的拔荡他又要一个人住几天了。”忽然，依梨伽太揭开帘子走进来，谭啸忙站起唤了声：“老伯！”

哈萨克老人微微一笑，操着生硬的汉语道：“相公请坐下！”依梨华忙叫道：“拔荡……”

依梨伽太笑道：“你不要说，我都听见了，你们不要为我着想，我很健康，而且我还有事，想到凉州去一趟，要去两个月，回来的时候……”

他用手点了依梨华一下，紫红的脸上，堆积着笑纹：“你母亲也就回来了，所以，你们可以放心走，明天就走。”二人心中都不禁一喜。他含笑走到谭啸身前，双手放在谭啸肩上：

“孩子！你很年轻，你的前程是好的……”

他回头看了他女儿一眼，又回过头来，笑接下去：“现在，我把我女儿交给你了，希望你好好待她，她是一个好女子，你愿意好好待她么？”

谭啸毫不犹豫地点头道：“老伯！请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待你女儿。”

哈萨克老人大笑道：“好！好！你们再回来时，就结婚。”谭啸心中一惊，可是他坦诚地笑道：“谢谢老伯，能把这么美丽的姑娘下嫁给我。”

依梨伽太放声大笑着，依梨华却羞得由位子上站起来，笑着捶打着父亲哼道：“拔荡……拔荡……”

哈萨克老人用手抱着她，停住了笑声，又用手指着谭啸对她道：“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一家人了，你必须好好侍候他，他就快要是你的丈夫了，你们如果能打败了敌人，记住快回来，回来结婚！”

依梨华感激地趴在父亲的身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依梨伽太轻轻地拍着女儿的背，微笑道：“不要哭，快整理东西去吧！明天你们一早就上路，这条路可是不大好走！”

依梨华点了点头，离开了父亲。谭啸叹息道：“老伯，这都是我……”

依梨伽太摆手一笑：

“不要这么说，你们是年轻人，年轻人是不应老住在家里的……”

他皱了一下眉，接道：“你那个仇人天马行空晏星寒，我是知道他的，他有一身好功夫，你们还是先逃命要紧，报仇以后再想办法！”

谭啸惭愧地点着头，这时依梨华已转到里面，整理着衣物，好在他们旅行是常事，革囊也现成，到了晚上，二人衣服都备好了。

依梨伽太帮他们把东西拿到马房内，又找出沙漠里专用的水囊、皮帐篷、马灯。谭啸本没有想到这许多东西，等到整理出来以后，他不禁吃了一惊，可是每一样，都是长途旅行所少不了的，他不禁十分感激哈萨克老人的关心。

二人把物件都系好在马鞍上，明晨只须往马背上一放就行了。

然后他们三人就在房内长谈了起来。哈萨克老人告诉他们很多沙漠中的旅行经验，如何防风、防沙、防干旱、防狼群，可谓无微不至。

谭啸一一记在心内。依梨伽太还把沿途几个朋友的名字，告诉了女儿，嘱她必要时可以向他们索取应用之物，依梨华也都一一记住了。

这时天已很晚了，因为明天还要行长路，在依梨伽太的催促下，他们只好各自归房就寝。

谭啸关上了门，静静地想了一会儿，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他想如果今天所见的那两个骑马的回人，真是晏星寒派来的探子的话，那么，敌人可能就要来了。

想到这里，他不由打了一个冷战，颇觉得有些坐立不安，他开始来回地

在这间房子里走着，仇恨开始再次地咀嚼着他，他推开窗，夜风吹着他的头发，他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闷，似乎感觉到大难又将来临的兆头。

他重重地叹息了一声，把窗子关上，远处的钟声，正当当的响着，这是一个恼人的离别之夜，风尘万里、四海为家的谭啸，本来以旅行为家常便饭，可是不知如何，明晨的远行，却使他感到异常畏惧，他躺在床上，不觉又想到了依梨华，这个少女，也将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了，他从来也没有和一个单身少女旅行过，试想，孤男寡女，又同属少年，在漫长的旅途上……

想到这里，他的脸不禁有些烧了，同时又有些暗自惭愧的感觉，因为自己和她，同属侠义道中人，感情是至高无上的纯洁，那应该是和一般世俗不同的，这么想着，他下意识地又有些沾沾自喜的感觉，因为他毕竟发现了自己和一般人的不同之处了。

不知何时，窗外刮起了大风，哗啦啦吹得篱笆墙直响，雨点子打在羊皮窗户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这风雨的交响乐，终于使他入了梦乡！

可是，好梦不长！

朦胧之中，一个人正狠命地摇着他的身子，其实那是不必的，因为当那人的手方一触及他时，他已本能地惊醒了。

谭啸猛地翻身坐起，方要喝叱，床前那人却很快地退后了一步，急促地小声道：“大哥，是我！晏小真！”

谭啸不由大吃一惊！“啊……晏姑娘……有什么事？”

晏小真身上穿着一袭薄薄的油绸子雨衣，为雨水淋得湿亮亮的，她那双剪水双瞳，更闪烁着复杂的颜色，她颤抖着道：“大哥！你快跟我出来，我有话告诉你！”

她说着身形一弓，已穿窗而出，真比箭头子还快，那扇羊皮窗户，不知何时早已大开，风正由窗口向里面灌进来。谭啸惊异之下，也不及找雨衣，只紧了一下束在腰上的带子，就跟着小真的背影，飞身而出，外面的雨下得很大，一出来就淋了一个落汤鸡。

而前行的小真，却一路轻登巧纵，直向一处小土丘上扑去。她此时此刻的出现，令谭啸感到定有非常的事情发生了，他带着惊恐的心，也展开轻功提纵之术，紧紧蹑随着晏小真。似如此，约有半盏茶工夫，谭啸已感到有些不耐烦了，才见小真在一棵大树下站住了。

这时，当空亮了一个闪电，一个霹雳，震得山摇地动，雨更大了。

谭啸扑到树下，大声喘道：“姑娘！有什么事？请快告诉我！”这时小真直直地看着谭啸，好半天才徐徐道：“你一直都往在那个女贼的家里么？”

谭啸一面用手抹着脸上的雨水，慨然道：“是依姑娘救了我的命，我住在她家里养伤……”

他怔了一下，接道：“莫非你引我出来，只是为问我这一句话么？”

“当然不是！”晏小真苦笑了一下。

“那么……”

“大哥！请你不要急，我是来救你的……”

“救我……”

谭啸张大了眸子，紧张地道：“莫非你爹爹又……”

晏小真点了点头，流泪道：“他们现在正要到你住的地方搜杀你，我提前来告诉你。”

她扬了一下头，颤抖地道：“你现在快走吧！我所能做的，只此而已！”

谭啸不由打了一个冷战，可是由此，更可见小真对自己的情意，他讷讷道：“这是你第二次救我，姑娘……我谢谢你！”

他说着，忍不住紧紧地握住小真一只手，微微摇着。晏小真迟疑地说：

“往西走……出嘉峪关，到安西，去沙漠、去蒙古，只有那里最安全。大哥！你听我的话！”

谭啸咬着牙点了点头，雨水像小长虫似的，由他头发上，经过脸，然后再淌下来。

忽然，他打了一个冷战：

“不好！依梨华他们……”

他惊叫了一声，回头就跑，可是却被晏小真死命地拉住了：

“不要去，大哥！千万不能回去，回去是死路一条……大哥！你只顾你自己吧！”

谭啸愣了一下，死命地挣开了她的手，退后了一步，用冰冷的声音：

“姑娘，那是办不到的，她和她的父亲，都是好人，也都是我的救命大恩人，我怎能看着他们身遭毒手？啊！依梨华……”

他猛然转身就跑，当空又打了一个大雷，闪电照着他，就像一个披发的鬼。

晏小真用更快的身法，又窜在他身前，张开两臂，拦住他的去路，痛哭失声地道：“大哥！我求求你，你不能回去！那女贼不值得你如此的……大哥！你……”

这一霎时，谭啸完全明白了，他讷讷道：“姑娘，你明明可以通知他们的，可是你为什么不去？为什么？”

在风雨声中，他这么咆哮着，晏小真呆了一下，冷冷一笑：“我为什么要？”

谭啸不由一怔，这个痴心的姑娘坦白地说：

“我爱的是你，恨的是她，我只救你，为什么要去救我恨的人？”

一阵昏眩，几乎令谭啸倒在雨地里，他镇定了一下，站在爱情和自私的立场上来说，显然晏小真并没有错，可是这种狭隘的情感，是谭啸所不能赞同的，他害怕地战瑟在雨地里：“不……不！那太残酷了，太无情了！”

他猛然摇着晏小真的肩头，乞求道：“好姑娘，你快回去救救他们父女吧，只有你能救他们，你去吧！”

晏小真面上闪过了一层寒霜：

“绝不！我不能救他们！大哥，就是我愿意，现在也已经晚了！”

她慢吞吞地说：

“你是知道的，我爹爹和那三位老人家，今夜一并都来了，我有什么能力？大哥！你不要管他们了，这林子里有我的马，你骑着它走吧！”

谭啸摇晃了一下，冷冷地说：

“既然如此，那么很好，让我也和他们死在一块吧！”他说着倏地转过身来，如飞似的往回路上扑纵而去，晏小真声泪俱下地狂喊着：

“回来！回来！傻子！大哥！好大哥！你不能死呀！”可是一任她喊破了嗓子，却再也唤不回他来了，他就像一头脱了缰的野马，疯狂地、亡命地向依梨华的家门扑去。雷声隆隆，他耳中似乎听到了叫嚣的声音，还有兵刃交击的声音。

“啊！依梨华……梨华……我的爱妻！”

他用出全身仅有的力，在这片荒凉的水草地上倏起倏落地飞驰着。

渐渐，他看到了那羊皮搭成的圆顶庐舍，篱笆之内，充满了喝叱叫嚣之声，那声音之中，有一两声，是依梨华发出来的。谭啸镇静了一下，绕到了后面马棚边，却见两个头上缠着白布的人，手中各自拿着一口明晃晃的钢刀，正站在屋顶上把风。

谭啸一咬钢牙，霍地腾身而起，一并双掌，用“排山运掌”的重掌力，直朝其中之一的背后猛击而去，那人尚不及回头，便闷哼了一声，被谭啸打出了丈许之外，在泥地上一阵翻滚，顿时了帐。

另一人口中怪叱了一声，倏地向右一跨步，掌中刀“玉带围腰”，直向谭啸拦腰斩去！

愤怒的谭啸，双目之中已快喷出火来，他如何会让对方得手？

那缠回刀才递出，忽见对方身形一闪，已自无踪，自忖不妙，正要转身，却被谭啸的“鹰爪力”抓在了顶门之上，顿时翻到地下，脑浆四溢。

谭啸举手之间连杀二人，仍自余勇可贾，他伸手拉开了羊皮窗户，缩身而入，棚内的马起了一阵骚动。

他忽然心中一动，忙把昨天晚上备好的行李革囊，披挂在马背上，然后用脚把一个侧门踢开，再次转过身来，用“燕青十八般腾挪”的小巧身法，把身子腾上了顶梁，用力划破了羊皮，张目向前室望去。

只见室内火光炯闪不已，一个高大的红衣道人，手中亮着火折子，背门而立，满脸怒容。

这道人左侧是矮小的白雀翁朱蚕，这老儿手中此刻正执着一口青光闪闪的短剑，晏星寒用脚四处踹着桌椅，面色一片青紫，他一手还拿着一支燃着的蜡烛，不时去烧壁上的羊皮，已有十数处被火引着，火势正在蔓延着。

另外一个房间内，两人正打作一团，一个是灰衣秃头的比丘老尼，另一人不看则已，一看之下，令谭啸差一点叫出声来。

依梨华披头散发，身着睡裙，持着一口长剑，正和剑芒大师打作一团，她身上有好几处已为鲜红的血染透了，可是她仍在拼命地对抗着，她大声地哭叫着：

“好哥哥！快逃命！快走！不要回来，不要回来！爸爸已经死了……”

她口中喘着咳着，不刻室内已为浓烟充满了，忽然他听见依梨华一声惨叫，紧接着晏星寒怒叱道：“老朋友！我们栽了，走！外面搜去。”

接着整个房子都震动着，像是为他们重掌力摧毁而倒了。

谭啸为依梨华那声惨叫吓了个魂飞魄散，他再也不顾及自己的安危了，猛然拉开皮帐，冒着烈火浓烟，直向室内窜去。

他踉跄着扑进那间房子，正见依梨华在浓烟中挣扎，谭啸一把抱住了她，热泪夺眶而出：

“妹妹！原谅我……原谅我……我回来得太晚了！”

他双手抱起了她，转身循原路往马棚里退，依梨华紧紧搂着他的颈项：

“啊！哥哥！哥哥！爸爸死得好惨！好惨……好多血和肠子……”

谭啸眼中似要淌出血来，他吻着她的脸，泣道：“我知道，妹妹，这笔仇，我永远记住，他们大概走了，我已经备好了马，我们快逃命吧！”

依梨华紧紧抱着他，似乎已昏了过去，谭啸的身上若非为雨水浸透了，恐怕早已燃烧了，而这所大庐舍，若非在大雨之下，只怕也早就火光冲天了。

谭啸扑进了马棚，解开了三匹马，自己抱着依梨华骑上了一匹，另两匹

都系在鞍后，然后他扬鞭催马，仰天大叫道：“天上的神！请你救救我们吧！现在，我们所有的仅仅是对你的信心了！”

天神以一个咆哮的霹雳，回答了他的话，闪电之中，三骑怒马，突出马棚，直向着茫茫的原野上驰骋而去……

大风、雷雨、原野、水草。

谭啸紧紧地抱着依梨华，他不再说一句话，一任神驹，践踏水草，亡命地向前路疾驰着。

约摸行了五六里之遥，他才敢回头看一眼，只是暴风雨阻隔了他的视线，他不能看到来路上有没有敌人，也看不见冒着淡黄狼烟的皮帐篷。

他内心庆幸着，因为他可以断定，自己和依梨华的命。总算保住了。

怀中的依梨华没有说一句话，她身上的血染红了湿淋淋的绸裙，散发贴在她美丽的脸上，像是一座卧姿的玉女雕像。

谭啸相信她是不会死的，因为目前他们已经脱离了敌人的魔掌，如果一个人恶运当头时没有倒下去，那么为什么会在自由的气氛里死呢？绝不会！她不会死！也不能死！

谭啸心中充满着信心，任坐下怒马自由地向前飞驰着，不过，他可以断定，是往西北方行的。

雷雨声歇，正是东方露出鱼肚白色的时候，黎明终于来临了！

谭啸在马上奔驰了整整一夜，三匹马都同时放慢了脚程，到后来干脆不走了，它们鼻子里噗噗地打着喷嚏，弯下头开始嚼食着地上的青草。

远处有几所庐舍，袅袅地冒着炊烟，几只肥鹅呷呷地叫着，空气是那么的宁静。

谭啸一双手，几乎要累断了，酸得再也不能支持了，他翻身下马，怀中的依梨华睁开眼睛，看着他微笑，她笑得仍然是那么甜。

“哥哥！谢谢你。”

谭啸忍不住淌下了泪来，他轻轻吻了一下她冰冷的脸，抽搐道：“是我对不起你，都是我害了你，害死了你爸爸，我真是天大的罪人！”

“啊！”那美丽的姑娘甜蜜地笑着，伸出一只雪藕似的玉腕，攀在他颈子上：

“不要那么说，能够死在你怀中，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不！不！你不能死，不会死……”

这少年拼命地向前跑着，他找到了一处没有水的草地，轻轻地把依梨华放下来，然后到马背上取下了一个行李袋子，里面有很多应用的东西。

他首先在地上铺了一块熊皮，然后把依梨华放在上面，那天真的姑娘只是看着他微笑。

谭啸又找出了刀伤药，还有布条，然后仔细地看着她身上，血仍然由肋旁不停的向外淌着。

谭啸忍住伤心，笑了笑：

“华妹，你要忍耐一会儿，而且请原谅我的冒昧，我必须……要……”

依梨华笑看着他，身上的伤对她似乎并不可怕，她所关心的只是她所爱着的这个人。

她浅笑着，微微摇了摇头：

“没有关系，好哥哥！”

谭啸几乎不敢看她的脸，因为那张脸是那么的舒心悦快，而这种心情，

在眼前是多么不适合，他怕自己也会为她感化了，因为他认为“伤心”才是公正的惩罚——对于目前的自己来说。

他用清水小心地洗涤着她身上的伤口，当他检视过她身上全部的伤处之后，不禁宽心大放，虽然伤处很多，可是显然并没有一处是致命的地方，只不过是流血多了些而已。

这些伤口，经过他上药包扎之后，依梨华有了一种舒适的感觉，她伸出手，摸弄着谭啸湿透了的头发：

“ 小孩子……你是个大孩子……”

逗得谭啸不禁笑了，他觉得依梨华那只手微微往下用力挽着，谭啸不由脸一阵热，由不住低下了头，吻着她凉凉的小脸，吻着她的眼睛，最后把有力的唇，印在了对方那樱桃似的小嘴上……

天上的白云被风吹得如万马奔腾，东方的旭日正由山尖上活泼地跳出来，远处牧羊人的笛声，人字形的雁影正由头顶上慢慢掠过去。

“ 我真的累了！ ”

谭啸翻过身来，和依梨华并排躺着，姑娘一只手摸着他的胸脯：

“ 哥哥，都湿了。 ”

“ 不要紧。 ”

谭啸含糊地答应着，眼皮不觉地合拢来，三匹马在他们身边啃食着青草……

依梨华欣慰地吁了一口气，一只手搭在他的胸脯上睡着了。

热烘烘的太阳，爬上了中天，像一个巨大的火轮，昨宵的倾盆大雨，现在已没有一点痕迹可寻了。

牧羊的人，都躲到山的斜坡下面，整个的大草原在烈日之下蒸发。

一对年轻的恋人，被马鸣的声音惊醒了。

谭啸马上爬了起来，只觉得眼前金光耀眼难睁，身上的湿衣，已成了硬布板似的，直直地贴在身上，他活动了一下身子，低下头，把依梨华轻轻地抱了起来。那姑娘笑得那么甜：

“ 哥！你把我抱上马，看我骑给你看！ ”

谭啸晒然一笑：

“ 那是不行的，你太好强了。 ”

姑娘撒娇地哼着，扭动着身子。谭啸朗声地笑道：“ 没有用，在你身子没有复原之前，我是不叫你骑马的。来！现在我们去吃东西吃，肚子饿了！ ”

说着他跨上了马，皮鞍子烫得和火一样，他皱了一下眉毛，啊哟一声道：“ 乖乖，好烫！ ”

依梨华格格地笑了，她娇哼道：“ 我们就穿这样的衣服去吃饭？ ”

谭啸低头看了看，不觉失笑道：“ 真不像个样子，幸亏我们带了衣服。 ”

他把马带到了一片深草里，下了马，先放下依梨华，然后打开衣袋，找出衣服。依梨华红着脸站起身子，笑道：“ 我不让你给我穿，我自己会穿。 ”

谭啸笑了笑，遂转到深草内，换了一袭干净的衣服，把头发挽好，走出来时，却见依梨华也已换好了，她正倚在马鞍旁，自己在编着辫子。

谭啸走过去要帮着编，他想到古人张敞为妻画眉的故事，讲给依梨华听，两人喁喁细语着。此情此景，真是“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

辫子理好了，哈萨克姑娘重新恢复了风采。其实美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美丽的，她的脸色虽然更白了，可是却有一种病态的美。

谭啸轻轻抱她坐上前鞍，然后自己再翻身上马，用左臂轻轻揽着她，抖动缰绳，直向前路而去。

半盏茶后，他们在一家庐舍前停住了，这里离嘉峪关的大城门只有一箭之程，来往的人很多。

谭啸生怕在这里又遇见敌人，忙下了马，这附近居住的人，简直太杂了，有汉人、满人、缠回、蒙古人、哈萨克人、维吾尔人，还有一小部分是新来的索伦人。

借着依梨华的方言，他们受到了一家哈萨克人的招待，那家人招待他们锅饼、羊肉，还有发酸的奶酪，这些在他们来说，确是太难得的食物了。

他们带的原有干锅饼和牛肉干，可是那些是要留在荒凉的沙漠道上食用的。

他们在这里养精蓄锐，傍晚时分，他们决定上路，本来应该多歇几天的，可是依梨华却认为敌人无孔不入，还是早走为妙。

于是，三匹马，直出嘉峪关，朝安西而去。

很幸运，这条路上没有敌人，显然敌人没有料到他们会出关远走大漠的。

有“天下雄关”之称的嘉峪关，是中国第一大工程万里长城的终点，出关是通安西直达藩服地方的一条必经要道，所谓的藩服，正是我们今日的新疆及蒙古一部分，也就是古时汉唐所称的西域回部，不过那时称之为藩服，清征而有之。

这一片广大的地方，东西七千里，南北三千里，地势高峻，大山多为东西横亘，分南北两路，南路半属戈壁，间有沃壤，北路土脉较肥腴，更多大河川，北有伊犁河，南有塔里木河，民族极为乱杂，除汉人外，有维吾尔、哈萨克、满、蒙、缠回、额鲁特、准噶尔等人，而户口广繁，首推缠回，是故后人以“回疆”称之。

出了嘉峪关，道左竖立着石碑，题有“天下雄关”，到了这儿，似乎就很有些沙漠的味道了。西行不远，放目望去，沙碛浩浩，崇岗叠阜，颇为难行，故行人甚少。

依梨华在马上，手指岗丘，笑向谭啸道：“这就是九沟十八阪了，往下可更难走了，我们还是早一点打尖，待明天早上再远行的好！”

谭啸没有反对，因为对这一条路，他可是压根儿不清楚，脑子里本来打算得很美，可是看到那层层沟石和沙碛浩瀚的漠地，他真有些寒心了。再者，依梨华身上的伤尚没有好，似不该如此匆匆赶路。

想到这里，他有些后悔，暗忖应该在那家好心的哈萨克人家里多住几天，等依梨华伤愈之后，再西行才好，想着不由叹息了一声，下了马，苦笑道：“姑娘，可苦了你了，我真后悔，应该等你身上伤好了再走，现在……”

他看了一下远处，沮丧地摇了摇头。依梨华在马上摸着他头发，浅浅笑道：

“不要紧，你别老不放心我，我现在已觉着好多了，你在前面牵着马，我知道路！”谭啸感激地望着她，暗忖道，这姑娘为了我，如今家破人亡，可是她内心毫不气馁，真是太难得了，我今后要怎么来报答她才好呢？

想着顿扫沮丧之态，挺了一下腰，一只手拉着马口的嚼环，小心地迈步前行，后面那两匹驮着东西的马，看着这种难行的路，也都懒得再走了，只是扫尾长嘶，不肯举足，谭啸只得再回去用力地把它们拉过来，别看这小小的行动，已很吃力。依梨华在马上娇声笑道：“你呀，真比个姑娘还嫩！现

在你已受不了啦，再往下更够瞧的！”

谭啸笑道：“你不要乱说，你看我的！”

说着把后两马绳子拴在前马的鞍上，如此拉着马前行，免了后顾之忧，果然好多了！

如此慢慢地行着，差不多有一个时辰，谭啸身上已累出了汗，而展望前尘，犹是一片沟石，层层叠叠较前更甚，所好的是有依梨华这么一朵解语花随着，她不时在马上娇笑着，使谭啸几乎不觉得身上的疲累。

天上起了紫红的云彩，依梨华看了一下天，告诉他说：“傻子，再不找地方扎帐篷，天可马上就黑了，你看，紫云已经起来了！”

就在她说话之时，天真的马上就黑下来了，而且是其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谭啸大叫道：“天，这是怎么回事？”依梨华叹息道：“完了，我们只好摸着黑往前走了，想不到我也会算错。”

谭啸找出了一盏马灯，点着了，一只手提着。眼前有了光明，可是仅仅靠着这么一盏灯，要想在这么崎岖的路上行走，那可真是太危险了。依梨华更是频频警告，不得已，他们暂时在一小片较平的石头岗子上停了下来，卸下东西，松了牲口，好在这地方可绝对放心，牲口不会跑！

他们就在这地方，露宿了一宵。谭啸为依梨华身上加了厚厚的皮褥，自己却只盖了薄薄的一床毡子。他二人本都有深纯的内功，并不怕冷，只是依梨华目前负伤，体力较差，至于他自己，倒是无所谓。

依梨华叫他把灯放在石头上，不可熄灭，说是夜晚有狼，如果灯光熄了，狼就会过来把马吃了，谭啸又增加了一门学问。

果然，午夜之后，谭啸听见四周有饿狼的嗥声，三匹马都惊醒了，不时扬起前蹄踢着石头，神色惶恐至极。

谭啸一骨碌由地上窜起来，却见一只大青狼，正在一旁的一座石笋上，朝着马龇牙。谭啸探掌摸出一把金钱，以其中之一，用捻指之力，把这枚金钱打了出去，那青狼正在龇牙发威，这枚金钱，直由它口中穿了进去，把门牙都打掉了两个，当时惨叫了一声，拨头而去。谭啸就势腾起，落在一旁山石之上，却见五六只青狼的影子，正向后撤退，他不由叱了一声，用“满天花雨”的手法，把掌中金钱全数打了出去，众狼各自负伤，悲啸而去，四周恢复了宁静。

谭啸打着寒战，心说这地方真险，人要是睡着了，保不住都饱了这几只畜生的饿腹。

这么想着，他可是再也不敢睡了，嗖嗖的风，吹得他耳朵痛得厉害，虽说他有一身精纯的内功，可是在这种滴水成冰的气温下，他只穿一袭单衣，久了也有些受不住。

灯光之下的依梨华睡得那么甜，方才在马叫的时候，她曾一度睁开眸子，可是过后，她又不自觉地睡着了。谭啸轻轻地摸着她的小脸，被冷风吹得冰冷冷的，他不禁感慨地叹息了一声，自己的不幸，也给这可爱的姑娘带来了不幸。

他又想到了依梨华的父亲依梨伽太，这个和善的老人死得也太惨太无辜了，谭啸不禁淌下了泪，暗暗地发着狠毒的誓言，一定要为这个老人复仇，他的仇恨之心更加重了。

可是未来只是一片迷茫，就像此刻沉沉的黑夜一般，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来日的光明，是很难揣测的。他苦笑着低下了头：

“也许，我的尸骨，就要埋在这大漠之中了！也许，从此我就是个普通的流浪人了！”

“我凭什么再去复仇？敌人比我强大十倍，过去我敌不过他们，以后又怎能敌得过呢？我的复仇，恐怕只是一个梦想罢了……看！眼前，我不正是为了逃避敌人，才来到这穷荒的地方了么？而且还要往更荒凉的地方投奔而去！我永远是逃避着他们……”

他用两只手紧紧地捂在脸上，痛苦地沉思着。良久，他又给自己下了一个结论：

“沙漠只是我暂时的隐蔽之处，可是迟早我要回来的，而且一定要在这四个老儿寿终正寝之前回去，好一一亲手结果他们！”

他愤怒地踢着石块，觉得双足都已经冻麻了，最后他盘膝坐在皮褥之上，运动调息了一番，全身才由寒冷而渐渐温暖，最后入定。

等到他醒来时，天也差不多快亮了，他轻轻站起来，找了几块石头，堆成一个能烧火的灶，找了一些干柴，把火升起来，用石头砸了几块冰，放在罐里，就火煮着，等着水开了，他又把硬如石头的锅饼弄碎了放在水中煮着，又放了几块牛肉和一些盐，阵阵香味就散出来了，他另外用大铜壶煮了一壶热水，自己漱洗完毕，天可就亮了。

酣睡了一夜的依梨华，在睁开美丽的眸子时，发出了娇媚的一声长吁：

“哥！你起得好早啊！”

她翻身正要坐起来，一双男人的手，又把她按下去了，接着谭啸端过了热水盆，在她面前含笑蹲下来，他用热手巾小心地给她擦着脸，洗着冰冷的小手，依梨华吃惊地看着他道：“咦！哥！你不要这么侍候我呀！这些事，应该是我作的。”

“是的！等以后我们结了婚，你再服侍我不迟，可是现在，你得乖乖地听我的话。”

依梨华伸出一双玉腕，紧紧地抱着他，撒娇道：“哥！你真好……可是，以后我不许你作这些事，拔荡说，你们男人是不应该作这些事情的……”

谭啸微微一笑：

“姑娘你错了，凡是女人能做的事，男人都能做，只是骄傲的男人，常常不屑去作，于是他们自己才找这个借口，其实我们以后很可以不分这些，只要我有空，我就帮助你。”

依梨华把脸贴在他胸前，小声说：

“那我也帮你……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是不是？哥！”

谭啸张开两臂，抱着她贴在她脸上，嗅着她哼道：“是的，我的乖妹子！”

他唇上的胡茬，令她忍俊不禁，一对初恋的情人，就这么消磨了他们黎明的时间，虽然天是这么的冷，地是这么的干，然而爱情滋润着他们，他们内心都享受着无比的温暖。

日出时分，这三匹马所结成的小队伍，又开始前行了。

中午的时候，他们总算走完了这一段乱石岗子，可谓人疲马倦，眼前开始有青草，而且远处的圳子里，住着几户人家，路边上有石碑，写着“布隆吉”。谭啸不由擦了擦头上的汗笑道：“这一下可好了，我们在这里多留两天吧，等你伤好了再走！”

依梨华蹙眉道：“好是好，只是晏老头子他们要追来了呢？”谭啸冷哼道：“他们要敢再来，我就与他们拼了！”

依梨华嘟了一下小嘴：

“看！你又来了。你要是这么说，我为什么还要活着呢？”

她掀起了一对浅浅的酒窝。

“哥，你还不知道？我就是为着你才活的呀！”

谭啸望着她笑了笑，俊脸微红道：“好！那么我们就少住几天，住两天如何？”

依梨华本想只休息一下就走的，可是不忍过分违他的意，只得颌首答应，于是他们就选择了一块有青草的地方停下来。谭啸找出了牛皮帐篷，扎下了帐幕，好在他们应用的东西，早就准备好了，所以并不十分费事，一切就绪之后，依梨华已安适地睡在帐内，马也都在帐边的木柱子上系好了。

谭啸背着一个大水囊，带了些钱，到前面住家处去了一趟，买回了不少吃的东西，还有一大袋子牛奶，两人吃得挺乐。

饭后说笑了一阵，谭啸又为她换了药，哄着她睡下之后，自己把帐幕拉上，慢慢地向一边大山行去，他耳中听到淙淙的流水之声，果然他找到了一处清泉，看看四下无人，他就脱了衣服，在泉内大洗了一番。

这山名“马鬃山”，山峰极多，很像马颈上的鬃毛，故此得名，在苦行的旅途上，这地方无异是个天堂，他想若是依梨华身上没有伤，这水她一定不会放过的，在山上他用石块打了几只野鸟，装了一皮袋子清水。回到帐篷时，依梨华还没有醒，他和衣躺下，小睡了一会儿。

等他醒来时，却发现身侧的依梨华不见了，他不由吃了一惊，忙跑出去，却见依梨华正在一处清水的小池子边洗着衣裳，等他走过去想阻止时，衣服已洗好了，依梨华含笑地走过来，大声说：

“好了，我已经好了！”

谭啸怀疑地问：

“不痛了么？”

依梨华随意地动着身子，娇笑道：“不痛了！不痛了！你看！”谭啸不由愣愣地看着她，她跑上去攀着他的脖子笑吟道：“人家好了嘛，可不要生气，不许你骂人。”

谭啸拉着她的手慢慢地走回去，在那里他们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包括烤野鸟和新出炉的烧饼，还有炖牛肉。

天空积满了乌云，大雨将至。

挨过了十五日不见草木的行程，谭啸和他的恋人依梨华，总算出了甘肃的地界了。

他们驰骋在库穆塔格沙漠上，放眼望去，黄沙千里、沙丘就像是一弯弯的新月，又像张开的折扇，一片片一弯弯甚是美观，谭啸不禁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啊！好大的沙漠……”

依梨华这时身体已复元了，她骑在另一匹马上，她没有中原儿女那种娇嫩和脆弱，她们族人姑娘的身子，都像是铁打的一般，骑在马上，又回复了她原有的风采。沙漠、草原、大风、干旱，在她来说，那是司空见惯的事，今天，她的兴致特别高。

她笑嘻嘻地道：“在这里，这片沙漠算是很小很小的，你如果到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那才叫真正的大呢！”

她催了一下坐下的马，驰近谭啸，天空一刹那之间已浓云如墨，远处吹

来的风，声如万马奔腾，沙丘上的沙子，就像烟囱里冒出的黄烟一般，螺丝转儿似的爬上天空，那湿热的风，吹在身上，甚是不舒服。

依梨华把早就备好的兜帽，往头上一拉，一掉马头叫道：“快转过马来，大风来了，我们必须找一个洼口，把这一阵风沙雷雨躲过才行！”

谭啸早已戴好风帽，整个脸除双目之外，全在绸巾掩饰里，他匆匆带过马头，和依梨华并肩催马。那被风吹起的沙粒，打在他们身上，发出连珠炮似的一串响声，展望左近，黄尘千丈，虽是初起之势，看来已端的惊人。

三匹马都发出了长啸之声，不待人催，各自向来路飞奔而去。

在昏天暗地之中，他们总算退回到一个山隘口子里，这山脊，虽是寸草不生，可是山上岩洞甚多，甚宜用来躲避风雨。

转眼间，蚕豆大小的雨点子，自空而降，噼噼啪啪，打在沙地里，滚起千万沙珠，随风在地上滚动着，看来真是奇美惊人！

一阵倾盆大雨，看起来真是吓人，似乎整个的天也要塌下来了，雷电交加，风雨厉吼，沙漠里再看不见飞舞的沙粒，也看不见滚动的沙珠了。

风雨改变了气温，二人立即觉得冷嗖嗖的，有一种说不出的爽快感觉。

谭啸几曾见过如此暴风雨，一时眼都看直了，他惊喜道：“好了，这么一来，我们路上不愁没有水了！”

依梨华笑看着他道：“你先不要高兴，你以为这大雨在沙漠里，会成小河么？那你可想错了！”

谭啸笑着用手指着远处，只见沙漠里，黄龙似的闪动着一道水柱，其势如万马奔腾一般滚滚而来，声势之大，一般溪流不能望其项背，他笑着说：

“你看！不容你不相信，这场大雨，给这漠地里开了一条小河。”

依梨华只睨了一眼，浅浅笑道：“我说你沙漠里的知识太浅了，你还不服气。傻子，那条河只是现在看着好玩罢了，没有用的，不信我们等会再看就知道了！”

谭啸笑了笑，心想这般大水，要消失也不会这么快，心中大是不服，他望了望天，叹了一口气道：“看样子，今天是走不成了，这雨势，怕要下一天一夜。”

依梨华格格一笑：

“你怎么老是说一些外行话，我敢说这场大雨，顶多再过小半个时辰也就停了，保险雨过天晴，沙漠里从来没有下过一整天的大雨。”

谭啸笑着摇头道：“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二人正说笑之间，洞外雷声摇山动地，雨势有增无减，洞口就像垂下了一面水晶的帘子。那声势，就连生长在沙漠的依梨华，也是很少见过的，他们说话不得不互相提高了嗓子叫着。

忽然，洞外出现了一峰骆驼，直向洞中急窜而进，因为来势太猛，吓得二人的马，各自一声长啸，双双扬起前蹄，差一点把二人掀下地来。

紧接着，那大骆驼已跑进来了，它周身淋得水淋淋的，身高体大，乍一进洞，二人都不禁吓了一跳，谭啸正要出声喝叱，忽听见那骆驼背上“啊哟”一声，有人叫道：“救……救命……救……”

接着从骆驼背上，扑通一声掉下一个人来，在地上只翻了一个身就不动了。

那骆驼弯下脖子，在那人水淋淋的棉袄上吸着舐着，状甚可怜。

谭啸和依梨华都不禁吓了一跳，双双下了坐骑，一起往那人身前偎去，

这才看清了，那人是一个黄发黄须的矮小老人，身着土黄色的大棉袄，其上油渍斑斑，尤其是为雨水淋得湿淋淋的，看来更是臃肿不堪。

这老人虽是不再翻动了，可是生满落腮黄发的脸，却还一个劲地在抽搐着，不时地挑眉咧嘴。依梨华吓得“呀”的叫了起来。

谭啸皱了一下眉道：“不要怕，这老人定是一时中了寒了，再不就是他有羊角风。”

依梨华一怔道：“什么羊角风？”

一言甫毕，忽见那老人口中果然“咪咪嘛嘛”地叫了起来。谭啸叹了一口气道：“是了，这就对了，是羊角风，我们只把他抬到一边让他睡一会儿，他就会好了。”

依梨华惊得直翻大眼睛：

“天呀！这是什么怪病啊？”

说着，二人一人抬头一人抬脚，轻轻把这老人放到一块干平的石头上，这老人嘴里一个劲地向外吐着白沫，口中学着羊叫不已。

谭啸放好了老人，对依梨华道：“这种病很难治，不发时和常人一样，可是一发作起来很吓人，最怪的是还吃草……”

依梨华竟真的去洞边找草，谭啸瞪了她一眼，晒笑道：“你干什么？”

“找草呀！”

依梨华天真地笑着，看了地下的老人一眼：

“他不是要吃草么？”

谭啸低斥道：“不要胡说！快，你给我一点清水，我们给他喝一点，还有他身上全是水，我们怎么能不救他呢？”

依梨华笑了笑道：“我喂他喝水，你用布把他身上的水擦干，要不然他真要受凉呢！”

说着，遂自马身上取下水壶和布巾，把布巾交给谭啸，然后走到老人身前，一只手把老人头慢慢抬起来，只觉得老人一颗头很是沉重，凭依梨华的力量，搬起来竟感到很吃力，而且老人牙关紧咬，双目怒凸，一双眼睛白多黑少，直瞪着依梨华，瞬也不瞬。依梨华红着脸伸出两个手指，轻轻把他眼皮合上，可是手指一离开，他的眼睛又睁开了。

依梨华叹了一口气道：“哥！他嘴不张开怎么办呢？”

说着一只手去轻轻按他的下巴，可是老人牙关紧咬，竟是死也不张开。

谭啸这时正用布擦着他的身上，他衣服穿得也很怪，一件棉袄里面就是光赤赤的肉，一条粗布做的短裤子，紧紧地穿在身上，浑身上下黑如古铜，腰肋上露出几根瘦骨头，看来全身上下没有四两肉。谭啸用布往他身上一擦，这老人竟忽然嘻嘻地笑了起来，全身扭动得像一条蛇。

依梨华正在喂他喝水，老人一笑，“噗”一声喷了她一头一脸、谭啸身上也被喷了不少。依梨华急得“啊呀”一声，站起来直想哭。

那种想哭想笑的样子，逗得谭啸也忍不住笑了。依梨华半嗔半笑道：“还笑呢，都是你！你看嘛！”

谭啸一面擦着身上，一面含笑道：“这怎么能怪我？谁知道他怕痒，我身上还不是一样？”

那老人喝了水，这一会倒是不叫了，却鼾声如雷地大睡起来。依梨华嘟着嘴看着他道：“他倒好，喷了人家一脸的水，自己倒睡了起来！”

谭啸怕老人听见不好意思，忙摇了摇手道：“小声点，一个可怜的老人，

何必跟他一般见识？我们到一边，不要吵他就是了。”

依梨华找出盆子，接了雨水，好好地洗了个脸，嘴里尚自一个劲地道：“真倒霉，这老头大概吃了大蒜，味道洗都洗不掉。”

谭啸忍住笑，找出一块毡，盖在老人身上，他怔怔地看着这个可怜的老人，生出了莫名的怜悯之心。

老人发如乱草，头上没围头巾，身上穿的是汉人衣服，可知他是一个汉人。在这荒凉的地方，这老人孤单一人骑着骆驼，任什么都没有，他是靠什么为生呢？他的家人呢？

想到这里，谭啸心中更生出一种同情之心，暗忖自己生来父母双故，如今孤单一人浪迹大漠，身上尚背着血海深仇，是否能报得了这个仇，还是大问题，说不定老人如今的情景，正是自己晚年的写照！

他默默地看着这个陌路老人，心中生起了悲哀。依梨华一声不响地走到他身边，悄悄问他：

“哥！你想什么？”

谭啸笑了笑：

“这个老人很可怜，我在想他的家呢！看他样子，不像是一个商人，他一个人在这大沙漠里孤单地行走，多可怜！”

依梨华淡淡一笑道：“也许他的家在附近，也许他儿女成群，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呢？”

谭啸皱眉道：“那他又何必在大风雨之中赶路呢？”

依梨华瞟了他一眼：

“你怎么知道他是赶路呢！你看他什么东西都没带，怎会像是赶路的样子？我看他只是骑着骆驼出来玩的，想不到一时遇上了大雨，他的老病又发了，才会突然病倒这里。”

谭啸怔了怔，笑道：“但愿如你所说就好了，果真如此，这老人的雅兴倒是不浅呢！”

二人说话之时，洞外的雨已不如方才那么大了，只是山洪之声，却震耳欲聋，哗哗地直向下面淌着。

那匹骆驼，身上有好多处毛都脱落了，它用背在石壁上用劲地擦着，口里一直在咀嚼着什么。

这灰色的天，恼人的雨，穷荒的沙漠，确实给人带来无限的伤感！

## 六

沙漠实在是一个奇怪得不可思议的怪物，它是那么难以令人猜测，它永远在和想了解它的人捉迷藏，你虽是智者千虑，它却非叫你难免一失！

风雨雷声，苍茫的天穹，如果你是一个目睹者，你会发现大自然并不尽是美丽的，它的另一面，也很丑陋！当它露出丑陋的另一面，向你狰狞地露出牙齿示威时，你会觉得它很可恨，但是你实在也对它没有办法，因为你，仅仅是一个人而已。

乌云被穹空的风吹开了，“拨云见日”，一点不错，当金色的阳光和地上的黄沙互相对示锋芒时，谭啸和依梨华知道，一场暴风雨过去了。

谭啸内心对依梨华很是钦佩，他本来以为这一场雷雨，最起码会延续一天一夜的，谁知道统共不过个把时辰，就一切如常了。

大漠失去了咆哮，变得像一条狮子狗一般的柔顺，这时谁都会重新喜欢它了。

瞧那金黄色的沙粒，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些生长在大漠浅沙中的仙人掌，被雨水淋得湿润润的，翠绿可爱，走路鸟又重新由沙丘那一边，排着队伍，来来去去地跑着，一切是那么美好慈祥。大雨虽停，可是洞顶上的那扇水晶帘子，却仍然哗哗地淌个不停，一时却也给人以“行不得也”的感觉。谭啸整束了一下衣服，回头看了看那病中的老人，不知何时，这老人已经醒了，他两只手交叉着放在头下，当枕头似的枕着，睁着一双黄眼珠子，东瞧瞧西望望，似有点舍不得起来。谭啸不由笑唤道：“老人家你醒了？”

这老头儿怠慢地点了点头。依梨华也笑道：“老先生，你刚才……”

才说到此，老人忽然由地上翻起来，伸了一下手：“我知道，我知道……”

他站起来，一面叠着那床毡，一面歪着头，鄙夷地自嘲似的笑着说：

“我的老毛病又发了不是？呵呵！”

他张天大嘴笑了两声：

“两位小朋友，把你们吓坏了吧？其实那是不要紧的，哪一年也要来个三五次，你们看！”

他伸了一下胳膊：

“我还是这么健康，几十年了，羊角风确实给我找了不少的麻烦，可是并不能要我的命，就像这场大雨，对沙漠的摧残打击一样，结果它并不能把沙漠怎么样！嘻！就是这么回事……”

他说着提了一下手中毡：

“这东西，是你们的？”

谭啸对老人这种奇异的谈话，感到新奇，同时更感觉到一个人生命之能，是多么值得骄傲。

他怔了一下，笑道：“不要紧，老人家你留着用吧！”“嘿！那怎么行？来！接着，小伙子！”他说着就手一掷，这床毡就像一片黄云似的，朝着谭啸当头罩来。

谭啸伸手一接，不由后退了两步，心中一惊，暗忖这老人手劲倒是不小啊！

再看那老人也是怔了一下，他一面扣着大棉袄上的扣子，一面口中吹着怪声怪调的口哨。

那匹老骆驼本来正跪在地上打盹儿，听到了老人的口哨之声，很快地站

了起来，一直走到了老人身前，把两只前蹄曲了下来。

老头儿嘻嘻一笑：

“我的大黄真好！我老人家这把子岁数了，也非它侍候不行！”

说着两只手扒在驼峰上，吃力地翻了上去，又吹了一下口哨，那骆驼就站了起来，直向洞外行去。

二人看得正奇怪好笑，老人忽然回过头来：

“我说二位，你们上哪去呀？”

谭啸抱了一下拳笑道：“小可谭啸，这是我义妹依梨华，我们是要过沙漠去吐鲁番！”

老人两只瘦腿半跪半坐在驼峰之间，看来更是矮小，听后仰着脸想了想：

“那你们还要走一段大戈壁，这么吧……”

他说着滑下了驼背，全身上下一阵乱摸，摸出了一串红色的小铃铛，约有十数枚，发出了叮叮的一串脆响，然后龇牙一笑：

“沙漠里走路可苦得很，你们把这串铃铛拴在马脖子上，也许有用。”

说着抖手打来，谭啸忙伸手接着，心中正自暗笑，一串小小挂铃，又有什么用，可是这是对方的好意，倒也不好推却。

想着点头笑道：“谢谢你老了！你请上路吧！”

这老头又嘻嘻笑了两声，才又爬上驼背，忽似想起一事，回头慎重地道：“小朋友，我老头子久走沙漠，交了不少朋友，人家看见这串铃铛，多少能帮帮你们忙，只是有一个披狼皮的小子，那小子是我老人家的死对头，你们看见他，须赶快把这串铃子解下来，要不然他可要找你们麻烦，我可是话说在头里，听不听随你们。”

他说着两只手拍着老骆驼的脖子：

“得儿！走！走！”

那骆驼猛然一跳，就出去了。谭啸怔了一下，忙追出洞外，却见老人已走远了，他不由回过身来，皱了一下眉道：“这不是一个普通人，我们看错他了！”

依梨华笑了笑：

“不会吧！我倒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没看见，他连骆驼背都上不去哩！”

谭啸冷冷一笑：

“这是他有意掩饰自己，越是这样，越令人看着疑心。唉！平白错过了一个异人。”

依梨华见他满脸的失意之容，不由安慰道：“这也没什么，要真是异人，以后还会见着的，我们走吧！”

谭啸叹息了一声，就把那串红铃铛拴在了马颈子上，只见那铃铛，制作得十分精巧，每一枚都有小胡桃那么大，制作成骷髅的形状，一粒金黄色的铜心，咬在骷髅的口中，微一晃动，就发出叮叮之声，十分悦耳。

依梨华这时也把行李等物搬上了马背，二人上马驰出洞外，水晶帘子在二人背上湿了一大片，两人不禁相视大笑了起来。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休息，人欢马健，四周爽适的微风，吹在人身上，更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

依梨华笑着指向远处，睨着谭啸道：“你看那条河呢？”

谭啸惊异地四下看着，脸色微红道：“咦……怎么没有了！”

依梨华笑道：“怎么样，你现在相信我了吧！”

她掠了一下散发，得意地道：“别说是一道小溪，就是一整条大河，到了这里也照样会被之大片沙漠吸收得干干净净，沙漠就是这么了不起，信不信？”

谭啸笑道：“好了，算你聪明总行了吧！”

依梨华格格笑道：“我也没有说我聪明，只是你这个人，什么都要亲眼看见才肯相信，要是给你说呀，哼！说破了嘴你也不会相信呢！”

谭啸笑着直摇头：

“这一下，可叫你抓着理了，我说不过你，原来你天天跟我学汉语，是为了来对付我的，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教给你了！”

依梨华笑得发抖，她拉了一下马头：

“哥！我们跑一阵吧，你看天多么好，不冷也不热，又没有飞沙，我们早一点过了这小沙漠不好么？”

她说着纵马如飞向前驰去，谭啸随后跟上，马颈上的串铃，发出一阵极为响亮的声音，在这静寂的沙漠里，声音传出很远很远。

三匹马在鹅黄色的沙面上，快得就像三支箭，渐渐驰向了沙漠的深处。

他们起先还能回头辨明来处，渐渐地，来处成了一个淡淡的影子，就像天山的缩影一样的淡，一样的模糊。

放目望去，只见黄沙，千里黄沙！现在，离着有水草的地方也远了。

先时的大雨，虽然已过去了，可是那沙面上，仍留下了美丽的图案，有方形的、条形的、扇形的，那是平平的凝沙，马蹄子踩上去，就会现出一个蹄形的窟窿。

这对年轻的男女，拚命地奔驰着，他们把活力尽情地发泄在沙漠里，坐下神驹，早就不耐久走起伏的石岗，如今在这平坦的沙漠里，如同疯了似的奔驰着。日偏时候，他们算计着，这一程最少也有三百里远近了。

阿尔金山巍然耸立在他们眼前，这座山本来只是一个影子，可是现在他们已可清楚地看见山上的雪，还有连绵不断的流水，像玉龙似的垂挂着，沙漠中的绿洲，常常就是这样构成的。

他们看见了骆驼群，商人们头上缠着布，偎在骆驼旁边，蹒跚地行着。

依梨华打量着眼，告诉谭啸道：“前面有一处地方，叫做洛瓦子，我们可以在那里歇到明天，然后备好食水，再走塔克拉玛干。哥！我们再跑一程吧！”

谭啸望着她的脸，似乎恢复了往日的色彩，红得像苹果，他心中暗暗惊异着这姑娘超人的体力，新伤初愈之下，这么拚命的飞驰，竟没有给她带来一些疲倦，反倒愈跑愈精神。自己本来已有些倦了，看她如此，反倒不好说休息，当时点头微笑道：“好！那我们就到前面洛瓦子再休息好了，我真担心你的身子……”

依梨华娇笑着，伸出一只玉手，在他脸上捞了一下，一面飞马而前，一面说：

“谢谢你……我不要紧！”

她笑得如一朵娇花似的，由谭啸身边驰过，谭啸不由脸一红，哈哈大笑道：“小丫头！你真是没大没小，我看你往哪里跑！”

说着催马而上，依梨华边驰边笑道：“好哥哥……好哥哥，别闹！别闹！”

谭啸自后面追上，伸出铁腕，如同抓小鸡似的把她提了过来。

他们紧紧的抱着，马仍然在飞驰着，那附近一队驼商，都吓得停住了脚，纷纷瞪着他们，惊笑不止。谭啸抱着这年轻的哈萨克姑娘，由他们身边飞驰而过。依梨华一面咯咯地笑着，一面在讨饶。她叫着：

“痒啊！痒死了……”

一时之间，已跑出了这片沙漠，笑得快要断了气的依梨华，连眼泪也出来了，最后都快要哭了，谭啸才停止哈她的痒。依梨华嘟着小嘴跨到自己马上，又气又羞，但对于谭啸，她还是想起来就爱。

他那平日看来文质彬彬的仪态，是那么给人以依恋的好感，可是有时候二人背人调情时，他又粗犷得可怕，那些大胆的动作，令这姑娘想起来不禁脸红。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有时候开玩笑，开得未免过火，不管你讨饶乞求，他总是不肯住手，直到见你快哭了，他才住手。你本来气他恼他，可是只要一看他那充满热情的眸子，又叫你恼不起来，气不上心，就像现在一样的，依梨华半气半笑地睨着他：

“你呀……”

谭啸作了一个又要擒拿的姿态，笑道：“你再说……”

依梨华不由吓得连忙捂住嘴，连连摇手笑道：“我没说什么……没说什么……”

三匹马终于出了沙漠，来到了一片扎满帐篷的有水草的地方，这就是依梨华所说的洛瓦子。

一天的沙漠疾行，到了这个地方，闻到了水草的气息，人和马都不愿意再走了。

这地方有依梨伽太一个老朋友，名唤巴夫可罗，依梨华偕谭啸找到了他，巴夫可罗是一个六十开外的老人，维吾尔人，一句汉语都不会说，和依梨伽太交情很好。依梨华小时候见过这位老人家，并且很得这位老人的喜爱，现在突然来访，巴夫可罗大喜过望，殷勤招待，视同己出。

他当然最关心老友的起居情形，可是他所听到的，竟是一个晴天霹雳，由不住抱着依梨华大哭起来，哭得谭啸在一边陪着落了不少泪。

多日来，他尽量避免在依梨华面前提起有关她父亲的事情，为的是怕她伤心，可是今天却是免不了，依梨华难以克制自己，哭得比巴夫可罗更厉害，最后还是这位维吾尔老人，反复地劝着她：

“吉西乌赤！吉西乌赤！”（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这本来该是一个愉快的场面，如今反倒成了“牛衣对泣”的调调儿，当然这种悲哀是不会短时间所能消散的，依梨华虽然不哭了，可是却与巴夫可罗追忆起依梨伽太昔日的音容，凄凄惨惨，好一个伤景伤情的可怜场面——而人常常是受场面所支使的。

巴夫可罗对于这个可怜的孤女更疼爱了，同时由此及彼，对于谭啸也另眼相待。他问清了二人的去路，不禁十分担心，他告诉谭啸说在大戈壁沙漠里，常有凶狠的汉人马客，打劫来往的客商，而且手段狠毒，最厉害的是一个叫“狼面人”的怪人。

这“狼面人”令人谈起来就为之战瑟，狼面人来时，口中常常发出一种“虎——虎——”的怪叫之声。

谭啸和依梨华听得惊异不已，纷纷问这怪人的行踪身世，所作所为。

巴夫可罗战战兢兢，他说这“狼面人”来沙漠才不过两三年，他来无影

去无踪，任何人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在哪里——当然必定是在沙漠里。

他常常单身劫掠整队的驼商，可是他却也常常把沙金往贫民堆里面送，贫穷的汉人喊他是“天狼仙”，贫穷的维吾尔或是哈萨克人，则唤他是“呼可图”（大神）。

可是恨他的人则叫他“狼崽子”、“狼面人”，这种叫法不胫而走，“狼面人”令整个的大沙漠为之战瑟，据说他脸上常常覆戴着一块狼皮，见过他真面目的人，却是极少极少。

除了“狼面人”之外，在天山一带出没的还有一个怪人，这人名叫“老猴王”，也是一个谈起来令人吓掉牙的主儿。

据说这“老猴王”是一个个性极怪的老人，因为瘦小干枯，行动敏捷而得名，这人虽不打劫行旅，可是却有一个怪癖，在他所出没的周围百里之内，不许任何人带有兵刃，只要犯忌，此老下手极狠，他和“狼面人”水火不相容，可是二人谁也不能把对方如何，据说二人曾暗中比试了十次以上，仍是分不出高下强弱，他们之间的恨也就更深了。

大戈壁出了这么两个怪人之后，过往行人客商，没有不出一身冷汗的，他们在“狼面人”的势力范围之内，绝不敢带有巨金，否则哪怕是留下一蹄之痕，这怪人也能由驼马的蹄迹深浅上，分辨出有多少油水，他的判断力，竟是奇准无误，百试不爽。

到了“老猴王”的势力范围之内，都要乖乖地放下兵刃，显然老猴王好说话一点，可是“老猴王”脾气常常反复无常，而且此人既名为“猴王”，生性多少也有些近似“猴”类的，他很喜欢捉弄人，遇到他也不是一件好事。

巴夫可罗绘影绘声地描叙着这两个怪人的行径，二人如同听神话似的听着，他们想再多知道一点这两个人的情形，可是巴夫可罗所知道的仅此而已。

最后他奉劝二人，沿途一定要特别小心，但年轻好胜的谭啸和依梨华，并没有十分听得进去。

他们认为，这两个人的武功，只不过可以吓吓过往商旅而已，至于他们二人，那是无所畏惧的。

巴夫可罗补足了他们的粮水，第二天黎明，他们开始经过草地向大戈壁而去。

中午，他们已踏进大沙漠的边缘了，任何人只要向这大沙漠一踏足，那是要有相当勇气的，因为这片沙漠太大了，太广了，广大得令人望之心惊！

这里有一部分回人盘踞着，他们还兼营贩卖零星食物和奶子茶，二人在这里用了午餐，吃的是糌粑和青稞饼，风干的马肉，喝着略有些酸味的奶子茶。沙漠里的热风阵阵吹过来，吹在人身上痒痒的，很想用手去搔。

依梨华把一个皮褡褳似的皮囊，拿出来灌满水，足有两大桶，然后让马驮着。谭啸不解何故，依梨华告诉他说，是拿来饮马的，她说沙漠里可能两三天不见一滴水，那时这些水就可用上了。

然后他们自己也把水囊灌满了，太阳快下山时，他们又开始上路了。

夕阳下的沙漠，是那么的柔和，天边的一抹红霞尤其衬托得可爱，这广大的沙漠，就像是一片极大的鹅绒软床，行走上面的人，多少也有些这种感觉。

他们彼此指着说着，不知不觉天可就黑了。

星月下的沙漠，显得冷嗖嗖的，那些吸满了光热的沙粒，有时候就像鬼

火一般的放着闪闪的光，当强热散尽时，才感觉到气温陡然的下降，骑在马上的人，立刻感到有点冻耳冻手的感觉。

走了一大段路，仍然没有发现有水草的地方，可是马上的人，已有些冻得吃不消了。

正当他们下了马，预备在沙漠里凑合一夜时，忽然发现远处有三点灯光闪动着。

初看时，这灯光距离很远，不多时已在眼前出现了，那是一队为数约有十余人的马队，为首三人手中举着马灯，射出黄澄澄的光华。

谭啸不由一怔，依梨华却一扭娇躯，窜至马前，伸手抽出了一口长剑，惊道：“不好了，是马客，马贼！”

谭啸皱了一下眉，冷笑道：“先不要动手，待我们看清了再说！”

说话的工夫，来人已近，这群马贼，倒真是训练有素，人一到便刷啦啦把二人围在了当中，三道灯光一齐照射在二人身谭啸和依梨华这时才看清了来人共有十二人，全披着黑羊皮的翻毛皮袄，为首一人四十左右的年岁，黄焦焦的一副脸膛，手中是一对“拐子”，闪闪发着黑光，其余各人全是横生鼻子竖生眼的家伙，兵刃种类繁多，有使刀的、使剑的、使三节棍的，还有一个黑小子，肩膀上挂着链子锤，十几匹马鼻子都冒着白气。

那为首汉子冷笑了一声：

“你们是干什么的？就两个人么？”

谭啸晒然道：“干什么的？走路的！你们想干什么？我们有什么地方冒犯了各位吗？”

那为首汉子想不到这少年竟敢这么对自己说话，不由怔了一下，他身后一个大个子大吼了一声：“他妈的！你小子是不想活了，陆大哥与你好好说话，你是怎么回他？你……”

那被称为“陆大哥”的人，伸手按了一下，把大个子的话止住了。他翻着一双小绿豆眼说：“你们不像是本地人，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

然后用手中的拐子指了指那匹驮东西的马：

“马上是什么东西？”

“水，要不要？”

依梨华实在忍不住，用手一指那大水囊，气冲冲地说着。那“陆大哥”歪头看了看她，嘻嘻笑了笑：

“姑娘，这汉子是你什么人？”

依梨华蛾眉一挑：

“你管不着！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姓陆的回头笑了笑，一抖肩膀：

“好大胆的丫头！来，哥们下来，搜货！”

说着他一按马鞍子，窜了个高，由马背下飘身而下，也不知是他轻功好，还是地上是沙，反正他下马没有带出声音来。其他的人也翻身下了马，一阵兵刃交击之声，甚是噪耳。一伙人一哄到了三匹马前，那方才发言的大个子，首先伸手向谭啸马鞍子上摸去。

谭啸是何等身手，岂能叫他得了手去，大个子手虽快，可手腕才递出，忽觉得脉门上一麻，紧跟着痛彻心肺，由不住“哎呀”一声，一连退后好几步，痛得连眼泪都出来了。他怒叱道：“好！好！你原来也是个练家子！好！好！”这时依梨华也一横剑，蛾眉微挑道：“你们谁敢上来？来嘛！来试试”

看！”

大个子的叫依梨华的剑和她的威风吓住了，余下的人，一时都不敢动了。

“陆大哥”怔了一下，一双黄眼珠子在二人身上转了一转，嘻嘻一笑：

“怎么！你们还真想打？”

一时四周诸人都嚷了起来。

“上呀！”“揍！”“打！打！”

可是没一个敢上来，谭啸私窥情景，不由肚内失笑，胆子也就更大了。

他伸出一只手，在马颈上拍了拍：

“这里金子银子都有，你们谁敢来拿？你们谁有种？”他这么一拍，却无意拍在了那串挂铃之上，发出了“叮叮”的一阵响声。

那为首匪人，不由大吃了一惊，他猛地后退了一步，用手中马灯，往马颈上一照，脸色骤变：

“啊……宫老前辈是你们什么人？快说！”

四下的人也全惊呆了，他们纷纷看着那串红铃，口中怪叫道：“啊！啊！老猴王！老猴王！”

“一点不错，放马铃，是放马铃！”

这“老猴王”三字，倒令谭啸和依梨华大吃了一惊。谭啸怔道：“谁是老猴王？你们说什么？”

那姓陆的匪首，脸色惨白地看着谭啸，蠕动着嘴唇：“朋友……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如果我们早知道你们是宫老前辈的朋友，我们天胆也不敢……”

他忽然把手中一对拐子，用力往地上一丢，同时对伙伴叱道：“快丢家伙！没别的，宫老的面子，还有什么话说？快丢！快丢！”

有一个小子舍不得手中新买的一口雁翅刀，还在皱眉，被他过去，一脚把那口刀给踢上了半天，然后直着眼发急道：“老七你是怎么了？你还想混不想混了？”

那小子连连苦笑：“是，是……我忘了……”

谭啸及依梨华正看着发怔，那匪首已向二人紧紧抱拳道：“俗谓不知者不怪，请二位高抬贵手，容我们带着脖子回去，请在宫老面前美言一二……”

他苦笑着，用手往地上散落的各种兵刃一指道：“这些家伙没有他老人家的命令，就是锈了烂了我们也不敢再捡。”

他说着又深深打了一躬：

“对不起，打搅！打搅！”

说着招了一下手，这一群乌合之众，纷纷上了马，姓陆的又在马上弯腰道：“对不起！对不起！二位见了宫老，就说小辈长毛陆渊给他老请安！”

说完抖马掉头而去。

依梨华忽然追上一步叱道：“且慢！姓陆的你站住！”

长毛陆渊马已驰出丈许以外，吓得猛然又把马拉住了，红着脸掉过身来嘻嘻笑道：“这位女英雄还有事么？”

依梨华冷笑了一声：

“这么黑夜，你莫非就任我们在沙漠里呆一夜么？宫老先生如果知道了……”

长毛陆渊打了一个寒颤，翻身下马道：“啊！是的，是的，这太失礼了！”

谭啸这才明白过来，当时差一点想笑，心想这小妮子可真会捉弄人，自己对于这位老猴王还是一个谜，可是倒真敢给人家端起来了。

正想之间，却见那长毛陆渊已走到二人跟前，双手搓着，尴尬地笑道：“二位的意思是……嘿嘿……如果不嫌远，可否移驾在下草舍屈就一夜？如需何物只管开口就是了……”

谭啸不由道：“那倒不必了，只请足下派一个伙计，引我们到一片有水草的地方，我们自己带有帐篷，什么东西也不少。”

依梨华掠了一下头发：

“再送一张过沙漠的详细捷径路线图，我们见了宫老前辈，自会为你美言一二！”

陆渊喜得嘴都闭不上，连连抱拳道：“谢谢！谢谢！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

他说着回过头，对众人道：“你们先回去好了，我送二位贵客一程。”

谭啸反倒不大好意思地道：“足下派一人就好，怎敢劳动朋友你自己？”

陆渊张着大嘴一笑：

“宫老前辈的朋友，在下怎敢怠慢？好了，我引二位上路吧！还有一段很长的路呢！”

谭啸和依梨华各自上马，陆渊也跳上马背，以手中马灯向前照着，策马前行，二人并骑跟上，另一匹驮东西的马，也跟着前行。

行了一程，漠地里起了嗖嗖的寒风，那陆渊故意表示不怕冷，把大皮袄前面扣子，全数解开，一面高声地唱着：

“壮士志在四方，壮士不怕孤单，月明星稀之夜，匹马敢闯天山！啊……阿……”

他的嗓门还真大，一面高歌，一面在马上扭着身子，挺着胸脯，尽量地把自己想为一个壮士的样子。

依梨华用眼睛瞧着谭啸，直想笑，谭啸也忍不住了，他笑道：“陆当家的，你这歌唱的真不赖，是谁教你的？”

陆渊忽然勒住了马，回过了身子，张大了眸子道：“这歌你们不知道？”

谭啸一笑道：“我不知道的太多了！”

陆渊哑然失笑，摸了一下后脑勺：

“这么说，相公你这是第一次来沙漠了？”

谭啸点了点头，陆渊也点了点头：

“难怪呢！我说，走沙漠里的人，没有不会唱这首歌的，这是天狼仙编唱的，后来传出来，大家都学会了。”说到天狼仙，他似乎又想到了一件事，眼睛眯着笑了笑：“我都忘了，在宫老面前，提起这位主儿，是犯忌讳的，算我多口，二位多包涵，可不要在老爷子面前说我喊他天狼仙，也不要说我唱他编的歌，就说我骂他是狼崽子！嘻！狼崽子！”说着转过身子策马前行，口中不由又溜出了：

“……月明星稀之夜，匹马敢闯……”

他忽然又伸手拍了一下脑瓜，骂道：“娘的！说不唱还唱！”二人看着更忍不住笑了，前行了一段，陆渊停住马指着前面一片黑糊糊的影子道：

“那这就是一片水草地方了！还好，今夜没有商人住，平常这地方是空不下来的。”

他说着就往那地方行去，二人心中甚喜，这时地上的沙已看不见了，附

近马粪很多，蹄痕处处，可见前些时日，这地方居住过很多人马。

三人到了地方，下了马，见这片地方有十丈见方，一半长满青草，一半是一个水池子，其实也不能称水池，因水太浅，水面连草尖都遮盖不住。

陆渊笑道：“这附近就只有这一处地方，叫饮马湖，水浑，牲口能喝，人可不行，二位意思怎么样？”

谭啸笑了笑，满意地道：“这地方很好，谢谢你了！”陆渊咧嘴笑了笑，抱了一下拳：

“那么我得回去了，二位水带的还够么？要不明天一早，我派人送水来！”

谭啸想了想道：“那不必了，我们水还够，你们住处既远，来去太费事，算了！”

陆渊笑道：“费事有啥？谁教我交你这个朋友呢！”说着他嘿嘿一笑：

“真的，朋友你贵姓呀？大名怎么称呼？”

谭啸见他愈来愈显得亲热，人家既问，自不便不答，当时莞尔一笑：

“我名叫谭啸，这是我义妹依梨华。”

陆渊连连抱拳打躬道：“久仰！久仰！”谭兄，方才你那一手活，可真厉害，大个子的手我看八成是好不了啦！”谭啸脸色微红笑道：“方才我太冒昧了，陆兄回去关照那位朋友，嘱他把那只伤腕在热醋之中浸泡，有两三天也就好了！”陆渊笑道：“足见高明！谢谢！”

说着又朝依梨华抱了一下拳，窘道：“姑娘还要原谅在下方才出口不逊，我这张嘴，是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依梨华用脚踢了一下地：

“过去的就算了，还有，那地上的兵刃，你们捡起来算了。”长毛陆渊双手连摇，讪笑道：“唉哟……快别提了，打死我我也不敢呀！我脑袋还想留着吃饭呢！谢谢姑娘的好意！”依梨华皱了一下眉：

“我们见了宫前辈，不提还不行么？”

陆渊还是摇手，一面赔笑道：“不行！不行！这事情我已经来过一次，宫老爷子原谅了我们，说下一次……嗯！”他咧了一下嘴，真有点“不寒而栗”的味儿，再次抱了一下拳，翻身上了马，把手中马灯，挂在了鞍上，双腿一夹马腹，口中叱着：

“得儿！走！”

那匹马泼刺刺就窜向沙漠中去了。谭啸笑了笑，摇头道：“还会有这种事，这老猴王到底是谁？”

依梨华笑道：“还会是谁？不就是那骑骆驼的老人嘛！想不到你真猜对了，他真是一个异人！”

谭啸怔了一会儿，苦笑道：“此老既肯赠铃，日后少不得还要见面，那时倒要好好与他交一交了！”

二人说着遂找了一处适当的地方，扎下了营帐，二人虽说已定了夫妻名分，可是形迹上并不敢过于太接近，在帐篷里，他们用一道羊皮分成两隔，各人睡一边，互不侵犯。

一夜酣睡，天快亮的时候，谭啸醒了，听见沙子被风吹起来，打在帐篷上的声音，噼噼啪啪，就像下小雨似的，他不由枕着双手，暗想着幸亏睡在帐篷里，要是睡在沙地里，就许被沙给活埋了。

远处还有狼叫的声音，十分凄惨，令人意味到，沙漠里实在很可怕。

他起来披上衣服，钻出去看了看三匹马，倒都垂着头站在树下面，嗖嗖

的风很冷，逼得谭啸又钻进了帐篷，他开始坐起来练内功中的吐纳之术。

这种功夫，十年以来，他一直没有丢下过，所以他外表上看起来，永远是那么斯文，事实他已是深深领悟了内功中的精髓。

运了一阵功夫，听见隔着一层羊皮幔子的依梨华也醒了，先是窸窣的穿衣之声，过了一会儿，又有长长的吐气之声。谭啸知道这姑娘也是在练一种内功，可见那武功一道，虽是各门传法不一样，但高深的功夫，都是先由洗髓、易筋、运气着手的。

他们练功夫的时候，彼此谁也不吵谁，一个时辰之后，他们差不多练好了，这才走出帐篷，这时天色不过才微微透一些灰白色。

依梨华找出盆，在水池子里盛了些清水，先让谭啸洗脸漱口，然后自己才梳洗。

水很冷，冰得手指猫咬似的痛，但他们都不是属于娇嫩型的人，所以也毫不在乎。

洗完脸之后，谭啸收拾帐篷，依梨华张罗着给马上料饮水。他们已习惯了这些工作，作起来井井有条。收好了帐篷，二人又找来石头围着升了火，煮了些大麦仁吃，这时候远处有马蹄声，二人放下了碗，只见一匹黑马跑近。

马上是一个黄脸的汉子，他翻身下马道：“是谭少侠吧？兄弟是陆爷打发来送水的，还有……”说着他用手在怀中摸了一阵子，摸出了一张牛皮纸，双手递上道：“这上面画的是沙漠的详细路线图，是这位姑娘要的。”

谭啸站起来接过，笑道：“这真是太麻烦了，不敢当！不敢当！来！朋友！喝点热粥吧！”

那人傻笑道：“我吃过了，我们住的地方，离这里大概有九十里，陆爷说就是太远，否则一定要接二位过去歇歇，谭少侠预备早晨就上路么？”

谭啸点头道：“是的，我们一会就要赶路。朋友，你贵姓？”

来人笑说：“不敢！兄弟姓李名方，人家都管我叫地老鼠，因为这沙漠里我最清楚。”

说着咧嘴一笑：

“这张图就是兄弟我画的。”

谭啸含笑道：“这么说，更该谢谢你了。来！吃一点东西再走。”

地老鼠李方连连摇着手，把马身上的四个大皮囊解下来，在依梨华和谭啸的马上，各系了两个，然后笑着说：

“这几袋子水，足够谭少侠和这位姑娘出沙漠了，我得赶快回去，再见！”

他说着跳上了马，抱了抱拳，掉转马头如飞而去。依梨华笑着取过那张图道：“这就好了，想不到这长毛陆渊倒挺够义气！”

谭啸叹了一口气道：“惭愧的是我们，无功受禄，这完全是沾了那老猴王的光。”

依梨华抿嘴一笑：

“想起他吐我一脸，我现在还生他的气呢！倒看不出，像他那么一个瘦猴子，还会有这么大威风！下次见了，我要斗一斗他！”

谭啸看着她笑道：“所以他叫老猴王呀！不过，他送铃铛给我们，是一番好意，可见他似乎认为我们没有什么武功，看在这一点上，下一次见了，我也要试一试他，看看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夫。”

说话之间，东方已出了太阳，沙漠里氤氲彩气，倒映在水面上，有点“海市蜃楼”的味儿。

他们又愉快地踏上了行程。经过整夜的休息，人欢马健自是不在话下。当他们走出十里以外，看到一群骆驼商人，正拉着骆驼从远处蹒跚行来，驼背上驮的是布匹，还有篓子装的茶叶！”

依梨华打开地图，发现图中不但用红笔清楚标出了清晰的路线，而且凡有水草的地方，都用蓝笔画得很清楚，路途远近，也清楚地写在上面，有了这张图，就可放心大胆地出没沙漠之中，而不愁迷失路途了，看来那地老鼠李方还真有一手！

天空有几只兀鹰，嗷嗷地在天上叫着，它们飞得很低，而且跟着马飞！钢针似的爪子，眼睛如火，嘴如钩，那种叫声尤其可厌，三匹马的胆子似乎特别小，几只兀鹰也把它们吓得不敢轻，惹得谭啸火起，伸出手来，用劈空掌把飞得最低的一只劈下地来。

可是它仍然在地上扑腾着，两只大翅膀“啪啪”地拍着沙地，细沙飞溅。依梨华赶过去加了一掌才算结果了它。

这么一来，另外几只才知趣地飞开了，它们沙哑的叫着：“嗷！嗷！”在天上围着那只死在地上的同类打着转。依梨华催马道：“快走，等会儿这种鸟会愈来愈多，还真讨厌呢！”

谭啸讨厌听它们的叫唤，策马快行。他们一路谈着话，倒也不觉寂寞。

整整的一天，除了早上看见那队驼商以外，他们没看见一个行人，整个的大沙漠，只有微风、怪鸟点缀着，微风使沙漠变得柔和，怪鸟却令沙漠显得狰狞。

日暮时候，他们“按图索骥”找到了一个低洼的水池子，扎下了帐篷，今夜他们预备在这里过夜，刷马喂马，弄东西吃了，天已黑了。

今夜月亮没有出来，天空一片阴霾，看起来天似乎特别黑。

依梨华悬了一盏马灯在帐篷顶上，就在这个时候，她发出了一声尖叫：

“哥！快出来，狼……”

谭啸大吃一惊，忙由帐篷中跑出来，问道：

“在哪里？多少？”

依梨华用手指着前面水池子，谭啸顺其手指处一看，脸色不禁也是一变！原来池边有十二三只大青狼，一半在饮水，一半正隔池子看着这边，也许他们是一群走散了的狼，正在池子边休息，现在却为依梨华这一声尖叫惊动了！

为首三只最大的狼，立刻龇牙发起威来，另外十几只狼也都吼叫起来！

这么一来，那三匹原本胆小的马，可吓坏了，长嘶不已，依梨华匆匆把罩马眼的皮罩子拉下来，这才好了一点！

她又点了一盏灯，挂起来，对面的狼叫得更厉害了，它们纷纷在池边走动着，隔着水龇牙叫嚣。谭啸本来没有什么兵刃，是依梨华给他备下了一口剑，这时匆匆把它拿了出来！

依梨华紧紧抓着他的胳膊道：“哥！你别过去，拔荡不是说过么，它们怕火光，我们就多点火！它们一到天亮就走了！”

谭啸笑了笑：“总共才几只狼，也值得？”

可是他的话才一出口，耳中就听到了一阵群吠之声，似万马奔腾似的，由远而近。这时池边十几只狼，叫得更厉害了。

依梨华惊叫道：“啊！糟了……狼群来了……哥！快逃命吧！”谭啸虽有一身惊人的功夫，可是一听说遇到了狼群，也不禁打了寒颤，他匆忙拉着

依梨华就往马背上跳，可是这三匹马，此刻已失了本性，只扬着蹄子长啸，那只驮水的马，竟咬脱了嚼环，如疯似的向一边奔逃而去。

谭啸大吃一惊，叫了声：

“不好！”

他猛然纵过去想拉住那匹马的缰绳，可是那十几只饿狼，竟已长啸着绕池而过，猛地朝着那匹马飞扑而去。谭啸一矮身，用“进步随身掌”，“砰”一声，把第一只老狼打得飞上了半天，坠地而亡。

他身形转处，正想用“劈空掌”再打第二只，可是那匹受惊的马，竟在他动手之时，跑出了十数丈以外，余狼嚎叫着紧追而去。

谭啸正想奋身追去，就在这时，大片黑影夹杂着千百点绿荧荧的眼睛，出现在正前方三四十丈以外，果然，大狼群来了。

那匹惊惶失措的马，因双目尚蒙着，哪里知道前面比后面更危险，它拚命向前窜，却正好窜入狼群之中，只见那大片的黑影子，向它身子一扑，惨嘶声中，已尸横就地，那为数上千的饿狼，由它身上踏驰而过，有的争食着它的肉，扯扯拉拉，噪声更是可怖。

谭啸飞快地转身，跑到依梨华跟前，急道：“我们快把这两匹马牵到帐篷里面去，不得了，大狼群来了！”

依梨华虽是长在沙漠，可是像这么大的狼群，她还没有见过，不禁吓了个花容失色。

再看那两匹马，仍在死命地挣着，谭啸皱眉道：“不行，眼不能蒙，叫它们看看，也许它们就乖了！”

依梨华先前燃着了几根干柴，这时把它们丢了去，一时之间，狼群已扑近了，依梨华这几枝火柴，倒生了些效力，为首一排约有十余只大狼，忽然掉头就向后跑，于是群狼齐效。有的前行，有的后奔，一时之间乱作一团。

狼是兽中最残忍的一种，同类之间也谈不到什么友爱，齿爪交锋之下，沙地里横尸处处，可是这些尸首也剩不下来，都被后来的同伴分食了个尽净，这真是造物者的悲哀！

狼群倒退了十余丈以外，可是它们发现火光并没有再次逼近时，它们就不动了，那鬼火似的锐利目光一双双的向前瞪着、闪着、搜索着，口中滴着馋涎，它们是残忍饥饿的一群！

谭啸已死命地把马拉进了帐篷，这两匹马目睹着这种情形，倒真如谭啸所料，乖得多了，只是拉它们极费力，因为它们已吓呆了。

谭啸处理好了马，出了帐篷，见依梨华狠命地用剑在砍树，砍下的枯枝，点了火丢出去。谭啸叹道：“这也不是办法，我们应该慢慢地，烧完一枝再丢一枝，时间可以拖长一点。”

他也抽出剑来帮着砍，依梨华忽然丢下剑，扑到他身上，忍不住哭道：“哥！我们的命真苦……我们活不成了……没有用的！”

谭啸分出一只铁腕，紧紧地抱着她，微微摇头笑道：“不要哭，振作一点，还没有到最后关头！”

他用手中的剑指了一下四周的树道：“你看树这么多，我们把它们都砍下来，慢慢地烧，还够烧一阵子的呢！”

他极力装着轻松的样子，依梨华抹了一下脸上的泪，拿着剑又砍起树来。这是几株干枣树，砍起来很费事，他们砍了三四棵之后，剑刃就卷了。依梨华又找出一口刀，慢慢把砍下的树，劈成柴，于是，一支支烧着了

的柴，抛了出去，他们用新奇的打法，有时候抛上半天，再掉下来，正好落在狼群最前哨，有时却落在狼群中间。

这群狠恶的野兽，不得不慢慢退着，这的确是上天的安排，那个水池子正遮在帐篷左前方，形成了一个屏障，阻挡着狼群的侧面袭击，否则这么大的狼群，又岂能是几根柴火所能阻挡得住的？

人们到了生死关头，常常是感情真纯发泄的时候，依梨华紧紧地偎在谭啸的怀中，她认为，“死”是目前必然的下场，只是时间或迟或早而已。

她变得很怪，有时候哭，有时候笑，而令她感到最大的遗憾，是认为不能再和谭啸在一块了。每一念及此，她就会忍不住哭起来，谭啸只得亲切地安慰她。谭啸认为，只要有信心，不一定会死的，因为天亮之后，常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形，也许狼群会自动撤退。

附近的树都砍光了，烧光了，狼群仍在对峙着。

谭啸不得不佩服它们的那种韧劲，它们像看门狗似的卧在地上，眼睛一直不离开他们。

为首一只老黄狼，似乎开始怀疑火的威力，它用前爪拨了燃烧的柴火一下，烧得它急忙抽回爪来，算是对“火”这怪玩意儿服气了！

夜渐渐地黑沉，天也渐渐地冷，二人紧紧偎依着，谭啸看了看眼前的柴枝已经不太多了，他要冒险到池子那边再去砍树，可是依梨华却死命地拉着他不肯放，因为那样做太危险了。

谭啸不忍见她难受，再者那么做，也确实危险，万一狼由背后袭过来，那就不堪设想了！

无可奈何，他只好长叹了一口气，把那口卷了剑刃的长剑，在石头上磨着，以备必要时，和狼群一拼。

依梨华似乎已懒得动了。她把一双玉腕，由谭啸的前胸向后面兜着，把整个娇躯都倚在谭啸的怀里，夜风虽然凛冽地吹袭着，可是他们都感到身上很暖。

依梨华不时地哭泣着，有时又像小孩一样的笑着，怪谭啸不抱紧她，最后，她竟在谭啸的怀里睡着了。

谭啸轻轻地挨着她的脸，心想真是个孩子，这时候她居然还能睡着？可是又不忍把她叫醒，试着把她两只手向外拉一拉，她却哼哼着，抱着更紧了，她那美丽的脸，似乎已远离了恐怖，带着甜美的笑，就像微风时的沙漠一样可爱！

谭啸无可奈何，只好让她抱着，自己也感到累了，看看对面的狼群，黑糊糊一大片，没有一只发声的，它们只是直瞪着眼往这边看着、耗着。谭啸倚身在一截树根上，又点着两根柴火丢出去。

然后他利用这一小刻时间，闭上了眼睛，想休息一会儿，可是他实在太累了，眼睛一闭，可就睡着了。

模糊之中，他忽然听见耳边乱糟糟的，兽声喋喋，他不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大声叱道：“不好！狼……”

依梨华也被惊醒，由他怀中一骨碌站了起来，只见眼前火已熄了，几段枯柴还在冒着烟，而群狼都已站了起来，正在抖着身上的沙，怪啸连天。

为首的那只大黄狼，首先向后一坐身子，箭头子似的窜了过来。

依梨华抖手一镖，正中这老狼顶门，一时脑血飞进，惨嚎了一声，“叭嗒”一声掉在地上，蹬了几下爪子，就死了。

可是它后面的狼，却一拥而上，直向二人身上扑来。谭啸厉斥道：“该死的畜生，我们一块死吧！”

他说着一挑掌中剑，奋身扑上，宝剑绕起了一道长虹，当头二狼，相继一声悲嚎，肚皮开花，肠子洒了一地，“扑扑”落下地来。

可是谭啸知道，眼前的狼是杀不尽的，自己能杀一百一千，仍是脱不开身，只是到了此时，似乎也说不得了，只好杀一只算一只了。

依梨华这时也用剑刺瞎了一只青狼的眼睛。谭啸一面用剑击刺着，一面招呼她快过来，二人背靠着背，一时整个的狼群地都咆哮起来了。

它们长啸着，用它们的爪、牙，拚命地向二人扑着，虽然上前的都是死，可是它们不退缩，前死后拥，像风一样，像潮水一样，那种声势，真令人望之心寒胆战。

二人身上、头上、脸上溅满了狼血，每杀一只狼，那腥红的血，就像雨似的洒在他们身上，渐渐地，他们手酸了，眼睛模糊了！

“啊……振作一些，依梨华！我的妻……”

可是依梨华显然已支持不住了，一只狼抓裂了她的裙子，她大叫道：“哥……我……我不行了……啊……啊……”

接着她的剑也被狼扑下来了，谭啸大吃了一惊，他猛然分出左手，把她揽入怀中，可是恶狼跟着扑上来，依梨华一只鞋都被狼咬下来了，她惊叫着，谭啸奋力一剑，把那只狼刺了个透心穿，他抽出剑，一阵踉跄。四面八方全是狼，杀不胜杀，谭啸已不知杀死了多少只，他一只有手已经抬不起来了，剑刃都卷了，剑尖也秃了，他吁吁地喘着气，抱着依梨华向后面退，可是身后也是狼，四面八方全是发绿的眼睛，白森森的牙齿，喋喋的狼喘之声。

“完了……一切都完了……”

他紧紧咬着牙，长叹了一口气，猛地跺了一下脚：

“姑娘！我们来生再见了！”

说着他猛地掉过剑尖，向自己心窝上扎去！依梨华死命地托住他持剑的手腕子，哭叫道：“不……不……哥！先杀我……先杀我！”

谭啸奋最后余力，飞腿又踢翻了 two 只狼，可是他却也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了。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们仿佛听到一种极为凄厉的啸声。

这叫啸之声，如同魑魅似的，荡绕在空中。

说也奇怪，这数以千计的野狼，一听到这声怪啸之后，竟立时停止了攻击和咆哮！

它们纷纷竖起耳朵，把头举向当空，像是在辨听这种怪啸之声的来处。

这么大片的狼群，竟突然静得没有一点声音。就在这个时候，第二次怪啸声又响了起来。

这一次，声音可近多了，听起来更令人毛骨悚然，狼群之中顿时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它们纷纷低鸣着，疾速地向后退着，口中发出像狗似的“呜呜”的低叫声。

谭啸本来已存必死之心，想不到这怪啸之声，给二人带来了一线生机。

他猛然抱着依梨华站起身来，就在这时，他和依梨华看见一匹马，正由远处漠地里，以极快的速度奔驰而来。

马背上似坐着一个人，只是距离太远，天又黑，他们看不清那人是什么样子。

可是那凄厉的怪啸之声，却是由这人口中发出来的，眨眼间，这匹马打了个转儿站住了，马上人就像一只巨大的夜鸟，带着一片衣影，腾身窜上了一个大沙丘。

这时群狼就如同潮水似的，纷纷掉头鼠窜而去，那怪人双手比着喇叭口，在沙丘之上用一种低短的鸣声不时地叫着，那声音是：

“虎——虎——”

声音虽低哑，却沉实有力，那大群的狼亡命似的向前方驰逃着，就像是遇到了最厉害的敌人。一时之间，漠地里黄烟滚滚，噪声噪耳，群狼来时如潮，去势如风，转眼之间已呼啸着远遁而去。

沙地里留下了无数狼尸，有的拖着受伤的身子还在爬，有的却只能趴在地下凄惨地叫着，那种“呜——呜——”的哀嚎，听了真叫人起鸡皮粟儿！

谭啸和依梨华死中逢生，目视着这种怪状，几乎吓呆了。

他们四只眼睛一齐盯着那沙丘上的怪人，这时见他由两丈高的沙丘上，飘身而下，身后披着一块狗皮似的东西，飘起来就像一片云彩。

他落地之后，又“虎——虎——”地叫了几声。那地上被谭啸和依梨华砍伤未死的狼，听见他这种声音，挣扎着要起来逃跑，害怕地悲嚎着。

这怪人没理它们，远远朝二人走来。等到离二人还有一丈远的时候，他站住了。

二人这时才看清了他的脸，不由吓了一跳，因为他整个的身子，都在一张大个的狼皮掩饰之下。那狼皮是连头带尾，由头一直披到背后，长尾拖在地上，狼口之中，尚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这人身材很高，双肩极阔，下身穿的大概也是一条狼皮套裤，看起来全身都是毛茸茸的，有一口二尺左右的短剑，斜挂在他胸口上，那剑配着黑亮的一个剑鞘，式样很是怪异奇特。

他远远地看着二人，一句话也不说，良久之后，谭啸感到老这么对看着，终不是事，再说也该谢谢人家救命之恩呀！

当时他推了依梨华一下，自己首先走上一步，抱拳朗声道：“多谢这位侠士相救，小可谭啸失敬了。”

说着躬了一下身子。待他立起身来，却见那怪人仍是一动也不动。谭啸不由甚是纳罕，轻轻扯了依梨华一下，依梨华也弯了一下身子，娇声道：“请问恩人大名如何称呼？我们也好永记心中，以图后报！”

那人仍是不动一下。二人不禁互相对看了一眼，十分尴尬。谭啸小声说：“大概他不是汉人，不懂我们的话，你再用别的话说一遍吧！”

于是依梨华又用维吾尔和哈萨克言语，分别说了一遍。那怪人仍是一动也不动。依梨华不由弄了个红脸，小声说：“他不是人吧？”

这一句话，倒把谭啸吓了一大跳，他拉着依梨华一只手，仔细地向这人打量着，他有两手两腿，而且各种状态，皆可证明是人无疑，正在怀疑，忽见那人身形倏起倏落在沙地里起落着，如同星丸跳掷似的，而每一落足，手上即捞有一具狼尸，接着又把它抛出去，抛到一个一定的地方。

转瞬之间，狼尸堆积如山，谭啸和依梨华看着也不由心惊，想不到他们二人竟杀死了这么多狼，少说也在百只之上。

这怪人一面抛着狼尸，口中尚自发出一种凄惨的低啸之声，很像是在哭泣。地上仍有许多断腿伤足的狼没有死，他蹲下来，由身后拉过一个皮囊，由其中掏出一一种药膏似的东西，一一为它们上药。

很奇怪，那么凶残性野的狼，在他手中，竟柔若绵羊似的，只是害怕地低低鸣着。

他为它们一一上药，上好药之后，又发出先前“虎虎——”的声音，这些受伤的狼，吓得拖着伤躯，纷纷爬着向前移动，一直爬得很远了，他才不再叫了。

谭啸不由打了一个寒颤，暗想：糟糕！看样子，他似乎很爱这些狼呢！

果然，那怪人一步步向他们走近了，走到离他们有五六步远的地方才站住脚，他冷冷地哼了一声：

“这些狼，都是你们杀死的么？”

谭啸挺了一下胸道：“是的，我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

他很愤怒这怪人如此的指责，因为他显然把狼命看得比人命还尊贵。

怪人闻言之后，朗笑两声，用宏亮的声音道：“保全自己的生命？哈！好动听！你们看！”

他回身伸出一只手，指着那堆积如小山一般的狼尸道：“你们残忍的双手，杀死了多少条生命！你们是人，一个人和狼一般见识，不觉得可耻么？”

这种不成理由的怪论调，不禁令谭啸微微怔了一下，他显然也被激怒了，上前一步，冷笑道：“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话，你莫非甘心为狼群吞噬么？如果你在狼群追逐时，杀了它们，你会认为可耻吗？”

怪人长笑了一声：

“我？哈！你的话好怪，你莫非没有看见，它们对我多恭顺，我是多么爱它们，我们像兄弟一样的亲近？”

谭啸冷笑道：“我看是有点像兄弟，你有这么友善可爱的兄弟，也真值得骄傲了！”

怪人并没听出谭啸是在挖苦他，也许他没有注意去听，只冷冷地说：“不管如何，你杀死了它们，是犯了我的大忌，我绝不能轻易饶恕你们！”

说到“你们”时，手朝依梨华指了一下。谭啸忙岔口道：“没有她的事，狼是我一个人杀的！”

怪人怔了一下，点头道：“那就找你一个人算帐！”

谭啸冷笑道：“想不到你是这么一个怪人，那你又为什么要赶走它们，救我们呢？”

“我不喜欢它们乱吵乱叫，同时也不许它们欺侮人。”

他答得那么轻松。谭啸哼了一声道：“那就对了，你不喜欢它们欺侮人，莫非我就喜欢么？”

“可是，我没有杀害它们！”

怪人厉声吼着，两只脚在沙地上跳了一跳。谭啸也大怒道：“那因为你是属于它们之中的一个，因为你也和它们一般不通情理，所以她才……”

谭啸气得身子有点发抖，暗想这人怎会这么不通情理，却没想到自己这话骂得多么重。果然，那怪人被他激怒了，只见他双手向外一伸，整个身子如同一只蝙蝠似的平着飞了过来。

他这种轻功，令谭啸怔了一下，因为没有人这么样纵身子的，当时不敢怠慢，右足向后疾退了一步，足踏子午桩，以静待动。

那怪人身形向下一落，已到了谭啸跟前，一句话不说，猛地一分双掌，直朝谭啸两肋上插去。他这么一伸双手，谭啸和依梨华都不禁吃了一惊，因为怪人这一手，分明是极为厉害的“分筋错骨”手，想不到初次谋面，这人

居然下此毒手。谭啸当时又惊又怒，顾不得再与他理论，冷笑了一声，右足向前一迈，用“跨虎登山”之势，身子向下矮了半尺。怪人双掌走空，谭啸突地并二指，直往他腋下点去。

怪人似乎也知道这一手的厉害，身形倏地一个疾转，狼皮荡起呼呼的风声，而他身子却已狂扬到了谭啸的身后，猛然一抖双掌，用“云龙探爪”之势，直向谭啸一对琵琶骨上猛抓了过去。

到了这时，谭啸才知道这怪人竟负有一身超人奇技，不由又惊又气，然而势成骑虎，却又不能中途住手，当时倏地一个转身，一咬钢牙，双掌施出全力，霍地向外击出。

四掌交击之下，只听见“砰”的一声，谭啸竟一连后退了三四步，那怪人身子也是大晃了一下。这其中有个缘故，因为谭啸久战狼群，精力早已疲惫不堪，而怪人却是精力充沛，是以一击之下顿呈胜负之分。

可是尽管如此，那怪人也不由怔了一下，他整个身子向外一转，如狂风似的飘了出去。谭啸红着脸方要扑上，那怪人忽然摆了一下手：

“我们不要打了！”

谭啸怒目而视道：“为什么？是因为我掌力不如你么？朋友，你错了！我久战狼群，精力早已消耗尽净，而你……哼！只是占了精力充沛的便宜！”

怪人哈哈一笑：

“在这大沙漠里，能够接我一掌的人不多，除了那老猴儿和我不分胜负以外，我还没见过一人，能经我双掌一击的。你已经很难得了！哈！看在这一点上，这件事一笔勾销了！”谭啸木立，道：“你的意思是我们不再较量了？”那人怪笑一声：

“不但不打，而且我们还可以交朋友！”

谭啸不禁大喜，当时伸出一手。那怪人上前一步，两手相握之下，谭啸自内心说出了个“冷”字，因为这人的手如冰也似的凉。

他摇撼着谭啸的手，露出一口白牙，笑道：“你是一条汉子，我喜欢的就是汉子。”

“你也是，我很佩服你！”谭啸说。

那怪人忽然又怪笑了一声，目光转向依梨华：

“那是你的女人么？”

谭啸脸一红，忙摇头道：“不是……是兄弟的义妹！”依梨华虽没有听到他们说些什么，可是知道在谈论自己，当时笑吟吟走上来：

“怎么打成朋友了？好呀，哥！你为我介绍一下吧！”谭啸一笑道：“我也不知这位侠士的大名。”

他转眼看着那怪人，笑了笑道：“兄台大名可否见告？”那人长笑了一声：

“如果你们高兴……你们可以像其他的人一样，叫我狼面人好了，我不在乎。”

谭啸和依梨华心中都不由一惊，原来这人就是震惊整个大沙漠的独行侠盗“狼面人”，怪不得他有这么一身好功夫呢！谭啸惊怔之下，遂笑道：“原来阁下就是……只是这么称呼不太恭敬吧？”

狼面人摇了摇头：

“不要紧，我爱这个名字，我认为人和狼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依梨华怔了一下：

“怎会没有分别呢？”

怪人又露出雪白的牙齿一笑，目光炯炯地看着依梨华：

“姑娘，狼是要吃人的，人也同样是要吃人的；狼吃人事先人还可以防备，而人吃人，人却事先毫不知情，所以人心实在比狼心更险恶啊！”

三人都不禁同声笑了起来。怪人这含有哲理的论调，深深打入了谭啸和姑娘的心，这些话尤其是出在这大漠怪人之口，似特具有“醒世惊俗”的力量。

他说完这话，向一边的帐篷看了一眼：

“你们就住在这里么？”

谭啸点了点头，微笑道：“狼兄如不嫌弃，请到帐内一谈如何？”

他这“狼兄”二字说出口后，觉得很是不恭，可是那怪人却露出白牙在笑，显然他很喜欢谭啸这么称呼他，他摇了下头：

“不！你们这地方太不好了，来！请随我来，在沙漠里，你们是我第一次招待的客人。”

二人心中一喜，怪人又问：

“你们有马没有？”

依梨华连连点头道：“有！有！”

狼面人爽利地道：“那么你们随我来！”

他说着话，忽地长啸了一声，沙丘之后风驰电掣似的跑过来那匹黑马，这匹马全身黑毛只鼻心一点白，全身油光水亮。

谭啸对马并不内行，可是依梨华一瞬之间，已看出了这是最名贵的伊犁名马万年黑，当时赞道：“好马！”

怪人身形已窜起，轻轻飘上了鞍，露出白牙笑道：“朋友，我等着你们。快来！我们必须在月下弦的时候，赶到我住的地方，否则大雨将至。”

二人见狼面人正抬头向天上细细观看着，不禁一惊。

谭啸和依梨华匆匆退回帐篷，拉出了马，微微斟酌之下，决定这帐篷暂时不收，等明日再来打点，这时却见狼面人已掉马先行驰去。

沙面上现出一个黑点，他背上的那张狼皮，被风吹得与肩水平，微风传来他嘹亮的歌声：

“……壮士不怕孤单，月明星稀之夜，匹马敢闯天山……”

嗓音是如此的宏亮，辗转回荡在空中，令谭、依二人不由又想到了长毛陆渊，他也是唱的这首歌，可是和他的嗓音比起来，就像是砂锅遇到了铜锣，大有判若云泥之分。谭啸抖了一下辔头：

“快！追上他去！”

可是当谭啸的马，以惊人的速度往前飞驰时，马头上的铜铃声，却令他吃了一惊，他突地勒住了马，跳下马鞍，正要去解那串铃铛，狼面人已如同一朵黄云似的，落在了他的马前。

谭啸怔了一下，却见他猛地一把把铃铛抓到了手中，后退了一步，目射精光：

“这是谁的？”

谭啸窘笑了笑道：“是一位老先生送我的。怎么？你认识他么？”

他尽量作出一个微笑，想把这意外的不快打消干净，可是狼面人却像是大为震怒，他大声咆哮道：“老猴王，这是他的东西，你们为什么要他的东西？你们是他的朋友？”

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不禁又勾起谭啸的怒意，他冷然地说道：

“狼兄！你的态度实在太不友善了，我们并不是因为他是老猴王才去认识他的，只是偶然的邂逅，他临走时送了这串铃铛给我们！”

狼面人身子微微颤抖着，可见得他内心的愤怒已达到了极点。谭啸心中不禁暗暗惊疑，他奇怪他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仇恨。

可是眼前，他势必要小心地应付。这怪人战抖了一阵，厉声咆哮道：“不行！你们必须现在承认，承认你们不是他的朋友！你们是我的朋友！”

谭啸望着依梨华苦笑了一下，又望着狼面人，咽了一口唾沫道：“狼兄！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和老猴王之间没有什么牵连的，或许我们还可以为你们之间化解一下呢！”

“不行！”狼面人厉声吼着，他说：

“你们现在必须说，大声声明，你们不认识他，你们是我的朋友！”

他忽然用力地把那一串铃铛摔在地上，用两只脚在那串铃铛上践踏。

谭啸不由面色一沉道：“你太粗野了！你一个人回去吧！我和我的义妹，永不会是你的朋友！”

他弯下腰，把那串铃铛捡了起来，脸色铁青地看着依梨华道：“走！我们不去！”

依梨华也很生气，扭头就走。当他们的马走出十几步以外，却见那怪人仍怔怔地看着他们。谭啸赌气不再看他，和依梨华策马往回走着。

“回来！”那怪人厉声地叱道。谭啸低声道：“别理他，这人太不通情理！”

依梨华气得哼了一声：“要不是看他方才救我们的面上，我真要斗一斗他！”

这时候，那狼面怪人在后面发出了一声长笑。

“你们是自己找死，莫非你们不知暴风雨要来么？”

谭啸气得脸色发青，回头挥了一下手道：“谢谢你的好意，我们情愿，你走吧！”

那怪人狂笑了一声，猛地旋身如云，上了他那匹黑马，如飞而去。

他走后，二人来至帐篷前，相继下马。依梨华皱着眉说：“这人怎么这么怪？”

她抬头看了一下天，天空月明如霜，只是在月旁有一圈淡墨的影子，并不像大风雨的样子，心就放宽了。待谭啸拴好了马，二人相互对视，都不禁笑了。

原来二人身人脸上衣服上，全为湿粘的狼血沾满了。谭啸指了一下身边的那池清水，笑了笑道：“洗洗吧，我为你把风。”

依梨华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找出干净衣服，又叫谭啸走得远远的，这才走到池子里，水冷得厉害，可是很清，她在里面洗了个干净，出来又换谭啸洗，她却在池子边洗衣服。谭啸皱眉笑道：“你也得避一避呀！”

依梨华嫣然笑道：“你一个大男人，还怕人看？”

可是她仍然不好意思地走到一边去了。谭啸下到池子里洗了个痛快，正当他要上来穿衣服的时候，天空打了一个极亮的闪电，吓得他“扑通”一声又跳到池子里去了，却见依梨华由沙地里跑过来，格格地大笑道：“你干吗这么怕羞呀！上来了又跳下去。告诉你，可真是下大雨了，那怪人说得不错，这可怎么好呢？”

谭啸急道：“你先进去，我马上上来，不要紧，下大雨怕什么？”

依梨华还想说什么，白了他一眼，进帐篷去了。谭啸这才爬上岸。忽然，当空一声霹雳，震耳欲聋。谭啸吓了一跳，却见依梨华“啊呀”一声，由帐篷里跑了出来，一眼看见光屁股的谭啸，吓得忙闭上眼。谭啸羞得“扑通”一声，第三次又跳下了池子。

依梨华这边又气又笑地跺着脚又进了帐篷。谭啸长叹了一口气，只好抓着草又上岸，匆匆擦干身子，穿上了衣服。依梨华在里面尖叫道：“好了没有嘛！真讨厌，什么时候洗不了，单这个时候洗，等会大风来了，可要把帐篷吹塌了！”

谭啸笑骂道：“什么时候洗不了？我要不是先让你洗，早就好了。”

依梨华笑着跑出来，两个人连忙钉桩子，加了几根皮绳，把帐篷拉得紧紧的。天空的惊雷，一声连一声的响着，雨点就像洒豆子似的，滴滴嗒嗒地落了下来。

风把沙子卷起来，像一条龙似的跑着。谭啸心中不由得佩服那狼面人料事如神。他二人躲到帐篷里，依梨华忽然想到了马，忙跑出去，把马也拉了进来，小小的帐篷之中，可是挤得满满的，雨跟着下大了。须臾之间，倾盆而下，打在皮帐篷上，就像是敲大鼓似的，天空中雷电交加，更加重了这场暴雨的恐怖，所幸的是风并不太大。

二人只觉得周身骨头发酸，听着外面的风雨之声，不知不觉地在狼皮褥子上睡着了。

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依梨华忽然由梦中惊醒过来，只觉得外面雷声已止，只是大雨未歇，篷内的一盏马灯摇来晃去，帐篷也似乎左摇右晃，她有点奇怪，起来轻轻把帐篷拉开了一条缝，想向外看看，谁知不拉还好，这一拉，只听得“哗哗”一阵水声，水箭似的穿进了两股水柱，外面的水已经淹到了帐篷一半的地方了，吓得她尖叫一声道：“啊呀！不好了……大水，大水……”

谭啸吓得翻身站起，这时水已漫进了不少，那两匹马也嘶嘶地长啸起来。

依梨华拼命地用手推着门，大水冲得她直向后退，谭啸忙上前帮着她，用力把门关上，用皮绳拴得牢牢的，可是帐篷里水已盈尺，褥子全都浸湿了，整个帐篷在大水中左摇右晃，情势可真是危险得很了。

谭啸这时才想起来，自己住处原是一个洼处，又靠着水池子，难怪会淹水了。

他纵身上了篷顶，一只手把身子悬着，然后拨开一个小孔，向外看着，只是篷外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大雨仍在瓢泼似的下着。不过他知道，水并没有淹到篷顶，此刻出去并非不可，只是往哪里跑呢？外面比里面更糟，可怎么跑呢？

他轻轻飘下了身子，水已经快淹到了他的膝盖了，依着谭啸就要骑马和依梨华闯出去，往沙漠里跑，可是依梨华却说那样太危险，因为一来不知水势如何，再者怕有流沙，他们争执了一会儿，只有一个办法：坐以待毙。

水渐渐已到了腰了。二人干脆把门开了，外面水涌进来，有半人多深，二人爬到了马背上坐着。喝！外面真成了河了，滚滚的黄浪已经成了一片湖泽，不过只是限于这附近十数丈以内，二人处身之地，在整个沙漠里来说，是一处洼地，可是在这片洼地里来说，还算是一处较高的地方，先前洗澡的那个池子，怕该有丈许深了，大水就是从那池子漫过来的。四边漠地里，水

继续往下面灌，二人坐在马上，水快淹到马脖子了，情势可真是够险的！

两匹马长啸着，踏水出了帐篷，向前走了几步，差一点失蹄落下池子，吓得两匹马连声叫着往后面退。

谭啸紧紧皱着剑眉，一句话也不说。依梨华也只好望水兴叹，想不到几日来，竟在沙漠里遇到了两次大雨。眼下雨虽小了，可是大水却有增无减，这时候水都快淹到马嘴了，两匹马只管嘶嘶地仰首长啸着，二人略一商量，决定以“登萍渡水”的轻功，试一试看能否逃出这片汪洋。

可那却太危险了，二人身上湿衣湿鞋，运用起轻功来，先是受碍，可是除此已别无良法，至于两匹马，只好等二人上岸之后，再设法营救了。

四下是黑糊糊一片，灯光早熄灭了，大水奔流得比箭还疾还快，其上浮物已是不易，若想落足其上借力，那可是更难！

二人站在马背上，把湿衣服拧了拧，正在皱眉发急的当儿，忽听见一人大喊道：“不要胡来，想活命的不要动！”

顺着这声音，只见前面水面上，左冲右撞地驰来一只大皮筏，皮筏上直立着一个周身披着黑色雨衣的人，只露出两只眼睛。二人不由又惊又喜，谭啸问道：“朋友你贵姓？”

那人大声道：“少废话，快上来！”

二人虽觉此人出言莽撞，可是到了此时，却也顾不得再与其计较，当时双双振臂，落于皮筏之上。依梨华急道：

“还有马！救救我们的马吧！”

黑衣人一面用竹篙转过皮筏，一面哼道：

“人比马要紧！先救人！”

说着轻巧地运用着手中长篙，不一刻已撑出八九丈以外。这时二人才看清眼前形势，原来大雨在附近造成了一片大湖泽，另外开了一道小溪，小溪中浪花飞溅，黄沙滚滚，看起来，可真有点吓人。

黑衣人一言不发，把筏子撑到了靠岸之处，挥了一下手：“你们先上去，我去救马！”

二人各自腾身上岸，那皮筏在水面上打了一个转儿，又逆流而上。黑衣人熟练地操篙，令二人十分钦佩。依梨华小声问：“哥！你认识这人么？”

谭啸摇了摇头，他们足下所踩的沙子，早为雨水浸得松透了，双脚踩上去，直往下陷，他们怕这附近有陷坑，只得小心地提着气，彼此对望着各人那种样子，真是狼狈得很。谭啸苦笑笑了笑：“想不到那狼面人真说对了，要是早听他劝就好了！”

依梨华也叹了一口气：“那小子倒是挺好的，就是太狂，我真看不惯他那种样子……”她顿了一下，又笑道，“要是这样子给他看到了，那真要让他笑坏了。”

谭啸正要说话，忽闻得马嘶之声，再看水面上，那黑衣人已然带着马过来了。

谭啸不由大喜，心中对这陌路援手之人，感戴十分，当时抱拳道：“谢谢这位老哥，老哥……”

才说到此，这人已打马上岸，马蹄子陷到沙里又跳起来，弄得二人一身都是沙子。

黑衣人匆匆道：“现在不是说话时候，马太重，一次只能运一匹，我还得回去一趟！”

他说着撑篙又掉过了筏子，逆流而去。谭啸不由怔了一下，内心对这人更是感激不已。

那匹马上岸之后，四条腿提上提下，沙面已漫过了它的小腿，它连声地嘶鸣着。谭啸忙过去把它拉到一处较平的地方。天上的雨不知何时停的，可是溪水仍如万马奔腾似的流着，展目这大沙漠上，似浮着一层乳白色的烟雾，慢慢地向上升腾，颇有些“劫后余生”的感觉！

他不由伤感地叹息了一声，心中对沙漠已开始有一种厌恶的感觉了。试想这连日来所发生的，强盗、狼群、雷雨、水灾……哪一样不是提起来就叫人头痛的玩意儿！唉！真是够了！

依梨华永远像一个孩子，当痛苦过去之后，她永远是不会再去追忆的。

她用手掠着头发，活泼地笑着：“哥！我们去看看那些死娘去，把皮剥下来好做褥子，才暖和呢！”

谭啸微笑道：“那些事不要慌，人家在为咱们忙，我们自己怎么好袖手旁观呢！”

依梨华嘟了一下嘴，却又拍手道：“看！来啦！吓！东西也被他弄来了。这家伙真有办法！”

谭啸忙瞪她一眼，小声道：

“小声点，别给人家听见了。”

这时羊皮筏已靠近了岸边。筏上人朗声道：“伙计，接着绳子！”

说着话，只见他抖手打出一物，乃是一个绳头。谭啸连忙伸手接住，只觉得这人手劲很重，不由微微吃了一惊。他用力地收着绳子，皮筏紧紧靠岸。黑衣人赶马上岸，然后他摸了摸脸，对一边的依梨华说：“别看着啦，把上面东西拿下来吧！”

依梨华玉脸一红，忙答应着上了皮筏，原来人家连帐篷都给他们搬上来了，费了半天劲，东西总算都弄上来了，这人走过去，双手一举，把整个皮筏举了起来，简短地道：“上马，随我来！”

谭啸笑了笑“朋友，你贵姓？要领我们去何处？”

黑衣人一言不发，大踏步往前走着。二人心中不禁有些纳闷。依梨华叹道：“跟他走吧，反正他不会害我们！”

那人在前面转过身子等着，二人只好匆匆拉马跟上，东西都驮在马背上，这人在前不发一语，走得很快。走了约有二里多路，天已微微有些亮了，足下的沙也不似先前那么湿了。

黑衣人忽然撮口一声长哨，薄曦中跑出了一匹黑马，全身黑，一点白鼻心。

二人不禁一怔，谭啸顿时停住了脚：“啊！是你？”

黑衣人用力拉下了身上的黑色雨衣，重新现出了披在身上的狼皮：“为什么不是？”

说着他又露出白牙笑了：“我不救你们，你们一定会被淹死的，虽然你们自信有一身武功！”

谭啸不由得一股怒火直冲脑门，他冷笑道：“那也不一定，狼兄你太自负了！”

狼面人仰天一声大笑，他抖着皮筏上的水珠，目光闪烁道：“这里没有一人敢这么对我说话，我很佩服你的胆子，可是我不会向你算帐，而且我接受作你们的朋友……”

他坦白直率地说：“你们需要我这个朋友，尤其是在大戈壁。”

说着，这狂傲的人，身形侧转，如旋风似的上了马背，大声说：“来吧朋友！跟着我来！”

这种直率的感情表达方式，给人一种错综复杂的感触，但却令谭啸感动了，昨宵今夜两度承此人救命之恩，自己还能说什么？

他不由叹息了一声，对着依梨华苦笑：“谁叫他是我们救命大恩人呢！走吧！我们跟他去吧！”

依梨华一声不哼地上了马，策马前行，谭啸殿后。晨曦薄雾之中，那怪人豪壮的歌声又响了起来：“壮士志在四方，壮士不怕孤单，月明星稀之夜，匹马敢闯天山，啊……”

在白茫茫的水雾弥漫的沙漠上，他那匹黑马扫着尾，昂着头，就像它主人一样的骄傲。

他们彼此不发一语，三匹马呈品字形向前走着，慢慢地，沙上的水渍全渗下去了，马蹄行在上面，已不似先前那么难行了。

狼面人的马跑起来了，他们的马也跟着跑了起来，可是彼此仍是不发一语。

太阳出来了，红红的太阳由沙面上跳起来，就像一只熟透了的大桔子，远处有牧羊人的芦笛之声，他们猜测可能是到了一处大的有水草的地方。

这时，狼面人摔下了手中的皮筏，忽然抬起手，把身上的狼皮拉了下来。

后行的谭啸和依梨华，看见了他古铜色的皮肤和黑长的头发，只是没有看到他的脸，他的马这时也扬起蹄子欢声的长啸着。

上了一个坡，眼前的情势豁然开朗，青葱葱的草原，美丽的庐舍，高耸的大山，还有一条缓缓的清水河！

炊烟如丝，一条条一片片地升起来，牛羊都在草地上吃草，维吾尔族的孩子，拿着芦笛在吹着。苦行了漫长沙漠之后的谭啸，看这片地方，真如同“久旱获甘霖”，直视如人间仙士一般。

他和依梨华都不禁驻马在沙岗上，欣慰地看着这一片世外桃源。依梨华用手指着大山，笑着说：“哥！那是库鲁格达格山，过了山就没有沙漠了，这条水是齐……”

忽然，前行的怪人，回头朗声道：“那是库鲁格河……”

他用手一条墨黑色的马鞭，指着河水说：“这条河是注入到罗布诺尔湖中去的，它很老实，从来不发怒！”

就在他回过头来说话时，二人才第一次看到了他的庐山真面目，黑浓的眉毛，闪亮的眸子，高鼻梁，倔强的嘴，可以称得上英俊两个字。

这时已有几个人发现他们了，纷纷往这边跑着。狼面人挺坐在马上，微笑着，露出了他那一口白牙。

谭啸似乎已不再那么讨厌他了，可是他仍然不想多说话。

跑来的是几个光着脚的维吾尔人，他们穿着没有领子的厚棉袄，头上缠着布，腰上系着带子，他们拜伏在狼面人的马前，纷纷嚷道：“呼可图！呼可图！”又用他们的脸去挨他的腿。那高傲的怪人，这时脸上竟也带出了一丝和蔼的微笑。他手指着二人，用维吾尔话说了几句。

依梨华轻轻扯了谭啸一下：“他说我们是他的好朋友，并且叫他们为我们搬东西呢！”

谭啸不禁内心又软了一些。这时那几个维吾尔人，纷纷跑到二人马前，

争着把他们马上的东西搬下来，抢着往前跑。谭啸不由尴尬地笑道：“狼兄！这是干什么？”

狼面人翻身下了马，较以前和蔼多了，他笑了笑：“你们是我的朋友，我不能把两个好朋友拱手让人，现在请接受我的招待！”

二人听了他这种话，都不禁笑了。谭啸皱了一下眉：“可是……”“不要再可是了！来！请随我来！”

他在谭啸肩上拍了一下，若非他脸上带着微笑，谭啸真以为他要动手递招呢！因为他手劲很大，虽是轻轻一拍，一般人也受不了。

望着他那憨直的脸，爽朗的笑容，似乎令人不得不跟着他走。

前行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问道：

“朋友，你的名字叫什么？还有姑娘你？”

他用手指了指依梨华一下。二下虽然听来不大入耳，可是确知这人个性如此，倒也不是有意轻狂，谭啸笑了笑：“兄弟姓谭名啸，这是我义妹依梨华！”

他听后点了点头，遂大踏步向前行去。下了这个坡，路面平了，狼面人又上了马，他抬头看着天，朝阳映照着他那黑黑的皮肤，他那浓的眉，黑的发，这人全身就像是钢铁铸成的一般结实，他那宽厚的肩，刮得微微发青的脸，颇有点“彪形大汉”的味道。可是他武功方面丝毫也不粗野，轻身功夫，尤其高人一等，实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人。

谭啸微微一笑：“狼兄！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我住的地方！”

他依旧催马前行，头也不回地简单回答着。不多时三匹马已行到那片维吾尔族人住的地方，凡是看到他们的人，无不欢欣地跳着叫着：“呼可图！呼可图！”

他得意地笑着，一面回过头来，对二人道：“这些维吾尔人，都是很可爱的人，他们十分敬仰我，因为我常常接济他们，我教导他们如何造林、如何防洪、如何施肥种菜……”

他用手四处指点着，眸子里闪出兴奋的光，谭啸和依梨华都不由十分惊奇，因为想不到他会有这种耐心，而且是这么温善的一个人，内心不禁对他生出了一层好感。谭啸问道：“这么说，你在这里住了很久了？”

狼面人晒然一笑，摇了摇头：“也不太久，我自幼生长在天竺，十八岁学成武艺，曾在中原待了五年，然后就到这个地方来了……我爱沙漠，爱它的温柔，也爱它的残酷！”

他这么说着，脸上泛着得意的微笑。谭啸奇道：“这么说，你的武功，也是在天竺学的了？”

狼面人点了点头，又笑道：“多半是，一小半是后来在中原学的。”

他抬头看了看，翻身下马道：“到了！”

二人也下了马，只见两扇青竹编成的小门，半隐在两棵垂柳之间，一条窄窄的鹅卵石铺成的路，蜿蜒直入翠竹深处，景致至为清幽。

二人不禁怔了一下，想不到这穷荒的沙漠里，竟会有如此图画似的妙处，不由呆住了。

狼面人伸手入内反开了竹门，也不让客，自己先入。到了此时，二人也不再多疑和谦虚了，一并随他拉马入内。

小石子道旁，是两列自制的花盆，分种着水仙花和仙人掌，每隔十步，

有垂柳一棵，地上晃动着阳光线条，看来清心明目。

前行约五十步，有一个小池塘，塘中养着不少鱼，五色鱼穿行游水，令人不由驻足神往。这附近被一圈带刺的短树紧紧围拢着，另外还栽种着参天的竹子。整个的院落，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只有风吹着竹梢，发出像哨子似的声音。

池子左侧是一片翠绿如茵的草地，有一个种南瓜的棚架子，架子后面是两间白石砌成的房子，看来洁净异常，有一个头梳丫角的少女由房里走出来，手中拿着拂尘，在纱窗上拂着。一眼看见三人，先是一怔，随后忙跑过来，对着狼面人拜倒，口中道：“少爷回来了！这是……”

狼面人摇了摇头，轻声道：“他们是我的朋友……她好些了没有？”

这穿着仿佛是道装似的女子，闻言站起来，轻轻摇头道：“还是一样……少爷，我看她……她是好不了啦！”

狼面人忽然面色一阵黯然，他咬了一下牙，挥手道：“你去吧！等会儿我来看她。”

女童弯腰说了声：“是！”慢慢转过身子，姗姗而去。狼面人呆呆望着她的背影，长长叹息了一声，忽然回过头，苦笑笑道：“对不起，请随我来！”

说着大踏步直向前行，二人心中正自惊异，本以为他一定是安置他们二人住在那白石屋子里，谁知却绕过这白石屋子向后走去。当他走过那白石屋子时，他的脚步放得极轻，并轻声嘱咐二人：“这屋子里有病人！”

二人自然会意，也把脚步放轻，等到绕过这两间房子，见后面地势仍然不小，只是却被竹子占满了。有一排竹子编成、上覆茅草的房子，在竹屋后三丈以外另有一个马厩。

二人发现，他们的东西整齐地放在一间房子门口。狼面人这时脸色很沮丧，他推开了门，请二人入内，谭啸和依梨华也不客气，走了进去，见内中家具，也都是竹制的，看来简单，但却是极为洁净。

谭啸诚挚地道：“在下同舍妹多承援手，两度救命之恩，真不知如何报答，只请恩人将大名赐告，以便终身感戴！”

狼面人把手中狼皮搭在一个竹架上，回过身来笑了笑：“我的名字，在沙漠里只有两三个人知道，因为我出门，总喜欢用狼皮披在身上，所以大家都叫我狼面人！”

他似乎有点语无伦次地道：“这一片园地，是我领着维吾尔人开出来的，这片土地里住的维吾尔人，都是善良贫穷的人，否则便没有资格进来住，也只有他们看见过我原来的面目，他们知道我也是一个人！”

他笑了笑，接道：“其他沙漠里的人，都把我看成一个怪物，他们说我的脸原本就是和狼一样的……”

谭啸微笑道：“其实你是如此的英俊……”

狼面人笑了笑：“我本名叫袁菊辰。知道这名字的，在这里，连你二人，总共是五个人，包括那老猴儿。”

说到老猴王，他冷笑了一声：“那老猴儿生性最爱打探人家的隐私，这是他最可恨的地方，其实他人并不顶坏！”

谭啸微笑道：“袁兄所说的老猴儿，可是指的老猴王？”

袁菊辰冷然道：“他本名叫西风，是蒙古人，可是他一直冒充汉人，他去过一次北京，学会了中原人的习惯，此后他就再也不说一句蒙古话了！”

他唇上带着冷笑，很有些不屑的味儿。谭啸不愿因为老猴王，惹起彼此不快，忙岔开道：“袁兄在此，是一个人住么？”

袁菊辰脸色似乎有些发红，他长叹了一口气，苦笑：“不！还有一个生病的朋友……”

他说着两只手紧紧地互捏着，面上浮出一层悲伤惘然之色，他忽然站起来道：“二位也该休息了，请恕此地招待不周！”

他说着用手推开了一扇门，又现出一间房子，大小格式，和这一间一模一样，他对依梨华笑了笑：“姑娘！这是你的住处，我不打扰你们了！”

他说着拿起架子上的狼皮，转身推门而出，进了隔壁一间房子，进门后就把门关上了。

依梨华长吁了一口气：“这个人很怪，我真想不透他！”

谭啸也皱眉道：“他是一个好人，只是他个性有点孤癖，他还有一个生病的朋友……”

依梨华噓了一声道：“轻点，人家就在隔壁！”

谭啸仍握紧着手，思索着：“他把美丽舒适的石室，让给生病的朋友住，而自己却住在茅草房中……只此一点，可见他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这个朋友，值得我们一交。”

依梨华也点头道：“何况他还救了我们的命，他真是一个怪人！”

说话之间，二人似乎听到隔壁有锅勺相碰的炒菜声，而且鼻中闻到阵阵香味。依梨华不由笑了笑：“他还会炒菜呢！”

谭啸笑道：“我肚子倒是真饿了！”

依梨华笑道：“我也是，只是怪不好意思的，来了就吃。”

谭啸想了想，也觉得和人家萍水相逢，既蒙人家两次救命之恩，大恩未报，如今反倒搬到人家这里住下来了，想起来也实在是有点冒失，只是对方那怪异的个性，看似无情，实际上却是极为热情，他交结自己二人，全系本着侠义本色，而自己也和他客气不上来，因为他这种人生来直爽，不属于虚假之流。

他微微低头思想着，觉得这个袁菊辰内心并不似外表那么淡漠。忽然，门被轻轻叩了两声“开门，饭来了。”

谭啸答应着，把门打开，只见袁菊辰一手提着一只细竹编就的提篮，另一手托着一个大托盘，盘中盛着几个热气腾腾的菜，还有白面蒸的馒头。

谭啸汗颜道：“真是太不敢当了。”说着忙把托盘接了过来，置于桌上。袁菊辰露出白牙一笑：“我马上就来！”

说着指了一下手中的篮子：“还有我那位生病的朋友……”

在他说这话时，眼睛似乎有些红了，说着转身而出，直向前面白石房子疾行而去。

谭啸来不及再说什么，呆了一呆，望着依梨华苦笑了笑，叹道：“他那位朋友，也不知是什么病？唉？我们太打扰了。”

托盘内很简单的四个菜，一碟香椿炒鸡蛋，一碟竹笋烧鸡，一碟豆皮拌白菜，还有一碟藕片糟小鱼，瓷罐里是满满一罐子鸡汤，还有一盘子青稞饼，虽是简单的四个菜，却弄得十分精致。

依梨华把饭菜一样样放在桌子上，见有三份碗筷，知道那狼面人袁菊辰要与他们同食，等了一小会儿工夫，袁菊辰果然回来了，他进来后，笑了笑：“你们怎么还没吃？这都是我自己弄的。”

说着他拉出位子坐了下来。谭啸怔了一下道：“袁兄，你还会做菜？”

袁菊辰笑了笑，摇了摇头，拿起一个馒头咬了一口说：“做的不好，你们不要客气，我肚子可是饿了！”

二人也就不再客气，随着吃起来，吃了几口之后，袁菊辰忽然落下两行泪来，二人都不由一惊，却见他转过身子，偷偷用手擦去，仍装作没事似的吃着。谭啸心中明白，他是在为那生病的朋友担心。因不知究竟，自己也不便提起，偏是依梨华心中不忍，问道：“你朋友的病很重么？”

袁菊辰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谭啸放下筷子皱眉道：“既如此，袁兄还是去那边看看吧！”

袁菊辰笑了笑道：“我素日都是和她一块吃饭的，今日二位到此，我那位病友，却非叫我来陪二位不可。”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低沉地道：“她这病也不是一天半天了，她喜欢吃我做的菜，所以我每天都亲自做给她吃。”

说着他又微微笑了，露出整齐雪白的牙。谭啸叹道：“袁兄真义人也，小弟能幸会识荆，真三生有幸，只是令友贵恙……”

袁菊辰眨了一下眸子，勉强地笑道：“是肺病……”

二人都由一惊，因为在那时候，肺病是一种很严重的病，患者初期根本无从体会，等到发觉后，已可说是药石无救，所以彼时一提起肺病来，人人胆战心惊。袁菊辰喃喃道：“她出身富贵之家，如不来找我，在内地这种病未尝不治，可是她偏偏……”

他声音有些抖，拳头握得紧紧的，频频苦笑道：“她偏偏忘不了昔日旧谊，找到了我这穷小子，才会有今日……是我把她的病耽误了，可是她死也不离开我，不离开这沙漠！”

谭啸和依梨华听后，都不禁甚为感动，暗中对那位病人寄以无限同情。谭啸问：“令友擅武功么？”

袁菊辰叹了一口气，痴痴地道：“她过去有很好的武功，只是如今……”

依梨华张大了眸子：“那他为什么这么爱沙漠呢？”

袁菊辰伤感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

这时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袁菊辰望着谭啸，正色道：“你们来得真不巧，这半个月之内，沙漠之中可能随时都有暴风雨，所以你们暂时就住在我这里，等这不正常的雨季过去之后，你们再上路如何？”

谭啸先是一怔，随即叹道：“好自然是好，只是你我萍水相逢，岂不是太打扰了？”

袁菊辰淡然一笑：“不要客气，自从昨夜见你之后，我就想跟你作一个朋友……”他苦笑了一下，又接道：“我很孤独，孤独得像一只沙漠里的骆驼。”

说着把碟碗收拾在托盘之中，对着二人淡淡一笑，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依梨华忙追出道：“我来洗碗吧！”

袁菊辰回头一笑道：“不用！洗碗有人，你们好好休息吧！”

待他走后，二人都不禁深深为他的诚挚感动了。谭啸对依梨华道：“他原本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只是很不容易表现而已，你看怎么办呢？”

依梨华叹了一口气：“人家既然这么说，我们也只有住下了，我想晏星寒他们，绝不会找到沙漠里来，就是来了，沙漠这么大，他们也没有地方找去。”

谭啸冷笑一声，依梨华这句话，重新唤回了他的怒火，又不禁有些悲哀，

想到当初进晏家大门时，自己曾发有重誓，如不把那大家庭粉碎了，自己绝不走出他家大门，可是……

他的脸不禁变得红了，两道剑眉紧紧蹙在了一起，望着窗外一言不发，他脑子里又在重新思考着新的复仇计划了。

一个陌生的人，贸然接受了人家的招待，他的内心是错综复杂的，首先对于居所的主人，应该认识得很清楚，尤其是像“狼面人”这么一个神秘的人物，更是应该加以分析，因为外面传说他是一个强盗，对于一个强盗的友谊，尽管他是一番热心，也应该多加考虑，或是设法劝导他归入正途。

这些都是潜在谭啸内心的意识，可是他并没有与依梨华讨论，只想自己暗中去注意观察他。那么，那个生病的朋友，该是第一步下手的对象了！

午夜，无风无云，夜幕深垂，院落里一片静寂，天上虽有月亮，可是月如钩，光不亮，在竹床上翻侧难眠的谭啸，终于翻身下床，轻轻走到窗前，用手轻轻推开了窗户，却见身着白衣的袁菊辰，正负手在院中踱着。

他的脚步很轻，像是有满怀的心事，不时地仰首长叹，最后转过身子，直向那白石房子行去。谭啸心中一动，当时微提长衣，轻如狸猫似的翻出窗外，用“燕子钻云”的轻功绝技，拔身上了一株极高的竹梢。袁菊辰忽然站住脚，回身看了看。

谭啸在树上暗惊：“这家伙耳朵真灵！”

袁菊辰看了一会儿，才又回过身来，继续前行，径直走进那白石房中。谭啸略为犹豫之下，决定探测一个究竟，当时提着丹田之气，展出上乘轻功“凌虚踩云步”，月光之下，只见他身形如乳燕出巢，几个起落，已飞纵到了那白石房屋瓦面之上。

他轻轻俯下了身子，却见室内灯光亮着，微闻得有人说话的声音。

谭啸呆了一会儿，自然，自己背后探听人家的谈话，那不是光明的行为，可是为了要对这位新朋友进一步的了解，他还是决心看一个究竟。

窗内垂有紫色的窗帘。谭啸用指甲轻轻挑开一条缝，凑目其上，当他看到屋中情形之后，不禁脸红了，忙把头收了回来。

他没想到，袁菊辰所谓的病友，竟会是一个女人，他很后悔跟来，可是自己好容易来了，再马上回去，却又有些不大甘心。正在两难之间，忽听到室内那女人娇喘细微的声音：

“菊辰……你不要这么侍候我！我已经不行了……你……你年纪也不小了，不要为我耽误……”

袁菊辰打断她的话：“你不要说这些……白嫫！我离不了你！”

那声音像是哭泣，谭啸不由心中又是一惊，忍不住又轻轻凑目其上，却见穿着白衣的袁菊辰，正趴在一张红木床上，两条腿半跪在绛色的地毯上。

室内摆设十分阔绰，长案上展着一张画绢，绢上是一幅未画完的山水画，银质的高脚烛盏，插着三支红烛，分置在长案和床头小几上，墙上挂着洞箫和一把月琴，阵阵檀木香气，由案上的一个三足小鼎中溢出，令人闻之心旷神怡。

红木大床上，覆着绣有鸳鸯戏水的蓝缎子被褥，一个白皙清瘦的少女，正拥被坐在床上，她上身披着一袭鹅黄色的宽松衣服，后背垫靠在厚厚的枕头上。这少女一双眸子似乎特别大，但是充满着忧郁、深沉、多情和虚弱。

她轻轻举手掠着长发，那只扬起的玉腕，瘦得只见骨头和一层皮，十指尖尖如春葱似的，从那莹莹如玉的肤色里，似可想见当初丰腴华润的肌肤。

她有一双黑细的蛾眉，薄薄的嘴唇，这些都配衬在一张消瘦苍白的面颊上。

她一直不停地喘息着，看来确是身染重症，弱不禁风。

此刻，她正深情款款地注视着袁菊辰，她那大而美的眼睛里，已经让泪水占满了。

袁菊辰紧紧埋首在她盖着被子的腿上：

“白姍，这一生我爱的只有你一人，我永远不离开你！”

少女伸出白瘦的手，轻轻抚摸着他的浓黑的头发，就像女孩子摸着她们最心爱的小猫一样。

“傻哥哥，你莫非不知道，我快死了？说不定今天还是明天。”

袁菊辰忽然抬起了脸，苦笑道：“你不会，万一你真的……”

他长叹了一口气，睁大了眼睛，又摇了摇头道：“你不会的！来！我抱你起来，我们出去走走，你不是爱看月亮么？”

他说着站起来，就要伸手去抱那少女。那姑娘摇头道：“不要抱我，今天我累得很，你那两个朋友睡了么？”

袁菊辰点了点头：“他们早就睡了。”

病女又问：“他们都是汉人？”

“不！那女的好像是哈萨克人。”

“他们很亲爱么？”

床上的病女有些伤感地问。袁菊辰点了点头：“和我们一样亲爱，他们是一对幸福的情侣！”

窗外的谭啸不由脸色微微一红，心中却颇有感慨地道：“你们何曾知道，我们也是用血换来的爱情啊……”他看到那病女听了袁菊辰的话后，竟自哭了。她呜咽道：“菊辰……为什么我们这么可怜？我为什么要得这可怕的病？”

她说竟一连气地咳嗽起来，她咳得很厉害，整个床都在颤抖，尤其是床前的那盏灯，灯芯晃来晃去。那摇晃的灯光，照着病女苍白的脸，看来很可怜。

谭啸看到此，不禁一阵心酸，连眼泪都淌出来了，他暗暗地想道：“原来人世上，多的是可怜的人啊！”

这时，袁菊辰正以手抹着脸上的泪，他站在病女身后，一只手轻轻在那少女背上推着揉着。

病女这一阵咳嗽，竟咳起没完，咳到最后，气都接不上，连眼泪也咳出来了。

袁菊辰的泪大颗大颗地滴在她的背上，室内灯光凄凄，把二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看着真是好不凄惨悲人。忽然，袁菊辰扑倒在那病女身上，紧紧地抱着她，用断肠似的声音道：“白姍……明天我带着你回去，我们离开沙漠吧……你的病不能耽误了！”

病女仍然慢慢摸着他的头发：“菊辰！那是不行的，你看我这个样子，哪还能再……”

她咬了一下樱唇，苦笑了笑：我挂念的只有你。菊辰！你要听我的话……你会听么？”

袁菊辰流泪点头，激动地道：“我会！我会！我一定听你的话！”

他就像一个孩子似的乖顺。病女听了他的话，脸上不禁带出了一丝欣慰的微笑，她点了点头，大眼睛里闪烁着极为兴奋的神色：“好！那你坐好了，

我有话告诉你。”

袁菊辰仰起带泪的脸，怔怔地看着她，慢慢站起来，病女笑了笑：“坐好了！这么大个子也不害臊？”

袁菊辰望着她费解地笑了笑，坐在她床上。病女伸出一只白瘦的手，让他轻轻地抚摸着，轻轻叹息了一声，语音带悲地道：“我说的几件事，你一定得答应，要不然我马上就死！”

袁菊辰吓得紧紧皱着眉头道：“什么事？我一定答应你！”

病女叹了一口气：“我从来没有问你平日做些什么，但是我知道你是个马贼，我也知道你是劫富济贫，但是，抢人家东西总是不对的，菊辰……”

病女用手揩了一下泪水继续道：“我不能看着我最心爱的人当贼，也不能让你自毁前程，你答应我，永远也不要再干这一行了，行不行？”

## 七

袁菊辰身子微微战瑟着，他紧紧地握住病女一只手，点头道：“白姍！你放心，你是为我好，我怎会不知情，从明天之后，我永远不再作了。”

病女笑了笑，妩媚地瞟着他道：“真的？还有那身狼皮也丢了吧！一个男子汉，行事要光明正大，装成一只狼干什么呢？真难看死了！”

袁菊辰脸色涨红，想要说什么，可是他却默默地点了点头。谭啸在窗外，心中暗暗赞叹这病女的见解高洁，同时更钦佩袁菊辰为爱的牺牲。只见那病女浅浅一笑道：“我知道你喜欢狼，因为它们救过你，你也懂它们的话，可是它们到底是凶恶的野兽，而你是可爱的人，在我的眼睛里，人世上再也没有一个男人比你更英俊了……菊辰！我真爱你！”

袁菊辰脸上掠过了一丝微笑，紧紧地摇了她的手，把病女的手轻轻地贴在自己脸上，目光之中闪着兴奋、羞涩、伤心的泪光。

“白姍，我答应你，我都答应你。”

病女现出一个令人难以觉察的微笑：“还有呢！你听着！”

她又咳了几声，袁菊辰忙倒了一杯茶，小心地捧给她，病女轻轻呷了几口，摇了摇头，菊辰放下杯子，又坐在她身边，微微轩眉道：“你慢慢说，我听着就是了！”

少女点了点头，两只手摸着他的领口，为他把领上的那个扣子扣上。她凝着眸子轻轻地说：“你年纪还轻，沙漠里不是你永远停留的地方，我死之后，你答应我离开这里，到中原去！”

她脸上没有伤感，却带着微微的笑容。可是，袁菊辰却禁不住落下泪来。

病女拿着一块手绢，轻轻地为他擦着泪，一面笑道：“傻哥哥，人总是会死的，你看我这个样子……”

袁菊辰摇头，大声道：“不！不！你绝不会死，我也不会去中原，我在这里陪你住一辈子！”

病女嘴角带着惨笑，收回了手，微愠道：“我给你说正经话，你怎么老是不听呢！”

袁菊辰低着头讷讷道：“我也是说正经话，万一你要是真死了，我也陪着你一块死，我绝不一个人独自离开沙漠！”

病女忽然怔了一下，她脸色倏地一阵惨白，张大了眼睛，颤抖地说：“你说……什……么？”

袁菊辰毅然抬起头，苦笑道：“白姍，你自己要想开一点，万一你死了，我决定溅血在你床前，表明我对你的爱心。”

他才说到这里，忽见那病女向后一仰，整个身子睡了下去，她口中颤抖地道：“菊辰！你……”

袁菊辰不由大吃了一惊，吓得脸色铁青，惊慌地叫道：“啊……白姍……你怎么了？”

病女拉着他一只手，抖颤颤地坐了起来，用乞求的口吻，喘成一气：“快收回你的话，快收回去……”

菊辰吓得点头道：“好！好！我收回，我收回，你……好点了没有？”

病女没有回答他的话，却逼迫道：“你快答应我，等我死之后，你必须离开沙漠，你不许为我守身不娶，你当面发誓！”

菊辰脸色骤变，冷汗直下，他双手握着病女一只手，双目下垂，落泪道：

“这太残忍了！白姍，请你原谅我，我不能！”

看到此，窗外的谭啸一颗心几乎都提到了嗓子眼了，他真想不到，这一对恋人，竟会有这么坚贞的恋情，而令他更惊吓的是，这时候他看见那病女，一只手伸到枕下，竟摸出了一口短短的匕首，只见她双手一合，白光闪处，这口匕首竟自拔出了鞘，谭啸还不及张口，只见眼前血光一闪，那病女惨叫一声，鲜血溅了一床！谭啸不由口中大叫了一声，腿一软，差一点摔下房去。

这时，袁菊辰猛然惊觉，吓得狂喊了一声：“白姍……啊……”

他猛然把那病女的手向外一拉，那口白光耀眼的匕首，落在了床上。

可是，鲜红的血，如泉水似的，由那少女前胸狂喷了出来！袁菊辰吓得一个翻身，跌倒在床前，他脸色吓得一片青紫，大哭道：“白姍……狠心的白姍……你真忍心……啊……我们一块去吧！”

他猛然拿起了匕首，可是就在这时，那病女一只手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脖子，只一只手颤抖地按着他的手，沙哑地喘道：“哥哥……你不能死……你快答应我，离开沙漠，到中原去……我就是死了也安心了，要不然，我死不瞑目……快……快……”

袁菊辰大声哭道：“白姍……白姍……你好狠心……我怎么活下去啊！”他忽然站起来大喊，“春容！春容！快来，啊……啊……妹妹！”

可是，那病女一只手却紧紧攀着他的颈项，不许他离开一步。袁菊辰双手把她抱出了被子，紧紧地搂在怀中，用断肠般的声音说道：“天……天啊……我可怜的白姍！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

病女唇角已流出了血，她紧紧地抱住他，喘道：“你快答应我，菊辰，我不行了，你好狠心，你……”袁菊辰大哭道，“妹妹，我答应你，我答应……可怜的妹妹！”

这时那叫春容的女僮，由隔室跑进来，她吓得颤声尖叫着，全身抖成一片，袁菊辰跺着脚道：“快！快！去拿刀伤药！快……”

春容转身尖叫着跑出去。

这时，袁菊辰双手慢慢把她抱起来，想把她放在床上，可是那少女，却仍然抱住他不放，她口中沙哑地说：“好哥哥……好哥哥……我爱你……爱你……爱你……死了也爱你！别放下我！”

袁菊辰呜呜地大哭了起来。忽然，他听见窗外也传进来一片唏嘘之声，像是有人也在哭泣，可是到了此时，他已无心再管这些了。

他整个人、思想，几乎完全崩溃了。

他跪在血红的地毯上，仰头呜呜地哭道：“天上的大神，请你救救这可怜的姑娘吧！她舍弃了荣华富贵，来到沙漠，她所追寻的，只是我这份平凡的爱啊！天神，我愿以我的生命相抵偿，请你救回这可爱的姑娘一条命吧……大神！大神！”

他拚命地叫嚷着，可是天上的神，却没有答应。他因此更大声地悲恸地哭了起来。

倒是那垂死的姑娘，或许是回光返照的缘故吧，她竟变得异常的宁静，她在爱人的怀里笑着：“傻哥哥，那是没有用的，神仙是不会管我们的……菊辰！我死了好，要不然也会把你拖死的……春容告诉我说，你为我已经好几夜没有睡觉了……我……我……不忍心……”

袁菊辰哭着大嚷道：“春容胡说……你不要信她……”他大声呼唤道，“春容！春容！”

就在他站起来唤春容的时候，他觉得对方的一双手，猛烈地颤抖着，而且冷得可怕，他立刻想到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他大声叫道：“白姍……白姍……”

他紧紧地抱，拚命地摇，可是他的白姍，却再也没有一点声音了。

她最后的回答，只是用她那冰冷的唇，紧紧贴在他的脸上。

袁菊辰用力地把她举起来，颤抖着放在床上。那少女已经香消玉殒了。

他的腿再也站不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她的床前，然后把头埋在厚厚的溅满了鲜血的被子上，用令人汗毛耸立的哭声，大声地恸哭起来。

当那断肠似的哭声，由窗内传出时，谭啸再也不忍看不去其实，他早已是一个泪人了，如非亲眼看见这幕血剧，他真不会相信，人世之间，竟会有这么悲惨的结局。

当他黯然神伤地离开了窗口时，窗内另一个人的哭声，也由里面传了出来，那是春容的哭声。

谭啸真是大大地后悔，真不该多此一举，自己好好的觉不睡，来探听人家的隐秘，结果陪着人家哭了一场。

他叹息着，一面流着泪，向自己睡处走去。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觉得，背后有一股凉风，直向自己后脑袭来！谭啸乃久经大敌之人，当时倏地一个转身，却见一条人影，“唰”的一声，反弹出两丈以外，这人身形极为灵敏，起落之间，如兔起鹘落。

谭啸冷笑了一声，一压双掌，用“八步赶蝉”的轻功绝技，三起三落，已扑到了这人身前，他口中低低冷笑道：“朋友！你稍留一会！”身形一矮，施一招“搂膝盘打”，直向对方小腹上贯去。

黑夜里，那人长笑了声：“好小子！你是想打死我吧！”

他身子倏地向后一仰，如同一只大马猴似的，翻了个身。

谭啸的双掌，贴着他小腹滑了过去。可见来人是个极厉害的人物，就在谭啸这一招走空之下，他一抖双臂，用“潜龙升天”的招势，整个身子腾了起来，由谭啸头顶上掠出去，口中低声冷笑道：“高明！真高明！”

口中这么说着，却如同一溜青烟似的，直向那丛生的竹林中纵去。

谭啸不由心中大怒，想不到自己来到沙漠，竟连番遭遇劲敌。袁菊辰固然是先敌后友，可是在动手过招上，自己竟也是丝毫没占着便宜。此刻又出现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怪人。

因为天黑，这人身子又矮，身形又快，虽然递了三招两式，却连对方什么模样也没有看清，偏偏此人口齿无德，又出言讥讽了一句，谭啸不禁大怒，自忖体力充沛，所以决心要和敌人一决雌雄。

当时一言不发，腰部着力，施了一个拧势，用“旋风滚鹞”的姿势，跟在这夜行人的身后，猛袭了过来。

这夜行人，似是没想到谭啸竟然有此功力，不由吃了一惊，再想逃走可是来不及了。

谭啸身形一够上竹梢，一声不响，一错双掌，用“龙行乙式”向外一抖，双掌上挟着两股劲风，直向这夜行人后心击去！

他这种掌力，运用得劲猛力足，不要说来人为他掌力打实了，只怕为他掌风扫上一下，也能终身残废。

那夜行人哪能不识得这一式的厉害。他本来还想隐蔽身形，可是这时候却不能够了。

只见他身形向前一趴，如旋风似的一个疾转，与谭啸已是脸对了脸。

就在这一刹那，谭啸不由打了一个冷战，原来这人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老人，银发银眉，一双三角小眼，不是别人，正是与自己不共戴天的大敌之一白雀翁朱蚕。谭啸陡然看到他，不由吓得一呆。

白雀翁朱蚕身形转过，一双瘦掌，却用“醉倒斜阳路”的打法，猛地向外一推！四掌交接之下，那竹枝吱吱哑哑一阵密响，二人都如同橡皮球似的，倏地飞弹了起来，向三丈高矮的地面上落了下去。

谭啸心中充满了怒火，这一对掌之下，虽觉得双手齐根酸痛，可是瞧见对方那种飞腾之势，足见自己论掌力虚实，并不见得输他多少，顿时胆力大增，决心在这静寂之夜，把这元凶大恶予以剪除。

可是，他内心却有一个极大的顾虑，朱蚕既然来此，那剑芒大师、晏星寒、裘海粟，定也来了，如是这四个老儿齐集至此，自己要想逃得活命，可真是难似登天了。

想到这里，他不禁想到昔日两度亡魂的可怕经过，只觉背脊中丝丝向外冒着凉气。

白雀翁面相既现，也不再掩饰自己了，他怪笑了一声：“谭啸，你居然来到了这里，可见朱爷爷的见识不差。来！你随我出去，这是人家住的地方，我们不要打扰人家，你敢来么？”

他说着，伸手在空中连连招着。谭啸不由用力跺了一脚：“姓朱的，你休欺人太甚，上天入地，谭啸随你就是！”

他口中这么说着，怒火已充满了胸膛，顾不得朱蚕会施什么阴谋诡计，当时一拧腰，用“燕子三抄水”的绝技，起纵之间已到了白雀翁跟前。

朱蚕怪笑了一声：“小子！真有种，你跟我来！”

这位昔日绿林中的怪杰，在轻功提纵术和巧打神拿功夫上，已浸淫了数十年的功力，举手投足间，功力毕现，绝非一般沽名钓誉者流可以比拟。

他满心打算着，把谭啸诱至远处漠地，然后再施辣手，把对方毙于掌下，就可回去交待了。却没想到，一些事情常常会发生意外。

白雀翁出言讥讽之后，猛地腾身，想掠过眼前一片竹丛，即可到达刺树的围墙边缘，可就在这时，一声清叱：

“打！”

迎面一蓬金光一闪，夹杂着刺耳的破空之声，直朝着白雀翁朱蚕没头带脸地罩了过来！白雀翁事出无备，不禁吃了一惊。

他向空一瞥，已看出了这是极为厉害的暗器“红线金丸”，只是暗惊，这种暗器，本系晏星寒的妻子“俏红线”楚枫娘的独家暗器，怎会来到了沙漠上？

心情微惊之下，白雀翁朱蚕用“金鲤倒穿波”的身法，向后一个倒仰，“嗖”一声窜出了三丈左右，红线金丸全数落空。

如此一来，白雀翁想诱谭啸外出的意念，算是落空了。正在疾怒之时，却见竹丛中，箭也似的落下了一条人影，竟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白雀翁怔了一下，冷笑道：“你这丫头还没死？”

来人正是依梨华，一落地便急道：“哥！我们两个对付他！”

谭啸正在担心，怕自己对付不了他，忽见依梨华来到，不由大喜，他身形向前一窜，已到了白雀翁身侧，用“神龙抖甲”的招式，向外一抖双臂，口中低叱道：“不要放他跑了！”跟着双掌已挟着劲风猛袭而到！

朱蚕狞笑了一声：“不知死活的小畜生！”口中这么说着，足下“倒踩七星步”，往后一连退了三四步，用“拿”字功夫，朝着谭啸腕脉穴上就抓！

就在这个时候，依梨华如风似的扑了上来，一挥手中绿玉杖，用“拨风盘打”之势，直向朱蚕腰上疾扫了过去！

白雀翁朱蚕怒啸了一声，一挥大袖，拔起了三丈有余。他心中存有顾虑，仍想把谭啸诱至沙漠之中，再下手歼灭，所以身形纵起，仍欲往竹梢之上落去。

可是愤怒的谭啸，已存下决心，不再叫他顺利逃开双掌之下。

以往对敌，谭啸极少施用暗器，因为他总觉得，那是不太光明的行为，可是那并不是说他不擅暗器的打法，事实上他是个中好手，最拿手的暗器，是一对“铁胆”，因为这种暗器体积大，分量重，携之不太方便，所以一般人很少用，谭啸更是轻易不施。此刻白雀翁这一想逃，不禁勾起他的怒火，就在朱蚕身形方自腾起的一刹那，谭啸身形向下一矮，前胸向下一俯，口中叱了声：“打！”

这个“打”字，是武林中一种不成文的规定，虽是暗器，却也表现光明正大的意思。可是，谭啸因心恨这白雀翁过甚，却耍了一个小小滑头。他口中这个“打”字一出口，空中的朱蚕霍地用“腾霄腹”向上一挺，平空弹起三尺许。忽然，他知道上了当了，因为并没有任何暗器飞来，心正惊怒之间，却听见当空“哧哧”两股劲风，白雀翁是多么厉害的人物，焉有不识这种暗器的厉害，仅闻风声，已知道是一对铁胆，他蓦地就空一滚！

可是，谭啸这对铁胆，却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故一出手就是并排而来，待到了朱蚕身子附近，霍地向两下一分，正逢着白雀翁身形是一个滚式，这对铁胆，一奔“灵台”，一奔“鸠尾”两处穴道上打来，疾如流星赶月。

惊慌中的朱蚕，一咬牙，霍地伸右腿，用靴尖把下面的那枚铁胆“哧”地一下踢飞了。

可是那奔“鸠尾穴”的一枚，却是躲不开了，所幸由于他身子弯曲的缘故，这枚铁胆没能打在他穴道之上，多少有了一些偏差。

尽管如此，也够朱蚕受的了。只听见“噗”的一声，正打在了他的后胯骨上，只痛得这老儿龇牙咧嘴地“吭”了一声。他的身子却是再怎么也挺不住了，如同断了线的纸鸢似的，直直地向下坠来。

总算白雀翁朱蚕有数十年武功，造诣毕竟不凡，虽是中了一铁胆，落地并未表现出来，他身子在地上晃了一晃，怪笑了一声：“好小子！你敢暗算我！”

这老头子头上白发根根直立，杀机顿起，就在依梨华的绿玉杖劈扫之下，霍地把身子向后一坐，只见他一双手往身后一背，猛地一分，“叮当”一阵脆响，手中已多了一双黑光闪闪的钢环子。

依梨华边地受师，对于白雀翁这种兵刃，还是第一次见到，不由怔了一下。

可是谭啸游侠中原，见闻至广，就在这老头子一对怪兵刃一出手，他已暗吃了一惊。

原来朱蚕这一对钢环，乃是武林之中绝少的一种兵刃，名唤“日月双轮”，二环一大一小，一枚大如面盆，一枚半弯如月。

朱蚕兵刃出手，在空中略一交碰，发出一种极为刺耳的嗡嗡之声，闪闪黑光里，带着一圈雪白的锋利刃口，令人望之生畏。谭啸生平引为憾事的是，

没有一口好的兵刃，更因为来时匆匆，连一口剑也没带，此刻对方日月双轮一现出来，他可不禁有些心虚了。

白雀翁朱蚕双轮往当空一举，身势下矮，怪声狞笑道：“我这日月双轮已是三十年没有饮过人血了，今夜可要开开张了！”他口中这么说着，足下毫不迟缓，一阵疾转，已到了谭啸跟前，左手月轮向前一领，右手日轮用“浪打礁岩”的打法，猛地向外一推，直逼谭啸前胸。

谭啸“凹腹吸胸”向后一吸，对方轮刀子，只差着寸许没有打上。

白雀翁朱蚕在这对日月轮上，有鬼神不测之妙。他安心要在日月双轮上，取这一对年轻人的性命。谭啸这种吸胸之势，早在他意料之中，这时见状，赶踏一步，口中厉叱道：“着！”

只见他一绷小臂，右手轮子，由下而上，直向谭啸面门崩去。

谭啸吃亏在手中无兵刃接招，在这危机的一瞬间，他只能用“老子坐洞”式，向后一坐。可真是险到万分，那挟着冷风的轮刀子，直由他面门上，几乎是擦着鼻尖划了过去，谭啸惊怒之下，由不住出了一身冷汗。

朱蚕双轮走空，不禁门户大开。谭啸立即用“通心拳”，向前直打他的前心。

白雀翁连恨带怒，已面无人色，想不到自己兵刃出手，竟未能把对方制服轮下，对方非但不退，竟敢赤手空拳向自己动手，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他忍不住桀桀冷笑了两声。

依梨华从斜刺里纵来了，她担心谭啸手无兵刃，会吃大亏，娇躯纵过，一言不发，掌中绿玉杖用“乌龙穿塔”之势，直点朱蚕小腹“丹田”，绿玉杖上，带起一片疾啸之声，不容白雀翁稍缓须臾。

三人这一动上手，一时间已是三四十个照面，竹影婆娑之下，三条人影窜高纵矮，施展全力，拚命厮杀成一片。

白雀翁心中虽恨恶异常，奈何对方二人合力，配合得严丝合缝，只要有一方危机，另一方定必拼死命救之，所以一时之间，弄得他极伤脑筋。

在另一方来说，依梨华一管绿玉杖，尽管施得得心应手，可是丝毫也占不到半点上风，而谭啸更吃亏在手无兵刃，朱蚕日月双轮展开，附近丈许方圆之内，休想欺进身去，所以他只能以内家掌力，得隙发上一掌。三人这么拚命，谁也要不了谁的命，只是看谁能持久，谁就可制对方于死命。

一盞茶之后，三人都不禁气喘如牛。白雀翁先时把他们估计太低了，此刻才知道，那谭啸只是吃亏在手无兵刃，否则自己就不堪设想了。

他一边动手，一边在仔细观察谭啸的武功门路，发觉这年轻人掌法极为奥妙，内力尤其充沛，如假以时日，自己等四人，只怕也无一是其对手，由是心中愈怕，愈怕也就愈恨，真恨不能用日月轮把他劈成两片，偏偏那依梨华，挟其西派天竺怪异杖招，节节进逼，完全是拚命的招式，使朱蚕不得不分心两下，时候一久，他可就心中有些急了。

同时，被谭啸所伤的后胯，先还能以气护封，勉强转动，时间一久，真气涣散，那地方可就觉出隐隐的疼痛来了。

在这种种因素困扰之下，朱蚕不得不存了退却之心，一双精光四射的三角眼，得隙就向旁边溜着。忽然，他尖叫了一声：“你们闪开！”

他口中这么叫着，一分双腕，用“大鹏双展翅”的势子，霍地一分日月双轮。

谭啸和依梨华，以为他是一招杀手，都不禁向两下一分。

就在这一瞬间，这老儿以“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霍地把身子腾了起来。这一次他是用足了内力，安心想要脱逃的。所以身形纵起，足有六丈高下，竟舍竹门不落，直由竹梢上掠了下去。

谭啸不由怒叱了一声：“老朋友，想跑么？”

惊怒之下，双手一按，也施展出“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由竹梢上掠了过去。

依梨华可没有这么纯的轻功，她只能勉强纵上竹梢，但要想由上边飞掠而过，却是不行。

他们三人，一个跟一个，当依梨华飞上竹梢，正是谭啸落地之时，而谭啸落地之时，却又是白雀翁腾身欲扑上墙的一刹那！

白雀翁身形如箭，方往墙头上一落，猛可里，迎面一声低叱：“去！”

朱蚕只觉得，劈面一股极强的劲风打来。他是久经大敌之人，只一闻风，已知有高手暗中发难。

这老儿虽在连番失利之下，仍然余勇可贾，向后猛一个倒仰，用“粉蝶让金蜂”的抽身招式，双足一踹墙头，反弹出三丈有余。

事有凑巧，他落身之地，竟正在谭啸身前。这种送来的机会，谭啸怎会放过？

他口中冷笑了一声：“去吧！”

当时用“捧云敌风”的出手招式，“噗”地一声，已按在了朱蚕后腰上，跟着向外一抖！就算你白雀翁有天大的本事，这时也是无能为力了。

这老儿还算识得厉害，他猛力向前一窜，多少解了些谭啸的内力。

尽管如此，那矮小的身子，仍横着直飞出去，足有丈许以外，往地上一落，可是再也站不住了，“噗”的一声，坐在了地上。

白雀翁就地一个翻身，站了起来，只觉得两处腰眼，火也似的辣痛，他苦练的护身游潜功，竟为谭啸这一击，击散了多半，不由吓了个魂飞九天。当时一咬牙，猛地向后一纵，这才向墙外望去。只见一个全身白衣的青年，直挺挺地站在墙上，不用说，方才那疾劲的掌风，定是这年轻人发出的了。白雀翁惨笑了一声，向后面踉跄了三四步，哑着嗓子道：“足下何人？敢与我朱蚕为敌？”

谭啸本想就势扑上，把朱蚕就手除了，可因为这白衣人的突然出现，也不由惊怔了一下。但他立刻看出来人是谁了。当时大喜过望，抱了一下拳道：“袁兄来得正好，请助小弟一臂之力！”

白雀翁朱蚕这时面色一变，狞笑道：“朋友！你可要放明白一点，这事情不是你可妄自插手的……”

白衣人满面戚容，悲愤地冷笑道：“朱蚕！我知道中原武林中有你一号，可是我们沙漠有沙漠的规矩，你既入了沙漠，我可容不得你撒野！”

白雀翁朱蚕本是极为狂傲的人物，可是这时面对着三个强敌，再加身上负伤，对方只要一联手，自己万无幸理，一时间，不禁有些心惊胆战了。

他狞笑了一声：“老夫与此二人有血海深仇……”

才说到此，白衣人厉叱了声：“住口！”

朱蚕怔了一下，他没想到，居然有人敢这么对自己说话，不由翻了一下三角眼，老脸一红。那白衣人大声叱道：“他二人既在我家居住，就是我袁菊辰的朋友。朱蚕！你来不报去不禀，简直视寒舍如无人之境，你也太狂了！”

袁菊辰口中这么说着，身形一晃，已飘至墙下。他冷笑了笑，右手摸着

颈前那口短剑的把柄，向外一展，一声脆响，闪出一口精光四射的短剑。剑光映着他的脸，一片阴冷，寒似秋霜。

他抖动了一下手中短剑，冷笑一声：“来！来！来！白雀翁，在下绿云轩主人不才，今夜要瞻仰瞻仰你这驰名中原的老前辈，看看你那日月双轮上，到底有什么杰出的能耐！”

他口中说着，那口薄如纸片的短剑，却像一泓秋水似的，闪着弯弯曲曲的白光。

人们的目光，从那种光影里，立刻体会到一阵冷森森的感觉。可以想知，这定是一口斩铁削金的宝刃。

可是那剑光却远不如他眸子里的光采更可怕！

白雀翁朱蚕虽然身负两处内伤，可是面对一个少年人的挑战，他怎能退缩？

在势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他作了一个极难看的冷笑，用尖细的嗓音，慢吞吞地道：“年轻人！你真不知天高地厚。你说我狂，我看你比我还狂得多……”

他阴险地舒了一下眉毛：“告诉我，你和谭啸是什么交情？你犯得着为他卖命么？”

说着，他抖了一下日月双轮，自嘲似的笑道：“我老头子自出道以来，这双轮子下可从来没死过冤死鬼，小朋友，你可要想明白了！”

袁菊辰仰天一声狂笑，这笑声里似含着哭的声音。他此刻的情绪，正陷于极度哀伤的错综复杂的感情里，他那倚为生命的爱情火焰熄灭了，人生在这种时刻，可说是毫无价值了。

白嫫的死，也就等于他的死，他对一切都生出了偏激的看法！

不巧得很，这个不知趣的老人，却在这时冒犯了他的禁地。

他那一腔克制已久、无从发泄的愤怒，一股脑地全送到朱蚕身上了。

他这种似哭一般的笑声，把在场诸人都吓了一跳。朱蚕翻了一下三角眼，后退了一步，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惊愕间，袁菊辰已收敛了长笑，剑交左手，对着谭啸及依梨华冷然抱了一下拳：“对不起，二位请暂作壁上观如何？小弟如是败下阵来，二位再动手不迟！”

谭啸心中虽不大愿意他独自涉险，可是却也不好说什么。再者，他私窥朱蚕二度负伤，内力已亏，袁菊辰定有非凡身手，白雀翁在他剑下，万难讨得好处。忖此情景，不由后退一步，微微一笑：“这老儿手狠心辣，袁兄要小心哩！”

依梨华却纵身墙上，朗声道：“袁兄，你尽管下手吧，他跑不了！”

朱蚕冷眼旁观三人这种对话，好似早已把自己的性命操纵在手中一般，不禁勃然大怒，怪笑一声：“来吧小子，爷爷成全你了！”

话未收口，白影一闪，袁菊辰已到了他跟前，掌中那二尺许、如同一条怪蛇似的短剑，向前一分，剑芒吞吐，直向朱蚕咽喉上点来。

白雀翁口中虽是狂傲，可是已知道袁菊辰非是易与之辈。俗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对方既敢这么狂傲，定有其值得狂傲之处。再者由对方颈上所悬的那口短剑格式上，他忽然想起一口武林失踪多年的宝剑，不由更是大大震惊了一下。

可是这时，他势成骑虎，已是非打不可了。袁菊辰剑到，走中锋，点咽喉，挂两肩。朱蚕身形向下一矮，狞笑声里，以左手轮子，试探着去拨他的

来剑，右手轮子，斜着向外一穿一展，直往袁菊辰左肩头劈划过来！

袁菊辰不等他日月轮递到，短剑如银蛇吞吐，已自收回，随着他白衣一展，又到了朱蚕侧边。只见他双手一合，用左手托住右手的剑柄，整个身子倏地向后一倒。掌中剑闪起一道白光，直向朱蚕心窝上倒扎了下去。

白雀翁朱蚕心中吃了一惊，这青年一出手已透着不凡，这种剑招，名为“醉里挑灯”，乃是一招失传已久的棘手剑术，想不到在此荒芜的沙漠，竟会由这不速怪人手中施出，朱蚕怎能不大为惊心呢！

可是他掌下一双日月轮，大江南北，也曾会过不少成名露脸的英雄好汉，并使他们一一折在双轮之下，自己绝不信，今夜会败在这个不知名的青年手上！

白雀翁心存自信，倒也不甚惊慌，他右足向侧跨出一步，用“推窗望月”的式子，向外一送双轮。

双轮的出式，一前一后，直向对方双臂上打去。这种打法，也足见高明，双轮前后有别，内中含着极大的吞吐劲力。

袁菊辰如前一样，不待剑式全出，身形半弓已复原态，白衣飘荡中，又错出四尺有余，他冷笑了一声，身形向下一矮。

这时，白雀翁却飞快地袭了过来，日月双轮上挟满了劲风，用“翻天轮”的打法，一上一下，直取对方前心下腹，招式真是狠、快、准！

这时袁菊辰冷叱了一声：“好！”

只见他身形暴长，也不知用的什么身法，滴溜溜一阵疾转，已到了朱蚕双轮之间，短剑如蛇，向外一展，“铮”的一声，已压在了朱蚕左手月轮的轮背上。

白雀翁心中一惊，霍地向外一抖腕子，想把对方短剑崩开。

可是他哪里知道，袁菊辰动手过招，最厉害的就是一个“贴”字，不论人或剑，只要为他贴上，绝不易抽开。

此刻朱蚕想往外崩，可是难了。

袁菊辰一压短剑，随着对方崩式，向外一挥，只听见“啾当”一声脆响！

朱蚕只觉得左手轮子一轻，尚不及看清手中兵刃是否有损，只见眼前白光一闪，对方短剑已迎面斩来！

白雀翁口中“啊”了一声，奋力向外一旋，可是那短剑追着他的旋式，到底还是伤了他了。

剑光一吞一吐，“丝”的一声，随着，袁菊辰向回一抽剑，腾身、落身，几乎是一气呵成。

朱蚕怒吼了一声，蹒跚几步，鲜血就由他左肋下流了出来。

他左手把日月轮向外一抛，倏地按在伤处，身形一弓，箭也似的上了墙头，可是却扑通一下又倒下了。依梨华向前一纵，手中绿玉杖搂头就打！

袁菊辰倏地大喊道：“姑娘且慢！”

依梨华杖已举起，不由突地停住，转过身来，皱了一下眉头，道：“为……什么？”

袁菊辰寒着脸道：“他已受我剑伤，放他去吧！”

依梨华一怔道：“可是他和我有杀父之仇，与他有杀祖之仇，莫非就算了？”

谭啸这时忽然长叹了一声：“华妹，让他去吧，放过今日再图来日好了，我们不可趁人之危！”

那伏在墙头上的白雀翁朱蚕，此刻勉强站立起来，阴森森地笑道：“我白雀翁朱蚕一生闯南战北，想不到今夜竟败在你们几个小辈手中。下手吧！姑娘！”

他猛然向着依梨华挺了一下腰。依梨华气得举了一下手，她紧紧咬着嘴唇，泪一点一点往下滴着，重重地跺了一下脚：“哥！我不饶他！”

白雀翁现着痛苦的冷笑。谭啸纵身上墙，把依梨华拉了下来，挥手对白雀翁道：“你还不走么？放过今夜，我谭啸再取你性命也不为迟。见了你那三个朋友，就说我谭啸只要有三分气在，大仇定要亲手湔雪！”

白雀翁“嘿嘿”一阵低笑，这一刹那他脸色惨白，袁菊辰这一剑，虽没有刺中要害，却由最下方的一根肋条间穿了过去，鲜血滴流不已，他觉得身上阵阵发冷，如果半个时辰之内，不能亲自调治，这条命也就别想要了。

到了这时，他可真有些怕了。

他一只手按着伤口，转过身来，冷笑着对袁菊辰道：“朋友！你报一个万儿吧！”

袁菊辰哼了一声：“我叫袁菊辰，你记住好了！快回去，用金创散敷上，晚了可就不行了！”

白雀翁发出夜猫子似的一声惨笑，颤抖着声音道：“放心吧！死不了！姓袁的，今夜你放过我，来日我可不会放你。小子，你可提着点儿心！”

他口中这么说着，身形踉跄地纵到了墙外。

依梨华气得直跺脚道：“他跑了呀！哥！你放开我！”

谭啸紧紧地拉着她一只膀子，苦笑道：“任他去吧！”

这时，袁菊辰慢慢走了上来，淡然一笑：“二位深夜不睡，却是如何与这白雀翁结下的梁子？”

谭啸长叹了一口气：“袁兄，这话提起来，一言难尽，小弟有心把这段宿仇的来龙去脉，对你说个明白，只是……唉……”他摇了摇头：“你老兄刻下是悲伤之人，我实在不忍再令你为小弟分忧……”

袁菊辰怔了一下，直直地看着谭啸：“啊！是了！方才在窗外偷看的，原来是你啊！”

谭啸不禁俊脸一红，讪讪一笑道：“老兄好厉害的一双眸子！”

依梨华这时还蒙在鼓中，她张大了眼睛看着谭啸：“哥！什么事？你偷看什么呀？”

谭啸看了袁菊辰一眼，苦笑道：“这个……”

袁菊辰神色黯然地叹息一声，径自转身而去。

依梨华更奇怪了。她拉着谭啸的手，磨着问道：“到底是什么事呀？哥！他怎么了？”

谭啸苦笑道：“这是人家的伤心事，何必提它？”

可是依梨华非问不可，谭啸被缠得没法子，又想到袁菊辰并未有可隐瞒之处，遂边走边把病女与袁菊辰的血恋故事，细细地叙述了一遍。说到伤心时，二人都不禁泫然泪下。

这一段事情说完，天已亮了，可是多情的依梨华仍流着泪追长问短。谭啸只是摇头，回忆起昨夜病女与袁菊辰的那段生死之情，也禁不住嗟叹不已。这是上天注定的命运，渺小的人除了领受之外，又能如何呢？

而白雀翁朱蚕的突然到来，更给他们带来了极度的惶恐，二人细细商谈之下，为了不拖累袁菊辰，二人决定整装待行。

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春容问道：“谭相公、依姑娘在么？”

二人忙站起来，依梨华过去开了门，却见来时所见的那个春容，穿着一身素白的衣服，一双眸子哭得跟核桃似的。

她弯腰鞠了一躬：“袁少爷有请二位。”

## 八

谭啸笑道：“袁兄在哪里？我们正要找他。”

春容回身道：“请随我来！”

只见她慢慢地在前行着，一直把二人带到了那座白石砌成的房子前。

行到了门口，只见门前一张白纸上，写着“忌中”两个大字。

谭啸微微叹息了一声，和依梨华随着春容，进到另一间房中。

只见袁菊辰一身白衣，呆呆坐在椅子上，看见二人进来，起身长揖道：“有劳二位了，请坐。”

谭啸伤感地道：“袁兄，人死不能复生，你要多多保重才好！”

袁菊辰闻言，竟自落下两行泪来，那一边的春容更是直擦眼泪。谭啸长叹了一口气，依梨华也直想哭，倒是袁菊辰振作了一下，苦笑道：“昨夜之事，谭兄既已目睹，小弟也不便再相瞒了，只是白姍弃我而去，茫茫人海，生也乏趣，为遵姍妹遗言，小弟决定一二日之内即远行而去，从此浪迹天涯，不复称雄武林矣！”

他苦笑了一下，在谭啸肩上拍了一拍：“所遗憾者，与兄相识未久，即作分袂，从此天各一方，过往无从，真乃恨事也！”

言下不胜唏嘘之意！

窗外风沙正起。黄沙弥漫之中，似有人正在高歌那首“相别紧握手，山水为泪流”的古诗，知情如谭啸者，不禁为之泫然泪下！

“友情”实在是很奇怪的一种东西，相见的时候，并不十分体会出它的可贵，可是别离时，常常会觉得它的真挚和动人。一份真纯的友情，有时候是不需要“言”或“笑”去表达的，这期间常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那真是比醇厚的美酒还要诱人得多。

也不要太小看“偶然”这两个字，一些真诚的情谊，常常是驾着“偶然”这两个字来作媒介的。

狂傲的袁菊辰，就是这么和谭啸建立了奇妙的友谊，尤其当他侃侃而谈时，眸子里闪烁着真情的光芒，使人很容易看出他内在的真诚，那是不容否认的。

谭啸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道：“菊辰兄，我们很留恋你，我们也正是来向你告辞的，并且……”

他看了旁边的依梨华一眼，讷讷道：“我们想在令友灵前，吊祭一番，请接受我们真情的致哀。”

依梨华苦笑着点头：“是的！我们深深敬佩和同情她的伟大！”

袁菊辰微微怔了一下，点了点头：“好吧！请随我来！”

他说着走出了这间房子，把隔壁的房门推开，回身苦笑道：“二位朋友，请进！”

他的声音里，充满着悲哀。二人敛容而入，立刻为眼前的情景而惊叹了。

整个房子里，几乎是一色的白：白帘、白单、白烛、白绫球。

昨夜溅血的床，整个为白绫铺盖，那个殉情的姑娘，身着白绸殓衣，直直地躺在床上，脸上似还带着一层薄薄的微笑。

停尸的灵堂，皆按照一般礼制，禅一、覆衾各一，绘绞皆素帛。那张停尸的灵床，也放置于堂之东，门内立有引幡，以降帛为铭旌，上边题字为：“元室白氏之灵柩”。

谭啸心中暗暗感叹不已，原来袁菊辰已把此女视为自己的结发妻子，故称其为“元室”，此人之用情由此可见。

依梨华虽不懂汉人这些丧制礼节，可是看着也很是伤心，她不时偷偷地去看死人的脸，洗得白白的，头发也像是重新梳洗过，没有一根跳丝。从轮廓上猜测，她生前该是多么一个动人的姑娘啊！

灵床前有一白石矮几，几上陈着死者生前所用的几件东西：翠镯两副，玉簪、铜镜、玉梳等，最显眼的是一口精光四射的匕首，匕首之上，血迹斑斑。依梨华已听谭啸说过昨夜的详细经过，故此一看这口匕首，就知道这是死者用以自刎之物，不禁一阵黯然神伤！

床前素帐高悬，在帏帐两边，用细竹挑起一副白绢素联，是袁菊辰亲书的挽联，其上词句，异常凄楚，写的是：

“ 姍妹女侠我妻灵右  
彤管芬扬久钦懿范  
绣帏香冷空泪黄沙  
杖期夫袁菊辰泣挽 ”

谭啸不禁低低叹息了一声，行至灵前，恭敬地打了一躬。袁菊辰侍灵前，陪着一躬。依梨华也行了礼，袁菊辰陪礼如前。

二人行过礼后，见菊辰双目泪垂如珠，心知触动了他的伤怀，俱不敢在灵前多留，忙即出来，仍到隔室。却见春容正用白纸糊纸灯、纸人之类。全室一夜之间，竟变得如此凄凉形态，俱各伤怀不已。

谭啸顿了顿道：“ 嫂夫人大殓之日是否已定？ ”

菊辰长叹了一口气：“ 她本是宦门之女，如今虽客死大漠黄沙，却也不可草率行事，所以…… ”

他双目之中，犹自闪着泪光，顿了顿接着道：“ 所以我想在此守三日之灵，大殓之后，再运灵至她故乡湖南洞庭，使其能正丘首，也算尽了我一点情谊！”

谭啸微微颌首道：“ 小弟识荆未久，但情谊深挚，如有差遣，愿为效劳！”

菊辰摇头苦笑道：“ 多谢谭兄好意，份内之事，不敢劳动他人，你的盛情我心领了。 ”

他微微皱了一下眉道：“ 你方才怎说要告辞？为何不再多住几天呢？ ”

谭啸长叹了一口气：“ 老兄，仇人已经逼上门了，非是小弟怯敌，实在敌众我寡，实力太悬殊，如不先行躲避，只怕…… ”

他微微摇了摇头。袁菊辰怔了一下，讷讷道：“ 你是指的白雀翁？ ”

谭啸摇了摇头，苦笑道：“ 他只是其中之一，还有三个比他更厉害的敌人。辰兄你目前心情不爽，小弟这些伤心往事，也不必再跟你多谈了，夜长梦多，我想午后就向你告扰起程！ ”

袁菊辰想了想，点了点头，讷讷道：“ 今夜我为二位饯行，你们明晨再行如何？ ”

谭啸微笑道：“ 不必了，辰兄你太客气了！ ”

袁菊辰正色道：“ 请不必推辞，会短离长，此一别，我们再见面时，不知是何年何月，再者…… ”

他两只手紧紧地搓着，似乎临时下了一个决定，慢吞吞地说：“ 你我一见，总算有缘，小弟有事相托，尚请不要见拒！ ”

谭啸笑了笑：“ 既是辰兄有事相嘱，我们就迟行几日也无妨！ ”

袁菊辰微微笑了笑：“ 多谢谭兄赏光，如此，请二位自行在附近游走不

拘，我尚有事需至库鲁尔塔格山一行。”

他关照一边的春容道：“午餐不必候我，好好招待二位客人！”

春容放下手中白纸，站起来，一面点着头，一面问：“袁少爷，你去库鲁尔塔格山干吗呀？”

袁菊辰脸色凄楚道：“我要为姍妹选上好的木材，作一口棺材，另外在营盘边采购些东西，午后就可回来。”

他对着谭啸和依梨华欠了欠身，顺手又拿起了那块狼皮，转身出门而去。

可是，他行了几步又回来了，把手中的狼皮往地上一摔，朗声对春容道：“等会儿点火烧了它！”

说完转身而去。春容看着直发怔，因为菊辰素日只要出门，没有不披上这块狼皮的，可今天怎会例外了呢？谭啸心中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却不说破，只叹了一口气，问春容道：“那位过世的白姍女侠，和你们少爷相识很久了吧？”

春容一面用白手绢拭着泪，一面点头道：“认识有十年了，我不是跟袁少爷的，是跟小姐的，她从洞庭来这里，就带着我来了……”

依梨华点了点头：“你们小姐很爱袁少爷吧？”

谭啸看了她一眼，心说这不是废话么！春容点头啜泣道：“怎么不爱？我们小姐为了袁少爷才离开家，不嫁曹翰林，情愿来沙漠里受苦，她的病就是在沙漠里得的。啊！小姐啊……”

她说着竟捂着脸大哭了起来。谭啸不禁长叹了一口气，看了依梨华一眼，怪其多此一问。依梨华很不好意思地一面给她擦着泪，一面劝道：“好啦！你也别哭了，人死了是没有办法的，你以后只要好好侍候袁少爷就是了！”

春容哭着摇头道：“他不要我服侍，他说要把我送回白家去……”

她抽搐道：“袁少爷也真痴心，他说他一辈子也不娶别的小姐了，他……”

依梨华叹道：“这才证明他是一个有情义的人，你回到白家也好，你服侍了小姐这么些年，他们不会亏待你。”

春容擤了一下鼻子，断断续续地道：“亏待是不会亏待我，只是小姐前几天把我叫到床前关照我，说要她死了之后，叫我侍候袁少爷，给他做饭洗衣服，我也答应了，可是袁少爷那种脾气，我怎么说呢！”

她擦了一下泪，道：“他一定要送我回去，而且说他不要人服侍，他还说，还说……”

依梨华问：“还说什么？”

春容低下头讷讷道：“他还说要去和和尚。小姐，你看看，他那么年轻有为的人，什么事不好做，一做和尚不什么都完了么？”

说着，一直落泪不已。依梨华用眼瞟了谭啸一眼，见他也是满面凄凉，叹息不已。

春容拉着依梨华一双手，颤抖着道：“小姐，你劝劝他吧！”又用眼瞟着谭啸：“他对你们很好，这么些年，我没有看见他对人这么和善过，而且还叫这位相公为兄，以前他从来没有过。”谭啸不由苦笑着摇了摇头：“我们劝也不见得有用，我虽与他相识时间很短，可是却对他的个性看得很清楚，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而且……”

他叹息了一声，接着道：“这是他对你们小姐的痴情，局外人是很难说话的。”

春容又落了几滴泪，喃喃地说：“可是小姐还希望他轰轰烈烈地作一番

事情呢！他当了和尚，什么事都完了，小姐死在地下，也不能合眼的。”

谭啸感叹不已，造物主偏偏把世上三个最忠心痴情的人凑在了一块，就连这个丫环春容，也如此忠心于已故小姐的遗言，对男主人，又如此关怀忠心，真是难能可贵。

当时忍不住点了点头道：“既如此，今晚我们见机劝劝他就是，不过我看，是没什么用的！”

春容擦了一下泪，又指了一下地上的狼皮：“你看，他连这个都要我烧了，这就表示他是真的要去当和尚了，要不然这块狼皮他是永远不离开，他走到哪里都带着它，今天他竟要我烧了它！”说着直看着那块狼皮发怔。

谭啸不好再与她谈什么，岔开问她：“你糊这些做什么？”

春容擦了一下泪道：“给我们小姐糊一对男女，再糊一间房子，也表示我的一点心意。”

她说着又蹲下来，开始做起来。谭啸见一旁案上有白布纸墨，对依梨华道：“我们也写一副挽联吧！”

依梨华点了点头。谭啸在白布上，就手挥毫，把先时想妥的句子写下：

白姍侠女灵右

凉月写凄情环竹秋声听倍惨

幽魂归缥渺空庭落寞恨何如

依梨花敬挽

谭啸

写完后，低低嗟叹着，似觉用句不太妥，一时却想不出什么好句。春容走过来看着，很惊异地打量着谭啸道：“相公写得一手好魏碑，联子作得也好！比小姐在世时还强呢！”

谭啸只是摇头叹息不已。春容立刻把这副挽联用竿子挑起来，竖到隔室灵前。谭啸和依梨华踱回居住之处，二人相对坐着，心中都充满了伤感，又谈到昨夜白雀翁来临的事。

依梨华很是担心地说：“今夜我们要特别小心，他们可能会一起来。”

谭啸恨声道：“他们也逼人太甚了，想不到跑到了沙漠上，依然还是逃不开他们的手去！”

想着又冷笑道：“不过，昨夜朱蚕受的伤不轻就是了，恐怕没有十天半月是不能复元的。”

依梨华噘了一下嘴：“你还说呢，你要不拉我，他早死在我绿玉杖下了，现在他跑了，以后再想杀他可就难了！”

谭啸长叹了一口气，看着窗外道：“以往我自以为一身武功，天下少有，谁知如今看来，我还差得远，对付他们四个强敌，我还是不行，这个仇以后真不知怎么报，我真是寒心得很！”

依梨华皱了一下眉道：“我们还是早些动身，到了吐鲁番，在我母亲那里住下吧！那里他们找不着。”

谭啸冷冷一笑：“老是躲也不是一个办法，我一定要……”

说着剑眉微挑，恨恨地在地上跺了一脚，可是当他看到依梨华满脸害怕之色地在看着自己时，他不由心又软了，暗忖道：我不能再拖累她了……她为了我已家破人亡，她本来是无辜的啊！

想着，立刻改口道：“你说得不错，我们明天早上早早地就上路！”

依梨华立刻笑了，她高兴地说：“等到了吐鲁番，见着我妈，住一段时

间，我们再想办法报仇。反正这个仇一定得报，只是不能太急，哥！你看是不是？”谭啸没说话，只点了点头，可是他心内却有自己的计划，只是当着依梨华的面，他不愿令她担心，暂时没有说出来就是了。

中午，春容为二人送来了饭，是蛋炒饭，另外有炖的鸡汤。二人留她一块吃，她也不客气，就和二人一桌同吃着，她告诉依梨华，说她已糊好了一个纸人，正要为它画眉毛和鼻子，怕画得不好，请依梨华去帮她。依梨华笑着指了指谭啸道：“你找他，人家才是真正的画家呢！”

春容问谭啸是不是肯帮忙，谭啸连连点头道：“这事情我应该帮忙，吃完饭，我就帮你去画。”

春容连声道谢，饭后，谭啸过去帮她画那纸人，依梨华帮她剪剪裁裁，三个人干了两个时辰，一切都弄好了。

经谭啸大笔一挥，那童男童女看起来，真是栩栩如生，春容看着赞不绝口。

三人正在装置着，室外响起了马蹄声，春容道：“是袁少爷回来了吧？”跟着门推处，袁菊辰风尘仆仆地进来。谭啸含笑走过去道：“辰兄回来了！”

袁菊辰微笑着点了点头：“木材和需要的灵车都买好了，这些东西办妥了，我的心也安了！”

他一眼看见了那对童男女，不由一怔：“这是在哪里买的？”

春容笑了笑，指着谭啸道：“是谭相公画的，画得真好。”

袁菊辰感激地握住谭啸的手，道：“谢谢你！”

春容又说：“谭相公还写了一副挽联，我已挂上了。还有这位小姐，也帮着剪了一下午的纸花。”

袁菊辰眼睛红红的，说道：“你们太好了，我真不知如何来感激你们……”

他怔怔地道：“在这里，你们是我遇到的最好的朋友了。”谭啸苦笑一笑：“辰兄，你这么说，真使我们汗颜，你才是我们所遇到的最热情最义气的朋友，我们会永远怀念你！”

袁菊辰望着他会心地一笑，露出他雪白的牙齿。这是他这两日来，首次现出的笑容。

经过一夜的悲泣，袁菊辰对自己已经作了安排，他似乎已不像昨夜那么悲伤了，他向春容微笑了笑道：“我带了些菜来，是为了给两位好朋友饯行的，你帮着我去弄弄吧！”

春容点着头往外走，谭啸很不好意思地笑道：“你太客气了，怎敢劳动你，还是我们大家一块去吧！”

袁菊辰摇头道：“你不要来，我喜欢做菜。也没什么好菜，今日一别，不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莫非不值得共谋一醉么？”

谭啸反倒不好再说什么了。

说着三人都步出房来。袁菊辰又到灵房内看了看，又伤心地走出来，对谭啸道：“谭兄，你的挽联写得太好了，想不到你竟是如此一个有学识的人。”

说着他淡然一笑：“你们随便走走，谭兄，我们晚上再谈。”

说着径自去了。二人感到有些无所事事的味道，谭啸对厨房里的活是外行，依梨华也不擅汉人饭菜做法，二人只有袖手旁观了。

晚饭极为丰富，鸡鸭鱼肉全有。席间，袁菊辰满斟了一杯酒，对谭啸道：“古人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绝句，谭兄，今夕不醉，更待何时？”

他说着仰首把杯中酒干了。谭啸心中颇多惆怅，也颇有饮意，于是二人你来我往，不待席终，都已喝了个昏昏沉沉。

依梨华和春容为二人着急，死拉活劝，才算是把二人都扶回房中去了。

袁菊辰酩酊之中，仍唱着歌：“壮士志在四方，壮士不怕孤单，月明星稀之夜，匹马敢闯天山……”

他痛声地唱着，忽然又趴在榻上大哭起来。而在隔室的谭啸，却倒在床上睡着了。

依梨华用冷手巾，为他小心地敷着，想着自己的伤心事，也不禁淌着泪。她为谭啸盖好了被子，才回到自己房中去睡了。

酩酊大醉的谭啸，睡到半夜，酒醒了，觉得喉咙干渴得难受，翻身坐起来，想找杯子倒茶喝。

忽然，窗前人影一闪，一个全身白衣的人，站在了他床前。谭啸看出他是袁菊辰，只见他对着自己龇牙一笑：“谭兄，请随我来。”

他说着，身形猛然纵起，直向窗外扑去，谭啸惊疑中跟着纵身而出。

只见袁菊辰雪白的身影，在竹梢上起落之间，已翻出十丈以外。谭啸不由抖擞起精神，紧紧随着，他抄过了这丛竹梢，却见袁菊辰正站在池边，回身笑道：“谭兄酒醒了么？”

谭啸纵落在他身前，微微一笑：“太失礼了……喝得太多了，辰兄见召，有何见教？”

袁菊辰以袖拂了一下池边石凳，坐下道：“来！坐下来再说！”

谭啸坐下，含笑道：“莫非有什么机密之事么？”

袁菊辰笑着点了点头：“也可说是一件机密，谭兄，请你先拿着这个！”

他说着自颈上，把那口形式古雅的短剑取下递过。谭啸惊异地接过道：“这……是怎么回事？”

袁菊辰忽然笑了笑，站起身来，对着谭啸深深打了一躬道：“恭喜谭兄，从谭兄接此剑起，这口剑的主人，已是谭兄你了！”

谭啸不由大吃一惊，慌忙把剑递过道：“哎呀……这可不行，菊辰兄，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

不想，袁菊辰后退了一步，凄然道：“莫非我袁菊辰竟到了如此地步？送一点东西，谭兄都不能收受了么？”

说着耸肩哈哈一笑。谭啸跺了一下脚，叹道：“菊辰兄，你怎么这么说呢？这不是我可以收的东西，你快收回去！”

袁菊辰长叹了一口气，轻轻在谭啸肩上拍了一下：“谭兄！你先不要急着还我，等我一说，你就知道了，你莫非不知我……”

谭啸怔了一下：“你怎么了？”

袁菊辰晒然一笑，低下了头，又抬头看着他，微微一叹道：“我已立志出家为僧，要剑又有何用？出家人是不能动杀念的！”

谭啸吃了一惊，苦笑道：“辰兄，你要多考虑，时间也许可以为你解决痛苦的，并不一定要如此！”

袁菊辰露出白牙一笑：“今夜我不是来接受你的劝导的，我意已决，你不必再说什么了！”

谭啸脸色微红道：“可是，这口剑……”

袁菊辰点了点头：“你不必推辞了，此剑对你今后大有用处，你正可仗此复仇，我们相识一场，这口剑代表你我定交的信物，不是很有意义的一件

事吗？”

谭啸皱眉道：“可是我却没有什么给你，而且这口剑太名贵了。”

袁菊辰摇了摇头：“出家人四大皆空，你就是有东西送我，我也不能接受。谭兄，你快收下吧！”

谭啸仍感到不大好意思，只是看着掌中这口剑皱眉。袁菊辰嘻嘻一笑：“留下吧，你是用得着它的！”

谭啸尴尬地一笑：“莫非你召我来此，就是为这个么？”

袁菊辰略略颌首，又坐了下来：“我由你写的挽联及字句上看，你的学问高我十倍，使我临时想到了一桩奇事，不过……”

他笑了笑，抬头看着谭啸道：“也许你可以把你仇人的名字及结仇的经过告诉我吧！”

谭啸怔了一下，淡然一笑：“你这出家人，何必管这些事呢？”

袁菊辰端了一下肩膀，晒然道：“我并不干预你们的事，只是，也许对你能有所帮助，这完全要看你的造化，你快快告诉我吧！”

谭啸点了点头，苦笑了一下：“好吧，既承视我为知己深交，我的事自不应瞒你，只是谈来伤心！”

袁菊辰点了点头，微笑道：“我等着与你同声一哭，说吧！”

谭啸这才长叹了一口气，开始细细地追叙大仇血恨的经过，当他说到四个仇人的大名时，袁菊辰显然大吃了一惊，可是他仍然静静地听了下去。谭啸一字不瞒，一直说到自己如何进了晏府，如何被他们识破，赴梅园赏梅，险遭围杀，依梨华怎么救自己等等，一直说到了沙漠。

袁菊辰听完以后，笑着点了点头：“这么说，这位依姑娘，就是那可敬的哈萨克姑娘了！”

谭啸默然地点了点头。

袁菊辰微微一笑：“我倒为那位晏姑娘可怜，父亲的不仁，做女儿的也连带不幸……谭兄！我看这事情往后还会有惊人的发展，唉！世上多少伤心事啊！”

谭啸也是连声叹息不已。袁菊辰这时紧紧地捏着手关节，低着头，似乎在用心分析一件事。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哈哈笑道：“谭兄！不是我小看了你，你武功虽不错，可是这四个敌人太厉害了，你是万万对付不了的！”

谭啸不禁面红耳赤，冷然道：“可是这笔仇，我却是非报不可，哪怕为此粉身碎骨！”

袁菊辰笑了笑：“粉身碎骨也报不了！”

谭啸不由剑眉一挑，霍地站起身来。袁菊辰笑了笑：“谭兄！你请坐，我们不能轻估了敌人，你所说的四个人，武功可说都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个已难应付，何况四人？要是凭你目前功夫，嘿嘿！你还是死了心吧！”

谭啸不由木头似的坐了下来，惨笑道：“照你这么说，我这个仇不用报了？”

袁菊辰低着头没有出声，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目光之中闪着异彩，望着谭啸笑了笑：“谭兄！你猜我在想什么？”谭啸摇了摇头，心中很不是味。袁菊辰忽地又拍了一下石头，发出“啪”的一声。谭啸不禁吓了一跳，不知他发什么疯，却见他毅然道：“好！宁可失信于人，我也要交你这个朋友！”谭啸不禁又是一愣，苦笑道：“辰兄，你说些什么呀？”袁菊辰含笑笑道：“兄弟！你看我这身功夫比你如何？”谭啸怔道：“我大概不如你！”

袁菊辰呵呵笑道：“什么大概，你本来就不如我。”谭啸不由脸色微微一红，笑道：“何以见得呢？”

袁菊辰点头笑道：“好！你不要不服气，我且试着问你几招，看你如何对敌？”

谭啸抱拳道：“请！”

袁菊辰微微一笑：“进取中宫后，以二指点你咽喉。”谭啸晒道：“这个容易，我以二手分你两肋，你当自撤此招。”菊辰一笑道：“好！那么我如不退反进，以右膝前屈逼你后退，复以琵琶手挡你二腕，只怕……”

谭啸怔了一下，冷然道：“我用分翅手点你两腋！”袁菊辰张大了眸子道：“好招式！”接着一笑道，“可是，请注意，我可以用右足尖，以‘点天灯’伤你生死窍，你命休矣！”谭啸不由面色一变，他咬了一下手：“如果你一定如此，我当以‘下水啄’伤你脊椎，同归于尽！”

袁菊辰不由摸了一下下巴，嘿嘿一笑。谭啸方自得意，不想袁菊辰眨了一下眸子，笑道：“如此，你就完了！”谭啸脸色一红，皱眉道：“怎么会？”

菊辰哼了一声，一扬手道：“我这双手并未失，可以托天掌式擒你双腕，而你如何将？”

谭啸讷讷道：“这……这……”

菊辰嘻嘻一笑：“动手之时，是不容许你考虑的，你还不认输么？”

谭啸笑着点头道：“果然高明，我不如你！”

袁菊辰正色道：“平心而论，你这几手也是很高明了，倒出乎我意料之外。”

谭啸惨笑道：“败军不足言勇，我的功夫差得太远了。”袁菊辰笑了笑：“不过以你方才几手，已足有资格会见他了。”

谭啸翻了一下眸子问：“会见谁？”

袁菊辰仍是不说，只是笑，又道：“兄弟，你自信对于诗词上的造诣如何？当然你是比我强多了。”

谭啸尴尬地笑了笑：“那也不见得，只不过我很喜欢就是了，你问这些作甚？”

袁菊辰目光注定他，微笑了笑道：“好吧！我告诉你，你方才已见识过我的功夫了，我可以告诉你，那是一个武林怪人传授我的，但他不是我师父，因为他说我不配！”

说着他露出白牙一笑：“因此，我想到了你。”

谭啸先是颇多惊异地听着，后来又摇了摇头笑道：“我？哈！我不如你，更不配了！”

“你配的！”菊辰点头说着，又叹了一声道，“你的理解力远胜于我，而且你天资也好。”

谭啸苦笑着皱眉道：“你是怎么啦？”

袁菊辰以手指弹出一枚石头，落在池塘里，眉头微蹙道：“那位怪人和我在一个偶然的认识，我千方百计哄他开心，才学了他十几手功夫。只靠这十几手功夫，我竟称雄于沙漠。”

谭啸不由大惊，他几乎不相信这是事实，可是看袁菊辰谈话神态，绝不是虚言，不由好奇地注视着他，却见他回眸看着自己道：“可是，那人有更厉害、更神妙的功夫，只是他不肯轻易传授人，不过……这要看你的造化如何了。”

谭啸惊奇地问：“这人叫什么名字？”

袁菊辰摇了摇头：“他没有名字，我敢打赌，任何人如不知他底细，绝对看不出，他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这一点你必须注意，可以投其所好。再者，他喜欢诗词，他常常喜欢以诗词考人，唉！只可惜，这方面我差了一点，这也是我不能多学他绝技的一个原因。”

他说着又展眉一笑，摇了摇头：“不过，这些如今在我看来，都没什么了，也不值得遗憾！倒是你……”

他用力地拉着谭啸一只手，目放异光道：“你一定要找到他，他是一个天下少有的异人，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话，兄弟！如果他真的肯传授你几手绝招，你的大仇，不愁不报。”

谭啸一时不由兴趣盎然，惊喜地道：“他在什么地方？怎么见他呢？”

菊辰松开了手，正色道：“你必须发发誓，绝不对第二人言，我才能告诉你。”

谭啸点头道：“我可以发誓。我如将有关此人之事，向第二人透露，天诛地灭。”

袁菊辰笑了笑道：“好！这就可以了，你附耳过来。”

谭啸笑了笑道：“何须如此！”可是他仍是把头附了过去。菊辰在他耳边细声说了半天，谭啸连连微笑点头，不时地插言问上几句。二人咕咕喳喳，不知说了些什么，反正是一直说到天快明了，才不再说了。

二人抖了一下身上的露水，站了起来。谭啸感激地握住了袁菊辰的手，苦笑道：“谢谢大哥，今日一别，大哥音容，至死不忘，只盼来日再相会吧！”

袁菊辰微笑颌首：“人间没有不散的筵席，兄弟！我预祝你成功，不过凡事不可强求，报仇之事，不可操之过急，他年有暇，可至洞庭附近访我，我多半在那附近寺院之中。”

谭啸不禁有些伤感，低声道：“大哥你……”

袁菊辰挥了一下手，晒笑道：“不必多说了，好好珍惜那口剑！”

谭啸拍了一下剑鞘道：“大哥恩赐，敢不珍视？”

袁菊辰顿了顿，转身而去。谭啸见他直向那白石房中行去，不由感叹了一声，也返房而去！

清晨，谭啸和依梨华装备好了，把东西搬到院中，去向袁菊辰告辞时，却见室内已空空无人。

二人一直找到后院，只见春容正由厨房出来，笑问二人道：“是找袁少爷是不是？他出去了，这是他留的条子。”

说着自身上掏出一张叠着的条子，递了过来。谭啸接过来，展开一看，只见上面是龙飞凤舞、笔力苍劲的几行字：

“啸兄，别矣！弟有事外出，不及为兄等送行，仅赠上伊犁名驹二匹，以供吾兄及依姑娘联辔驰逐。落日黄沙，情场无边，大漠比肩，真趣事也。此系弟及姍妹当年爱物，睹物思人，此区区之心意，敬希笑纳。

兄去后，弟亦护灵远行，从此故人远离，天各一方，停云落月，何克长恨之凄凄，临窗握管，不尽泪眼迷离，“人生无不散之筵席”，遥瞻前路，犹多艰难险阻，尚希吾兄多自珍重，他年游湘，毋忘洞庭一探，有老僧烹茗扫径待客，临风布意，不知所云，专此敬泐。此请

旅安

袁菊辰顿首×月×日

依姑娘均此不另”

谭啸看完了这封信，不禁一时心血翻涌，泪眼模糊，当时苦笑了一下：“他走了！”

依梨华接过信去，一字一字念着，她不太懂里面的意思，谭啸叹道：“袁大哥有事不送我们了，把他及白姍姑娘当年两匹爱马赠送你我……这却如何是好？”

春容似突然想起什么，转身飞跑而去，须臾，牵来了一黑一白两匹大马。

二人识得，那黑毛白鼻心的大马，正是袁菊辰自乘爱马；再看那白马，身材却是和黑马一般高大，只是颈上马鬃极长，结成了数十根小辫，白亮亮的十分逗人。二马鞍辔齐备，看来更是神骏异常。

春容拉过马来，道：“我都忘了，少爷走时再三关照，说这两匹马，已赠给相公及姑娘了。”

她指了一下黑马道：“它叫黑风。”又指了一下白马道，“它叫白雪，都是好脚程。”

依梨华心中虽喜，可是却不大好意思，她摸着白雪的毛，红着脸问：“那你们自己不是没有马骑了？”

春容叹了一口气，舒眉道：“我们还说什么呢？他已决心去当和尚了，我也要回白家了，马已用不着了，有姑娘你和相公骑来的那两匹马，我们对付着骑回去就行了！”

谭啸叹了一口气道：“我也劝过他，可是他决心已定，没有办法。”

春容提起这事，眼圈又红了，二人生恐又惹起她的伤心，各自对看了一眼，依梨华拉了拉她的手，笑了笑：“春容，我们去啦，谢谢这些日子你照顾我们，你想开点，也不要再难受了。”

春容笑着点头，可是眼泪却在眸子里面转。

二人连忙把东西驮在马背上，好在由此出沙漠，要不了一两天时间，倒不必带很多东西，一会儿就整理好了。春容一直送他们到门口，谭啸苦笑道：“等袁大哥回来，请转告他，我们谢谢他的厚赐，并告诉他，我一定会到洞庭去找他。”

他说着已攀鞍上了马，依梨华也和春容拉手告别了一番，两个姑娘都掉了几滴泪，这才策马而去。

二人在马上并肩驰着，路上那些维吾尔人都凑过来看，指指点点地，心中充满了怀疑，因为谭啸骑的那匹黑风，他们都认识，知道是“呼可图”的坐骑，素日是摸也不许人摸一下的，今日怎会让另外一人骑着呢？

若非他们亲眼看见，谭啸是由菊辰家中出来的，他们可真要把二人捉住了。

就是如此，还是跟了一大段路。后来，两人把马催快了，他们才无可奈何地回去了。

这两匹马果然不愧是伊犁名种，在沙地上这一行开，真是又平又稳，又轻又快，绝不像一般马光是窜高，它们走开了，就是端着一杯水，也绝不会洒出一滴来，二人睹马思人，心中更是对袁菊辰感激不已。

经过长时日休息，人欢马壮，再加以新得神驹，都想试试脚程如何，各自抖开了缰，一黑一白两匹马，就像两支射出的箭，一时之间，已入大漠深处。

此刻，朝阳初升，整个沙漠里荡漾着和煦的微风，那扇状、新月状、长

条形不等的沙丘，在远处雁翅似的排列着，库鲁克河的水，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子，远远地拖在地上，罗布诺尔湖只是一个浅蓝色的影子，有成群的白色黑色的鸟，在那个淡淡的影子上翱翔着，此刻的沙漠，实在是诗人笔下最美最可爱的一首诗歌！

等到他们已经完全看不到来处时，两匹马的脚程才放慢了些。

谭啸回想着这两日来的遭遇，真像是做了一个离奇的梦！

马头上叮叮的铃声，使他们突然注意到，一串红色的骷髅状铃挡，竟拴在了这匹黑风的颈子上。他不由更感慨地叹了一口气，心中尽是菊辰动人的影子。想到了他，想到了昨晚的谈话，他似乎恢复了一些自信。

依梨华弯下身子，用脸贴着白马的颈子，笑咪咪地道：“这匹马真好，就是伊犁也难找这种好马，我们真好福气！”

太阳升高了，二人觉得不再凉快了，都把外衣脱下了一件。依梨华忽然怔了一下，用手指着谭啸前胸道：“咦！这口剑不是……”

谭啸低头一看，不禁微微一笑：“这是袁大哥送我的！”

他说着，把这口格式怪异的短剑解下来，细细地看着，只觉剑鞘一色黑亮，看来非金非玉，但是头尾镶着一颗蚕豆大小的“猫儿眼”，更增加了这口剑的名贵！

二人干脆把马停住了，仔细地观赏着这口剑。这口剑的剑柄略略有点弯曲，很像刀柄，可是比刀柄长出有两寸许，柄上也是一色的黑玉，镶着精工刻制的图案花纹，仔细看，竟是一双男女比剑的姿态。另一面也是一个比剑的姿态，只是姿势怪异不一，在接连剑刃处，有凸出的“阿难”二字，字体方正。谭啸猜测着，这“阿难”二字，必系剑名了。

依梨华不禁笑得跳起来道：“哥！你有了这口剑，不怕报不了仇了！”

谭啸含笑，以指按动剑上哑簧，把这口阿难剑抽了出来，二人立刻感到一股冷森森的剑气，映着日光，更是耀目难睁。

多年以来，他一直在物色一口好剑，总是不如己意，想不到无意之间，却得到了如此赠赏，他把玩着这口阿难剑，真是爱不释手。那夜他曾目睹过，这口剑把白雀翁朱蚕日月轮斩断的情形，其锋利可想而知。这口剑，对自己来说，实在是一件极得力的兵刃。

他望着蓝汪汪的剑刃，想到有一天，这口剑刺进仇人胸中的情形，不由冷笑了一声，遂把剑收回了鞘中，继续策马前行。

当空有两只大兀鹰，“唏哩唏哩”地在天上叫着，晴空骄阳，几乎要把人晒出油来，一望无际的沙漠上，不要说没有人家，就是连一棵树也没有。依梨华找出了两顶草帽，二人戴上，觉得凉快多了。

行行复行行，中午已到了“营盘”。这是一处多人聚集的小镇，它的背后是“库鲁克塔格山”，再往前已没有沙漠，他们须绕道英可、尉黎、库尔敕、焉耆、和颐、压克迈，再就是吐鲁番了。

依梨华对这条路很熟，也很兴奋，因为快到家了，这一条路上，不再是干燥的沙漠，而是处处有人住的地方，水囊和食物，已不是必需备的东西了。

他们在营盘一个回回开的小馆子里吃了一顿饭。这地方脏得厉害，到处都是大绿豆苍蝇，嗡嗡之声不绝于耳。饭馆门口，蹲着两个小孩，十来岁了，却脱得一丝不挂。他们在捉苍蝇，捉住了就放到嘴里吃，看得二人直要呕。由此推想，食物也干净不了，二人都不敢再吃了，忙起身外出。

依梨华给了他们一点沙金，这馆子里大人孩子都出来了，看见谭啸就像

看见怪物一样，因为他们从没有见过这种打扮的人。依梨华的美，也是吸引当地男人的原因之一，不大工夫，连门口都围满了人，咕咕呱呱，指指点点，恨得谭啸直想用鞭子抽他们。

二人本来想在这地方多歇一会儿的，看见这种情形，还是早早上路的好。

依梨华对这种情形，倒不太为意，因为她自小见惯了，可是她见谭啸很厌烦，也就想早一点上路。二人骑马并行时，依梨华连连用话逗他高兴，其实谭啸因心中一直盘算着另一件事，倒不是为别的，尤其是对依梨华，他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

他永远忘不了，自己加诸在这个姑娘身上的罪过，而这种“家破人亡”的痛丧，在她来说，是那么的无辜。简单的说，主要是因为有了“我”，因为有了自己，才使她落得如此悲惨的结果。更令人担心的是，白雀翁竟会在此时此刻出现，他真怕自己又会给她的母亲带来像她父亲一样的命运，这是谭啸一想起就胆战心惊的！

马不停蹄地跑着，谭啸内心也愈发不得安宁。老实说，他真舍不得离开依梨华，可是他却不得不打着离开她的念头。

他知道如果公开对她说，她是一定不会答应的，可要是瞒着她走了，这姑娘一定会哭死的。

无论如何，自己也必须离开她一个时期，为了去寻访一个怪人，那个袁菊辰告诉他的怪人。可是这也是一件需要保密的事，也不能对她说。

谭啸心中盘算着这两件事，怎么能高兴得起来？依梨华心中颇为奇怪，问道：“哥！你怎么啦？”

谭啸苦笑着摇了摇头，试探着道：“华妹，我必须离开你一段日子，你可愿意么？”

依梨华忽然把马一勒，谭啸不由吓了一跳，也忙把马勒住，只见她瞪着大眼睛问道：“为……为什么？”

谭啸不由心中一软，忙摇头笑道：“看你吓的？我只是逗逗你！”

依梨华一双眸子，在他脸上转着，微微摇头道：“不！你说的是真话，你不要骗我，从一上路，我就看出来你心里有事了。哥，你说，你心里想些什么？”

谭啸心中一惊，当时脸色一红，讷讷道：“我……”

依梨华不由双目一红，差一点要落泪，她嗫嚅地道：“哥！你说，你真要离开我么？”

谭啸不由笑道：“看你，我只不过是问问你罢了，你不愿意，我们再慢慢商量。”

依梨华咬了一下唇，噘着嘴道：“这事不用商量……”

谭啸怔了一下，慢慢策马前行。依梨华跟了上来。谭啸长叹了一口气道：“华妹，袁大哥托我办一件事，去访一位奇人，我已经答应他了！”

依梨华怔道：“找谁？”

谭啸皱了皱眉，尴尬地笑道：“并不是我不愿告诉你，实在是他已逼着我发下誓了！”

依梨华冷笑了一声：“算了……不告诉我算了，我知道你……”

说着眼圈一红，泪珠儿一滴滴地流了下来。谭啸不由大吃了一惊，忙勒住马。可是依梨华的马，却已飞快地向前跑去。谭啸只得策马追去。

一直跑出四五里以外，才见依梨华的马靠着一棵大树停下了。

谭啸忙追到树下，见她正低着头哭得很是伤心，谭啸不由惊慌地道：“华妹……你这是何苦？你莫非……唉！还不如不告诉你好……”

依梨华忽然抬起头，大声道：“我知道，你明明想去找晏小真，何必还编出这些瞎话来骗我……”

说着，她的哭声更大了，还用袖子遮着脸。谭啸吸了一口气道：“天哪！你怎么误会到这上面去了，这简直是太冤枉我了……”

依梨华还是哭得呜呜有声。谭啸长吁了一口气，苦笑道：“想不到你竟会这么看我！我谭啸岂是这种人？你完全误会我了！”

他一边说着，连声叹息不已。依梨华忽然放下了袖子，仍然背朝着他：“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谭啸吞吞吐吐道：“请你……相信我，我决不会骗你，我方才说的……都是真的。”

依梨华吸了一下鼻子，问道：“那你到什么地方去呢？”

谭啸苦笑了一下：“很远，一个叫阿克苏的地方。”

依梨华缓缓回过身子来，她眼毛上还挂着泪珠，用手擦了一下：“现在就去？”

谭啸见她此刻居然变得如此理智，不由放下了心，当时微笑道：“你看你，真还像个孩子，这点小事也值得掉泪。其实，我又何尝舍得离开你呢？”

依梨华噘着小嘴道：“人家问你呢！”

谭啸忍着笑，微微皱着眉，心说这丫头不定又安着什么点子了，当时摇了摇头道：“不急，等咱们到了吐鲁番，定下来再去也不迟。”

依梨华眸子转了转，抿嘴一笑，破涕道：“算你聪明，既是回去以后再走，干什么这么早告诉我，叫人家难受！”

谭啸赔笑道：“先告诉你又不好，你这人可真难说话。好了，算我倒霉好不好！”

依梨华一笑，斜睨着他道：“哼！你还不定打的什么主意呢！袁大哥什么时候单独和你说过话来？我怎么不知道？”

谭啸想到了“女子多疑自古皆然”这句话，果然不假，当时也没与她多辩，只笑了笑，拍了一下胸前短剑：“他要没有单独和我见过面，这口剑怎会到我身上的？”

依梨华一抖马缰，格格笑着回头道：“偷的！”

二人在红土路上追逐着，满天云雾，一时之间烟消云散。唉！多情的少年男女，总是爱自寻烦恼的。

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的吐鲁番，在这个季节里更可爱。在整个的藩属部落中，这是一块最富有的绿洲，这里盛产着世界上最甜美的葡萄、梨和各种瓜果，田地里种的棉花，每到收成的时候，白茫茫的一大片，就像大雪点缀之下的原野。

这是一个地形低洼的地方，四周都是山，天山和库克塔格山在前后左右形成屏障之势，高山上融化的雪水，被人引成沟渠，灌溉着田地。阡陌纵横的田野，像棋盘似的罗列着。人们还凿了不少的井，都是很深才有水，因此井口上都架着辘轳。

这儿最可爱的季节是春季和深秋。夏季，这地方可就不敢恭维了，那种炎热的程度，对一个初来的人，那是享受不了的，尤其是大戈壁沙漠刮来的那种风，俗称为“焚风”，顾名思义，其炎热程度可想而知。

每逢到了炎热的季节，一切的活儿就都停止了，人们都想尽办法使自己凉快，可是每年总听说要热死好几口子。

谭啸和依梨华来到这里的时候，离这种酷热的季节还有一段日子，可是当空骄阳，在正午时分，也够人受的了。

他们的马绕过一片青葱葱的田地，顺着一条石子路往下面走时，依梨华脸上显露出一种难以抑止的兴奋与光辉。

她对这附近地方熟悉透了，不时地指点着左右，频频地告诉给她的爱人听，这里一土一石，对于她都似有无比的亲切之感。

他们并辔经过几户人家，有几个姑娘正在井上打着水。依梨华兴奋地喊道：“丹丽吉！天支！”

立刻有两个姑娘放下了手中的桶，惊异地往这边看着，其中一个忽然跳了起来：“哦，依梨华！哦！”

另一个姑娘也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欢跳着跑过来。依梨华娇笑着下了马，立刻被那两个跑过来的姑娘，抱得紧紧的。又有四五个姑娘跑了过来，争着叫着依梨华，大伙合力把她给举了起来，叽叽喳喳乱成一气。

谭啸下了马，靠在鞍边看着，也由不得笑了。

那些姑娘们拉拉扯扯，有的看依梨华的头发，有的拉她的裙子。她们说的话，谭啸是一句也听不懂，闹了好大一阵子，才由依梨华带头，一窝蜂似的向谭啸身前走来。

谭啸从没和这么大群的女人打过交道，不禁俊面通红，心头怦怦直跳。依梨华走到他面前，笑嘻嘻地道：“她们要认识你，要我带她们来。”

谭啸尴尬地笑道：“怎么认识呀？”

十几双眼睛盯着他，就像看贼似的，有的还低声耳语着，你指一下，她做一个鬼脸，哧哧地笑着，弄得谭啸简直是窘到了家。

依梨华指着她们，一一地介绍了一遍，这么些年没见，居然还把她们每个人的名字记得这么清楚。最后，依梨华又把谭啸的名字告诉大家，莺燕群中，“谭啸”之声不绝于耳。

姑娘们都对着依梨华起哄，莺声燕语嬉笑成一团，有的还把她往谭啸身上推，弄得二人狼狈不堪。

那个名叫天支的姑娘最调皮，她串通好了同伴，围了个圆圈，把二人围在里面，一面笑着，一面打着转。这么一来，附近的人都惊动了，好家伙，全出来了。大姑娘搀着老太太，也往这边跑来。谭啸红着脸道：“都是你，叫她们干吗，这一下可好！怎么办？”

依梨华不好意思地笑道：“她们要闹嘛！”

二人边说边挤了出去，拉着马就往前走，依梨华的家就在不远处，家门口有一个挺大的南瓜架子，开着黄花。她母亲已先得了消息，正由门口走出来。

这老太太有四六七年纪，看起来还很结实，头发披着，脸上蒙着一块面纱，有一个姑娘拉着她，往外面很快地走着。

依梨华看见妈，眼圈马上红了，她远远地站住身子，颤抖地喊下一声：“玛沙！”

接着是一幕动人的母女会，当她们母女紧紧拥抱时，谭啸在一旁不禁感动得落下了泪。

接着，依梨华拉着母亲到了谭啸跟前，她用汉语向她母亲介绍道：“就

是他，谭啸！”

她这句话出了口，脸突然红了一下，似觉得这种称呼有点欠妥，可是已叫出了口，没法改变了。

那哈萨克女人，脸上带着极为欣慰的微笑，双手合十，弯了一下腰：“相公不要客气！”

她的汉语竟是那么标准，谭啸吃了一惊。她抬起身子继续道：“相公一路辛苦了，快请到家来坐吧！”

这时几个老太太都用哈萨克话询问着。依梨华的母亲含笑地和她们应付了几句，就陪着他们往家走。几个年轻的男子，在看那两匹马，摸它们的毛，连声夸赞不已，脸上带出极为羡慕的表情。

依梨华没有提到父亲的事，母亲也没来得及问。他们在前边走着，后面跟着一大帮子人，一直送到了家门口。依梨华母亲应付了半天，才关上了门。

小小的堂屋里，叫各样的佛像占满了，有观音大士，有大肚子弥勒佛，墙上贴的全是“佛”字。一个小方几上放着一只小三角鼎，燃着檀香。依梨华的母亲让谭啸坐下来，这才摘下戴着的面纱，倒了两杯茶，放在两人几前。

谭啸很奇怪，为何她家里一切都很汉化。只见她坐在女儿身边，微笑问道：“你爸爸还好吧？”

依梨华忽然落下了两行泪。她垂下头，身子瑟瑟颤抖着。她母亲立时脸色一变，追问道：“怎么啦？”

依梨华忽然大哭着扑在母亲身上，用哈萨克话一五一十地把父亲遇难的经过，说了一遍。

奇怪的是，她母亲并没有失声大哭，只是低头凝目静静地听着，等依梨华说完以后，她的眼泪才一颗颗地流了下来。

她用手巾慢慢在眼角拭着，悲伤地说：“他死得好惨！他是一个好人！”

她颤抖着站起了身子，忽然扑倒在佛像前，悲泣地道：“天啊！他死了……他死了……我的丈夫！”

说着她就倒了下去。谭啸不由大吃了一惊，慌忙把她抱了起来，只见她双目紧闭，牙关紧咬，全身抽筋似的颤抖着。

谭啸不禁泪如泉涌，心如刀割，他一声不哼地把她抱到房中一张床上。依梨华哭道：“哥！玛沙怎么了？要不要紧？”

谭啸站起身来流着泪道：“不要紧，她老人家伤心过度，一时岔了气。你快为她老人家推拿一下！”

他苦笑又笑，又说：“这都是我造下的罪孽呀！”

依梨华正哭着为母亲按摩，闻言不由抬头望着他道：“哥！你不能这么说，这是我们的命！”

谭啸紧紧咬了一下牙，脸色发青地道：“可是我却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他说着后退了一步，对着依梨华弯腰行了一礼道：“华妹，我这就去了，我……”

依梨华不由惊得站了起来，正要扑上，谭啸却后退了一步，冷笑道：“你不要拦我，你应该好好照顾伯母，我办完了事一定会回来的！”

这时，依母在床上发出沉重的喘息之声，依梨华不得不退回床前，这一时她的心分作了两半，既关心垂危的母亲，又惦念着即将远行的情郎。

谭啸走上几步，伸手握住她一只手，依梨华吻着他的手，泪如泉涌，抽搐道：“哥！你要快回来！我等着你！”

谭啸含着泪点了点头，诚挚地道：“我爱你之心，可对日月。华妹，你多多保重！”

床上的依母，已张开了眸子。谭啸几乎不敢多看一眼这善良的妇人，他只恭敬地鞠了一躬，噙泪道：“伯母保重！”倏地转身直向院中走去。

他的马正在大树下嚼着草，谭啸以手去拉马时，依梨华却赶了出来，扑在他的怀里，嗫嚅地道：“你只是去为袁大哥办一件事就回来？”

谭啸勉强笑了笑：“是的！”

依梨华仔细地瞧着他的眸子，忽然流泪道：“你去吧！只是，哥！你如有什么不幸，我绝不独存！”

谭啸正要上马，闻言微微怔了一下，又勉强一笑：“我也是一样！”

说着他就上了马，头也不回地去了。

依梨华追到了门口，只见他的黑马，已跑出了好远，这一刹那，她的心仿佛全碎了，她喃喃地道：“我不该让他去……我错了！”

她流着泪，一直目送着她的情郎在她的视线里消失，才黯然转身进门……

雷雨之夜，晏小真怀着恐怖、紧张、关切的心情，找到了她的心上人谭啸，把晏星寒即将率众而来的消息透露给他，嘱他快逃命。

可是谭啸恋恋不舍依梨华，不但不接受她的好意，反倒返回依梨华处，要救依梨华。晏小真目睹及此，真是芳心片片！

她惊愕羞涩地立在雨地里，目睹着她的爱人就像疯了似的，直向依梨华家中奔去时，心中充满了辛酸、羞辱和愤怒：“为什么一个外族的姑娘，会令他如此着迷？甚至于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而我……”

想到此，这姑娘的泪不禁像开了堤的河水似的，由眶子里泉涌而出。她木头似的站立着，雨水湿透了她的衣服。她痛心地想：“我这算是干什么呢？我这么对他，在他内心竟占不到一点位置，我把他由死亡路上救了回来，却把他送到了另一个人的怀抱之中，我真是天下最愚最傻的人！”想到这里，她不禁有些恼怒，用手中的马鞭重重地在雨地里抽打着。

忽然，她扑到一棵大树上，放声痛哭起来，口中骂着：“狠心的大哥！狠心的人！”

如此哭了几声之后，她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猛然站了起来，向依梨华住处飞驰而去。虽然谭啸对她如此薄情，可是她仍然不忍心眼看着他死去，她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可是，她立刻感到失望了。

当她飞也似的赶到那儿时，却见依梨华的家，那羊皮缀成的庐舍，正在冒着滚滚的黑烟，火苗子狂喷出来，天空虽然下着大雨，可是却也淋它不熄。

她的脸色变得没有一丝血色，远远地看着这处劫后的火场，不禁双腿一阵发软，“扑通”一声，坐在了泥泞的雨地里。

“完了！一切都完了！”她痛苦地喊着，“大哥！你死得好惨，谁叫你不听我的话呢？”

黑暗里火光在闪烁着，附近的几家居民都由梦中惊醒，赶了出来，嘶喊着，跑动着，她跟着凌乱的人群也跑到了依家门口。

她不敢进去，因为怕父亲他们还在里面。可是那所房子里，除了噼噼啪啪的燃烧声以外，竟没有一点声音，她流着泪想：“莫非他们都走了？奇怪，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呢？”

大雨到底把火焰给熄灭了，有人用钩子把那半倾的帐篷拉倒，晏小真挤

了进去，在现场，她发现两具死尸，不过那是头上缠着布的回回，她知道那是父亲马场里的人，心中不禁微感惊异，接着又见人们由里面拖出一具尸体，那是一个白发老头儿，她不认识。

她很奇怪，里边没有谭啸的尸体，也没有依梨华的。可是，她断定他们活的机会太小了，多半是死后被父亲他们把尸身带到别处去了。

惊乱的现场挤满了人，怪叫连声。这平静的小村子里，百年以来，从没有发生过这种事，现在忽然死了这么多人，人们怎能不惊呢？

晏小真伤心了一阵子，悄悄地出去了。

雨仍是不停地下着，她的心来时是一片紧张，去时却是满腔的伤心、惆怅和空虚，她不知心上人到底如何了。

她在树林子里找到了自己的马，用最快的速度往回家的路上赶着。到家时天已快亮了。

当她由窗口回到自己房间时，只见雪雁正皱着眉坐在自己床上。她一见晏小真，神色慌张地把窗子关上，小声道：“小姐！你快把头发上水擦一擦，换上衣服！”

晏小真叹了一口气：“一切都完了！雪雁，谭大哥八成……”

她说着不禁落下了泪，声音也有些嘶哑。雪雁愣了一下道：“咦！他不是被你救走了么？”

晏小真脱下了身上早已为水淋透了的雨衣，失神地倒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讷讷地道：“没有救成，他一心惦记着那个女贼，叫他跑硬是不肯！”

雪雁又是一呆，奇怪地说：“刚才老先生他们回来，气得不得了，说他事先得着消息跑了！”

晏小真不由从床上一个翻身站了起来：“真的！他们回来了？他们怎么说？”

雪雁把门关上，一面用干布为她擦着头发，一面拧着一双秀眉道：“怎么？你会不知道！他们回来老半天了，老先生气得发脾气，我真为你担心！”

晏小真问：“爸爸说谭大哥跑了？”

雪雁点点头，睁着大眼睛道：“他们说谭相公的被窝还是热的呢，只是人没有了。我一下就猜出来一定是你……”说着眯着眼一笑，“你把他弄到哪儿去了？”

晏小真不禁发了一会儿呆，可是她的心里却是一块石头落下了地。她摇了摇头道：“奇怪！我看着他又回去的，怎么会没遇着他们呢？”

雪雁低下头，小声道：“我看，老先生八成疑心到小姐了！”

晏小真回过头来，面色一变：“你……怎么知道？”

雪雁小声说：“他们回来不久，老先生就问我你在不在家。”

晏小真不由大吃一惊：“你怎么说？”

雪雁皱着眉道：“我当时急了，只说不知道。他自己进来，找了半天，很生气地走了。”

晏小真低低地“哦”了一声。雪雁着急地说：“所以请你快换一身干衣服吧，大概他等会儿还会来。小姐，你得编一个理由才好。”

晏小真脸一阵白，当时匆匆把湿衣服脱了，挽了一身干净衣服。雪雁把火盆端进来，晏小真就在火盆边烤着头发，心里打着算盘。

在她纯洁的心里，认为父亲是可爱的，尤其是对于自己。自从自己懂事以来，父亲从来就没有对自己瞪过眼睛，按常理判断，他似乎不会怀疑到自

己。因此，虽然听雪雁一说出来听着吓人，这会儿她想了想，却也没有十分放在心上。

雪雁冷冷一笑道：“可那个女贼却死了，她父亲也死了。”

晏小真心中一动，吃惊道：“谁说的？”

雪雁笑了笑：“那个穿红衣服的老道说的，他说那个姓依的女贼死在他的手里，那个剑芒老尼也这么说，说她大概活不了啦！”

晏小真皱了一下眉道：“可是我怎么没看见她的尸首呢？噢，那个老头许是她爸爸，真惨！”

她说着，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内悸。雪雁叹息了一声：“谭相公到底和老先生有什么仇呀？为什么一定要他的命呢？老先生心也太……”

她叹了一口气，当着小姐的面，她不敢批评晏星寒。晏小真苦笑了一下，摇头道：“我也不知道，唉！爸爸心实在太狠了，何必一定非要致他于死命？”

她站起身来，叹了一口气道：“我们睡吧！要不然爸爸看见，可真要疑心了！”

雪雁连连称是。于是二人匆匆熄灯就寝。她们这边灯关了，可是同一院中的梅园之内，四个懊丧、愤怒的老人，却仍在讨论着这次的得失。

他们显然是非常的丧悔，因为谭啸并没有死在他们的手中，而竟在他们到达之前跑了。

晏星寒来回地走着，那两团雪也似的眉毛，皱得紧紧的，他冷笑道：“我不信他有翅膀，能飞上天！”

白雀翁朱蚕抱腿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寒着一张脸，冷然道：“老兄，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事实上，他虽没有翅膀，可是他却飞了，找不着了！他奶奶，你说这不是邪门么？”

说着，他由位子上跳下地，抖了一下衣服：“堂堂的四个武林前辈，围攻一个毛孩子，他娘的，两次都叫他跑了。你说，这事情要是叫武林同道知道，不笑坏才怪呢？”

红衣上人绷着脸在一边坐着，本是一声不哼，这时却叹了一口气道：“很明显，这是有人暗中与我们为敌，上一次是他，这一次还是他！”

晏星寒皱了一下眉：“会是谁呢？”

剑芒大师呷了一口茶，神色泰然，这个老尼姑对于一切得失一向是不十分重视的，愈是小事，愈能显出她的老成持重。这时她放下了茶碗，微微颌首道：“裘道兄说的不错，确有这么个人，这人是一个厉害的人物，是他暗中救谭啸的，这一点没有疑问。”

白雀翁尖着嗓子叫道：“他妈的！他是谁？他有这么厉害，我们一举一动他都知道？”

红衣上人冷笑了一声，看着剑芒大师道：“莫非是谭啸的师父？”

这一提，倒令白雀翁怔了一下，他跺着脚道：“没错！就是他，要不谁也没这么大胆子！好厉害的家伙，我朱蚕倒要斗斗他！”

这时，晏星寒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出神地想着，他一直没有答话，可是他内心却在想着一个人，他的眉毛皱得很紧，脸上不时微微泛着冷笑。

剑芒站起来，背着手走了两步，叹了一口气道：“谭啸走了不说，我们无意之中又树了一个强敌。唉！这一次实在是得不偿失！”

朱蚕翻了一下小眼：“大师你怎这么说？”

晏星寒听到此，也不禁抬起头看着她。剑芒冷冷一笑：“那哈萨克姑娘，

乃是太阳婆的弟子，她弟子丧命在你我手中，这老婆婆岂能甘休？”

晏星寒不由怔了一下道：“哦！大师你如何知道？”

剑芒看了他一眼，冷冷地道：“晏兄竟会不知？贫尼来时，那姑娘正与令爱比武，她用的兵刃，正是太阳婆的绿玉杖，贫尼看着奇怪，试问之下，果然不错。”

她冷冷一笑，又道：“不过，也说不得了，太阳婆虽是西北道上的高手，谅她也不敢把我四人如何！”

红衣上人哼了一声，瞪目道：“这老婆子在这一带横行了这么久，我早就看不惯了，她不来算她聪明，真要兴师问罪，哼！我们不妨放开手对付她！”

晏星寒苦笑道：“总而言之，两次失手，全系我太大意，我实在难辞其咎！”

朱蚕叹了一口气道：“得啦！到了这个时候，你也别这么说了。反正我们四个人，好坏谁也跑不了，他要报仇，也不是只找你一个人，这叫一条线拴两个蚱蜢，跑不了你也蹦不了我，好歹由四个人扛着！”

他又挤了一下三角眼：“问题是这小子师父是谁，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不能不说有点失察。”

剑芒冷目一扫：“我倒疑心两个人，不知对也不对？”

三人都不禁一惊。朱蚕回过头道：“是谁？大师你说出来听听。”

剑芒大师双手互握着，皱眉道：“那日梅园之会，我一直留心他的身子，只是这孩子很会掩饰，可是他那一招‘抢波’，我看着有点疑心。”

说着，这老尼前腿一迈，身形下俯，一平如地，她抬头说：“这是你我施这一招抢波的姿势。”

朱蚕翻了一下三角眼道：“哪一家也都是一样呀！”

剑芒恢复了身子，寒着脸笑了笑，摇头道：“朱道兄，你这句话就错了。”

红衣上人也点头道：“大师莫非怀疑是天乾山小男？他是‘横抢波’的？”

剑芒一笑，看了他一眼道：“道兄见识不差，此人是我怀疑之一，可是除此人以外，尚有一人，却也是横抢波的，不过小有不同而已，道兄可知此人是谁么？”

红衣上人皱眉作深思状，白雀翁也在摸头，晏星寒忽地面色一变，口中“嗯”了一声，他望着剑芒大师道：“大师莫非说的是南海一鸥桂老头儿，不会是他吧？”

此言一出，红衣上人和白雀翁都不由面色一寒。剑芒低沉地笑了笑，点头道：“晏兄见识不错，贫尼正怀疑此人！”

晏星寒摇了摇头道：“此老早已不问世事了，有人说他已物化了，恐怕不会来干预我们这场血腥吧！”

剑芒大师冷笑了一声：“晏兄，愈是如此，才愈令人担心。否则，请问如今天下，还有谁有此胆量？”

红衣上人这时双目发直，讷讷道：“此人可是一个棘手的人物，要是他，倒是我们一个大大的劲敌！”

白雀翁尖声道：“喂！你们可别愈说愈当真，怪吓人的，桂春明他不能管这个闲事，晏老哥说的对，他还活着没有都成问题，怎么会和谭啸拉上了关系？不可能！不可能！”

剑芒听他这么说着，眉头微微一皱，叹道：“话尽管这么说，可是我们要防他一防，此人三十年前，贫尼倒与他会过，确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晏星寒冷冷一笑：“我也见过他，不过我们没有梁子。他要是安心和我们为敌，我倒要全力地会他一会了！”

剑芒大师白眉微皱道：“这事情莽撞不得，我们要弄个清楚，如果真是此人，我们有言在先，自然要放开手对付他，否则的话，却不宜树此大敌！”

晏星寒颌首道：“这是自然，不过……”

他顿了一顿，目光扫向裘、朱二人道：“你们以为谭啸这两次幸免于死，都是有人……不过，这事可太新鲜啦！他怎么会事先知道的呢？”

白雀翁朱蚕小眼一眨道：“府上还有什么闲人没有？”

晏星寒摇了摇头，冷哼了一声道：“养了一个谭啸已够我受的了，还能养闲人？不可能！就算有，他们也不敢！”

红衣上人来回地在室内走着，闻言站住脚步，哼了一声道：“这人太精了，两次都是暗中下手，居然没露出一点影子。上一次在树林子里，我们这么些人追他，竟没有追上，你说怪不怪？不过事后我仔细看了看，那人抱着谭啸，是抄小路走的，此人对这一带摸得如此熟，竟比老晏这主人摸得还熟，这可真是奇怪！”

晏星寒不由老脸一红，低头叹息了一声，用力地拍了一下腿道：“栽了！栽到家了！什么都别谈了！”

白雀翁一翻小眼一撇嘴道：“栽？你认栽，我还不认呢！妈的！他算是哪门子英雄呀！专门在背后面鬼鬼祟祟地施坏，连脸都不敢露，这能算栽？”

## 九

白雀翁又冷笑了一声说：“很明显的，这次他们是向西边跑了，弄不好也许往沙漠里跑了，要叫他到了沙漠里，那可就讨厌了。”

他翻了一下眼皮，肯定地说：“没别的说，晏老哥，明天一大早你给我备上一匹好马和一切远行的东西，我追他去！”

晏星寒皱了一下眉道：“你一个人行么？”

白雀翁嘻嘻一笑道：“听你说的！我白雀翁天南地北见过多少世面，要是连个毛孩子都敌不过，我他奶奶干脆回家抱孩子去吧，我也别现眼了！”

晏星寒叹道：“倒不是怕谭啸，而是那桂春明……”

白雀翁摆手笑道：“老大哥你放心，这老家伙，不会跟着他徒弟跑沙漠的，他是南海一鸥，要往沙漠里头跑，不成了骆驼了！”

三人都不由被他的话逗笑了。晏星寒点了点头道：“好吧！那我们三个就暂留在这里。马和东西都现成，你要找不着他，快些回来，咱们另外再想办法！”

朱蚕哼了一声道：“那可说不定，说不定我也得跑一趟沙漠。妈的！他是真把我惹火了，还有那个哈什么克的姑娘……我看她也未必就会死，我们走的时候，我好像听见她叫唤的声音，这丫头留下也是祸害！”

剑芒大师点了点头道：“既动了她，就不能留下活口，唉……阿弥陀佛！”

朱蚕一有了决定，心反倒放开了，当时哈哈一笑，看着剑芒大师道：“真好，你是尼姑，裘胡子和我是老道，都是三家教下人，却专门杀人！”

剑芒大师耸动了一下白眉，双手合十，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白雀翁接口道：“光吃肉不吃萝卜！”

逗得晏星寒和裘海粟都笑了。红衣上人骂道：“朱矮子光胡搅，明天你去，我看也是白跑！”朱蚕冷笑了一声道：“口吹无凭，咱们回来看！”

晏星寒叹了一声，往起一站道：“好了，夜已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

外面的雨，仍是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四人各自归房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晏星寒为朱蚕备好了马匹及应用之物。白雀翁朱蚕怀着一颗自信的心，独骑而去。

中午，红衣上人和剑芒大师各自外出，到附近打探消息去了。

于是，整个大宅子又是原班人马了，三人一走，这里安静多了。

晏星寒昨夜整夜未眠，他脑子里在追忆着两次的得失经过，断定自己家中藏有内贼。否则，谭啸是绝对逃不开的。

这个念头，他本来早已想到了，只是当着他们三人的面，这个话却是说不出口，他决心自己来处理这个问题，秘密地处理。

晚饭之后，他在书房里点上了灯，呆呆地发了一会儿怔。想到了这个人的可疑，他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恨，可是却也有一种说不出的犹豫。最后他才下了决心，他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即使是亲生骨肉，如果一旦犯了他的禁条，他也会丝毫不留情面的。

可是对这件事，他却有些心软了。

晏小真那张娇嫩天真的脸，浮现在他眼前，多少个日子里，这可爱的女儿偎依在自己膝下，当她尚是小小孩提时，她就懂得向自己撒娇，用那娇嫩的声音，唤着自己：“爸爸！爸爸！”

晏星寒重重地叹息了一声，来回地在这间房子里走了一转，可是，他绝

不能忍受这种内叛的行为，他敢断定，这两次的事情，全是女儿一手所为，因为只有她和自己最接近，而且知道得最清楚。

尤其是昨夜自己回家时，她竟不在家，再把她往日对谭啸的情形，略一对照，晏星寒的心，已明亮得如同镜子一样了。

他想到自己把她抚养至今，平素对她爱护有加，她却竟作出如此出卖父亲的事情来了。

想到此，这老人满头白发不禁根根倒立了起来，他冷笑一声，自语道：“孩子！你需要用生命来抵偿你的过失，你的过失太大了……太可恨了！”

他走出了书房，直向后室行去，在台阶上看见了俏红线楚枫娘，她含笑道：“你又与谁生气了？”

晏星寒寒着脸道：“夫人！请进房来，我有话与你说！”

他的脸色很严肃，不禁令楚枫娘吃了一惊，她跟着他走进了房门，进了卧室，晏星寒转身把房门关上。楚枫娘不由脸色一变道：“什……么事呀？”

晏星寒回转身来，脸色阴沉可怕，他冷冷一笑：“夫人，小真出卖了我的三个好朋友，我要取她性命！”

楚枫娘不禁吓得后退了一步，一双手按在嘴上，差一点叫出了声，她嗫嚅道：“出卖？啊！星寒，你不能这么糊涂，她是我们的女儿……”

晏星寒点了点头道：“正因为她是我女儿，所以我更不能饶她，否则将为人耻笑。”

楚枫娘不由脸色一变。晏星寒上前一步，用斩钉截铁的声音补充道：“我晏星寒在江湖上，所以有今日名声，主要是一个义字。我不能因女儿的无耻叛亲，使朋友笑我，更不能因她是我女儿，而轻易饶她不死。夫人！这一点你应该明白！”

楚枫娘忽然扑在了他身上，大哭道：“星寒，你不能这么做，你饶了她，她还小，她不是有心……啊……啊……”

她仰天泣道：“天啊！到底是什么事呢？你还没告诉我呢！”

晏星寒无情地挣开了他的夫人，那双眸子里射出了怕人的光，他惨笑了一声道：“好！你听着！这些话，我本来不该告诉你的，可是你既然要问，我就告诉你。”

他一只手搀起了楚枫娘，苦笑道：“你坐下来，你听后就知道，我这个做父亲的不算是心狠手辣了！”

楚枫娘几乎有点吓呆了，她痴痴地坐在床上，她对于丈夫，认识得太清楚了，她知道丈夫是一个说得出做得到的人，凡是话由他口中吐出来，能收回的成分，那是太微小了。

因此，她为女儿的生命捏了一把冷汗，坐在床上，翻着白眼。

晏星寒哼了一声道：“那个叫谭啸的小子和他祖父昔日和我结仇的经过，你已经知道了，我也不再说了。”

楚枫娘连连点头道：“我都知道了……唉！星寒，你不能呀！”

晏星寒冷笑了一声道：“你还有不知道的地方，譬如说，谭啸那一夜能逃出活命，那完全是你女儿的安排，也就是她救出去的。”

楚枫娘吓得面色一白，她低低地泣道：“不会！不会！星寒你不能相信人家的话，她怎么会有这么大胆子呢？”

晏星寒连声地冷笑道：“你这是给我胡搅。好！这个咱们先搁下，我再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同三位老朋友，连夜赶到了衣马兔，是铜锤罗带的路，

他踩好了线，那是一点没错的，可是到了那儿人还是跑了。”

楚枫娘流泪道：“谁跑了？谭啸？”

晏星寒点了点头道：“是他，这也是你女儿连夜去通报的消息，我们晚去了一步，闹了个劳而无功。”

楚枫娘痴痴道：“你怎能断定是她呢？”

晏星寒低叱道：“一定是她，错不了！我回来后，她还没回来呢！我断定事情绝对错不了！”

楚枫娘不由呆了一下，她咬着唇道：“星寒，你不能这么武断，她是我们的孩子，她也是你认为最得意的女儿，你决不能只凭想像，就要你亲生骨肉的生命呀！”

晏星寒不禁低下了头，他听了楚枫娘这几句话，心中不禁也有些犹豫不决了。

楚枫娘见机进言道：“我们养她十几年不容易呀！星寒，就是我们养的一条狗，十几年也要有些感情的。我敢说，这种事她一个女孩子家绝对做不出来！”

晏星寒顿了一下，冷冷笑道：“夫人，我比你明白，我何尝不爱她！”

楚枫娘拭着泪道：“是呀！你是她的爹，天下还没有听说过，有爸爸杀亲女儿的事。”

晏星寒叱了一声道：“好了！你不要说了。我本来是想给你打过招呼之后，就去找她的，你既如此说，现在我就把她找来，我二人当面问她，看看有这么回事没有。”

楚枫娘不由心中一喜道：“好！我找她去。”

说着往起一站。晏星寒忽然冷笑道：“站住！你不能去，叫人去叫她来。”

楚枫娘转念一想，女儿聪慧过人，这种事即使是她所为，也不会当着她爸爸面承认的。当时怔了一怔，点了点头。晏星寒哼了一声道：“还有一点，等她来了，问话只由我，你不许插口，否则，可休怪我掌下无情，她既能叛我这老子，我就能杀她这个无耻的女儿！”

楚枫娘打了一个冷战，连连点头道：“好吧……你听听你这些话多吓人！”

晏星寒站起来，拉开窗帘，见司琴正由廊前走过，遂招呼道：“司琴你过来！”

司琴请了个安，走至窗前垂手道：“老先生有事么？”

晏星寒脸色一派安详，微微一笑道：“你去找小姐来，说太太找她。”

楚枫娘立刻道：“不是我，是她爹爹找她。”

晏星寒看了她一眼，冷冷一笑道：“都一样，你去吧！”

司琴弯腰鞠了一躬，转身而去。晏星寒回过身来，连声冷笑。楚枫娘脸上讪讪地道：“本来是你找她，干吗说我呢？她是你女儿，你还怕她不来么？”

晏星寒露出了一个极难看的笑容：“变了心的女儿，什么都靠不住，我这条命还得防一防呢！”

楚枫娘有些生气地往床上一坐，晏星寒来回地在房里走着，空气显得很肃静，但是，再也没有什么比他二人此时心情更紧张了。

不大的工夫，门外有了脚步声，晏小真银铃似的笑着道：“爹！是你找我么？”

接着门推开了，小真翩然而入，她脸上带着天真的笑，可是当她目光接触到父母二人之后，她显然吃了一惊，她那美丽可爱的笑容，就再也不能在

脸上保持了。

“什……么事？爹！妈！”

楚枫娘忙递了一个眼色：“你爹爹有话……”

“你不要说！”晏星寒打断了她的话，转过脸来微笑一笑，“小真！你坐下，我有话问你。”

“爹爹！”

晏小真慢慢地坐了下来，她显然已经觉出不大自然了。晏星寒看在眼里，心下已了然多半，愤怒的血，涌上了脑门，可是他仍然勉强忍着，并且极力地使自己保持着笑脸：“孩子，你做了错事，你知道么？”

晏小真哆嗦了一下，道：“我没……没有。爹！”

“嘿嘿！你说谎！”

晏星寒开始愤怒了，他狰狞地笑着。楚枫娘急道：“孩子！你爹疑心……”

“住口！”

晏星寒厉声叱着，用血红的眼光瞪着楚枫娘道：“你不要多口！”

楚枫娘不禁流下泪来，结婚几十年来，晏星寒对自己这么声色俱厉的说话，还是第一次，她哭道：“女儿是你的，你看着办吧！”

她说着站了起来，作势欲去，愤怒的晏星寒用更大的声音吼道：“你不能走，我要叫你亲耳听听，这是你女儿所作所为，她是要我死，要我这个爹爹死！”

晏小真不禁吓哭了，她说：“爹！我没有，我只是救他……救……”

“哈！好丫头！”

晏星寒惨笑了一声，对楚枫娘道：“你听见了吧？听见了吧？这是她亲口说的！”

楚枫娘不禁吓得脸色一阵发青，扑过去一把抱住了女儿，颤抖地道：“孩子！你没有，你没有救他！你说，是他自己走的，你说你不知道……啊……我苦命的女儿呀！”

晏小真不禁一时吓呆了，她以为，自己即使承认了，父亲发一顿脾气也就没事了，母亲何至于如此呢？

她讷讷地说道：“妈！我只是不忍心……叫他……叫他……”

楚枫娘不由号啕大哭起来，她转过身来，向着丈夫扑去：“她还是小孩子……小孩子！我求求你！求求你别要她的命！”

这时，晏星寒面色涨得一片青紫，紧紧地咬着牙，用一只手把楚枫娘推到了一边，然后看着晏小真道：“很好！你真是我的好女儿，不用说，桑园里抱着他逃命的也是你了！”

晏小真嗫嚅地道：“我只是救他出去……”

“好！”晏星寒大声叫道，“我再问你，昨夜去通风报信的也是你吧？”

他的声音，像冰似的冷。楚枫娘大声哭道：“不是……不是……她在家里，我看见她在家的！”

可是晏星寒一双眸子却丝毫不移地看着晏小真，他只需由神色上去判断一切就足够了。

晏小真这时才发觉出不妙，她本能地懦弱了，害怕了，在父亲面前，女儿是永远不会强大的。

“爹……”

她趴在靠背椅子上哭了。晏星寒吓吓一笑道：“不要哭！不要哭！孩子，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我知道是你，不过，你怎么去的呢？”

晏小真抬起头看着父亲，因为父亲的声音，似乎不太可怕了，她讷讷地道：“是……骑马……”

楚枫娘发出了一声号叫：“完了！傻孩子！”

晏星寒身子抖得厉害，他也发出了一声怪笑，可是他这个笑声，却是太吓人了。

“好！你做得好！做得好！”

他拉下了脸，有点像哭似的说道：“好女儿，我养了你二十年，你却这么来对付爹爹，你好！你好！”

他身子一歪，坐在一张椅子上，发出“咔嚓”的一声，椅子背让他压断了。

晏小真忽然扑了过去，她抱住晏星寒的身子，大哭道：“爹爹！你原谅我！我再也不敢了！”

面如死灰的晏星寒惨笑了一下，他摇头道：“孩子！晚了！你妈说得对，你的性命完了！你必须死！”

他厉声地吼着，声色俱厉地道：“你出卖了我，出卖了我结交数十年由远地而来的朋友！你……”

他举手一掌，打在晏小真的脸上，立刻由她嘴角向外淌出了鲜血。

晏小真惨叫了一声，跌了出去。楚枫娘立刻扑过去，母女二人紧紧抱在一起，哭作一团。

晏星寒重重地跺了一下脚：“丫头！你快死！还要我动手么？”

楚枫娘紧紧抱着她，大叫道：“不能死！不能……啊……”

她放下了女儿，忽然转过身来，抖着声音道：“你……疯了……疯了！”

晏小真趴在椅子上大声地哭着。这叫嚣的声音，惊动了府内许多人，他们偎在窗门附近纷纷议论着，却没有人敢进来。

晏星寒推开窗子，厉声道：“没你们的事，都下去！”

大家都走开了。他关上了窗子，皱着眉道：“哭什么？自己敢做，就敢死！你还是女侠客呢！还有一身本事呢！我晏星寒有你这种女儿……”

这几句话，如同针似的，把小真给刺痛了，可是“死”对于一个活泼的女孩来说，那是多么可怕啊！

她抬起头，泪汪汪地看着爹爹，只是抽搐着，她想说几句慷慨赴死的话，可是她的口齿战抖得那么厉害，“死”并不是逞英雄的事，一个人一生只一次，一死可都完了。她脑子里这么想着，这句承诺的话，却是迟迟说不出口。

楚枫娘更是在一边哭叫不已。晏星寒冷笑了一声道：“在午夜以前，你得死，否则我就下手！”

他重重地跺了一下脚，转身就走，到了门口，又回过头来，冷笑道：“你要是跑，那可是自己找罪受，你也一定跑不了！”

晏小真伏在椅子上只是哭，楚枫娘见晏星寒走了，她擦了擦泪，埋怨女儿道：“你怎么这么傻？孩子！怎么办？”

晏小真扑在她身上大哭了起来。楚枫娘抱着她，流泪道：“孩子，你把他救到哪去了？告诉你爹爹，也许他还能饶你！”

晏小真摇头道：“我怎会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楚枫娘叹了一口气，现在不是怨她的时候，只是流泪发怔。

晏小真抽搐道：“妈！我真要死么？”

楚枫娘又叹了一口气道：“你爹爹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么？孩子！他能说就能做！”

晏小真不由呆了。楚枫娘冷冷一笑道：“不过，到时候再说，我不相信他真这么狠心，也许过一会他想开了就没事了！”

晏小真摇了摇头，苦笑道：“恐怕不会……”

楚枫娘忽然站起来道：“走，到你房里去，等会儿叫他来看吧，他若一定要你死，妈陪着你一块死，叫他把咱娘儿两个都杀了好了！”

晏小真一时倒失去了主张，母女两人流着泪走出了房门，却见雪雁也在门外哭得红鼻子红眼的。

她一见小真，扑过去抱着她大哭道：“小姐！得想个办法呀！”

晏小真反倒想开了，她摇了摇雪雁的身子道：“你哭什么呀？又不是你死，你放心，还有妈呢！”

雪雁又对着楚枫娘哭道：“太太！你要救救小姐！”

俏红线楚枫娘连连点头道：“这还要你说吗？走！回房去。”

三个人一直来到了晏小真住处。楚枫娘呆坐了一会儿，对女儿说：“你准备好衣裳，打一个小包袱，必要的时候你得逃命！”

说着流下几滴泪，又道：“你要跑了，可别忘了我这个娘！”

晏小真抱着她又大哭了起来。楚枫娘叹了一口气道：“当然，这是最后一步办法，你爸爸要能回心转意更好，否则，我缠着他，与他打，你就逃，跑得愈远愈好！”

这一句“愈远愈好”，在两天以前，小真还用来关照过谭啸，想不到仅一日之隔，自己竟落得和他同样的命运了，造物者的安排，真是再怪也不过了。

晏小真默默地听着，对于母亲，心中感激不尽，雪雁在一边为她整理东西，凡是可穿的衣服，她包了一大包。楚枫娘叹道：“这么多怎么行，到时候她怎么跑得动？”

于是又挑出了一半，又加了几件东西，还有宝剑，用一块缎子包着，放在了一边床上，必要时伸手一提就行了。

时间可是最没有情义的东西了，正当三人低声倾诉的时候，门口有人重重地捶着门道：“她死了没有？”

楚枫娘不禁神色一变，三人都站了起来，小真一把提起了包袱。这时，门“轰”一声大开，晏星寒蹒跚而入，他一眼看见女儿，怔了一下，错齿出声道：“你还没有死？好！”

说着他一闪身，正站在了窗前，就手把窗子关上，上了闩。楚枫娘抖声道：“星寒……你太狠心了！”

星寒一晃身又到了门边，把门也上了闩。他回过身来，冷笑了一声：“我有言在先，怪不得我心狠手辣！”

他说话时，口中吐着极为浓重的酒味。雪雁大叫道：“老先生喝醉了……老先生！你饶了小姐吧！”

这小丫头说着，双膝一弯，扑通一声跪下了，她泪汪汪地叩着头，声泪俱下。

愤怒的晏星寒狂笑了一声，猛然一抬右腿：“你给我闪开！”

雪雁如何当得了他这一腿？当时向后一个翻身，吓得滚至一边，悲声大哭了起来。

晏星寒厉吼了一声：“丫头！你还叫我费事吗？”

他猛地纵身上前，双掌一抖，用“顺水劈舟”的招式，朝着晏小真顶门上直劈了下来。

晏小真狂叫了声：“爹爹！”她身子猛地向左一闪，晏星寒双掌走空。这时，楚枫娘已朝着他飞扑过去，叫道：“好吧！我们娘两个一块死！你打吧！”

她说着，猛然用头朝着晏星寒胸前撞了过去。晏星寒厉叱了一声：“你这是干什么！”

他猛然身子一旋，无奈楚枫娘已存心和他一拼，好腾出时间来，令晏小真脱逃。所以一见晏星寒闪开，她猛然张开两手，直往丈夫身上抱去。晏星寒倏地一个转身，一伸右手已抓住了楚枫娘手腕，右手并二指一点，正中楚枫娘肋下“气海穴”上，楚枫娘咕咚一声，顿时倒地不省人事。

这种动作，把一边的晏小真及雪雁吓了个魂不附体，尤其是小真，不禁大哭了起来，一边的雪雁尖叫道：“小姐逃呀！快逃呀！”

晏星寒身形一闪，已到了雪雁身前，伸指一戳，也把这丫鬟给点了穴。

她这一叫，忽然提醒了晏小真，到了此时，她不逃也不行了，她绝不甘心就这么死去。

当时猛然一提内力，力贯双掌，大叫一声：“爹爹！女儿去了！”

她口中这么叫着，猛然用双掌直向那两扇楠木长窗击去，只听见“喀嚓”一声大响，木屑纷飞中，这姑娘已如乳燕穿林似的窜了出去。

晏星寒意想不到，她在自己面前，居然还妄图逃走，不由狂啸了一声：“你还想跑么！”

他口中这么说着，也如离弦之箭似的，由窗内穿了出去，正落在晏小真背后。

晏小真身子方一落地，突觉背后一股极为强烈的劲风猛然袭到，心知不妙，猛地向前跨出了一步，身子向前一踉。晏星寒的双掌，随着他整个身子，竟由她背上飞掠了过去。

这一刹那，小真可真有些吓糊涂了，她猛地拧身就跑。晏星寒不禁暴怒填胸，自己连出两招，竟没有伤着她，非但如此，看她样子，大有和自己一拼之意，他心中这腔激愤，却是再也掩不下去了。

只听他惨笑了一声：“好丫头！你这一身本事是我教给你的，我不信你能逃过我的手去！”

他说话之时，见小真娇躯倏起倏落，直向墙边亡命似的扑奔而去。

晏星寒厉哼了一声，倏地展开“五云追风步”，嗖！嗖！嗖！三个起落，已追到了小真背后。

他左足向前一跨，一招“单掌伏虎”，“哧”地劈出一掌。晏小真倏地一个转身，哭叫声：“爹！饶我一条命吧！”

她哭着，猛伸双手，用拿穴手直向晏星寒双腕上抓去！

这一手名叫“游龙探爪”，本是晏星寒拿手的功夫，想不到这姑娘为了自保生命，竟使出这一绝招来。

晏星寒冷笑道：“你还敢动手？”

他倏地向回一挫双腕，身形一矮，十指箕张，竟施出多年不用的“大力金刚手”，欲毙亲生女儿于双掌之下。他这双掌一推出，晏小真已吓得尖叫一声，转身就跑。

可是晏星寒掌势已出，小真被那种凌厉的劲风逼得一交跌倒在地。

这时晏星寒只需十指向上一挑，内力就可完全发出，晏小真再想活命，可就难如登天了。

晏星寒狂吼了一声：“丫头！你认命吧！”

他说着十指猛地向上一挑。就在这时，忽听当空一声长笑：“晏老儿，你太狠心了！”

随着这声长笑，一条瘦长的人影，如同一支竹杆由云端落下。

这人向下一落，一袭肥大的灰衣，带出呼噜噜一阵风声，身形向下一弯，已把小真夹在腋下。

随着，他右手大袖向后一挥，与晏星寒所发掌力迎在了一起。晏星寒身形不禁后退了三四步，这才拿桩站稳，那人又是一声长笑道：“有父如此！可悲！可耻！”

声音至为苍老，但内力十分充沛，他口中这么说着，转身直向墙外飞纵而去。

天马行空晏星寒，如何甘心受此凌辱？惊怒之下，厉叱一声：“匹夫，你是什么人？晏某身前，岂是尔称雄之地！”

他口中这么厉叱着，却是动了肝火真怒，足尖一点，用“草上飞”的轻功绝技，猛地几个起落，已够上了步眼，离着这人身后有五六步之遥。

晏星寒白眉一挑，心说：“老儿！我看你往哪儿跑？”

他心中这么想着，力贯双臂，把十数年来浸淫的“两相神功”，运在了掌心，哼了一声道：“朋友！你躺下吧！”

他口中这么说着，猛地扬指，把内力发出，这种功夫的厉害是，发出时没有一些迹象，待对方有了感觉，一切也就都晚了。

可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晏星寒做梦也没有想到，眼前这人，竟会有如此一身绝功，就在晏星寒的掌力方自发出的一刹那，这人竟好似背后有眼似的，一只手仍夹着晏小真，可是身子却如同一缕黑烟似的，蓦地腾身，落在了一棵古松树梢上，那粗如拇指的树梢，在这人身形乍一落上时，往下一弯，前后左右地摇晃着，看来真有些触目惊心！

可是这人一双高筒雪履，点在那尖梢上，却像是粘在了上面一般。

一任那树梢前后左右地摇颤着，他却丝毫不动，左腋下仍夹着晏小真。这种轻身功夫，就是天马行空晏星寒看起来，也有些自叹弗如。

他不由怔了一下，退后一步，冷笑道：“朋友，你是谁？”

这人狂笑了一声，“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当面认不得。老兄，你作孽过甚，天将不容你，不过老夫今夜并无意取你性命。晏星寒，寄语你那三个老朋友，劝他们及早束手，老夫尚可袖手旁观，否则……”

这人发出了一声低沉的笑声：“老夫如有意与尔等为敌，谅你们寿期无多！”

星月之下，晏星寒借着淡淡的月光，看清来人是一个十分衰老的老儒模样的人物，白面长须，穿着一身宽大的灰布长裾，腰系丝绦，身材枯瘦，一时确实想不出武林中有这么一个人物。

晏星寒在武林中，垂享盛名已有数十年之久，一身软硬轻功夫，确实亦非“沽名钓誉”之流所可比拟，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如何能心服，一股无名怒火直冲脑门，他仰空一声长笑：“好！我晏某不知自量，朋友，今夜我要斗一斗你，你先把小女放下来！”

说着他单手一提长衣，正要纵身而上，那树梢上的怪人，却已如同一只大鸟似的“呼”一声直落下来。

晏星寒闻声向外一纵，只觉头顶冷风一扫，那怪人发出一声长笑，等到晏星寒倏地回过身时，对方已远在十丈开外，倏起倏落，直向墙外翻去。

晏星寒一生几曾受人如此戏辱过，不禁老脸一红，怪啸了声：“穷酸！你哪里跑？”

他口中说着，足尖向前一点，用“龙形乙式穿云步”，向前弹了有丈许远近，就在他身子略一沾地的刹那，口中冷叱一声：“着！”随着右手向外一翻一扬，“唻”的一股尖风，一枚“五云石”，直朝着那人脑后打去！

那老儒身子正要腾起，闻声回头一笑，一探右手，以袖沿把五云石兜在了袖中，嘻嘻笑道：“还有四块，都来吧！”

晏星寒不由吃了一惊，对方竟知道自己手中尚有四块五云石，他不及思索，以“反身观腕”之势，把四枚五云石以“一钉一”的打法，振腕打出！

他这种打法，堪称武林独步，江湖上以此为暗器者，虽不乏人，可是能像晏星寒这种打法的，却仅此一人。四枚暗器出手，成为一线，由前面看，只见其一，这种打法，真可称得上“高明”二字。

那酸儒高叫了声：“好！”

只见他仍然一手夹着晏小真，只把身躯矮下半尺，直伸右手，像风车似的，旋转着大袖，只听得“叭叭叭叭”四声脆响，全数落入他的袖中。

发暗器者绝，接暗器者更绝，只此一手，已把晏星寒吓了个面无人色。

他自知自己这一身功夫，和这怪人比起来，尚还差着一段距离，所谓“光棍一点就透”，晏星寒在这点上来说，还是一个自量的人。

这一惊吓，酒也全醒了。

他后退了一步，瞠目道：“朋友！你报一个万儿吧！我晏某人所会的，可全是成名露脸的英雄！”

这人发出一声怪异的短笑：“晏星寒，老夫如不看在当年你和那老尼姑一念之仁，饶了罗化后人一命，今夜岂能如此开恩！”

他又是一声低笑，接道：“要是换成朱蚕或是裘海粟二人之一，今夜我定叫他血溅当场！你苦苦问我作甚？”

说着他正要再次纵身，晏星寒忽进一步道：“你是……”

这人倏地回头，两弯淡眉一分：“南方有怪鸟，有时也北飞。晏星寒，放过今夜，来日再会，老夫可不会如此便宜你了！”

他说着回身纵起，倏起倏落而去。

晏星寒口中念着：“南方有怪鸟，有时也北飞”，忽然打了一个冷颤，脱口道：“哦，南海一鸥！”

他猛然纵身而前，口中叱道：“桂春明，你回来，老夫有话问你！”

淡月疏星之下，只见那老儒回身一声冷笑：“晏星寒！好歹由你，老夫言尽于此，令媛且随我去，老夫保她不死！”

他口中这么说着，身形再不停留，如星丸跳掷似的，翻出了围墙之外。

晏星寒跃上了墙头，茫茫黑夜，早已失却了此老的踪影。他站在墙头上狠狠地跺了一下脚，长叹了一口气，心知即使是追上他，也是枉然，或许受辱更甚。他发了一会儿呆，才转身回宅而去。

心存必死的晏小真，做梦也没想到，竟会突然蒙人所救，虽然她在这人腋下，感到异常羞辱，可是在此生命攸关之际，也只好暂时忍耐了。

她耳中听到父亲与此人的对白，知道这人定是江湖中一个极为厉害的人物，可是她却没有什么机会与这人说话。

直到离开家，飞驰了一阵之后，来到了一片树林之前，这人才停住脚，松开了手笑道：“姑娘你活动活动身子，现在你可以放心了！”

小真目含热泪往下一跪，叩头道：“难女多蒙老前辈搭救，恩重如山，只请老人家赐告大名，以志不忘！”

这人嘻嘻一笑道：“小姑娘，你站起来，我们不是外人！”

小真怔了一下，心存疑惑地站了起来，一双妙目在这人面上游视了一番，只见这人一张惨白无血的瘦削面孔，一双深凹的眸子，两道秃白的眉毛，头上稀疏的一束头发，绕着一个书生的发髻，看起来，虽是一个文士打扮，却总觉不顺眼。

他那条瘦如旗杆的躯体，看来真有点“弱不禁风”，如不是自己亲身经历，实难相信此人竟负有一身绝世奇功。

她眨了一下眸子，面色微红道：“弟子也许太……太健忘……你老人家是……”

这酸儒嘻嘻一笑：“你原本就不认得我啊！可是我说一个人，你总不会不认识！”

小真呆了一呆，嗫嚅道：“前辈请说来！”

老儒点了点头：“在府中承当帐房的那位谭啸，就是老夫的得意弟子，姑娘你认识他吧？”

小真不由倏地一惊，当时又惊又喜，忙要往下拜，却为这老儒一把扶住了，他笑了笑：“你不要多礼，我那可怜的徒弟，如非姑娘相救，焉能会有命在？老夫却应向你致谢才是呢！”

小真不由含泪道：“弟子技艺浅薄，以致令谭兄险丧生命，老前辈不要见罪！”

南海一鸥长叹了一口气：“姑娘何出此言？老夫太惭愧了，小徒投府之时，老夫曾多次往探，更得悉姑娘对他一片见爱之心，满以为短时不致有所差池……”

说着又叹了一口气：“却想不到，令尊及其老友，竟欲斩草除根……如非姑娘，小徒不堪设想了！”

小真为桂春明这几句话，不由触动了伤怀，想到了谭啸的无情，一时忍不住热泪簌簌而下。

桂春明看在眼里，早已心中了然，不由微微一笑道：“姑娘你不要伤心，你们之间的事我都知道，你放心，徒弟虽糊涂，师父却心里有数！”

小真不由玉面一红，忙收敛了眼泪苦笑道：“弟子只是感叹自己身世，倒不是为别的！”

桂春明笑了笑并不说破，他看了一下天道：“你先随我到钟楼休息休息吧，一切事情明天再说，你放心，现在有我在你身旁，你爹爹或是他那几个朋友，都不敢把你怎么样！”

晏小真点了点头，偷偷地看了他一眼：“老前辈……你老的大名是……”

桂春明笑了一声，爽然地道：“我姓桂，名春明，人称南海一鸥。”

晏小真不知武林中有这么一个人物，点点头恭敬地记在心中，改口道：“桂伯伯，你头里走，我跟着你，不要紧的！”

南海一鸥连连点头道：“好！好！你功夫挺不错，我知道！”

他说着身形纵起，似有意试探一下她轻功如何，一路倏起倏落，向前飞驰而去。晏小真也施展开轻功提纵之术，在后紧紧追随着，起先倒还能跟上，谁知驰出两三里以后，她可就显然落后许多了，这时心中不由暗暗着急，忽念到，连父亲那么好的轻功，尚还跟不上他，我怎么行呢？

可是却又不好意思出口请他等一等，只得咬着牙拼命地赶着。

她这一运全功飞纵前驰，确实也十分惊人，身形倏起倏落，宛如脱弦之箭。无奈何前面的桂春明，远远地不十分用劲地行着，一任自己运出全功，仍是差着一段距离，并且这距离尚在继续增长之中。

等到绕过了乱石山坡，竟然失去了桂春明的踪影。晏小真不由怔怔地站住了脚，急得直想哭。

忽然，头顶上一声长笑：“不错！不错！一个姑娘家有这种功夫，已是极为难得了！”

小真转身看时，却见南海一鸥不知何时竟坐在自己头顶丈许高下的一片石坡上，两只手抱着膝盖，正自点头微笑着。

晏小真不由玉脸绯红，羞涩地叫道：“桂伯伯，你老人家别取笑我了！”

桂春明飘身而下，哈哈笑了两声，他似乎对这姑娘印象特别好，点着头道：“是真的！有工夫时，我教给你两手，你再勤练练，以后就不得了啦！”

小真不禁大喜道：“谢谢桂伯伯！”

这时南海一鸥眯着一双小眼，用手向侧处指了指：“你看见没有？那是个钟楼，我们上去吧！”

他说着吸了一口长气，用“蜻蜓点水”的功夫，一连三个起落，已到了那钟楼下面，然后再以“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蓦地拔身上了钟楼，黑夜里真像是一只凌霄大雁。晏小真看在眼里，心中不禁大为折服，当时也跟着以“一鹤冲天”的轻功拔上了钟楼，可是总觉得险得很，脚下所踩的瓦面，都生了青苔，再被雨水一淋，滑溜十分，踩在上面，可真有些提心吊胆！

这时“南海一鸥”桂春明已由窗口翻了进去，小真也跟着进入里面，只觉楼内地势甚大，四面开着洞窗，风吹进来“嗖嗖”直响，连灯也没法子点。

所幸小真内功甚佳，夜中视物功夫也颇不弱，只见里面有一张木床，一张破木桌子，床上空空的没有被褥。桂春明叹了一口气道：“这地方不比中原，我这异乡客来到这里，只有在这地方将就了！”

他指了一下床道：“姑娘，你等会儿可上床去睡，隔壁还有一间空房子，我到那边去！”

小真讷讷道：“这床还是伯伯你睡吧，弟子到隔壁去也是一样！”

桂春明摇手笑道：“你不要与我客气，按理说，应该找一家客栈住下，只是怕你父亲又去找事。”

晏小真不由低下头，她紧紧地咬着下唇，想到了这种遭遇，她真想哭。

桂春明叹道：“你把背上包袱解下来吧！你也用不着伤心，有些事情，是预料不到的，试想今夜我若不把你救出来，你不是要死在你那狠心的爹爹手里了？”

晏小真点头轻叹了一口气，她解下了背上包袱，把它放在床上，见那张破桌上，有一个瓦罐和两个茶碗，桂春明笑了笑：“喝吧！那水是干净的，我白天灌的！”

晏小真倒了两杯，为桂春明送去一杯，自己呷了一口，坐在床上，秀眉微微皱着。

桂春明见她这个样子，不由笑了笑道：“天明以后，你打算如何呢？”

晏小真茫然地摇了摇头：“伯伯！我不知道，我没有地方去！”

她看着桂春明，嗫嚅道：“伯伯！我跟你去好不好？”

桂春明嘻嘻一笑，连连摇头道：“那怎么行呢？你跟着我太不方便了，我一个人也是去无定所，而且……”

他龇牙笑了笑：“以后的日子，我给你爹爹和那几个朋友还有得好扯呢！你跟着怎么行？”

晏小真不禁淌下了泪来，她仰着脸问：“我爹爹他们，和谭大哥到底有什么仇呢？你老人家知不知道？”

南海一鸥看了一下窗外，冷冷一笑，说道：“再也没有我知道得清楚了……唉！这真是一段不可化解的宿仇旧恨啊！”

晏小真听得心头怦怦直跳，当时催着问，桂春明认为没有瞒她的必要，就一五一十把昔日一番经过说了一遍，直把晏小真听得胆战心惊，冷汗直流，她抖颤颤地道：“伯伯！这么说，即使是我父亲不杀谭大哥，谭大哥也会……”

桂春明冷笑了一声，点了点头道：“我想是的！”

晏小真不由吓得猛然站起道：“哦……这太可怕了……桂伯伯，你……你……还是叫谭大哥忍一忍吧！”

桂春明侧视了她一眼，叹息了一声道：“姑娘，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谭啸二十年来忍辱偷生，为的是是什么……这是办不到的！”

晏小真不由神色大变，她讷讷道：“那……那怎么办呢？”

桂春明立起身来，来回走了几步，哼道：“姑娘！血债必需血来偿还，且不论罗化当年是否该死，可是谭啸身为他后人，绝不报此仇之理！”

晏小真失神地又坐了下来，这一刹那，她才想到为什么谭啸对自己，一直保持着一段距离的原因，以如此世代血仇来说，自己和他正是不共戴天的大仇人，那是彼此绝不能相容的。

她这么想着，宛如晴天响了一个霹雳，一时冷汗涔涔而下。

桂春明似已洞悉了她的心，微微一笑道：“姑娘你大可放心，你对谭啸只有恩没有仇，他不是个糊涂的孩子……”

小真苦笑笑了笑，低着头不发一言，她原来想随着桂春明去找谭啸的心思，不由顿时打消了一个干净，倒不是她对谭啸有了成见，而是她羞于再看到他了。试想一下，自己父亲做的都是些什么事呀，自己怎好再去找他？

她又想到了依梨华，如今生死未定，如未死，此刻定必和谭啸在一起打得火热，自己更不必再去自讨无趣了。

想到这里，她真想扑倒床上大哭一场，心中说不出的酸甜苦辣咸，像倒了一个五味瓶似的。

桂春明见她只是坐着发怔，自己也不好同她多说什么，叹道：“姑娘你休息吧！天不早了。”

小真只管发着呆，似乎没听到一般，桂春明摇了摇头，自己慢慢走了出去，到隔壁一间房中歇息去了。

辗转在木床上的晏小真，由于过多的心事，怎么也没有办法入睡，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又躺下，眼泪把她那个用来当枕头的包袱都打湿了。

钟楼外正刮着狂风，呼呼的风由四面八方灌进来，真有点凄惨的味儿。

这个时候，晏小真轻轻下了床，她把那个当枕头的包袱重新背在了背上，咬着唇儿发了一会儿呆，心里一再鼓励着自己：“走吧！还是走了好，要不

怎么办呢？我还能去见谭啸吗？”

想着又流了几滴泪，偏头听了听隔壁，静静地没有一点鼾声，她又想：“不要吵醒了他，还是我自己走吧！”

于是她下了决心，就手摸了一块木炭，在桌面上摸黑写道：“桂伯伯，弟子还是走了的好，不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老人家救命之恩。”

她没有具名字，虽然脑子里还有很多话想说，可是一时却也只好这么写，写完了她把黑炭收入百宝囊中，用手揉了一下惺忪的睡眼，听到远处有人敲着梆子，“笃！笃！笃！笃！”响了四下，她知道已四更了，天不久就亮了，她理了一下乱发，又紧了一下腰上的带子，悄悄地走到窗口，探头看了看外面，月亮照得倒还明亮，只是这附近是一片树林和乱石岗子，冷清清没有人家，野狗汪汪地吠着，听着真有点怕人。

别看她有一身功夫，可是素日在家里养尊处优，哪里也没有去过呀！

所以，看到此，心里有点怪害怕的，可是转念一想，今后自己到哪里还不都是一个人，比这个更害怕的事，不知道还要经历多少呢！

想着咬了一下牙，壮着胆子，窜上了窗口，方要飘身而下，忽觉得肩上为人拍了一下。

小真不由吓得一哆嗦，差一点摔下去，忙回过身来，却见丈许以外，南海一鸥正含笑负手站着。晏小真不由呆了一下，尴尬地又跳了下来，讪讪道：“桂伯伯，我……”

桂春明浅浅一笑道：“不要说了，姑娘，我很了解你，我早知你会有这一手。”

小真不由玉面一红，南海一鸥这时由袖中取出一个黄缎子小包，递过道：“你一个姑娘家，初次出门，不带钱怎么行，我这点东西你带在身上用吧！”

晏小真不由感动地直流泪，她接过了那小包，觉得很沉，忙下拜道：“谢谢桂伯伯……我实在太不对了！”

桂春明叹了一口气：“起来吧，你这就走么？”

小真点了点头。桂春明想了想，叹了一口气，道：“也好！姑娘！等我见了谭啸，我再叫他去找你，你预备上哪儿去呢？”

小真脸热热的，讪讪道：“不……一定！”

可是她又不愿把这条路断了，又接道：“可能是江南，因为那里风景好！”

桂春明微微一笑，他由左手小指上捋下了一枚指环，递过去道：“这是老夫一件信物，你留着，有时用得着它。我们见面，总算有缘，这东西你为我保存着，下次见面时，你再还给我！”

小真接了过来，只觉得轻若无物，黑夜里，也看不清是一枚什么样的指环，当时顺手带在中指上。桂春明看了一下天，笑道：“要走，现在正是时候，天亮了。你父亲定会发动所有的人去找你，那时就讨厌了。”

小真重新跪下，叩头道：“桂伯伯请多保重，如见了谭大哥，请他看在当年家父一念之仁饶他不死，也请他饶了家父吧！”

桂春明不由怔了一下，退后了一步，他皱了一下眉，苦笑了笑：“好吧，我这话为你带到就是了，不过，你父亲要是杀了他呢？”

小真姗姗起立，闻言惨笑道：“有桂伯伯在他身边，他不会死的！”

桂春明哈哈一笑，哼了一声道：“我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怎顾得了他？孩子！你不知你父亲及他那几个老朋友，恨我之心，只怕比恨谭啸犹有过之呢！”

他说着闪烁着一双怪目，又道：“好在上天早已注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一切都不是人力所可预料的。姑娘，我十分钦佩你的孝心，并且相信，你的孝心一定会有一个完满的结果的，你去吧！”

小真怔了一下，一时不知道他这句话中所含的真意，当时苦笑道：“弟子去了！”

她说着，二次窜身上了窗台，一提丹田之气，直从那高有五丈的钟楼之上，飘身而下。

南海一鸥桂春明微微叹息了一声：“这笔孽债何日方了？何日方休？”

他叹息着，转身安歇去了。

晏小真身形落地之后，一路起伏腾纵，翻下了这片石岗，沉沉黑夜，何所去从？她茫然地驻足在野地里，向前路远眺着，在昨夜以前，自己还是一个金枝玉叶的小姐，而从今以后，则将是一个浪迹风尘的野丫头了。

“哪里是我的家呢？我去哪里呢？”

这问题倒令她一时呆住了，可是她立刻想到，自己必须要尽快地逃出肃州才行，否则恐怕难逃父亲的毒手。

这么想着，她丝毫不敢再多逗留，顺着这条小山路奔驰而下。好在这条小路离驿道不远，一会儿功夫，她就到了道边，天空虽还是呼呼地刮着风，可是东方已微微有了鱼肚白色。

这时，由路那一头，哗啦哗啦地赶来了一辆破车，赶车的戴着一顶破风帽，手里拿着鞭子，直向小真身前驰来。晏小真不由心中一动，当时手叉着腰，挺神气地喝道：“停下！停下！”

那赶连的扭着头看着她，心中奇怪，这时候怎会有个大姑娘站在这里，闻声忙把马给勒住了，朝着小真一个劲翻着白眼。

晏小真上前几步，问道：“你这车子拉人不拉？”

赶车的也是外省人，闻言又奇怪地打量了她几眼，才道：“姑娘！这车子哪能坐人？是运货的。你是……”

晏小真秀眉微皱，叹道：“运货的也凑合，你载我一程吧，我多给你钱！”

她说上就上，一按车辕就上去了，赶车的直皱眉，对方是个姑娘家，他又不好说什么，扭过身来直着眼道：“你……唉！你也不问到哪儿去，就硬上！”

晏小真脸上一红道：“你车子上哪儿呀？”

赶车的缩了一下脖子道：“这不是进城的，是到营儿堡去运茶叶的，你还是下来吧！”

晏小真不由大喜，当时笑道：“好极了！我就去营儿堡吧！你可得快些走！”

她用手扑打着车座的土，皱眉说：“这车真脏，要是平常，给我钱我也不坐！”

说着她一屁股就坐下了，车把式肚子里直嘀咕，心说这是哪儿跑出来的一个姑娘？

由小真衣着上看，他知道是个有钱人家的小姐，可是还带着一口剑，看到此，这赶车的怔了一下，心道：“这一带常听说有打闷棍的，这姑娘别是个女强盗，打我的主意吧？”

他着实吓了个不轻，上上下下只管瞧着她，小真被看得火起，秀眉一挑，叱道：“喂！你怎么不走呀？当我不给钱么？”

赶车的挤了一下小眼，讪讪地笑道：“大姑娘你是……你是……”

晏小真往起一站，嗔道：“你这人怎么啦？你只管拉你的车，问这么清楚干吗呀？小心我……”

这一下，那赶车的倒给吓住了，连价钱也不敢问，口中连连道：“是！是！我走！我走！”

于是，这辆破车兜满了晨曦的微风，在驿道上奔驰了起来。一路上，那赶车的回头看了好几次，发现坐车的姑娘只用手支着头，靠着车篷打盹儿，并不像是一个强盗，他的心才放下了。

又走了一程，那赶车的算是完全放心了！因为这一段路，算是最偏僻的了，如果她真是一个女贼，那么这是最好下手的地方，可是人家还是规规矩矩地坐车，可见自己是多疑了。

胆子一大，话就来了，他回过头嘻嘻笑道：“大姑娘，你一个人这么早到营儿堡去干什么呀？”

晏小真撩了一下眼皮：“有事！”

她想睡一会儿，就闭上了眼。赶车的碰了个不硬不软的钉子，心说：“这姑娘真冷，谁要是娶了她可受罪！”

他大声咳了几声，又说：“不是我跟姑娘你多要钱，这段路太远了，向你耍二两银子不算多吧？”

晏小真虽知他漫天要价，可却也懒得与他罗嗦，就哼了一声：“好吧！只是你得快走！”

赶车的想不到对方会这么大方，欢喜异常，往下拉了一下帽子，口中招呼着牲口：“吁——驾！”

这辆破车跑得更快了，车轮子压在黄土道上，轮轴发出吱吱哑哑的声响，赶车的挥了个响鞭，车子顺着泥路转了个弯，直往南驰去。

晏小真反倒睡不着了，因为车子颠动得太厉害，那赶车的一高兴，嘴里也就胡唱开了，他唱道：“小寡妇你别想不开，俏郎君今夜二更不来三更来，三更不到四更准能来……嗷哟！我说小寡妇你可别想不开……”

晏小真真想一脚把他给踢下去，可是又一想犯不上与他呕这个气，只好捺住怒火，闭着眼任由他胡诌乱唱。这辆破篷车哗哗啦啦的，不一会儿，已跑下了二三十里。

此时，天亮了，云也开了，两旁的旱田里种着高粱，长得不高，但看起来青葱葱的，十分爽目，几家人家散落在高粱地那头，雄鸡站在篱笆上扇着翅膀，咯咯的叫。

晏小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看看旱田庄稼、开旷的天和大地，她的忧郁似乎丢了不少，于是仰着脸问：“到什么地方了？”

赶车的正在唱着小调，闻言左右看了看，顺口道：“这是二婆庄，还早哪！”

晏小真皱了一下眉：“二婆庄，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地名呀？”

赶车的话又来了，一咧嘴一缩脖子，嘻嘻笑道：“要说这二婆庄，不常走这条路的，还真不知道。听说这地方，过去最有钱的是一个姓高的本地人，他娶了两房夫人，后来这高老头死了，两个老婆争地争财产，把地划分成了两份，当中划一条沟为界，谁也不许过谁的界，所以人们就管这地方叫二婆庄！”

晏小真哪有心听他说这些，很后悔有此一问。赶车的口沫横飞地说到这

里，偏着头找了半天，用手指了一下旁边的一条黄泥阡陌，道：“哦，这就是界线！这年头女人真是厉害，简直不能沾！”

晏小真心中不乐，气得再也不理他了。这马车又整整跑了一个时辰，差不多到了晌午，才到了营儿堡。这是肃州城外的一个小镇，人不多，但路面很宽，马车停了，车夫跳下来，对着晏小真咧嘴直笑：“小姑娘，你幸亏碰见了，别人还真没有这么早赶路呢！”

晏小真下了车，这一路颠得她背都酸了，她取出二两银子给他，赶车的喜得直弯腰，扯着嗓门在后面嚷道：“大姑娘走好了，我这车子晚上回去，你要是想回去，晚上我在这里等你！”

晏小真在空中摇了摇手，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她拐了一个弯，见正面有两个头上缠布的回回骑着马走过来，吓得她忙躲到一盘大石磨子后面，心中想：“这别是爹爹马场派人来找我的吧？”

一直等两个人走过去了，她才现出身来继续走，心中忽然想，我真是吓慌了，就算爹爹传下消息，最少也得晚上才能传到这里，不会这么快的！

她脑子里又想，如果现在有一匹马该多好。于是往前又走了一条街，想找一家卖牲口的，好买一匹马，可是这地方总共两条街，街面冷清得很，两条街总共有十来家铺子，根本没有卖马的。

她走了一程，肚子也饿了，见路边搭着一个棚子，一个缠回在卖牛肉，还有新烤的杠子头烧饼，她本来是不大爱吃牛肉的，尤其是杠子头，硌得牙痛，可是此刻肚子实在饿了，再也顾不得这些了。

她走进去，卖牛肉的眼都直了，还有三四个吃饭的回子，也都放下筷子看着她，为她那美丽的姿容吸引住了。

晏小真找了一个位子坐下，用本地话要了一碗肉、两个杠子头，把饼撕碎了泡在肉汤里，慢慢地吃着。这时棚外传来马叫之声，小真抬头一看，见方才那两个骑马的回回又回来了，把马拴在门口。小真盯了那马一眼，心中默默地想，如果有一匹是我的就好了。

不想那两个人一进门，立刻就为小真的美色给吸住了，四只眼睛瞪得圆圆的，直到掌柜的问他们吃什么，二人才惊觉，相视一笑，挑了一个靠近晏小真的位子坐下来。

晏小真心里不禁不大高兴，看到二人身上都带着刀，各自一脸横肉，就知不是好东西，心中想快吃完了走了算了。

她匆匆吃完后，丢下一小块银子，话也不说一句就走了出去，一个人顺着街，直向前面一条驿道行去！

她这里走了约有百十步，就听见身后马蹄声追过来，并有人发着怪笑之声。

晏小真回头看去，却见还是那两个东西，正对着自己怪笑不已，嘴里叽哩咕噜的，也不知说了些什么，她心中顿时大怒，转念一想，又压下了火来，仍回过头来，向前疾行着。

这时，两匹马已跑到她身边，二人把马一勒，方要说话挑逗，晏小真倏地冷叱了声：“该死的东西，下去吧！”

她口中这么说着，倏地一双玉掌往空一抬，只听见“扑通”一阵响声，两个家伙连话还没说一句呢，双双翻到马肚子底下去了。

晏小真以快手法，点了二人的穴道，望着二人冷笑了一声，道：“我正愁没马呢，这倒是好，给我送来了两匹，凭你们这德性，也配骑马？”

说着她左右看了看，见没有人注意，只是方才吃饭的地方，门口站着几个人，直往这边看着，她也不管，纵身跨上了一匹，抖缰飞驰而去。

那两个缠回，都是被她点中了“桑门穴”，这虽不是要命的死穴，但也须待三个时辰之后才可以自解。

晏小真无意中得了这匹马，心中很是高兴，想想这种行为，真跟强盗差不多，但她倒并不十分在意，因为她觉得这马是由恶人手中所得，自己骑骑又有什么关系？

有了这匹马，她就顺这条驿道，一路放马疾驰而下。这是一匹很好的蒙古马，枣红颜色，虽比不上自己昔日的那匹大宛名驹，可是买起来也得不少银子，马身上的装置、鞍辔都是崭新的，她骑在上面，更显得十分威风。

她在马上抖擞起精神，如飞似的挥鞭驰骋着，差不多疾驰了两个多时辰，直跑得这匹马通身淌汗，喘得一塌糊涂，再不停下来，可就要累死了。

晏小真无可奈何，只好找了一家客栈住了下来，这地方叫做“梨园堡”，小真过去曾经来过。

这时，天已到了黄昏的时候了，她下榻的这家客栈，名叫“如意老店”，是由川省过来的人开的，门面不大，生意也很清淡，三天来不了一个人，晏小真这一来，倒给他们发了市了，掌柜的红枣七高兴得了不得，亲自接待小真，把她让到了他们认为最好的一间房子里，泡茶、打水，可是他那一双老花眼，总忘不了盯着晏小真看。

晏小真关上了门，心中生着闷气，叹了一口气，心中想一个姑娘家出门，可真是太不方便了，到处都受人注意，这可不太好。

忽然，她脑子里一动，想到了木兰从军的故事，花木兰也是个姑娘呀，却能化装成一个男人，瞒过了军中那么多同僚，我不妨也来试试看，这一想她立刻翻身下床开了门，用手捶着木板道：“来人！来人！”

这小店总共只有六七间房子，掌柜的红枣七，自己兼帐房；手下有一个伙计烂眼张，算是总理一切内外杂务；老板娘掌厨，外带为客人洗衣服。三个人虽都有事作，不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倒有三百天是闲着，要依着老板娘，连烂眼张也不想用，红枣七却因为过去在川北开买卖，就是烂眼张跟着，不大好意思辞退，所以烂眼张就这么留下来了。这小子一年四季害眼，一双眼睛通红，所以得了这么一个外号。

他不大好意思吃闲饭，所以有客人时，他就照顾客人，没客人时，他就在后面劈劈柴，刷锅洗碗，甚至炒菜弄饭，倒是都能凑合。

晏小真这时一捶门嚷嚷，把他老人家给惊动了，三脚两步地跑过来，挤着一双红眼，腰弯得如虾米一样，笑道：“大小姐不要发脾气，大概是要吃饭了吧？”

晏小真点了点头：“饭也要吃，还有点事，你给我到街上去买一套男人衣裳去，要好料子的。”

烂眼张怔了一下：“这里怕买不着吧，要买得上县城里头去才有好料子的！”

晏小真点了点头就说：“那就到县城去买。”

烂眼张挤了一下眼，咧了下嘴，干笑道：“大小姐，那有好几十里路呢！来回得半天时间，你说得可好，我又没有马。”

晏小真不由愠道：“你骑我的马去。快！今天得给我办好，我明天要上路！”

烂眼张缩了一下脖子道：“大小姐，那衣服是……是……谁穿着？”

晏小真脸一红道：“你管不着！”

烂眼张摸了一下脖子：“可是大小尺码，总得有个数呀！”

晏小真不由皱了一下眉，脸更红了，不过这非得告诉他不可，就绷着脸道：“照着我的身材做就行了，再买一顶头巾。”

烂眼张上下打量了她一阵，连连道：“是！是！大小姐个子比我还高呢！”

晏小真这才想到钱还没给人家呢，忙转回身去，把桂春明留给自己的钱包打开来，却见竟是一包金银细软，不是珠子就是翡翠，还有金叶子，她找了一片金叶子，交给烂眼张，这小子眼都看直了，连连说：“用不了！用不了！”

晏小真皱着眉说：“我知道用不了，剩下的还我就是了！”

说着进去把门关上，又开门道：“给我端碗面来！”

说着“砰”一声门又关上了。烂眼张望着门，一个劲地挤眼，又吸了一下鼻子，就像鸭子一样一摇一摆地走了。

晏小真关上门，躺在床上，枕着胳膊，用力地咬着唇，她是一个骨头很硬的姑娘，虽然诸事皆是那么痛心可悲，但她绝不再流一滴泪。想着谭啸，想着父亲、母亲、雪雁，还有南海一鸥桂春明，她心里如一团乱草，尤其是谭啸潇洒的影子，她竟是怎么也甩不开，最后跳下床用力地摇着头，发狠道：“忘了他！忘了他！一辈子都不要再想他了！他是一个心怀叵测的人，他没有感情，我还想他干吗？”

这时，老板红枣七在外敲门道：“小姐！面来了！”

晏小真开了门，她那种立眉瞪眼的样子，倒把红枣七给吓了一大跳，忙放下面就出去了。

晏小真趴在桌子上开始吃面，她想，从现在起，自己就要当成一个男人了，于是大口地吃面，大口地喝汤，吃饱了擦擦嘴，开开门叫道：“老板收碗！”

红枣七就站在一边，闻声连忙跑过来，看见晏小真挺胸直背的样子，心中又是一愣，暗说这姑娘是怎么回事？好像要吃人的样子，看她一副秀丽的外表，怎么会这么厉害呢？

他吓得端着碗就往回走，却听见身后房上瓦响，红枣七忙一回身，吓得手中碗“叭”一下就摔碎了，口中“啊哟”了一声，只见那姑娘站在房上，双手叉着腰，从房上窜下来，对着红枣七愠道：“你看什么？我这是吃饱了消化食儿！”

红枣七一骨碌爬起来，口中连道：“是！是！”吓得扭头就跑，晏小真这才想到自己太大意了，怎么竟当着生人显出功夫来了？想着忙赶上一步道：“喂！你回来！”

红枣七吓得回过身来，一个劲地哆嗦，晏小真挑着眉毛说：“你不许向别人乱说，没事走吧！”

红枣七口中连连道：“是！是！女山主！”

晏小真皱了皱眉，心说这小子真把我当成女贼了，一时也不愿与他多说，只挥了一下手道：“不要乱说，谁是女山主？去！”

红枣七又弯腰道：“是！是！女……女英雄！”

说完转身就跑。晏小真在院子里走了一圈，愈觉得孤身一人，实在是寂寞得很，看天上的云，一片片被风吹得慢慢飘着，就像自己一样的孤单。她

到底是个女孩子家，说笑就笑，说愁马上就想掉泪，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她忙抬手揉了揉，狠狠地在地上跺了一脚，心想：“我不能哭，我这算什么！看人家谭啸，从小父母双亡，一个人身负血海深仇，人家都没掉过一滴泪，我怎么这么不济？哼！我一定得振奋起来，我一定要轰轰烈烈地在江湖上闯一番，哼！哼！以后他谭啸也得另眼看我！”

想到这里，她真是大有“不可一世”的气概，忽然脸上一热，暗忖：“我怎么又想到他了呀？莫非没有他，我就活不成了？这种寡情无义的人，我还想他？就是他找上我来，我也不能理他！”

她又想到了，那个大风雨之夜，自己如何冒着大雨，到几十里以外，去通风报信，救他一命，可是他心里只有一个依梨华，对于自己非但不知谢恩，却反而大有翻脸之态，这种人，我还能再理他？

想到这里，她只觉得身上发凉，尤其是把依梨华恨之入骨，她紧紧地咬着唇想道：“下一次要是再见到这个贱人，我一定要给她一个厉害，哼！你们恨我，我叫你们恨个够吧！”

越想越气，越气越没有办法发泄，这时就见一个婆娘抖颤颤地端着一盏灯走过来，远远地笑道：“女……英雄，灯来了！”

说着，一双眼睛骨碌碌地转着，身子直抖。小真没好气地说：“灯来了放在房里就是了！你站住！”

那婆娘本来已转身要走，闻言只得回过身子，装着笑脸。小真叹了一口气，摆手道：“好！好！去！去！”

这婆娘嘻嘻一笑，扭摆着大屁股走了，大概是老板红枣七吓坏了，自己不敢来，把他老婆给搬出来了。

晏小真回到房中，把门关上，练了一阵功夫，天就很晚了。过了一会儿，忽听见门口有马蹄声，烂眼张气喘吁吁地回来了，他胳膊下夹着衣服包儿，在外捶门道：“大小姐，开开门吧！你的衣服给你买来了，我这条命差点没跑死，我爹死时奔丧也没这么急！”

第二天，晏小真女扮男装，往江南而去！

这是春末的一天。天上起了大风，沙漠在怒吼，谭啸的马行到了“英吉沙”。在营盘，他整整地等了五天的时间。这五天，他每日出没在和依梨华来时所经过的沙漠里。他在茫茫的大漠里，寻找他的仇人。可是他失望了，非但晏、裘、剑芒等三人杳如黄鹤，就是那受了重伤的白雀翁朱蚕，也没有一点踪影。

整个沙漠里，似乎只有他一个人，风起沙舞，泛如海洋。但海中波涛最高不过三几十尺，而这沙漠里，高达二百尺的沙漠浪涌却并不罕见。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千里之间，人烟断绝，正如唐玄奘所谓：“从此东行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是以屡有丧亡。”

谭啸终于失望了，他找不到他的仇人。到了后来，他更是丧失了这份勇气，他想：

“即使找到他们又如何呢？那不是等于去送死么？”

这么想着，他也就愈发的情虚了。人都是这样的，只凭一时血气之勇所为，至终是会后悔的。谭啸在几日的沙漠之行之后，一切观念都改了！

他重新忆起狼面人袁菊辰的嘱咐，决心到阿克苏一行，要去那里探访那个古怪、奇异、身负绝技的怪老人，因此在英吉沙住了一宵之后，就打马西行，直奔“别失八里”。

在这境地内，准噶尔人十分猖獗，谭啸一个陌生的汉人，来到了这个小国的国境之内，很遭到了一些困扰，可是他为人持重，绝少惹事，虽是言语不通，却也平安地入境通行。

轮台地势低湿，土质肥沃，河流交错，耕牧咸宜，尤其是苇荻丛生。其东河上，有一土桥，为过往商旅必经，即所谓“苇桥之险”是也。

这地方桃杏果树极多，谭啸来此之时，正是花开季节，粉红黛绿夹道相迎，真有处身“山阴道上”之感！

他怀着悲怨的心情，在这化外的边道上策马行着，一任桃杏花开得如此茂盛，可是他的心，就像是一口久未泛波的古井一般，自此西行，三日而抵库车，芳草绿树，郁郁成林。果园的开辟，是库车一大特色，瓜果随处皆是，牧牛羊人，赶着大群的牲畜，在天山下的草丛中放牧，仰视天山皑皑的白雪，有几处已融化了，可是山顶的尖端，却永远戴着那顶白帽子，即使在炎热的盛夏，也是不会融化的，故此地人都叫天山为雪山。昔日在哈密一带之匈奴，恃天山为上苍，每过山下，必相率跪拜，匈奴人呼天为“祁连”，所以天山又名祁连山，如匈奴祁连歌云：“夺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盖祁连山旁，水草丰富，宜畜牧，焉支山则盛产染料，可供妇女妆饰，故有此歌。

马行七日，过冰山而至阿克苏，这一段路更是危险无比，山上无沙土草木，皆冰块石子，天气渐暖，冰融时有碎冰飞溅，小者如拳如栗，大者如屋如楼，裂冰之声，听来更是吓人，山谷为之响应，冰之涨落，亦无定时，所以山道极多，任人随意穿行，人畜行走其间，无不提心吊胆。

谭啸抵阿克苏之日，正是这地方极具盛况的集市之时，四邻中外之货商，不远千里而来，旅贾成群，各族之人，仍以缠回最多，此类人又称缠头回，

其俗四季戴帽，帽式不一，有口小上大者，有檐矮顶高者，有用皮制者，有用棉制者，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男子服装右衫摆带，女子有领无衽，套头而下，外加背心，婀娜生姿，鲜艳动人。

奇怪的是这里的少女，不喜带花，而对于耳环手镯、珠玉等物却有所偏爱。

他骑在马上，穿行在人丛之中，只觉得千头攒动，眼花缭乱，女孩子头戴绣金平顶大圆帽，以花布巾或网巾遮面，不使人见，小蛮腰楚楚动人，佩以长筒皮靴，更是婀娜多姿。

当然，像他这种装束的汉人，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在一家临时搭设的客馆前停下了马，出迎的是一个老回回，谭啸用最简短的话说：

“库西嘉（住店）。”

那老回回打躬作揖地把他安置在一间布棚内，室内铺着羊皮，没有床，这客馆生意极好，各处来的人住宿者甚多，因此谭啸的到来，也就不太会令人惊异了。

他在这小店内，草草地用了饮食，第二天清晨，他换了一件衣服，却没有戴头巾，腰系丝绦，风度翩翩地出了客店。

他行至集市上，在一个卖皮货的地摊上，买了一顶本地人流行的小皮帽，那卖帽之人是一个蒙古老人，可是这老人却通数种语言，也能说生硬的汉语。谭啸微笑地问他：

“去日可马峰怎么走法？老丈，你可知道么？”

蒙古老人怔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挤着如同风干橘皮似的眼睛打量着谭啸，慢慢走了出来，轻轻地拍着谭啸肩膀：

“来！出来！”

蒙古老人回头关照了一下他的儿子，嘱他看着摊位，然后他领着谭啸，分开人群，走到路头，用手指了一下巍峨的天山，并用手指点着那嵯峨的峰头，比划着三指道：

“第三！”

谭啸喜道：“你是说第三座峰头，就是日可马峰了？”

蒙古老人用力地点着头。谭啸问：

“那里可有住家么？”

老人仍盯视着他，谭啸重复了一遍。这蒙古老人连连摇头道：“人？有……不有，一个都不有！”

谭啸皱了一下眉，只好点头告谢，直向前行去。他心中犹豫道：“奇怪！莫非是袁大哥告诉错了？”

他想了想，仍以先去为是，于是，他又转到了一家酒店前，把皮囊装了满满一袋子酒，匆匆奔向天山而去。田里种着小麦，被微风吹得颤颤摇动，太阳被山岭遮住了，可是万千道金光，却由山岭的背脊处射穿而出，布成了满天的金色光网。

谭啸在田陌上穿行着，不一刻已抵山下，只见白哗哗的流水，由山上分数十股流下，地面上全是开筑的沟渠，引导着这些流水灌溉田地。

他不禁驻足仰首，感慨地想道：“这真是一块美好可爱的土地，如此大好山河，却拱手坐令蕃人跋扈占据，明室虽强，拥十八行省，较之汉唐全盛时，不及其半，实可叹之极！”

他伤感地伫立了一会儿，见附近冷落无人，所有的人，都去参加八棚盛

会去了，他腾身纵上一块突出的石峰，运轻功提纵术，一路向后山翻越而去，天山峰巅如云，叠叠层层，何止百十？谭啸毫不费事地就找到了第三座峰头，只见峰后白云飘浮，苍松翠柏点缀在灰白色的石面上，更形雄伟壮观！淙淙的流水，由峰后老松丛中，蜿蜒地伸流而出，就像一条玉龙似的，嗖嗖的风，把谭啸身上的一袭单衣，吹得前后飘摇。

谭啸打量着眼前形势，倒有几分和袁菊辰所说相似，他一路攀着松石，向峰上行去，约行二百步，只见一条羊肠小道，如怪蛇似的直向左面伸延而出。

他心中不由大喜，遂顺着这条小路飞快地驰去。约一盏茶时间，眼前展开了一片松坪，坪内翠树绿荫，开着无数黄色野花。

阳光穿林而出，洒在翠草地上，像是铺了一片金色的地毯，啁啾的小鸟，在日光下，踮跹着五彩的羽翼，在山顶白雪的映衬下，有令人焕然神爽的感觉。

谭啸含着微笑，踏上了这片人间仙土，脑中记着狼面人的秘嘱，直入松坪之内，在一棵古松之前，他发现了一块一人高的大石碑。

碑上雕刻着五个大字：

“超、优、中、可、岁”

字体为暗红色，最奇的是整个石碑之上，也染满着暗褐色的印斑，近视之，则觉腥气扑鼻。

这一块莫名其妙的石碑，再加上莫名其妙的五个字，数十年来，不知令多少人迷惑不解，可是却也鼓舞着多少知情而心存野心的武林人士。谭啸正是知情者之一。

他含着微笑，把身上衣衫理了一理，弯腰在地上拾了一块干土，在那石碑最上边的那个“超”字上，圈了一个圈，然后后退五步以外，弯腰长揖了一下，提气高呼道：“雪山老人快现身，武林人买艺来此！”

他这高亢的声调，响遏行云，可是并没有任何回音，过了一会仍不见动静，谭啸不禁心存疑惑，于是他转过身来，又高呼了一遍，依然没有回音。

谭啸不由甚感奇怪，心想袁大哥是如此关照我的呀！怎会没有动静呢？

他重新转过身来，仰首峰上，老树纠葛，并无通路，而唯独碑前这块松坪，却开展出足有里许见方。谭啸向前走了十数步，再次呼道：“武林末学谭啸买艺来此，请现侠踪！”

风由四下吹来，吹得他冷嗖嗖的，他不禁有些失望了，可是当他回过身来时，却几乎惊得呆住了。

原来，不知何时，就在那块大石碑之下，竟站着一个发如乱草，身着藏袍的老人。

这老人一头暗褐色的乱发，肩上斜背着一个大红色的葫芦，身着白色束腰藏袍，足踏一双芒鞋，身材瘦高，背部略略拱起，那样子像是自外沽酒方归。

这个怪状的老人，正在细细注视着那块石碑，脸上微微带着一层冷笑。

谭啸心中一动，因见这老人形象，正与袁菊辰关照的相仿，当时不敢怠慢，急行数步，拱身行礼道：“来者可是雪老么？在下谭啸有礼了！”

这老人慢慢回过身来，谭啸立刻为他那种怪异的面相惊得怔住了！

老者堪称得上货真价实的“面如重枣”，一层层的皱纹相叠着，远看过去，几乎分辨不出眉眼口鼻，再衬上他那一头乱发，真如同是一个山精海怪。

谭啸微微惊怔了一下，却并没有显在脸上。这老人耸了一下鼻子，开口道：“你是来买艺的？”

谭啸点头道：“是！”

老人卸下了肩上的大红酒葫芦，打开葫芦盖子，仰天喝了几口，放下葫芦，沙哑地笑了两声：“少年！你出得起钱么？你知道价钱么？”

谭啸从容笑道：“文章诗词本无价，只为送赠会心人！”老人不由猛地一惊，后退了一步：

“你是……”

老人镇定了一下，又道：“你是谁介绍来的？”

谭啸哈哈一笑，故示狂态道：“老先生曾夸口以诗词会天下英雄豪杰，小可不才，不远千里而来，愿一展抱负，老先生何故如此刁难，岂不贻笑大方？”

言罢，负手冷冷一笑，大有不屑之意！

雪山老人舒了一下层峦般的满脸皱纹，冷冷哼了一声，眯着小眼，打量着谭啸道：“足下年岁不大，火气倒是不小，你既如此说，可知我这‘五字碑石令’下的规矩么？”

谭啸挺身道：“岂能有不知之理？”

老人嗤的一声：

“你且说来！”

谭啸放声道：“石前买技，不赊不欠，有买必卖，心甘情愿！”雪山老人微微一笑，点头道：“很好！你既知情，可知买技不成又当如何？”

谭啸弯腰道：“碰碑而亡！”

老人哼了一声：

“好！咱们击掌为誓！”

他说着，缓缓举起一只手来。谭啸上前，在他掌心上，一连击了三掌，发出：“啪啪啪”三声脆响，三掌既毕，谭啸后退了两步。

这位天山醉老目光又转向了石碑之上，眉梢拧着，徐徐冷笑道：“少年人，你未免自负过甚了些吧！这多年以来，买技者固不乏人，却从未有一人敢圈超优二字，你有此自信么？”

谭啸微微一笑道：“小子幼读诗书，经史子集自信过目不忘，老先生请命题一试吧！”

雪山老人咧口一笑道：“好！好！你要买什么功夫呢？”

谭啸心中一动，徐徐踱了两步，舒眉道：“小可仅仅只求两套功夫，不知老先生可肯出售？”

雪山老人淡然一笑道：“我是有买必卖的，不要说是两套功夫，就是二十套，只要你敢买，我就敢卖！”

他顿了顿，问：

“少年！你要买两套什么样功夫？”

谭啸低头想了想，慢慢抬起头来道：“一套是‘大三元吐纳真功’，一套是‘黑鹰散手’。”

雪山老人呆了一呆，冷冷一笑道：“这是谁告诉你的？秦胡子？还是小袁？西风？”

谭啸心中暗暗吃惊，原来这些人都来此向他请教过功夫，由此可知此老功力之惊人了！”

当时怔了一怔，心知他口中所谓的小袁，指的是狼面人袁菊辰，自己因受他关照，千万不可吐露，所以忙摇了摇头道：“不是！不是！我并不认识你所说的人！”

老人用力地睁着那一双线也似的眸子，哼了一声：

“不会吧？知道我这两手功夫的人并不多，是谁告诉你的？可恨，可恨透了！”

谭啸见他双手用力地互捏着，满面怒容，不由嘻嘻一笑道：“老先生何故如此动怒？你不是方才还在说有买必卖么？”

老人不得不强自收回了怒容，换上了一副笑脸，讷讷地道：“你说的不错，我是有买必卖的，只怕你……”

他打开了葫芦，就嘴猛喝了两口，放下葫芦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谭啸笑道：“话不投机半句多！”

老人看了他一眼，又道：“但觉山尖浸酒绿，”

谭啸应口道：“不知日脚染溪红。”

雪山老人后退了一步，点了点头，又道：“无求尚恨时赊酒，”谭啸一笑，脱口而出：

“有癖应缘酷爱山。”

雪山老人口中“咦”了一声，上下看着谭啸，心中甚是敬佩他的文采，笑了笑说道：“少年，我还有两首吟酒的诗，你如能应得出来，我就传你一套功夫！”

谭啸欠身道：“小可愿洗耳恭听，请你老命题。”

老人仰头又喝了两口道：“好！”他眯着眼笑道，“午窗睡起人初静，”

谭啸皱了皱眉，天山老人不由喜得连连搔首，不料谭啸却马上接下去应道：“樽酒闻呼首一昂。”

老人立刻面如死灰，用力地拍了一下手，又说：“春风小榼三升酒，”

谭啸哈哈一笑，神采飞扬地道：“寒食深炉一碗茶。”老人跺了一下脚，长叹了一口气道：“罢！罢！我认输就是。只是，如果你能把方才诗句的作者说出来，我就更对你心服了！”谭啸浅笑道：“李太白、范石湖、陆放翁、苏东坡和白香山，我想大概不会错吧！”

雪山醉老盯着他，长吸了一口气，叹了一口气：

“现在无话可说了！少年，你是先学大三元吐纳真功呢，还是先学黑鹰散手？”

谭啸想不到这头一关，居然如此容易通过，不由心中狂喜，要是却愈发压制着内心的喜悦，慢慢坐在了一截枯树根上，把身后的酒囊解了下来，仰天咕噜噜地喝了好几口。

雪山醉老怔了一下问：

“少年，你喝的是什么？”

谭啸只觉得肚内火也似的热烫，可是他却仍然伪装着微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道：“好酒！好酒！”

说着咕噜噜又饮了几口，只觉眼前人影一闪，雪山老人已站在了他面前。谭啸一惊道：“做什么？”

却见这老人一伸手把他酒囊抢了过去，在鼻上闻了闻，断定真是酒以后，又还给他，老人后退了几步，嘻嘻一笑道：“你的酒量很大，很对我的口味，好孩子！现在你要我先传你哪一套功夫呢？”

谭啸把酒囊放至一边，摇头冷笑道：“你还有一个题目没有出呢？”

雪山老人闪了一下眉道：“你为什么先学一套呢？”

谭啸摇头道：“我要么是两套一起学，要不干脆一套都不要，我就是这个脾气。”

雪山老人“哦”了一声，连连点头，他心中十分欣赏谭啸这种个性，试探着说：“少年，你要弄清楚，如果下一个题目，你回答不出，非但前功尽弃，而且你还要履约血溅石碑而亡！”

谭啸暗中捏了一把冷汗，心说袁大哥只授我以投其所好的性情，却忘记他心中犹豫不决。老人以一双深邃的眸子，紧紧地逼视着他。谭啸不由心中一动，当时顾不得再深谋远算，脱口道：“老先生，你只管出题目吧，生死对我来说，是算不得怎么一会事的！”

雪山老人心中微微一动，实在的，这少年人的魄力，已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顿了一下：

“那么，好吧！你随我来！”

他转过身子，直向一座斜岔而出的石峰行去。谭啸心存怀疑地跟随在他身后，只觉天风冷冷，吹得透体生凉，老人那一身酱色的藏袍，被风吹得飘飘欲仙。

这是一处悬崖崖口，和对崖隔空距离有十丈左右，当中却是千丈深渊，几片云层飘浮在半峰，和对崖崖头盛开着的几株晚梅，对衬得十分有趣，偶望之，真有“飘飘乎羽化而登仙”之感！

雪山老人回头一笑，指着对崖道：“老夫蜗居就在对崖，少年，你愿意随我过去一谈么？”

谭啸欣然颌首，只是心中十分怀疑，因为此处和对崖相距当在十丈左右，其间并无渡桥，如何过去，不无疑问。

老人似已看出他的心思，掀唇一笑，露出漆黑色的牙床，说道：“这里本来有一座铁索桥的，因年久失修，风雨摧蚀，早已腐朽，不过不要紧，你看！”

他说着向崖边走了几步，伸出青布高袜的右腿，直向悬崖之下探去。谭啸不禁吃一惊，脱口道：“老先生小心！”

雪山老人嘻嘻一笑，随着右腿收回，却见他足尖上勾着一条细若小指的白色细绳，上下晃动不已，那绳索本是埋隐于云雾之中，如不为老人足尖勾起，任何人也难以发现，此刻老人弯身以手代足，将那绳索抓于手中，用力地拉动着，阳光里，像一条长有十丈的巨蛇，在云雾之中上下波动着，不要说走了，就是看上一眼，也够吃惊了。

雪山老人注意着谭啸的脸色道：“少年，我们必须由这飞绳上走过去……嘻嘻！”

他哑着嗓子道：“你敢么？”

谭啸只觉得头上轰的一声，暗忖道：“这莫非也是他的考题么？”

他知道这种走法，如无极深的内功造诣，绝不敢在其上妄踏一步，因为这种索太细太长了，而且是有异一般江湖卖艺者流的，因为一般所谓的走索，短而且直，离地最多不过数丈，而且还要手中持有平衡的竹竿之类的东西，可是眼前这种走法，却是完全相反，最可怕的是整个绳索除短短的两端目力可及以外，其他部分全在云雾之中。

这种走法，简直可以说是玩命，谭啸陡闻之下，怎会不惊！

略一犹豫，老人面上已浮有微笑，谭啸当时心一狠，长叹了一口气道：“悉听尊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谁叫我有言在先呢！走！我们走！”

老人似乎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两道扫帚眉倏地向两下一分，伸出两只手，紧紧按在谭啸肩头，吓吓地笑道：“我可是有言在先，你摔下去，可是绝对活不成，天皇老子也救不了你！”

他一面说着，一双细目，泛出炯炯的锋芒，在谭啸面上游离着，又问：

“你决定了么？”

谭啸点了点头。老人面上泛出一个神秘的微笑：

“不后悔？”

谭啸咬了一下牙道：“不后悔，老先生你先走吧！”

雪山老人嘻嘻一笑说：“好！你自己想好了，可不能怪我！”

他说着身形轻轻纵起，直向白云之中落去。谭啸不由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雪山老人身形一落，全身已隐入云中，遂听老人的哑嗓音道：“少年，你来呀！”

谭啸答应了一声，心中可是发着毛，他本心是想跟着老人身后走的，那样虽然是险，却还有人前导，总比自己一个人瞎摸瞎闯好得多，谁知老人竟会有这一手，可是事到如今，他也没有考虑的余地了。

当时把心一横，试探着向那绳索上踩去，只觉那细绳左右荡动不已。谭啸一向是自负轻功颇高的人，这一时，却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紧紧地咬着牙，注视着足下，一步步继续向前踏去，却不料那绳索竟是动得更为厉害，如此十步之后，全身已隐于云雾之中，非但前路茫茫，目光不及，便是身后也是力浓云所封，伸手不辨五指，前进固是险到了家，后退更是不可能，真个是“进退维谷”！

他抑制着丹田内力，把身子定在绳子上，正不知如何是好，却听见对岸，传来老人的笑声：

“少年，我可以告诉你，你如能设法过来，就算通过了我的第二试题，否则不必血溅石碑，这千仞深渊，也就是你埋骨之处了！”

谭啸不由长叹了一口气，问道：“这云雾不知何时才开？老先生你可知么？”

老人呵呵笑答道：“你死了这条心吧！这云雾长年封锁于此，从无开时，这一点，你不必再心存妄想了！”

谭啸循声前进了五六步，又问：

“莫非到夜晚也不开么？”

老人嘿嘿一笑：

“不开！你死了心吧！”

谭啸又循声前进了三步，站定叹道：“老先生，你这题目太难了，小可恐怕性命将葬此渊中了！”

老人呵呵一笑，谭啸一连进了五步，老人说：“这是你自找的，怪得谁来？”

谭啸又循声前进了几步，愈觉云雾浓湿，自己身上面上都沾上了一层极小的水珠，足下绳索更是动荡不已，由此可证明，老人确是站立在绳索另一头发话，谭啸放心不少，定了一定，又道：“我死之后，只求你老把我尸骨捡回埋葬，小可死也瞑目了！”

老人嘻嘻一笑道：“这倒可以答应你。”

谭啸立刻又前进三四步，耳闻老人说话之声，距离自己不过四五丈左右，心知离岸不远，这时那细绳子更是微微颤动不已。

谭啸站定身子道：“老先生不可动绳，诡诈害人不是侠义本色！”

老人怒道：“胡说八道，我何曾动过绳子？此处是一涧口，风力极大，你自不察，岂能随便诬人？”

谭啸在他说话之时，一连前进了几步，心内暗喜，又道：“你老明明以足动绳，何故不敢承认？唉！我谭啸真后悔有此一试！”

雪山老人勃然大怒道：“小子！你如再说，我可要……”

忽然他觉得绳索上有物移动，已临身前，不由吃了一惊，忙闭上了口，却觉得头顶一股劲风掠过，遂闻得谭啸朗笑之声，由身后传来道：“老先生引渡之恩，小可拜谢了！”

雪山老人忙一回头，却见谭啸正昂立在一块耸立的石峰之上，满面春风地微笑着。

老人不由脸一阵红，一时瞠目结舌，这才知自己竟是上了对方的大当！

谭啸飘身下石，深深一揖道：“老先生一诺千金，当不至言出不算吧？”

老人这时，脸色由红而白，由白又红，最后仰天狂笑了几声，一翘大拇指道：“好！老夫算服了你了，好小子！你太聪明了！”

说着重重地叹息了一声，摸着头上乱发，皱着眉毛喃喃自着：

“这个点子太好了，怎么小袁过去会没想起来呢？”

谭啸心中一动，含笑道：“你老口中说的小袁，又是何人，可肯见告？”

老人苦笑了一笑，一副上了大当后悔莫及的样子，叹息道：“你不认识，他也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年轻人，他名字叫袁菊辰，我叫他小沙漠，也叫他小袁。”

谭啸笑了笑：

“我认识此人，并且是好朋友。”

老人一怔，怒道：“是他叫你来的？”

谭啸摇头笑道：“他从未说过你老，这全是我福至心灵。”

说着深深又是一拜，笑道：“谢谢你老的成全。”

老人窘笑了笑，点头道：“我答应了你，自是不会说过不算，不过，你这种小聪明确实令我佩服。他妈的！你这小孩真精，又可恨，又可爱，真他妈的！”

谭啸不由皱了皱眉，被老人一连两句“他妈的”骂得有些哭笑不得。

老人用力地抓着乱发，继续道：“当初小袁就想学我那一套‘黑鹰散手’，只是这道绳桥，他却没有办法通过，不是我救他，他小子准摔死，我因爱他机灵，功夫也不弱，非但没有要他守约去碰石头，反而传了几手功夫，只是没有传他这手‘黑鹰散手’，他也不好意思再求我教给他，真想不到，你竟然知道我会这手功夫，是谁告诉你的？”

谭啸不禁心中恍然大悟，暗忖原来袁菊辰再三关照我，不要说出是他指引，其中有此隐情，由是，内心更把菊辰感激十分。

雪山老人这时盯视着谭啸问道：“少年，你在阿克苏要留多久？”

谭啸反问道：“你老这两套功夫，要传多少时间？”

老人怔了一下，黯然道：“噢！这恐怕不是十天八天能教完的！”

谭啸含笑道：“那我就多留些时候，总之定不使你老失望就是了！”

老人这套“黑鹰散手”乃是他数十年浸淫而引为平生最得意的功夫，曾

立过誓，一生绝不传人，而且武林中知道他这一手功夫的人极为有限，故此，虽曾妙想天开的立五字碑石昭示武林，却从未有人知道并要求过他传这一手功夫的。虽然数年前袁菊辰曾有此一求，却未达志，想不到今日这年轻人居然用计得逞，怎不令他悔恨叹息不已，可是以他声望，却又不能言出不算，一时好不扫兴，只管低头不语，踉踉地向前行着。

谭啸在他身后跟着，这片地方太美了，在梅花深处，现出茅屋一角。

老人推开竹门入内，连头也不回。谭啸老着脸跟了进来，心中暗笑，这老儿器量未免太小了，你虽如此，却总不能说了不算！

老人推开茅屋的门，回头干笑道：“请进！”

谭啸弯腰道：“正要打扰！”

说着迈步而入，老人进房后摔门极重，谭啸心内不由暗笑，心忖这老儿肝火未免太甚了。

想着已在一张靠背椅上坐了下来，见室内设备极为简陋，可是却颇有古意，一张高仅尺许的长案，为松木所制，案上除列有文房四宝外，尚有一具形式极为古雅的古箏，地上摆着一个球枕和一方软垫，可供人依身弄箏，长案一边有一画斗，有一竹根制大笔筒，其中斑管如林；靠左面窗下，置有两槽水仙，和窗外一株红梅映衬得十分清趣。

这房间虽不大，可是光线极好，四面轩窗齐开，山风吹进来，带着岭外的梅花气息，北窗下两张靠椅中夹小几，谭啸所坐正是其中之一，地面为极光洁的竹片拼凑而成。老人脱下鞋，改踏软底拖鞋而入，笑视着谭啸足下道：“你的脚？”

谭啸不由脸红了一下，忙弯腰把鞋子脱了下来，老人一面丢过一双拖鞋，一面笑着点头道：“这样干净一点，老穿鞋，容易长脚气。”

谭啸知他有意讥嘲，便也笑道：“老脱鞋，容易生冻疮！”

老人怔了一怔，哼了一声，又不乐意地笑道：“简慢得很，没有茶！”

谭啸哈哈一笑，手举着酒囊灌了一口，抹了一下嘴道：“有酒就好，老先生不必客气。”

雪山老人默默地坐在他身边，两弯眉毛紧紧地皱着，他心中本想以冷漠的态度，令谭啸心生厌恶而去，不想对方却偏是好涵养，无可奈何之下笑了笑，把先前故示冷漠的态度收了收，却改换方式道：“少年，你一定要学我这两套功夫，我既答应了你，自然不便翻悔！”

谭啸嘻嘻一笑，拱了一下手道：“老先生是一诺千金，自无翻悔之理！”

老人讪讪地点了点头，眯着一双小眼道：“可是老弟台，你……”

谭啸一听他忽然又变客气了，心知此老定是一极为狡黠的人物，当时微笑道：“老人家有话请说。”

雪山老人伸舌舔了一下厚唇，问：

“老弟！你的内功可曾练到了三花盖顶、五气朝元的地步？”

谭啸一怔，脸色微红道：“这个……”遂又一笑道，“虽未至此地步，却已打开任督、奇经八脉，三十六诸天境地，也已贯通，离三花盖顶、五气朝元也不远了！”

老人作了一个狡笑，耸肩道：“老弟！这并不是我说话不算，要学我那两套功夫，内功没有如此根底，是不行的。”

他搓着手，又笑了笑，试探着问：

“怎么样？咱们再换两套别的功夫怎么样？三套、四套都行！”

谭啸不由一怔，心说不好，这老家伙竟想耍赖，我可不能上他的当，听袁大哥说，此老一向把这两套功夫，视为不传之秘，怕是他掉耍的花枪吧！

想着摇了摇头。老人不由面色一沉，又堆笑道：“老弟！别太不知足了，凡是能受我一技之传者，在武林中，大可扬名立万，你又何必非要……问题是你自己底子不够，怎么能怨我呢？”

谭啸哈哈一笑，把手中酒囊，猛然往地上一掷，立身一揖，面色如同罩上了一层寒霜，朗声道：“我谭啸不远千里而来，只当老先生你是一个人间高士，今日一见，实令人寒心！”

雪山老人面色青红不定，有些发怒地听着。谭啸继续道：“小可生就怪癖，宁食仙桃一口，不食烂桃一筐，老先生既推三阻四，语词奸诈，小可这就告辞，至于你老另传别技的好意，小可心领就是，哈！”

他耸肩一笑，又道：“武林中盛传的‘五字碑石令’竟是如此一个骗局，令人齿冷！齿冷之至！”

这一番话，直说得雪山老人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头上直冒汗，看着谭啸这种激昂慷慨之态，他一时竟答不上话来，只是嘻嘻地笑着。

谭啸一揖之后，直向门外就走，他盛怒之下，大步而出，待行出房门六七步之后，才发现足下竟还是穿着人家的拖鞋，不得已，又重新转身而回，才一进门，却见老人面门而立。

谭啸怔了一下，正要弯腰脱鞋，忽见老人双掌向外一伸，直奔自己两肩上拍来。谭啸不由一惊，忙向后一仰，但觉头顶人影一闪，老人已由自己头上掠了过去，谭啸正要转身，却觉得两处大筋上一麻，已为老人双双拿住了双肩麻筋。

雪山老人这种快捷的身手，确实令人战兢。谭啸尚未看清他怎么出手，已受制于人，顿时只觉全身一阵颤抖，额角上涔涔汗下。

但他仍能发话，冷笑道：“这是为何？莫非……我……”

才说到此，老人已大喝道：“住口！”

谭啸不由闭嘴不言，却听得背后老人发出夜猫子似的一声长笑，抖声道：“好个小兔崽子，你有几个脑袋？你凭什么向我发这么大脾气？你简直是混蛋一个！”

他说着分出一只手，一托谭啸的腰，把谭啸整个身子举了起来，大踏步向房后走去！

谭啸咬牙切齿道：“你不传我功夫就算了，怎可如此对我？”

老人又是一声长笑：

“我还传你功夫？没揍你就是好的了！我这一辈子见的人物多啦，还没见有你这么横的！好！好！我们看看谁厉害！你好大的胆子！”

他一面说着，一面托着谭啸，飞快地走到了茅屋后边。谭啸想不到此老竟是这么大脾气，自己落在他的手中，看来真是惨了。

这茅屋之后，是高可耸天的石峰，就在石壁间，凿有两个洞穴，为铁栅紧紧封着。

老人一面托着他，大步走着，一面冷笑道：“你先陪我的黑子住几天，看你还厉害不厉害了！”

谭啸心尚不解何谓“黑子”，就见老人伸出一足，把铁栅门勾开，双手一抖，已把谭啸送了进去，就势一带门，“当”的一声，关了个严丝合缝。

谭啸就势一滚，已站了起来，倏地扑向铁门，奈何铁门已关上了。

这时却听见身侧兽喘喋喋，鼻中更是闻得一股臊臭味，他猛地转过身来，不由吓得后退了一步，原来就在他身前三尺左右，另有一扇空格铁栅，正有一极大黑熊，攀栏人立，一张狻狻似的嘴，伸出一半来，掀唇如血，露出两排短剑似的牙齿，喉中正呼呼有声地低哮着，口中滴着腥涎。

这是一只天山所产的大公熊，谭啸还是第一次见到，过去虽也见过人家耍把戏，有玩狗熊的，可是那种熊和这只黑熊，在大小上却不能比了。

这熊站起来，竟比谭啸还要高出一头，腰背极粗，怕二人合臂也抱不过来，前身自颈以下，生着如雪似的白毛，背部毛色漆黑如墨，一双黑亮的眸子，凶恶地瞪视着谭啸，其状狰狞已极。

谭啸陡然见状，不免大吃一惊，后见当中有铁栅隔离着，心才放宽了些，这时却见铁门外的老人，正咧口得意地笑着。

谭啸本想破口大骂，可是想了想，却是一言不发，退至壁角，把身子蹲了下来，连看也不去看他一眼。

雪山老人怪笑了一声：

“你安心在此住些时日，我要煞一煞你的火性，到时自会放你出来！你如再敢无理，我就关你一年半载，看你又能如何？”

谭啸忍不住冷笑了一声，雪山老人以手指了一下峰前云海，嘻嘻地笑道：“每日子午二时必有冰雹寒威，其寒冷程度，到时你自能体会，你必须忍耐。”

他说罢转身而去，谭啸内心十分愤怒，想不到此老竟是如此一个不通情理、固执偏激的老人，只怪自己方才出言冲撞了他，看来自己学技不成，反倒要在此大吃一些苦头了，想着叹了一口气，喃喃道：“袁大哥，你可害死我了！”

一言甫毕，只听身侧震天价的一声大吼，吓得谭啸忙滚坐一边，却见竟是那大熊，正怒睛掀唇朝着自己发威，一只熊掌伸出铁栅以外，向自己抓着，仅仅距离自己面门两三寸，而这石洞地势极小，再想后退一寸也是办不到的。

谭啸不由叹息了一声，既无退路，又不能坐以待毙，说不得只好应付一下这畜生了。

想着又仔细地打量这只大熊，越看越觉这家伙硕大无朋，竟是自己生平未见，一双熊掌箕开着，大如棋盘，又厚又长，衬着它那半截铁塔似的身子，两臂如桶，腰大如缸，这东西如在深山中出没，只怕狮虎见了它，也要尽速回避。

想着，见它一只巨掌在自己面前兜来兜去，口中发着怪声，像是故意引逗自己为乐似的，少年人好奇本是天性，谭啸一时提内力贯之右腕，想试试它到底有多大劲力，同时也想给它点厉害尝尝。

他这么想着，却不敢正面和它较劲，待它巨掌由自己脸前甩过时，谭啸倏地舒腕，猛地叼在它的巨掌之后，用全力往铁栅上撞去。

那巨熊忽地厉吼了一声，巨掌向后一挣，这一挣之力，直把谭啸整个身子给荡了起来，“扑通”一声，摔倒在一边，痛得“啊哟”一声，一时只觉右掌虎口发热，直似裂开了一般。

如此一试，算是把谭啸心给冷了一半，可是他的内力，却也使那巨熊吃了苦头，这畜生本是天山特产，名叫“白黑子”，是稀有的熊种之一，生具神力，力裂虎豹，在雪岭之中出没，无异天山之王，被雪山老人擒获时，尚是一只出生不久的幼熊，本是一对，后来因病死了一只，只剩下它独自一个，

老人已养了五年左右，几通人性，素日喜爱十分，差不多隔日就来探看一回，它眼目之中，除了怕老人以外，何曾怕过任何人，想不到今日为一陌生人一握之下，一只右掌痛彻心肺，不禁怪声厉吼起来，一双巨掌平空荡着，拍打得铁门哐哐直响，那种声势，真是惊人已极。

谭啸吓得紧缩壁根，心内忖着，幸亏有当中这一层铁栅门隔离着，否则就不堪设想了。

那巨熊拍打了一阵，也就安静下来了，躺在一边，翘起四足，在空中舞弄着，口中“呱呱”乱叫着，一会儿又爬起来去玩一个大木球，奈何那木球甚是圆滑，总是载它不住，玩了一会儿它就忍不住发起火来，只一拍，把那实心木球拍了个粉碎。谭啸望着它，心忖：人谓熊心好奇无耐性，看来倒是不假。

一会儿，这只大熊又趴在铁栅上，伸出舌头舔着铁条，舔得津津有味。

谭啸看得倦了，躺了下来，地上铺着极厚的干稻草，不觉得很硬。

他一个人心中想着心思，不知日已中天，但觉腹中饥饿难当，不由翻身坐了起来，心想这雪山老人到底是什么用意呢，把我关在兽穴里，莫非连吃的也不给我么？

他弯腰站起，忽觉前胸一物硬帮帮的，用手一摸，才想起是那口“阿难”短剑，不由心中大喜，暗忖我真是糊涂到家了，放着这口削铁如泥的宝剑不用它，却在此受困为何？

他忙解开外衣，把悬在前胸的那口短剑拿了下來，方要以手抽出，忽听隔栅的巨熊，连声地怒吼起来。偏首一看，却见那大熊，正瞪着一双黑目，惊怒地看着自己。谭啸微微一笑，叱道：“畜生，现在我可不怕你了，你再敢伸手，我就给你砍掉一只！”

说着振腕把宝剑掣了出来，洞中立时闪出了耀目的白光，他先试着在那铁栏上削了削，随着剑刃，铁屑如泥纷纷落下。

谭啸不禁大喜，正待挥剑断栅而出，忽地心中一动，暗道：“不可！我此行目的为何呢？如此作法，岂不与雪山老人更成了不了之局么？”

想着缓缓把剑收了回来，又想，尽管老人此刻对自己不算友善，可是这类奇人每多异处，喜怒不形于色，别是他有意借此试探我的耐性或是什么吧？我还须稍安毋躁才好。

这么一想，心又沉下了些，就连伤熊的心，也扫了一个干净，慢慢把剑收回鞘内，仍然悬至前胸，把外衣整理好。

那熊也真怪，在谭啸掣剑时，它口中一直发着呼呼的低哮之声，此刻他把剑收好了，这熊也就不叫了，又重新伸出舌，舔着铁栅。这几根铁栏，想是长年为它舔擦，舔磨得黑光净亮，未生一些铁锈。谭啸看了一会儿，觉得无聊得很，方要躺下身子，却见那大熊忽地掉过头来，一声大吼，走至门前，欢蹦乱跳不已。谭啸不禁吓了一跳，忙回过身来，却见门外行来一个跛足的孩子。

这小孩顶多不过十四五岁，他背后背着一个大麻袋，手中提着一个装食物的提盒，一拐一跛地朝这边走过来，远远地站在兽栏前，翻着一双小眼看着谭啸。

“你就是来找雪公公学本事的那个人是不是？”

谭啸见这小孩，虽是一足微跛，但长相倒挺聪明，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眸子，骨碌碌地转着，头上梳着一个童髻，身着黄葛布衣裳，十分宽大，似雪

山老人的衣服，身材瘦长，面色倒很红润，谭啸本是一肚子闷气，但看见这孩子，却是发作不出，勉强点了点头，微笑道：“不错，就是我，有事没有？”

小孩往前又走了三步，放下了背上的麻袋，皱着眉头说：“听说你功夫不错，你既然有功夫了，干吗还要来学呢？”

谭啸被他这么一问，一时倒不知如何作答，只笑了笑，因见这小孩说话之时，离着他远远的，不由笑道：“你怎么不走过来说话？离这么远干什么？”

小孩脸红了一下，吞吞吐吐道：“我怕你给我一家伙，我可吃不消！”

谭啸不由哈哈笑了一声，遂摇头道：“你放心，我绝不会打你！来！你是给我送吃的来了吧？”

小孩提起提盒，慢慢走到谭啸门前，把提盒往栏栅前一放，马上后退了几步。谭啸微微一笑，伸手把提盒拿了进来，退至一边，打开了盒盖，见有烙的酥饼，还有小米稀饭。

他肚子实在饿了，就不客气地吃了起来，那小孩远远看他吃后，才算放下心来，又重新提起了麻袋，往那大熊栏前行去。

那只大熊，早已忍不住在栅内又蹦又跳，小孩倒是一点也不怕它，一直走到铁栏旁边，先伸手进去，让那比他两倍大的巨熊，在他手上舔来舔去，然后才把麻袋之中玉米、甘薯等食物，一样样抛进去，任那大熊吃着，小孩脸上带着微笑，看着它吃，一边伸手进去摸着它的毛。谭啸心中不由甚为惊异，暗想这熊方才是何等凶猛，如今在这孩子手下，竟是比猫还要柔顺，这倒是怪事。

小孩摸弄了一会儿，眼睛又溜向谭啸，讷讷道：“多吃一点，一天只有一顿。”

谭啸怔了一下，放下了筷子，又笑了笑，问道：“看样子我在这里，还要住好几天了？”

小孩比了一下五个手指道：“最少五天！”

谭啸想了想，眉头微皱道：“小朋友！我有一件事托你，你肯不肯为我去做？”

小孩眨了一下眼睛，讷讷道：“那要看什么事情了！”

谭啸笑道：“我在阿克苏一家店里有一匹马和随身的几件衣服，你能不能去关照一声，叫他们好好为我照顾一下，等我回去时，多给他们钱。”

小孩皱着眉，一只手摸着头，慢吞吞道：“那得走不少路呢！我的腿又不大听使唤，不过……好吧！谁叫你求我呢！等一会儿我就骑马去一趟，你得把那客栈的名字告诉我！”

谭啸很高兴地把那地方详细地给他说了一遍，小孩点着头表示他已很清楚的样子，又问：

“你吃完了没有，我该走啦！”

谭啸把饭盒子拿出来，笑道：“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小孩接过了饭盒，答道：“我叫戚道易，人家都管我叫小跛子，你也这么叫我就是了！雪山公公养活我，每天给他弄弄饭，再就是喂喂这黑子，旁的没什么事。”

谭啸正要再问他些话，就听见远处雪山老人的声音唤道：“小戚！你多说些什么？还不快来！”

小跛子嘴一咧，小声道：“老爷子又叫唤了！”

说着一面高声答应着走去，却抽个冷子小声道：“相公你千万别急，只

要忍下去，一定有好处！”说着就跛着腿一溜烟似的跑了！

小跛子戚道易走了之后，谭啸发了一会儿怔，心想照小孩方才所说，老人此举果然是在试探自己耐性如何了。

可是试探尽管试探，从没有听说过把人和熊关在一块的，这简直近乎是侮辱，想着不禁有些生气，若非是渴于学成绝技，真不甘受此辱。

他长叹了一口气，开始在这仅能转数步的石洞内踱着，再看隔栅的巨熊，已倒在地上睡了，睡得甚是香甜，他走了几转，靠墙坐下，默默闭目养神，约有半个时辰左右，那大熊睡醒了，在洞内来回走着，口中发着咆哮之声。谭啸心中正自胆战，忽然一阵袅袅的笛声，自前室传来，声调十分婉转，说也奇怪，那原来咆哮的巨熊，忽然静了下来，竖起一双耳朵，似在仔细的倾听着！

谭啸觉得很奇怪，心想莫非这畜生也听得懂笛音么？

果然，那巨熊先是倾神细听，后来便来回地在洞内走着，时停时动，喉中发出阵阵低啸声，最后一双前掌竟自人立起来，足下竟接着笛音所传来的节奏，时慢时快地走动，口中呼呼有声地疾喘着，看来真是怪态十足。

谭啸不由大为惊疑，先是看着想笑，后来笛声一变，那巨熊步伐也跟着变了，巨大的身子转动间，竟并不显得臃肿，最怪的是足下所踩的竟是一种看来十分好笑的步子，时前时后，时左时右，却是快捷无比。

似此约有盏茶时刻，笛声才慢慢停了下来，那巨熊也如同皇恩大赦似的停了下来，累得呼呼直喘。谭啸看着虽是奇怪万分，却并没有想到其它方面，眼看那熊四脚朝天地躺着，张着大嘴，流着口水，其状丑恶已极！谭啸暗笑，这种东西，竟也懂得跳舞，这真是应上了那句骂人的话：“丑人多作怪了！”

想着正自好笑，忽闻笛声又起，只是几声短音节，地上的巨熊，连声发出巨吼，似乎对笛声抗议，无奈那短音节仍自连声地催促着，迫得那熊不得不二次站起身来。

紧接着，笛音如前又娓娓吹奏了起来，声调和方才一般无二，那黑熊喉中发着极为委屈的短鸣之声，却不得不仍然人立而起，和先前一样的足下踩踏起来。谭啸不由十分奇怪，当时由铁栅门内向外望去，远远见老人所居茅屋后窗敞开着，隐约可见老人面窗而立，正自横笛吹奏着，那娓娓动听的笛音，正由那边散传过来。这时，那只大熊正是舞得起劲的时候，一双大粗腿时前时后地踩着，谭啸不禁看得呆了，心想天下竟会有这种怪事，熊还会跳舞？

想念之中，目光不禁注意着它一双大足，想看看它到底跳的是一种什么舞步，谁知这一凝神细看，竟觉出有些苗头。

原来那巨熊虽是转跳频疾，可是却是反复地踩着一种固定的步子，日光斜照进来，映着它巨大的身影，时进时退，稳重处，步如泰山；疾快处，捷如狡兔，谭啸不由心中一动，忙自站了起来。可是这时，笛声竟自歇了下去！那巨熊跟着推金山倒玉柱似的倒了下来，累得喘成了一团！

谭啸有些失望，却听见耳边响起了雪山老人蚊虫一般的一声叹息：

“蠢才！放着绝世的身手，竟不知学习，白化费了我老人家一番心血，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谭啸忙循声望去，隐约似见雪山老人正在退身关窗，方才之语分明是以“传音入密”的功夫所言，谭啸不禁怔了一下，猛地跺了一脚道：“我真是糊涂到家了！唉！唉！”

这才晓得，原来那巨熊所踏步子，竟是一种奇异的怪招，只可恨自己，只当它是在跳舞，而平白放过两次大好机会。

这么想着，不由大为悔恨起来，再看那熊两度起舞之后，竟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四脚朝天地睡着，嘴里狂喷着唾沫星子，自然不会再有起舞的能力了。谭啸努力追忆着它方才的动作，一个人比划了一阵子，终因记忆不清，弄不出一个名堂，乏味得很，仍自靠壁坐了下来。

光线慢慢暗了下来，谭啸肚子饿了，可是想到小跛子戚道易告诉自己的话，知道今天是不会有吃食送来了。等到日暮的时候，小跛子一拐一跛地又来了，他仍然背着一个麻袋，直接走到了熊栏前，在谭啸铁栅前探了一下头，小声道：“谭相公，我专门为你跑了一趟，你放心吧！”

谭啸忙爬起来，一面道谢，一面笑道：“为什么不给我送吃的呢？”

小跛子四下看了一阵，摇头道：“这是雪公公特别关照我的，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倒是给你偷了两个馍馍来，你将就着吃吧！”

说着递过一个纸包来，谭啸正要伸手去接，忽然心中一动，又把手缩了回来，问道：“是老先生这么关照你的？”

小跛子戚道易翻着眼皮，使着眼色道：“是呀！相公你快拿过去呀！等会儿给他看见了，我可又要挨骂……快呀！”

谭啸怔了一会，摇了摇头，小跛子又回头看了一眼，赶快把那纸包收了回来，皱眉道：“怎么？你是想绝食还是什么？”

谭啸笑了笑，没有回他的话，心中却在思忖着，老人既如此做，当是含有深意，我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可不能再错过这第二次机会了。

小跛子戚道易在隔栏喂着熊，忽然皱着眉很奇怪地问谭啸道：“咦！这黑子今天又跳舞了是怎么着？”

谭啸点了点头，忙问道：“你怎么知道？”

小跛子端了一下肩膀，翻了一下眼珠，咧嘴笑道：“你看它那份德性，连饭都不想吃了，每次它跳过舞以后都是这份德性！”

谭啸不由奇怪道：“它跳的是什么舞？真怪！”

戚道易嘻嘻一笑，说道：“雪公公也真会作怪，闲着没有事，就爱逗它玩，它一个熊能会跳什么舞呢？可是雪公公前些年，却是每天用笛子逗它，天下事也真怪！”

说到此，他放低了嗓子，又前进了一步：

“雪公公还向它学跳舞呢！有几次我看见了，雪公公关照我，不许对外人说，你说这不是怪事么？”谭啸不由豁然贯通，当时怔了一下道：“这是真的？”

小孩怔道：“怎不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还错得了！只是这是两年以前的事了，最近倒是没有看见过。”

谭啸又问：

“他怎么能叫它跳呢？”

小孩摸着头，一个劲皱眉：

“这事也怪，我平日怎么叫它跳，它也不跳，可雪公公一吹笛子，它马上爬起来就跳，他笛子不停，它累死也不停，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着歪着脖子看着那只熊，又道：“雪公公很久没逗它了，怎么今天又想起来，你看把它摆布成这样，可惜我没看见。”说了这句话，他提起麻袋往肩上一抡，转身道：“我走了，明天再见吧！”

谭啸听小跛子戚道易这么一说，心中更是悔恨十分，暗想这熊身上，定是有极为怪异可取的招式，老人故意以笛音令其展示，好令自己见机而习。谁知自己竟只顾看着好笑，平白错过此天赐良机，愈想愈是懊恼。同时腹中饥肠辘辘，坐卧难安，展望岭外黑茫茫一片，老人所居茅屋，亦无一些灯光，天风冷冷，贯穴而入，谭啸开始觉得有些冷了。

他把地上的稻草理得厚厚的，自己坐于其上，开始练习起吐纳的工夫。

空腹有助于练功，不多久功夫，气机上走天灵，倒转河车，他竟入定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他只觉得四外寒气袭人，逼得他坐功也练不下去，目光一开，丹田气散，突然打了两个喷嚏，只觉得四外寒气砭入骨髓，这一霎时，他所体会到的冷，竟是生平仅见，那种冷的程度，真是不可以言语去加以形容。

惊吓之间，谭啸只觉得全身血脉几乎都要冻裂了，一连打了三四个寒颤，这才突然忆起老人离去时所说之言：

“子午二时必有冰雹寒威，你必需忍耐！”

想不到这寒冷程序，竟是如此吓人，只这思忖之间，谭啸仿佛已觉得全身都僵了。

他虽有一身武功，也不敢任寒流袭入，当时慌忙爬起身来，在洞内跑跳着活动血脉，虽是如此，仍被冻得牙关格格战抖不已。

隐隐听得岭外丛林间，如同洒豆子似的，噼噼啪啪，落下一些东西，谭啸知道是在下冰雹。他这么跑了一阵子，非但不能御寒，反倒被袭来的寒流，冻得手脚如冰，后来就连举动也感有些不听指挥了。

这一惊，可把他吓了个不轻，忽地忖道，自己何不以内功活动一下血脉，否则再一刻工夫，怕不要被冻死了，这可不是玩的！

想着忙又坐下，只觉地上的稻草，一支支就像是树枝似的脆硬，丝毫没有一些暖气，他勉强盘上了双膝，只冻得全身抖成一片。谭啸暗中叫苦不迭，只好咬紧牙关，以丹田气，点燃一点元阳，身上才开始觉得微微有了一点暖意。

无奈何，那四外袭来的寒气，竟是有加无已，勉强坐了一刻工夫，简直受不了，预料着这种寒冷的程度，当可唾沫为珠，如果再这么下去，不消半夜时间，自己非冻死在这石洞中不可。

忽然，他心中起了个念头，暗想那只熊不知冻成什么样了，怎么没有听见它一点声音！

想着忙站了起来，隔着铁栅向那巨熊望去，这一看不由大为惊异。

原来那只熊竟是若无其事地睡在地上，只是它的睡相很怪，两只前掌交叉着按在肚脐之上，两只后脚，却是脚心相贴，平列地上，喉中出息细若游丝，看来丝毫不惧寒冷。

谭啸不禁心中一动，仅仅这一探视的工夫，已令他感到不可支持，一双耳朵先是疼痛难当，此刻已失去了知觉，双足亦然。他知道这已到了要命的关头了，当时忍不住倒于地上，只觉得岭外冰雹仍在噼噼啪啪地落着，此刻谭啸已被冻得有些神情恍惚，再想站起已是不能，紧急中，忽想起那大熊御寒的模样，也顾不得有没有用，忙把双手交叉着按于脐上，双足交换着把鞋脱了下来，模仿着那熊的模样，足心相抵。

说也奇怪，在他这么做时，起先仍然冻得发晕，谁知一切就绪，微微运了三四口气之后，就仿佛觉得寒冷大去，再过一刻工夫，竟由丹田之中，缓

缓上游起一股暖气，初起时细若游丝，缓缓如蛇行，渐渐那股热流，竟是越来越粗，越来越热，半盏茶后，只觉得全身百骸尽酸，各骨节处，竟是如同虫行蚁咬，十分难受。

谭啸不知道这是大寒回暖之后必然的现象，心中尚在阵阵生忧。似如此又半盏茶后，那酸痛才稍稍减退，耳闻栏外冰雹已停，隐约可见月亮复出云表，洒下满天如银光雨，心知大寒已去，这才一块石头放了下来，那隔栅的巨熊也有了响动。

谭啸缓缓放下手脚，想翻身坐起，却是坐不起来，只觉背脊酸痛难当，不得已又躺了下来，心道好险呀，若非是这只熊的妙法救我，此刻一定早冻死在这寒洞之中了。这么想着，犹不免出了一身冷汗。

似如此，他躺了好一刻工夫，才觉得各骨节酸痛稍退，扶着墙慢慢站了起来，却见那熊来回地在洞内踱着，口中发着低啸。

这时，一个人影轻轻在栅前出现了，现出了雪山老人瘦长的身材，光亮的一双瞳子。

他一只手侍着一支笛子，由栅外伸入，点按在那巨熊的额上。

说也奇怪，那么庞大性躁的巨熊，在老人笛管之下，竟比一只猫还要柔顺，口中立刻停止了哮声，全身后坐下来。老人嘴角带着微笑，低骂了声：

“没有耐性的畜生！”

谭啸心中一动，却见老人目光斜乜着自己，淡然一笑道：“怎么样？还不曾冻死！”

谭啸此刻内心已对他多少改了些观念，闻言脸色一红，笑了笑道：“谢谢你老关心，还算没事！”

雪山老人目光如线，点了点头一笑：

“你不该谢谢黑子救你一命吗？”

谭啸尴尬地一笑道：“我就是谢它，只怕它也听不懂，我还是谢谢你老人家好了！”

老人怔了一下，哈哈大笑道：“好小子，你这是骂我，还当我听不懂么？不过，你这小子那点鬼聪明，着实可爱，也的确值得我破格成全。”

谭啸不由大喜，当时弯腰行礼道：“小可先在此致谢了。”

雪山老人哼了一声，目光在他胸前游移着，讷讷地说道：“小伙子，你胸中揣有何物！闪闪放光！”

谭啸不由吃了一惊，当时摸着胸前，微笑道：“是一口剑。”

老人怔了一下，伸手道：“拿来我看。”

谭啸略一犹豫，探手入怀，把那口新自袁菊辰处得来的爱若性命的“阿难剑”解了下来，双手捧过去。老人目光在剑上一扫，面上已现出无比惊异之色，右手接过剑来，先不开启，只在剑鞘上细看了看，赞叹道：“东汉故物，果是不凡，只看这乖巧匠工，已大异一般了。”

说着，振腕把剑抽了出来，立刻当空亮起了一条闪电，映得老人发须皆霜，老人口中更不禁连声赞叹了起来，抬目窥着谭啸面上神态，忽然一笑道：“你不怕老夫据为己有么？”

谭啸怔了一下，镇定道：“宝剑德者据之，老先生拿去，只怪弟子无能，有甚可怕？只是略感愧对我那恩兄而已。”

老人“锵”一声，合剑于鞘，朗声道：“好一个豪爽之士，拿去！”

他说着递剑而入，谭啸反倒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老先生如有需用，弟子愿奉借无妨。”

老人呵呵笑道：“不用！不用！我只是试试你的心胸器量，我生平从不沾一丝一毫小辈的便宜，你快快收回！”

谭啸把剑接回，重新系好。老人正色道：“你武功虽已不错，可是江湖中人，比你强的还是大有人在，此等宝物，最应小心收放，否则一被人觊觎，人暗我明，就有失窃之虑。”

他顿了一下，又接口道：“最好以蛟皮制一软鞘，套于原鞘之上，可免剑气外露。”

谭啸微笑道：“谢谢你，先前小可多有冒犯，尚请大量海涵。”

老人又笑了笑，目光闪烁着道：“你身怀如此利器，却并未图断栅脱逃，亦未伤我爱熊，足见是一有耐性而又聪明的少年，我此刻总算放心了。”

谭啸忙笑道：“如此，你老总该……”

才说到此，老人已呵呵大笑了两声，连连摇头道：“不可期望过甚，孩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切都看你的造化如何了！”

谭啸不由心中一动，正想问些什么，却见他已转过身去，扬长而去，他知道自己多说也是无用，只得默默望着老人背影消失于暗影之中。

这时，四野悄悄，荒岭之中，时有兽啸，皓月如盘，银光如雨，沐浴着远近树林，显现出一种静穆神色，谭啸仍觉得全身骨头酸酸的十分难受，方想坐下再试练一回坐功，忽然笛声又起，和先前一般，引逗得那只巨熊连声低吼了起来。

谭啸精神一阵抖擞，这一次，他决心不再放过机会了，身方站起，就见那熊又如前状，一双后足骤然人立而起，接着按前样一般无二，又自踩踏起怪异的步子，谭啸不由仿照着它的姿态，前后左右跟着踩踏了一番，可是三五步之后，他竟发现大非如自己所想的简易，那看来十分易学的步子，竟有好几次，几乎令他自相迷顿，随着那熊转了三五转之后，只觉一双腿无论如何竟是旋转不开，“扑通”一声，摔了个狗吃屎。

这么一来，他才知竟是如此不易，当时生怕错过了时间，再无机会，猛地由地上窜了起来，正悔恨熊步已变，忽地笛音一转，又照前韵重吹了一遍。谭啸不由心中大喜，就见那巨熊又回复了前步，笛音转慢，熊步也跟着慢了下来。

谭啸得以仔细窥视了个清楚，当下细心模拟着，虽然仍感困难重重，可是他悟性极高，熊步又慢，不消一刻，已摸着了些门径，似如此跟着笛音，足足舞动了一个更次，直到人、熊气喘吁吁，汗下如雨，那笛音才自收歇。

那只巨熊不支，倒下去了，可是谭啸却不敢大意，生恐稍歇之后，把以前所学的步伐忘了。

他扶在铁栅上稍事喘息，就忆着方才的步子，前前后后地踏动了起来，似如此停停练练，不知不觉间天已见晓，他终于不支地倒地睡着了。

当火烈的太阳高高升起的时候，他才苏醒了过来，四周的空气仍是那么的静。

那只熊仍和过去一样，伸着舌头，在舔着铁栏，一双黑亮亮的眸子，睁视着谭啸，在它的感觉里，可能想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他一个“人”，会有着和自己一般的命运呢？

中午时分，小跛子戚道易又来了，他为这一人一熊带来了食物，谭啸得以大吃了一顿，把送来的一瓦罐饭和菜汤一扫而光。

小跛子戚道易在一边看得直翻眼皮，心说这小子八成是饿疯了吧？他偷拿了三个馍想给谭啸，可是却被谭啸再次拒绝了。

简单的日子，一晃眼已是十天过去了。

这十天来，就连谭啸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他每天三次随着巨熊起舞学步，不知不觉间，已把那种怪异的步子，学了个烂熟。

子午二时的冰雹寒威，已使他丝毫不觉其冷，寒流来时，他只学着那熊的样子，久之，他竟发现出，那种姿态，是一种焙炼先天元阳劲炁的绝妙法门，他自这熊身上所得到的好处，竟是自己昔日梦寐所求不到的。

这一夜，当寒流过后，谭啸正紧闭双目，在运行着气机内功的当儿，耳中似乎听到了一些响声，当目光睁开时，他发现了一个奇迹！

原来就在洞栅前三丈左右，雪山老人身着一袭白衣，正在一棵松树尖梢迎风而立。

他那满头的乱发，肥大的衣衫，在月光之下，看来真如同是一个魔鬼似的。

起初，他只是由树尖飘身而下，又纵身而上，如此来回如穿梭一般，像是在练习着一种轻功，谭啸注意到他的扭腰点足，细微到几乎不可觉察的地步，尤其是偌大的身子，落在那松梢之尖，竟连颤抖一下都没有，只这普通的一个动作，已足令谭啸瞠目结舌了。

老人来回穿越了一阵，忽然解下了肩上的葫芦，对口畅饮了几口，就手把葫芦向一边一丢，手舞足蹈地高歌起来。他唱的是：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露支风敕，屡上留云借日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那沙哑的歌声，令四山都起了回音。谭啸不禁为之色变，走遍江湖，他真没见过这么豪迈的老人，一时禁不住脱口叫了声：“好！”

老人高歌方毕，闻声偏头往这边看了一眼，忽地狂笑了一“少年，你可知我方才所歌何名？为何人所作？”谭啸点头道：“朱希真这一首‘鹧鸪天’，经老先生如此一歌，真有神仙风趣，弟子拜服不尽！”

老人呵呵笑道：“谭啸，老夫真考你不住了，你再听来！”老人边说，边以手掌击节，又高歌起来，他那破锣似的嗓子，放出悲壮的歌声：

“家在东湖潮上头，别来风月为谁留，落霞孤鹜齐飞处，南浦西山相对愁。

真了了，好休休，莫教辜负菊花秋，浮云富贵何须羨？画饼声名肯浪求！”

谭啸在他唱第二段时，亦击节附之。一歌方毕，谭啸笑道：“前辈，这是石孝友‘全谷遗音’中的名作，是也不是？”老人怔了一怔，倏地晃身，白影闪处，已立在铁栅门前。他伸出一掌，往栅门上锁链一扭，门锁遂开，朗笑了一声：“小朋友你出来，且学我的黑鹰掌，这是你天大的造化，错过今夜，你今生再也休想！”

谭啸不由一时惊喜不止，遂见老人说完这话之后，身形如风车似的旋了出去。

可真应了“身似旋风”那句话，身形往地上一落，正是悬崖边沿。

这狂傲半醉的老人，狂声笑道：“小子，你注意了，看清老夫这生平不传之秘。”

他口中这么说着，忽地展开了身法，一时之间，但见白影起伏如田陌之鹭，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时而引颈投足，时而腾身分腕，随着他口中狂啸

怪笑之声，整个峰岭都似乎为之震动了。

惊愕的谭啸，早已纵身而出，他展开身形，随着老人的身形跑着、跳着、叫着。

他看不清老人每一个动作到底是怎么施展的，可是，却绝不敢轻易放过老人一招一式。如此盏茶之后，仍摸不着头脑。老人忽地狂吼道：“笨货，你十天来学的足法都忘了么？”

这一声吼，顿令谭啸大开茅塞，当时口中惊喜道：“是了，是了。”

随着他也展开了身法，只团团地围着老人。雪山老人长笑声中，再一次展开了身法，边狂笑道：“右足，右腕，反崩，侧勾！”

谭啸依着熊步走开之后，竟发现那步法和老人这“黑鹰掌”法的下盘功夫，竟多相似之处，再加以老人口中的指示，居然十分得心应手。

老人看着大喜，更是练得有力，同时自他口中把一连串怪招异式，滔滔说了出来。

这一阵工夫，谭啸可真把吃奶的力气都施出来了，他也如同疯狂了似的，随着老人在这旷岭巅峰，把身形大大展开。

雪山老人今夜似乎疯狂了，他不厌其烦地反复施展着这套他认为毕生菁华的功夫。

二人一练一学，直到月已偏西，老人忽然身形纵起，狂笑道：“够了！够了！”

说着他的整个身子往地上一倒，大叫道：“娃儿把酒拿过来，哈……妙呀……妙呀！”

谭啸忙拾起地上的葫芦，觉得内中尚有不少，就笑着递了过去。老人接过酒葫芦，高高举起，自空倒下，口开如盆，咕噜噜就像是倒水似的灌着。

一时酒气漫空，溅得老人满脸满身都是，他狂笑大吼道：“酒！酒！酒！吾之妻……”

那大如小桶的多半葫芦白酒，顿时被痛饮一光。老人叫了声：“痛快呀！”忽地双手连连摇着空葫芦，十数摇后，一声长啸，就如同掷球似的，把它丢了出去。这朱漆大葫芦足足飞出二十丈以外，直坠入云幕之中。

他翻了个身子，含糊道：“娃儿，莫动我，老夫睡矣！”

话毕，鼾声如雷，空气中荡漾着一股浓郁的酒味，山风久吹不散。

